

卡奔德世界遊記

從開羅到乞斯曼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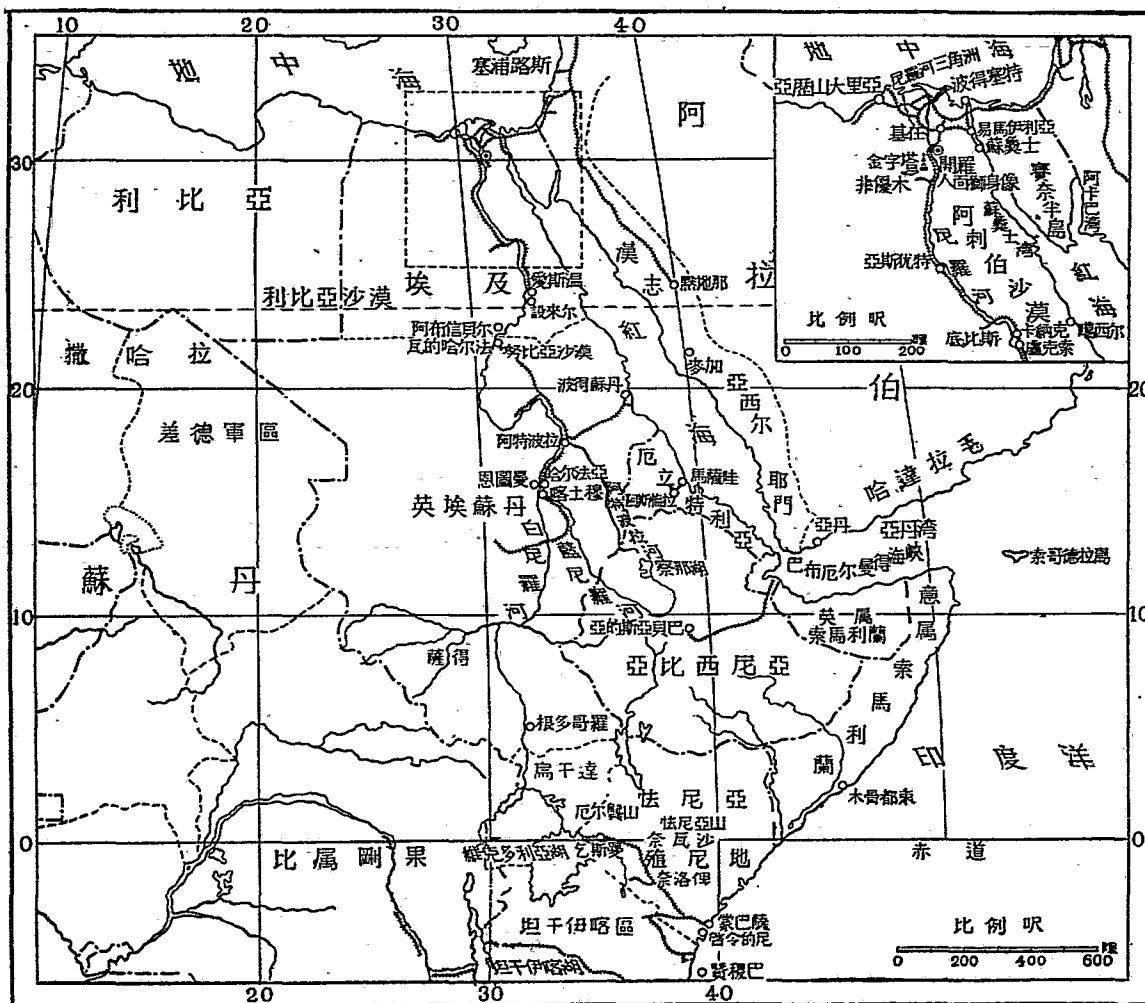
卡奔德世界遊記
從開羅到乞斯曼

卡奔德著
羅絮方譯

商務印書館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自開羅到乞斯曼圖

760.9
486
2



卡奔德
世界遊記

從開羅到乞斯曼

目次

謝言

第一章 出發前的一頁.....一

第二章 埃及的門戶.....三

第三章 尼羅河流域的棉王.....一三

第四章 經過古埃及到開羅去.....二一

第五章 農民的生活.....二八

第六章 回教聖誕節.....

第七章 開羅市中.....

目次



第八章	和兩個埃及君主的談話	五七
第九章	厄爾愛加大學校中一萬回教徒	六九
第十章	攀登金字塔	七八
第十一章	金字塔重游	八六
第十二章	居然和法老會面了	九四
第十三章	愛斯育特美國大學	一〇四
第十四章	埃及的基督徒科普特民族	一〇九
第十五章	底比斯古城及王陵	一一三
第十六章	駕馭的尼羅河	一二五
第十七章	航過卡士陸地	一三六
第十八章	從地中海到蘇丹	一四五
第十九章	乘坐飛機火車飛駕阿非利加大陸	一五六

第二十章	喀土穆	一六三
第二十一章	蘇丹帝國的建設	一七〇
第二十二章	爲什麼哥頓將軍不知道恐懼	一七七
第二十三章	恩圖曼及馬第的崛起	一八二
第二十四章	哥頓大學及偉而康研究院	一九五
第二十五章	經過蘇彝士運河	二〇一
第二十六章	南下紅海	二一一
第二十七章	阿非利加洲東岸	二一九
第二十八章	亞丹	二二二
第二十九章	蒙巴薩	二三一
第三十章	烏干達鐵道	二三五
第三十一章	怯尼亞殖民地之首都	二四三

第三十二章	在東非洲的約翰部爾氏	二五二
第三十三章	巨獸游獵隊	二五九
第三十四章	在歧庫優及南第境中	二六七
第二十五章	里夫特巨谷及瑪賽人種	二七五
第二十六章	裸尾男女國	二八二

謝言

這本埃及蘇丹及怯尼亞殖民地遊記付印的時候，我很感謝國務卿的信，使我在所遊地方得到我國官場代表的幫助。並感謝我們的農林部長和勞工部長委我為國外農工二部的名譽委員；他們的委任書，使我獲得一種平常的旅行家無從探悉的有裨益的啟示，是非常有價值的。同時我所經的英屬區域，得到當地政府的特別優遇，使我的調查有極大的助力，我在這裏特別表示我致謝的熱忱。

我的記者都德里哈摩君（Mr. Dudley Harmon）厄蘭麥布里德布朗女士（Miss Ellen McBryde Brown）和約瑟芬雷門女士（Miss Josephine Lehmann）合力校訂我在各處口述筆記或草稿，在此一並道謝。

同時，大部分的插圖，是我拍照的底片經本書局照相部及美國地理學會印出的。

卡奔德

卡奔德
世界遊記

從開羅到乞斯曼

第一章 出發前的一頁

這本關於埃及、努比亞、蘇丹、及怯尼亞殖民地（Kenya Colony）的記錄，乃根據我以前幾次遊歷這些地方的筆記而成。這些筆記，脫稿後隨時已發表過，現在只不過是拿當年的情景重新給諸位個印象罷了。至於近來情形改變的地方，也更正了好些。

例如我初次到埃及時，還是個小孩子，那時正當阿拉比帕沙（Arabi Pasha）運動反抗，結果埃及的主權被英國擄奪了去。我在噠彈橫飛的亞歷山大里亞城中，幾乎丟了性命，不久又遇着馬第戰爭。第二次我到埃及時，英國已經將亂事平定，使條非克帕沙為埃及君主（Khedive）；因此我與條非克有一段談話，記在我從督署裏回來時的筆記中，轉載在後面一章，那後半篇附着描寫

十六年後進謁他的繼位的兒子阿拔斯喜爾密 (Abbas Hilmi) 的情形。現在英國名義上已準許埃及獨立，君主也改稱國王了。

在蘇丹喀土穆我與蘇丹總督兼英軍總司令法蘭西斯勒給涅溫蓋特 (Sir Francis Reginald Wingate) 會晤時，很得到許多關於馬第的情形。後來在開羅遇見厄耳克繪梅爾 (Earl Cromer) 交談的時候，又探得英國與各處土著內中的關係。這些談話，很能够使人了解近代國家主義上各種問題，並可預推今後大局改變的趨勢。

怯尼亞殖民地，在歐戰以前稱爲英屬東非洲。我在此地，備受了英當局特別的歡迎。這裏有許多計畫，在我未到以前，就已經實行了。後來經過狄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探險隊經過的曠野，進至烏干達及尼羅河發源地。

這幾次遊歷，隨身雖僅帶着紙筆和照相機，但對於各種情形均有相當的考察。金字塔的記載，是在古歧奧普斯塔頂及底下寫的；駕馭尼羅河的工程，是在愛斯溫 (Aswan) 大堤壩上寫的；蘇彝士運河的情形，就在河內及紅海中隨時記的。因此，內容包含着新舊的事實；新的事實，又是根據

舊事實的觀察而來。若說這些記載，我見很深，或是過於自負了，那只好請讀者原諒；我承認這些故事是我個人的，要知作者總不能把主觀完全置之度外呵。

第二章 埃及的門戶

現在我又到尼羅河畔最大的口岸亞歷山大里亞城來了。我初次到這裏，正當阿拉比帕沙叛亂使埃及入於英人的掌握以前；這回環遊世界，重過此地，相隔僅七年，不覺景象全非，但見新興的都市已把舊的亞歷山大里亞全吞沒了。

亞歷山大里亞雖是古代最繁盛的商業中心，但是現在城內的建築，都是最新式的，堪與紐約波士頓或芝加哥相頡頏；一切發達的歷史，不過百年，現在已是東半球最興盛都市之一。當華盛頓做總統的時代，還比鄉村大不了多少，現在的居民，已達五十萬了。

這個都市，含有近代一切進化的現象。街道很寬，鋪築得和華盛頓的馬路一樣工緻；有比歐洲許多地方還要便適的公共方場；至於建築物就可以做美洲各首都的裝飾；電車汽車，往來街上不

絕；一般市民，都在電光照耀之下步行或坐車到戲園裏去；富豪在證券交易所內看商情電報交易以博輸贏；大旅社，咖啡館及宮殿多不可計。城內居民在本地數十萬回教徒以外，還有極多的希臘人，意大利人以及歐洲各種民族。他們中間有好多是地中海岸最尖利的商人。現在的亞歷山大里亞已成爲經商的發財的及爭名奪利的市場了。證券的漲落，地產的買賣，以及新法買空賣空的交易，便是交談中大部份的材料。全部民衆，貪求「貝斯脫」(Besse) 幣名) 埃及金鎊，和美國人獵取「鎳克兒」(Nickel 幣名) 及金洋一樣的熱烈。

這裏因爲是埃及及蘇丹的海口，仗着尼羅河流域的貿易，所以發達。凡是進出口貨品，都要抽稅。每年進口船隻，有四千餘艘，港內有全世界各國商輪停泊。此次我是從的黎波里對過摩爾太搭坐開往印度及澳大利亞洲的輪船到埃及來的；這裏每星期都有輪船開往紐約，十五日就可開到。亞歷山大里亞所以成爲偉大的城市，乃是受了創立現代埃及王業的穆罕默德阿利開鑿的。由這裏到尼羅河的運河的恩賜。這位非常之人原是阿爾巴尼亞一個窮苦農夫的兒子，在家鄉做個微末的軍官及販賣煙草混了好多年。他在埃及率領義勇隊抗拿破崙以後，方纔顯露頭角。後

來他和土耳其皇 (Sultan) 聯合，與埃及騎兵隊爭埃及的統轄權。一八一一年，埃及騎兵隊覆滅以後，埃及便在精悍的阿爾巴尼亞人勢力之下；並且，自引起埃及問題以後，歐洲列強及土耳其皇起了許多的糾紛互相爭執，他名義上雖屬於土耳其，其實已乘機做了埃及的總督了。他定都於亞歷山大里亞，當時還是個村落，與尼羅河並不相通，於是開鑿一條長五十哩的運河直通尼羅。現在這條運河內，船隻來往不絕，運輸貨品到尼羅河流域各區，並且輸出棉花、糖、糧食及別種出產到歐洲去。這條運河，是強迫人民工作的，當時徵發農民二十五萬，挖掘泥土，用籃裝着背去投棄，歷一年之久，方纔告成。這些小工，真是勞苦萬狀，爲這公事，竟死了三萬。

穆罕默德阿利的孫伊斯邁爾帕沙改良這條運河及停泊港口，至英人管理以後任何方面都大加改良了。

現在亞歷山大里亞成爲全世界最良港埠之一了。碼頭處築有二哩長的防浪堤，最大的海輪可以直接開到；港灣內有二千五百呎水面可以停泊，至於裝煤起卸貨物的佈置，是再便利沒有的。以上所述的情形，可見新埃及的一般。埃及策源的尼羅河，自從築了堤壩建設新水利工程以

後，埃及得了新的生命，富源的增加，就像莠草在肥田中蔓延開來一樣。我初次所見的尼羅河流域，還是死板板的，古董的方尖塔及金字塔，是他唯一的點綴品；最耐尋味的，也不過是二千多年前國王的香屍；光臨的人們，大都是舊式的獵戶，及身體不健全的旅客在冬季求一較溫暖的氣候罷了。這些特性現在雖還存在着，但另一方面來了許多熱中發財的人們資本家和大公司，設立了很多的銀行及證券交易所，土木工程師水利專家以及利用蒸氣機電力經營的人們，均叢集於此地。現在三角洲——從開羅延展至地中海那塊扇形地面上，鐵軌交錯，火車可以直達中亞非利加的中心。

埃及的國民性也變遷了。回教徒已經染了基督徒的行動，可蘭經所傳的冷酷的生活禁止信徒飲酒及各種興奮的嗜好，已被法國的驕奢淫佚的生活所化了。其實回教徒的內院制度，有好些改變的地方，已呈較劣的現象。普通回教人，平均僅有一妻，但有許多情形，可置側室，這當然較前更壞了。

現代科學的魔力已經侵入造金字塔人的墳墓裏去。從開羅起架設有電話線直到獅身人面

賣水果的努比亞婦女



努比亞的婦女，如今在亞歷山大里亞街上售賣水果了。可是他們的國王，曾經統治埃及全境，且曾擊破羅馬的軍隊。他們原是崇奉基督教，後來又接受穆罕默德的教義。

山形的耳朵上，歧奧普斯金字塔底下，造有一所大旅社，那裏有英國男女，在打網球及棒球的時候，飲白蘭地及荷蘭水。

今日的埃及，已成爲旅館林立旅客衆多的地方。據數年來的估計，單獨美國人每年冬季在這裏要花費數百萬元，他如英國人、法國人及各國的旅客的費用，也幾乎一樣。據說平均每季裏，有一萬美國人到尼羅河流域來遊歷，他們的生活費每人每日至少在十元以上。

我初次到這裏來的時候，交通唯一的利器，就是驢子，男人女人小孩子騎在這種長耳的牲畜上，後面有個穿藍布衫的阿拉伯人跟著，用一根尖棒插上一塊沒皮的肉騙着驢子向前奔走，這塊肉是預先剝好的和銀元的大小差不多。現在這些趕驢的依舊存在，但我在亞歷山大里亞可以乘坐電車隨便到城內什麼地方，馬路上時常要讓開汽車，馬車到處都有，開羅及亞歷山大里亞各有數千乘之多。

新式旅館裏，窮極奢華，有非言語可以形容的。就我所住的這所旅館說罷，每天的費用總在八十至一百「貝斯脫」以上。在這旅館內覺得紐約的發爾多夫阿斯托里亞 (Waldorf Astoria)

裏差不多，幾乎忘記是在埃及了。茶房都是說法國話的穿燕尾禮服的瑞士人，他們也同別的大城市裏一樣見錢眼癢的。我住的房間裏，設有電話，可以和開羅美國總領事談心。翻翻旅館的名冊，寫滿了旅客的姓名，並且看見幾十個伯爵十幾個貴族的名字。進膳的時候，人們都穿着燕尾禮服，婦人穿着綢緞製的露胸的晚裝。嬉戲場裏，混雜着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並且有客人飯後在那裏飲咖啡。唯一的標誌可以使得我們覺得是在阿非利加北部回教徒居住的地方，就是回教寺院的尖塔從各處屋頂上高聳出來，及回教招禱司在塔上招集回教徒去祈禱的聲音。

我所提起的經濟上的變遷，並不限於基督徒方面，土著人民也漸次的富裕起來了。回教徒積蓄了許多財產，還是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遭呢。因為銀行及借貸的事業，是與可蘭經相抵觸的，所以回教徒都將所餘的錢財購置不動產。這種習尚，使得地畝價都增高起來了。

埃及雖屬英人管轄及外人勢力之下，但仍是埃及人的埃及。現在的居民有一千餘萬，內中有四分之一是阿拉伯人及科普替（Copt）人。科普替人是真正古代埃及人的後裔，信仰一種粗野的基督教，人數約有八十六萬，他們自幼兒比回子多受些教育，並且也富裕一些。但是大多數仍崇

奉回教。

埃及外來的民族，要算亞歷山大里亞及開羅二處爲最多。尼羅河流域各鎮，蘇彝士及彼得塞特（Port Said）也不少。其中以希臘人爲最多，希臘人開拓埃及及尼羅河流域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現在是當地最尖利的刁滑的無顧忌的商人，他們專做銀行錢莊等借貸的事業。在國家設立銀行以輕利息借貸以前，他們以重利盤剝鄉人，據說貸款以田地及出產作抵，每年平均利息竟至百分之一百五十。

這種情形，因爲農業銀行的設立，卻改變了。農業銀行歸國家管理，以八釐利息貸與農民，所貸的數目在田場估價的一半以內。埃及的農民現在均能以很低的利息得到借款，所以希臘人也只得把利息減輕了。

意大利人約有四萬，法人二萬。亞歷山大里亞意國商店很多，開羅也有數百意大利人經營的各種事業。他們還販賣各種優良的機器。以石匠最多，愛斯溫大堤壩及各種類似的工程，大部分都是他們建築的。

此外還有德國人、奧國人、俄國人以及少數的美國人及比利時人。英國人有二十萬出寬。別種外國僑民中，有少數的摩爾太人及數百英屬東印度人。

住在亞歷山大里亞新式的旅館裏，繁華的景況，和巴黎或紐約相同，我幾乎忘記了是在歷史最古的城市裏了。這裏遠在耶穌降世以前，就很興盛，昨天我出去尋尋古跡，那曉得一里一里的過去，所看見的，都是現代新式的建築。從古跡方面觀察，現在所遺留下來的，僅是龐塔高柱，但是這個遺跡，是六百年前建築的，那時亞歷山大里亞已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所以比較埃及最古的時代，還算是近世的物品。這座柱石傳說是建築在龐塔的墳墓上，其實完全是埃及人紀念羅馬帝皇戴克里先建築的。有一時期，柱頂上時常燃着燈火，在地中海內數哩可以望見，不特是航行上陸地的記號。這座柱石，是哥倫多式（Corinthian）的建築，用整塊的紅花崗岩鑿成，豎在基礎上面，磨得極其光滑，極其巨大，週圍有火車頭上蒸汽機那樣粗，十層樓那樣高。這塊大石，是從尼羅河上游石礦中開鑿下來的，用木筏從尼羅河運下，用種種方法豎起來。現在古董學者，在柱基附近掘下去，研究得較近的起源，掘下去很深，又發現了幾個很大的獅身人面像。這些古物，還在當年約瑟和瑪利

帶着他們的小孩耶穌騎在驢上逃走經過沙漠深入尼羅河流域幾被赫洛德國王所殺以前數百年所雕刻的。

這個都市是在西曆紀元前三三二年亞歷山大建設的。當時不僅是很大的商埠，並為教育宗教及藝術的中心，所以那時的居民，或較現在為多。相傳古時有偉大的圖書館，所藏的稿本，有九十萬種；世界各處的藝術家，學生都到這裏來研究。當愷撒時代，這裏足有現在波士頓那樣大。當被阿拉伯人佔領時，約在西曆六四一年，那時共建有四千所宮殿，四百所公共浴室，四百所游藝場，花園一萬二千處。當亞歷山大尋到此地時，他帶來有猶太民族。至穆罕默德興起的時代，猶太人民已有四十萬之多。

聖馬克首先在亞歷山大里亞傳播基督教，結果使得這裏成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海披薩居住及被害的地方，就是這裏。當她到偶像寺院中去拜禱時，被彼得拉多 (Peter Reader) 帶來的基督徒把她從馬車裏拖出來殺戮，他們用螻蛄把她的肌肉從骨頭上割下並且把她的肢體一一解下來。

這裏也是克利奧佩特拉引誘愷撒及後來她使得馬可安多尼自殺的地方。在尼羅河上游的寺院裏，還有她的石像。登得刺寺裏保存的那個，我曾拍有照片。她的服裝，很像希臘式的，並非埃及式的，因為她被希臘的神化多些，並非純粹的尼羅河畔的女子。傳說她並不以美麗出名，但是她那銷魂的態度，柔和的嗓子，光明的智慧，很能够引誘蠱惑當時的大人物呢。

克利奧佩特拉第一個戀愛的羅馬男子，便是朱理亞愷撒。愷撒到埃及來是爲解決她及她的兄弟互爭王位的問題。她的父親，是托勒密朝一位國王，臨死的時候，遺下王位與她的弟弟和她自己。依習慣法，二人必須結婚同時治理。但是她兄弟的託孤大臣把王位推翻了，將克利奧佩特拉逐走。當愷撒來的時候，她已經不在埃及了。以後愷撒是否請她來，茫不可考，但是後來她秘密的回到亞歷山大里亞，僕人用絨毯把她捲在袋裏帶到愷撒的住處。於是她能够見着羅馬帝王，引得他非常喜悅，將她藏在皇宮裏。後來愷撒爲羅馬發生問題離開埃及，帶着她一齊走，他們在一處過活有一二年光景。當愷撒被刺以後，克利奧佩特拉被馬可安多尼 (Marc Antony) 愛上，直至安多尼與他的妻屋大維 (Octavia) 戰爭的時候，她遁回埃及，放流言，云已自殺，於

是安多尼也自殺了。據說她還想得屋大維的歡心，見事不諧，乃用毒蛇穿入胸懷以死。

第三章 尼羅河流域的「棉王」

今天在亞歷山大里亞棉花碼頭上流覽了一日。這些碼頭，在溝通尼羅河的馬穆第運河

(Mahmudiyeh Canal) 岸分佈着，上下有一哩多長。對面就是鐵路，停滿了從埃及及各鎮市運來的棉車。這些碼頭，都在龐培高柱庇蔭之下，並在河岸沿展出去幾至海口。碼頭上有高大的棧房，堆滿着捆包及貨袋。近旁就是軋棉廠。都市自身，便是很繁盛的棉花市場。商人們買賣，都是看貨的樣子，代表從各處運來棉花的成色，好像利物浦交易的情形一樣。

這裏和新奧爾良一樣，棉花確是重要的產品。看看運河兩岸的情形，足可以使人想到都市中棉花交易的繁盛。靠岸的堆棧房，接連過去，直是一望無際。棧房與運河中間的馬路上，都被一捆一捆的棉花一袋一袋的棉籽堆滿。紫頭巾穿藍布衫的埃及人，坐在懸拖的長的貨車上的捆包上面，有些埃及人從貨車上或船上起貨，有些便駝到棧房裏去。他們都背着捆包或貨袋飛跑。並且時常

可以看見搬運夫拿鬆鬆的重二百磅的棉花袋頂在頭上。棉籽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從船上搬上岸來，通常棉籽包重三百磅的都是一個人搬運。

下午我到海口上去參觀裝載棉花的輪船。這些商輪，是運棉花到英國、法國、德國及美國去的。這項大宗貿易，佔埃及出口貨物四分之三。現在美國棉花的產額，雖是增加到佔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二以上，但每年輸到美國的埃及棉數量，仍有數百萬磅之多。這因為埃及棉的纖維甚長，所以埃及棉的需要仍是很大，價值也較別處所產的棉花為昂。

機謀百出的君主穆罕默德阿利，世系相傳，至十九世紀中葉覆亡了。在他治理以前數百年來，埃及大多數的人民，均極貧苦，每天工作所得，不過一角左右，這點工資，僅能夠維持生活，不致凍餓而死罷了。穆罕默德阿利見此情形，識見獨到，以為真能使國家富裕與旺起來，增高生活的程度，必定有幾種優良的產品，可以執世界牛耳的。這種纖維特長價值在尋常三倍以上的棉花，就是他所提倡的；他並且拿這種棉花對於國家的利益，曉示出來。自此以後，這種「棉王」(King Cotton)可算是埃及的搖錢樹了，所以至今仍被埃及人當作「白法老」(White Pharaoh)崇拜。他雇

用尼羅河畔大多數的農民，給以王族的待遇，並且鼓起興盛的潮流，波及全尼羅河流域自地中海岸起一直到上游瀑布爲止，國家大有日新月盛的氣象。每年的產額不斷的増加。若是改良水利工程，增加的程度，就立刻加快。從一八九五到一九〇〇年五年中平均的產額，不過值四千五百萬元，但自愛斯溫大堤壩築成以後，每年產額頓增至兩倍。

上下埃及及大部分的田地，均可施種棉花。可施種的棉田，約計五百五十餘萬畝。若是拿這塊面積的一半施種，每年的產額，就有二百餘萬袋，佔全世界棉產額六分之一以上。若更引水到尼羅河流域範圍內的沙漠田裏，填滿亞歷山大里亞附近的大湖，及三角洲上低窪之地，還多增加許多棉田呢。

埃及已經升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棉國了。產棉最多的國家，首推美國，其次英屬印度，埃及居第三位。但是以棉絨的長短，及棉田的面積比較起來，埃及的產額，在全世界上要算首屈一指了。埃及及每畝平均的產額，常在四百五十磅左右，比美國每畝的產額多得多。美國農業部說過：美國棉田，雖然有些每畝每年可產五百餘磅，但是平均的出產，不過一百九十磅。

埃及的棉花所以佔着世界市場上最高的位置，還是質地優良，並不在數量多廣。凡是紗廠林立的區域，纖維細長棉花的需要，都取給於埃及。有幾種埃及棉的價值，竟高出美棉兩倍。除卻佐治亞及南卡羅來納海濱外西島（Sea Island）上所產的棉花以外，便算埃及棉最優良了。西島棉的纖維，比埃及種還要來得長。埃及種呈棕色，而有絲的光澤，最適宜織絲光布，所以很有價值。美國人時常輸入大宗的埃及棉與土棉合參，並用埃及種施種，衍成另一種類，叫作美國埃及種，具有美棉及棉兩種特性。

尼羅河流域各處所產棉花的種類，大有差異。以三角洲上所產的最佳，產額佔輸出總額五分之四以上。

在尼羅河畔棉田中遊覽，最是耐人尋味的。沿途的風景，與美國南部大不相同。田野內都是小的田莊，掘有溝渠，一坵一坵的分開，溝內時常引有水量。沒有大的田莊，也沒有倉廩。農民均在土屋內過活，從屋內到田場上去作工，他們用一種奇異的牲畜耕種，收穫及軋花的方法均與美國不同。現在談談我所經過地方的風景罷。先講三角洲。洲上是一片綠野，處處有白點散佈着，綠的是

零陵香草、穀類及荳類，白的便是棉花。真是一望無垠，窮極目力的呵。

這裏走到收穫過後的田場上了。泥土烏黑，上面堆着一行一行的乾棉花梗，這些花梗，都是連根拔起，堆積起來。過去看見許多棉花梗已經一束一束的捆起。花梗可以當燃料出賣，大概每畝所收的有一噸之多，埃及本沒有森林，各種柴草均缺乏，每畝所收的，可賣兩塊多錢。這些花梗，用以煮飯，發動較大的田莊上所用的機器，甚至軋棉機也用的。前面那個村莊裏，可以看見捆成束的花梗堆在平頂屋上面，木桿堆在旁邊，禾葉已經剝下來作爲飼料了。他們將燃料堆在屋頂上，真是一個生活美滿的村落呵！

前面那田場裏，人們正在採棉。有幾十個埃及的男孩女孩，彎着腰，棕色的小臉正對着白的棉花果上。這些男孩，有些就是赤裸裸的不着一絲，大部分都穿着藍褂，繫着污糟的白頭巾。女孩子的衣服，是披在頭上的。他們都赤着雙腳。他們把棉花採在籃裏，每採一百磅的工錢很豐，一個男孩，每天如果能採四十磅，就可以得着一角的工資。

第一次採花期是在九月裏。採過以後，地上加以灌溉，至十月裏便是第二次採花期。十一月還

要採第三次。每次採花期中間，都要不斷的澆水。頭兩次所採的花最好，常與第三次所採的分開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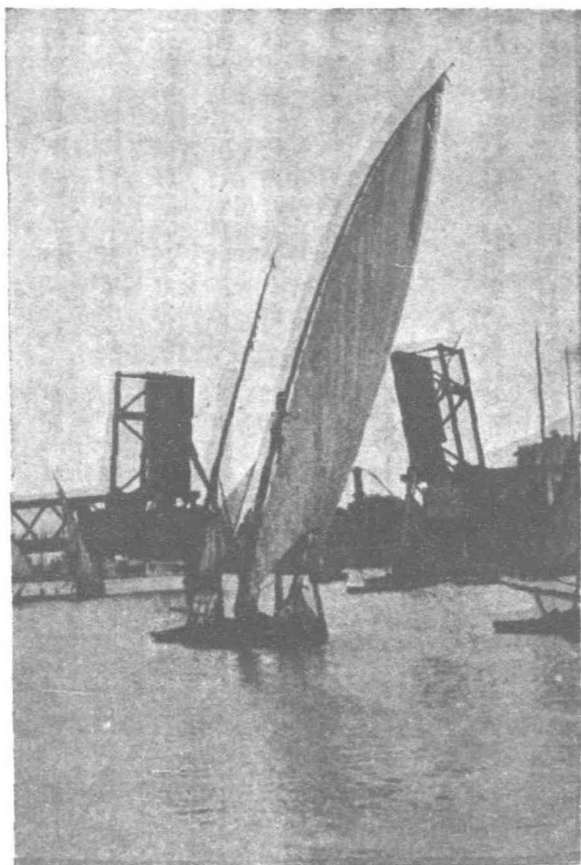
棉花採過以後，就整大袋的裝起來，用駱駝運出去。那邊田場路旁，有四隻駱駝正在上貨。這些駱駝，臥在地上，伸長了脖子，候着。每隻駱駝兩袋，共約六百磅重，袋的大小，有四呎厚，寬闊和被褥差不多。當棉袋放上去的時候，這些駱駝一齊悲鳴起來，有一隻真個哭泣了，可以看見眼淚從頰部淌下。

現在注意這些龐大的牲畜爬起來。後身先立起，立起來時，棉袋在身上亂晃。這些駱駝多麼發怒呢！走動時把下唇拖下來，怨恨呻吟不絕，好像姑息慣的小孩一樣。駱駝走動的時候，看起來的確有趣，棉袋從背上掛下來，幾乎到地，所以這些笨大的動物，好像六足行走似的。

沿路望下去，可以看見整大羣的駱駝載着棉花。在溝渠那一邊，還有好些驢子也載着棉袋，那袋子拖下來，把全身都遮住了，僅看見四隻小蹄，在地上向前移動。

這些牲畜，乃將貨物駝到火車站或運河裏的小船上去的。這些小船，一灣一繞的，經過許多溝

尼羅河橋樑之一



尼羅河橋翻轉起來，讓裝着尼羅河上游青腴之地出產的棉花及糖的土船隻過去，下駛到亞歷山大里亞。

渠一直繞到馬穆第運河，開到亞歷山大里亞。在收穫時期內，鐵路上充滿着棉車。有許多棉花，已經在田莊內軋好捆好了，有些就連着棉籽運到亞歷山大里亞去軋。內地較大的市場，也有軋棉廠，所用的軋棉機，大都是最新式的用蒸汽發動。軋下的棉籽，也保存着，用火車或船隻運到亞歷山大里亞。

埃及人耕種的工作，比美國南部農民要勤苦得多。在散籽以前，必須用駱駝或水牛耕過，築起田塍，分成小坵，裏面可以蓄水，每坵中間，又掘有小溝，務使田內每行中間的水，都可任意流進或流出。田野內都是這樣分成，每坵大小，自二十四到七十五尺見方不等。

棉花的種法，是用行種。每顆隔開自十四到二十吋，每行相距二十五吋。每畝所需的棉籽，大約一籮多點。在播種以前，將棉籽浸在水裏，浮在上面的除去。雇用男工或幼工散籽，工價每畝需一元光景。十天或十二天以後，棉籽發芽，伸出地面了。後用手工把密的地方拔去，將水引進，引水時，農夫十分注意，務使水分不過多。以後時常鋤草，每隔一星期灌水一次，直至成熟爲止。播種時期約在三月，前面已經說過九月便可收穫了。

聽說棉田內的肥料，被棉花吸收，土質變瘦了；但是農民要種植過頻，使得每次的產量減少。早年棉田裏每隔三年僅種一次，其餘兩年間種別種植物或任其荒蕪。現在有許多棉田，年年均種棉花，有些每三年種兩季，大部分的田莊，均每隔一年佈種一次。但是有些業主說：每一田莊，欲得到很好的生產而又不超過全部田莊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必須年年種植。正像美國南部一樣，一遇棉價很高的年歲，大概可引起過度的種植把棉價遏下；若棉價很低，便要減少產額了。埃及還有別種困難似乎很難解決的，就是田場的出產，可以說不過棉花一種，所以一般農民的利益，都在棉價的漲落及商業變動的情形掌握之中；好像美國南部農民，也有肥年瘦年的區別一樣。

埃及還有他種困難，就是有一種害蟲叫作「米象」(Weevil)的，把棉果刺傷。這種害棉蟲，在尼羅河流域的全部到處都有，就是亞歷山大里亞南千哩的蘇丹，也受巨大的損失。據說：每年的損失，估計起來在一千萬元以上，千百小田莊，因此受重大的影響。埃及政府曾用全力設法消除這種災害，但是工作的進行，非常不利，因為埃及回教徒，迷信很深，以為這種災害，乃是上帝行罰的，深信他們不能驅除。結果，政府設立機關，實行強迫手段，使得棉場界整千萬的人們，幼童撲殺這種害蟲。這

樣實行以後，結果很佳；這些被迫的人們，都得着很好的工資，農民方纔曉得這種工作對於他們是很有利益的。

政府還用別種方法協助農民。農業部分送選擇的佳種，够種數千畝地面，和來領這種棉籽的農民約定，將來政府裏以高出市面上的價值收買他們的種籽。這樣行過以後，所得的佳種，足够加種千萬畝。這些種籽，又以低價分與農民，使得樂於購用。最後用這種方法選的種籽，已達全數四分之一以上了。

政府還引導農民應用人工製造的肥料。數年前，起初用的時候，化學肥料的銷場已達三萬元。幾年功夫，銷路頓增至十倍以上了。

第四章 經過古埃及到開羅去

我這次到開羅去，繞道三角洲，穿過下埃及到蘇彝士運河，從哥審陸地回來。

當初約瑟爲他饑寒交迫的父親雅各找尋樂土，以爲此地是埃及及最膏腴的地方，現在的泥土

還是如此的肥沃，草地還是如此的放青。整大羣肥胖的牛羊在草場上吃草，駱駝駝着整頓的乾筍在烏黑的泥路上踟躕而行，田野中蒙頭巾的埃及人騎着驢子走着，遮着面巾的女人擁擠在鄉村裏的火車上。從一邊望去，但見一片黃沙，眩迷着眼，和綠的草場連接。路旁的柿樹，一陣一陣的從我們眼前映過，好像很高傲似的伸着頭，並且搖動他扇也似的樹葉，吹着經過的人們。他們似乎在那裏低低地唱着安魂歌，以超度這最古國過去時代的人們呢。

當我們沿着沙漠的邊際行走將近開羅的時候，那右邊迷濛的天際中，有三座灰色的高錐體，遠遠地從金黃的沙漠上魔鬼似的顯露出來，原來這就是有名的金字塔出現了。但一方面眼膜上又映着二十世紀的蒸汽機，耳鼓上撞着一種驚悸的呼聲。左邊摩坎登山 (Mokattan Hills) 頂上，是薩拉丁築的城堡，右邊流着的是廣闊無垠的尼羅河。這條大河，年年挾帶沙泥下來，沖積成膏腴之地，直到現在，還是埃及一切生命之源呢。

希羅多德氏曾經說過：埃及乃是尼羅河的產物。這塊沒有雨澤的區域，當初原是一片黃沙，荒涼滿目，寸草不生，難得有這條能力偉大的尼羅河，從阿非利加高地發源，衝斷巉巖山石，造成河道，

挾帶充分的塵石泥沙，沖積起來，成功了今日肥沃可耕的埃及。從開羅以南沿着尼羅河兩岸差不多千哩遠近，是一條狹長形的肥黑泥土的地面，闊度不過從三哩到九哩；但在開羅的下游，膏腴的地面延展開來，成功扇形似的三角洲，扇形的半徑，就從開羅起發射出去，地中海的綠水，剛好成爲扇形的弧邊。這塊狹長條及扇形的地面，便是埃及可耕種的區域。泥土的深度，因爲是覆在黃沙上面，頂厚處不過三十五呎。兩旁便是廣闊無垠的沙漠，石崖，烈日曬着，沒一點綠影，可以作爲棲息之地。草場和沙漠的界限，十分分明，好像管理花園的工人做成的一樣。開羅以上的肥沃地面很狹，隨便立在河的那岸，都可望見邊界。

所以在一方面看起來，埃及是世界最瘦瘠的區域，但因爲受自然的培養，肥料的供給是再肥美也沒有的。歷代相傳下來，每年施肥一次。當尼羅河水漲的時候，任其沉澱各地，至數月之久，把洪水中從山上挾帶下來的肥美泥土沉澱下來。這種沉澱，一年可以種植數次，埃及縱橫千餘哩，上下幾千年，肥料的供給都靠着這種沉澱爲唯一的來源。整千整萬的牛、驢、綿羊吃了地面上的肥料——草，並不歸還，因爲所下之糞，都被婦女們取去陰乾作爲燃料了。到了最近時期，各村所用的

肥料，便是鴿糞、雞糞以及古代燬滅的鎮市歷數千年變成鹽粉可以用作肥料的。近來應用人工的肥料，得到很好的結果，上面已經說過了。

現在埃及的水利工程，已經到應用科學的時期了。並不像以前任洪水汎濫全境，乃將種植的區域，掘了很多的溝渠，貯蓄水量。在三角洲上，設有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漲水時，需要幾十萬人工。在三角洲的頂點，約在開羅以上十二哩，築有巨大的堤壩，將尼羅河水阻住，引入極大的運河裏，從此引到扇形似的下埃及各處。在埃及全境都可以看見人們在那裏用水桶吊水，灌入上層地面，水牛、駱駝或驢子在那裏轉動車輪，引動粗厚的水車，把河內的水，車到陸地上去。

現在把這奇異的國家的要點概括起來，以便易於了解。我們曉得埃及的位置在阿非利加洲的東北部，從地中海的南岸起向南引長下去一千餘哩。連努比亞、大沙漠、紅海及尼羅河中間的地面以及賽奈半島的面積一起算起來，比較紐約洲大七倍有餘，但是真正可以耕種及居民的部分——包含尼羅河流域及三角洲在內——剛比馬里蘭州小四方英里。在這區域內，還有三分之一是沼澤、大湖、尼羅河河面以及運河、溝渠、道路、及棗樹場等，所以埃及真正的田莊供給居民的，不過

像馬薩諸塞那樣大。雖然這塊地面，不過八千餘方哩，但是居民有美國的八分之一。若將美國所有的男女小孩聚攏在一塊有四個馬里蘭大的地方，那末你對於這裏居民的密度，有些概念了。比利時是實業興盛的國家，有鐵鑛煤鑛及無數的工廠，但是平均每方哩的人數不過六百人；中國是亞洲的大國，每方哩的人數還不到二百五十人；小小的埃及，在種植區域裏，每方哩差不多要供給一千人之多，並且大部份的居民，都叢集靠近地中海岸。

這些人民中，有十分之九是回教徒，十二分之一是基督徒，科普特人，及別種人，其餘的千分之五是猶太人。基督徒中，有好多是從地中海北岸各處來的希臘正教徒，及意大利的天主教徒。

天然的環境，影響及人類的生活，使得居住在一處的人們，養成一種特別的性質和體力。埃及及的地質、沙漠、天氣及河流，使得移居那裏的人們，經數代相傳以後，就變成埃及化了。科學家說：埃及及現在的鄉民，還是同古代一樣；就是牲畜也沒有什麼改變的地方。各種不同的種類，時常從各處移來，但其結果都變成埃及式的。現在牯牛的形狀，還是同數千年前碑刻上的象形文字代表的格式一樣。埃及的母牛和澤稷島上一種乳牛的形狀格式差不多，不過頸項沒有那樣細巧，牛角只有三

分之一長罷了。毛澤深紅，牛乳內乳油質極其豐富，乳酪油色黃。現在已經決定，澤稜島的乳牛原是來自埃及，是當年腓尼基人飄海來到此地帶去的。

再講埃及民族靠着生存的尼羅河罷。除開密士及密蘇里河以外，便算世界第一長流了。地理學家測定河的長度在三千七百哩到四千哩之間，比亞馬遜河長一百餘哩。最有趣的，就是尼羅河下游一千七百哩沒有一條支流流入增加水量。河道的大部分，流過石崖及沙漠中間，那裏的燥度，不亞似撒哈拉大沙漠。夏季裏吹到開羅的熱風，就像火爐旁邊的熱氣一樣，若在上埃及及果有隻死狗拋在荒野，就是變成蠶粉，也不至發生惡臭的，因為乾燥的空氣，把屍體的水分吸收了，所以不致腐敗。

種植區域的全部，幾全在尼羅河畔，並且所需的水量，都靠着尼羅河發源處的雨量供給。當水漲的時候，把阿比西尼亞高原的淤泥衝下來，所以河水變成深褐色；若在六月裏水退的時候，因為水邊長起青草，所以河水也變綠了。漲水時，水面高出陸地，河岸築有堤壩，保護田野，若是堤壩衝壞了，那就水漫四野，種植物品一齊毀壞。

我們平常都以爲埃及是很熱的地方，其實不然。埃及的大部分在熱帶以外，所以天氣和暖，適宜生長亞熱帶的植物。七月最熱，一月最冷。有時在三角洲內的淺池裏，凍結薄冰塊。雖然不時雨雹，但終年不見雨雪。在地中海岸一帶及開羅附近以外，終年無雨。一月及二月間，霧氣甚重，時常潤濕地面。

埃及入於他國之手已經幾百年了。阿拉伯的回教徒及土耳其民族曾攻到埃及以致流血；希臘人也會將埃及養肥以供屠宰；當愷撒時代，羅馬并吞埃及，竭盡財源。並且古代肆行無忌的國王，往往弄得民窮財困，全境騷然。我們要曉得，埃及完全是農業國，所以一切的耗費，都從農民頭上剝削出來，國王及官僚的橫征暴斂，農民沒法，只好拿出。

在我第二次到埃及以前不多年，腐敗的官僚，荒淫失政竟把埃及斷送在債務上面。埃及可以說已經以五萬萬元的外債售與歐洲各國——英、法、德及西班牙人了。英、法還在各國中間，訂有協約，吸取埃及的精華。後來法國退出協約，於是英國單獨大行其敲詐了。

那時埃及的人民，把地皮都括盡了，僅僅能够維持生活。可憐所得的報酬很少，而賦稅重得可

怕收穫所得，因為政府已經作為抵押品，大部分都被土耳其和當地的外國銀行取去。他們的生活，實在與以前「法老」最專制的時候一樣，的艱苦。

但是現在英人乘機有所作為。水利工程和鐵路計畫都實施起來，棉花也是埃及的棉花了。今日的埃及已變成最發達的區域，比我前次在十九世紀末葉所看見的要興盛得多了。

第五章 農民的生活

上一月的時間，我在尼羅河流域各處田莊內遊覽，經過遊客不絕的三角洲上大部分地面，並從開羅沿着尼羅河那塊狹長形區域上去，行經數百哩。

這三角洲是埃及的中心，住着埃及大部份的人民，佔着種植最廣的區域，地土最肥，收成最豐，並且是世界上最稠密之地。每畝的產額比任何地方都要豐富，所以田地是最有價值的。據說：歐洲田場平均每畝可以得到的純利達三十五元，可算好了，但是下埃及每畝的純利還要加多，有許多田地，出產極豐，每畝的租金，就須五十元，並且還有人出一百元的田租，租田種的呢。

打 麥 機



上古時代的打麥機，Norag 現在埃及仍用以打麥割草。機身靠着小鐵輪或薄圓板拖動。在小麥及大麥場裏，常是循着平圓形拖去。

今天報紙上載着埃及地產公司一段廣告，聲明該公司已經發出值五十萬元的股票，公司的目的，希望乘地畝價便宜每畝二百元的時候購進五千畝，再費十五萬元培植建設，在三年以內，可使該地價值增至四百元一畝。現在這塊田地，有許多每畝要值二百五十元至三百元，租價每年每畝二十元，地址坐落在開羅之北五十哩，可以種棉花、小麥及大麥。

上面所述的產業，在市面上是不常有的。埃及大部份的田地，都是很小的田莊，外人所有的僅是少數。這些小田莊內有七分之六是埃及土人所有的，小地主有一百萬餘家。現在的田地有一百餘萬畝，地面是分成五畝一塊到三十畝一塊的，每塊不到一畝的也很多。地主的數目，是一年增加一年，本地的農民（fellahs）都渴想收買田地為己有。埃及歷來的習慣，君主享有極大的田產，但當英人管理的時候，有許多王產都被沒收，這塊廣大的產業已經分成許多部分，並且地價便宜的時候，老早就售與農民了。買這些田地的人們，一年一年的收穫所得，積聚起來，現在居然富裕了。現在外國人在尼羅河流域享有田產的不過數千人。

住在三角洲上的農民，有極肥美的田地耕種。尼羅河逐年挾帶肥料下來，所以這塊地方，如果

善爲經營，並不需多少肥料。一年十二月裏，可以種二季或三季，沒有空閒的時候。依照從前的舊灌溉制度，在夏季最熱的幾個月，有許多地方不能不任之荒廢，但到現在挖了溝渠築了堤壩，差不多可以使得處處一年四季不至於闕水，所以一種作物收穫以後，第二種作物又可以接着種下去。

三角洲的全部，是一極大的農場，散佈着很多的農村小鎮。各處都有泥屋鎮市。在開羅及亞歷山大里亞以外還有六處農業集中地：例如坦塔，我寫這章的地方，是很大的都市完全是農村組織的，這處也是很大的棉花商場，埃及各處的商人，都到此地來做交易。這裏略東一點便是黎加濟格，大小和坦塔差不多。朝北很遠在尼羅河東支岸曼蘇拉地方，又是大的棉花市場，四鄉有很多的田莊。達米伊塔及羅塞達在尼羅河兩分支河口，達曼河 (Damanhuy) 在羅塞達支流的西部愛的枯湖 (Lake Edku) 附近，都是很大的地方。居民在五千到一萬的鎮市很多。

田莊的情形和美國大不相同，所以不能引用美國情形來描寫。這裏沒有圍牆、倉廩及草堆；鄉村間沒有這類東西，就像沒開闢的原野一樣。地上僅有的邊界不過是很低的泥牆罷了。田內都分成小塊，大如檯布的很多，每一小塊都掘有犁溝，所以從溝渠內將水引進來，處處都可以潤得着。

三 角 洲 中 的 農 田



埃及的農田，每年可種三季。穀類在十一月播種，翌年五月收穫；夏季的是棉花、糖、和米穀；下忙的收穫，是稻、麥、稷黍、及菜蔬等，都在七月播種。

全部區域都掘有很多的溝渠。大的沿着尼羅支流，小的溝渠各處連絡起來，使得這塊陸地好像披着溪網一樣。從溝渠內可以把水引進或放出。我們要曉得放水同引水一樣的重要。現在不必像從前任洪水汎濫，可以把尼羅河水引到各部分，這種水利組織，真是十分完備呵。

現在人對於埃及的水利工程及保護田場必須做的工作有些概念的，恐怕很少罷。要想把田場治理得服帖，很困難呢。當尼羅河水漲猛衝的時候，各處防守堤壩的情形，就像荷蘭人看守荷蘭堤一樣的嚴重。各村中爲頭的不時巡察，小的破口，用粟稈泥土填塞起來，當緊急的時候，鎮上的辦事人，有權使鄉民幫助，並且個個都踴躍輸將的。若是尼羅河水漲得太高，有時從堤上衝進來，把茅土屋衝壞了，在這時候，各村的人民，都登在船上。驢、水牛、牯牛、山羊、綿羊及駱駝等俱在堤上過活。

河水退落的時候，人們便開始播種了。數月以後，即可收穫。若沒有別種方法灌溉，必須等到來年河水退過以後方可再種。但自愛斯溫大堤壩築成以後，時時都可得着河水，所以一年四季都可施種了。現在三角洲大部份，已是這樣。上埃及的工程，也在計畫進行之中。

汲取河內及運河內的水從下層灌到上層所用的方法，新舊各異。最新的用蒸汽唧筒，有些用

風車，舊的還是古代埃及所用的水車 (Sakieh) 及吊水桿 (Shadoof) 各處的大地主，都用蒸汽唧筒，如大公司購置的田產，都用新機器灌溉。有些人購置小巧易於搬運的機器及唧筒，出租與較小的田莊，好像美國及坎拿大有打禾機出租的情形差不多。美國風力機的應用也很廣。據我的意見觀察起來，汲取尼羅河水的工作，都可應用風力，因為從沙漠裏吹來的風，和海風一樣的有規則，並且風力甚強，很可以靠着轉動風車作工。

可是現在埃及汲取河水的工作，大部分還是用本地便宜的人力及畜力。用吊水桿汲起的水量達數千萬加侖之多。吊水桿是一根橫槓，安在一根柱上，桿的一端，繫着水桶，那端懸一塊石頭，石頭的重量，剛和桶內盛滿水的時候差不多；先用人力將水桶拉下去，然後利用石頭的重量，把桶內的水提起來，倒在上層水溝裏。工人一天的工作，不過得到幾分錢。有人估計過，每人十天內吊起來的水，足可供給一畝地的麥或棉花的需要；照這個比例算起來，當然應用唧筒便宜多了。

別種粗笨的起水機在尼羅河流域從亞歷山大里亞一直到喀土穆都有便是水車 (Sakieh)。這種水車，是用蔽着眼睛的牯牛、水牛、驢，或駱駝拖動的。水車內有一豎輪，輪邊上安着一串扁斗，當

河 邊 的 水 販



賽加 Sappa 或稱運水夫，他在河邊把他的豬皮袋裝滿了水以後，馱到城中或鄉間沿街叫賣。口裏喊着：「哦！上帝酬我」！

車輪轉動時，戽斗循環的轉動，上面的浸下去，下面的帶滿了水轉起來灌在上面一層的水溝裏。這個戽輪是有齒的，和一個橫齒輪啣着轉動，橫齒輪便直接被牲畜拉動，通常有一個童子、女孩或老人坐在機軸上趕着。

這些水車發出來的聲音極響，旅客行近的時候，耳鼓都要振聾了。我還記得，有一次住在愛斯溫地方旅館內，我們看見一乘水車，聽得聲響，有一位大理院的審判官所說的話。他說他發願要捐一筆款與埃及，這筆款足夠把尼羅河流域的水車都擦起油來。但是埃及的農民就是得到這筆津貼以後，肯不肯擦油，倒還是個問題，因為他們說：這些蔽着眼睛的牲畜，若聽不到響聲，就不肯用力向前拖了。

還有許多半裸體的人們，用手一桶一桶的將水灌起來，倒入田溝裏。有時他們不僅是幾天接着打水，竟至整月的用這種極簡單的方法灌溉。

美國的農夫若是看見這種老式的種法，一定要譏笑埃及人，說是二千多年前的落後的古物了。並且若是他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一定要將這鄉村和他自己一齊燬滅了纔覺痛快。埃及的種

法，是長時期遺傳下來的經驗。耕田的工作，不過將地土稍微翻動一下，因為尼羅河流域的地土是鹹的，從阿比西尼亞衝下來的淤泥蓋在上面，所以農人們很小心不耕得太深，免得把下層的鹹土翻上來，就不適宜於種植了。有許多情形，田地竟完全不耕，當河水退出的時候，就將種籽撒在上面，用木棍壓下或用水牛踏下泥去。

現在所用的犁具，和五千年前的式樣完全相同。在埃及古代的勒石上，有些雕刻，是代表古時所用的農具的，和現在我所看見的差不多。多數犁夫，是用一根六呎長左右的橫木，固定在一塊木頭上，向內曲成銳角，一端包着鐵犁，——就是掘土的部分。橫木連着牛軛，套在水牛頸上，農夫在後面執着柄趕着。犁柄很簡單，就是一根木棍，差不多壁豎的裝在橫木上。埃及所用的鈹，是一個轉輪外面釘着許多鐵釘。有許多地方，用鶴嘴形似的鋤頭掘掘。

穀類收穫的時候，大都用鐮刀割下來，或是連根拔起。打大麥或小麥時，將麥放在一塊築得很平的環形地上，用裝在軛滾上的拖車滾過。軛的兩端，安在一個半圓形的鐵環上，用水牛或駱駝拖動。有時不用軛車，直接用牲畜踐踏，有時用幾個石輪，裝在拖車輪當中，可以將穀軛下。豌豆及豆類，

也用同樣的方法打下。穀類都利用風力簸揚。禾穗都散在打穀場上，穀殼用杵搗開，或用手剝開。麥割下以後，一時打不完，大都堆在溝渠旁邊，等待有空的時候，再行工作。

田莊上收穫品的運輸，大都利用牯牛及駱駝。正當收割的時候，就把駱駝牽到田場裏；割下來的粟麥，紮成大捆，擱在駝峯兩旁。每隻駱駝兩捆，約及馬車上載的五分之一，或是雙馬車上十分之一。乾芻、禾稈及新鮮的金花菜，也用駱駝到鎮市上去。這些產品，通常裝在網做的袋裏，恰好放在駝背上，使得看起來，好像是一袋禾稈或乾芻裝在腿上跑的一樣。有些窮苦的田莊，畜不起駱駝，就用小驢搬運，我們時常看見這種小的牲畜，駝着幾袋粟麥在小路上行走。

我以前以為埃及僅是產棉花及糖的區域。但小麥及大麥的出產也很多。金花菜及穀類也是大宗的產品。三角洲上所產的棉花，幾佔全埃及的出產，並出少數的糖。埃及中部及上游是產穀類的區域。中埃及夏季的出產以印度穀及卡斐稻為大宗。卡斐稻是當地窮苦的農民及住在尼羅河流域沙裏的亞刺伯游牧人的食料。埃及所產的金花菜最好，大家叫作貝爾西 (berina)，這種菜的養料很豐，一隻駱駝吃一小細就覺够了。

埃及也是很大的畜牧場。在尼羅河流域有好多整大羣的駱駝、驢、水牛、綿羊在地上吃草及金花菜。這些牲畜，有牧人看守着，或是繫在樁杆上。那裏偷竊賊很多，並且沒有籬牆圍着，所以牲畜不許亂跑。埃及農民的狡滑，和世界各處的民族一樣，家畜走失，便不容易找尋了。許多牲畜，都給牧童看守。我看見不着一絲的牧童，騎在水牛背上鞭策着，趕牠們入羣。山羊、綿羊都是牧童或年老不能作工的看守，驢子和駱駝都繫在樁杆上，只能在繩索所及的範圍以內吃草。

埃及的綿羊，非常好看，大部屬於有肥尾的一種；有些是棕色，有些是白色。山羊、綿羊飼在一起，差不多每一綿羊隊裏，都有幾隻山羊夾在裏面。

土人大都以驢子做代步，男人、女人、小孩子都要騎的。普通可以看見，回教徒中遮着面巾的農婦騎在驢上，兩隻大脚高高的擱在踏蹬上面。除卻從沙漠裏來的阿拉伯游牧人騎着駱駝外，普通以駱駝做坐騎的，就很少了。至於車輛，僅在城市內看得見。

如苟跑到鄉間，考察埃及農民生活的狀況，所看見的，都是些泥草矮屋，泥牆上放一個洞，便算窗戶。這些土屋，都蓋在小路旁邊，在塵土飛揚的當中；土屋很低，騎在駱駝上面，就可以從屋頂上望

過去；平常只有一間，多則兩間，兩間以上的房屋，就不多了。門外都有一塊空場，那裏灰塵當中，是小孩子嬉戲及放雞的地方，有時騎着驢子。

有些屋頂上，築有泥樓，四面放窗，蓄養數百隻鴿子。這些鴿子，是挑到城裏去賣的，好像我們賣雞一樣。鴿糞是埃及花園及田場內一筆大宗肥料，這種肥料，平常和以泥土，撒在田地裏。

幾乎每個村莊內，都有回教寺院或禮拜堂，有些還有本地古時的聖人或英雄的墳墓。人們都在墳墓上祭拜，他們相信比在田裏或屋內祭拜所得的保佑要厚些。

家常所用的水，並沒特別的工作。靠近尼羅河居住的鄉村裏，飲水或洗濁時，婦女們就從河裏取來；若在內地，就取給於井內。在尼羅河流域各處，掘下地至數尺深，便得着水。各村都有井，井旁栽有濃蔭的棕樹遮蔽着。這個井旁，夜晚時，時常聚着許多鄉人們閑談；並且時常可以看見婦女們用桶打水頂在頭上帶回家去。

農民的住宅，沒有什麼花園，各種花果或是什麼裝飾點綴。村鎮的周圍，都很污糟，我們心目中安適兩個字，他們一毫不曉得。屋內僅有極其簡單的器具，許多人都是睡在地上或草蓆上，夜裏

所着的衣服和日裏一樣。什麼鞋哪、襪哪、襯衫哪差不多都不曉得，僅在遇着大事要穿得略微講究點，男人們女人們才穿上一雙拖鞋。

燒飯及家務雜事都是婦女們的事情。主要的食品，就是很粗的麪包或是粟米烘成的乾餅，食時把餅碾碎浸在豈湯裏和些胡椒、鹽及葱蒜之類。普通的鄉人吃不起肉，羊肉牛肉僅是有錢人的食品。若是遇着婚姻喜事，筵席上，莊上的富翁有時帶來整隻燒熟的羊；他們不用叉，就是把肢體撕開，客人用刀一塊塊的割下。

近來埃及與種大宗的蔬菜銷到歐洲。從亞歷山大里亞到意大利的快船，都滿載着綠蔭蔭的蔬菜，其中以葱蒜為最多。現在尼羅河流域每年輸出的價值，要值數百萬元；有些銷到英國，有些銷到奧國及德國。

講到煙草，埃及是一個輸出及輸入雙方的大碼頭。埃及紙煙行銷於全世界，但是埃及並不與種煙草；禁止種煙，已經多年了。他們所需用的，是從土耳其、希臘及波斯尼亞運來的，內有五分之四是單獨從土耳其運來。

個個埃及人都吸得起煙。他們的煙袋有好多種，近來有些要吸紙煙了。他們最愛吸的是水煙，煙袋是用一根長管，安在盛水的筒上，燒着的煙草所發出的煙，經過水吸到嘴裏，便沒火氣了。

埃及的雞業，美國農業部很加以研究。以前當金字塔的幼年，便有很出名的埃及販蛋商；現在會生蛋的雞仍是畜牧場中最重要的部分，每年雞蛋的輸出，也是一筆大宗，約及幾十萬元之多。最近的一年十二月當中，埃及的雞蛋輸到歐洲各國的數目，差不多美國的男女老少每人都可得着一個，其中以銷售到英國的居多。

還有一層，埃及上古時代，就有人工孵卵器了，人工孵卵術在各國都很著名的。金字塔附近，有一處孵卵所；那裏的農民，用兩個雞蛋交換一雞雛。在尼羅河下游，還有一處，每季可以孵化五十萬隻雞雛。統計起來，孵卵場每年可以孵化三千萬到四千萬隻，這些幼雛，剛剛能走的時候，孵雞人就挑到各地去賣。

美國通常所用的孵卵器，是用金屬製成的，大都用油燈取暖。埃及所用的器具，是用曬乾的磚塊造成的平屋，中間設有火爐，當孵化期內燒着。雞蛋放在火爐旁邊的推牀裏，裏面鋪些切斷的乾

草。燒火的十分小心，務使裏面的溫度，一禮拜一禮拜的過去，都要恰恰適宜。溫度的測定，乃依孵化工師的經驗，並不用寒暑表。在放雞蛋進去以前八天或十天，爐內便燒着火，從那時起，一直到孵化期過去，工師方准出來。孵化的時候，雞蛋每十天要翻動一次。孵卵場的建造，非常便宜，孵化時差不多不需什麼費用。每年能够孵化二十萬小雞的孵卵器，不到五十元便可造成，每日出一元五角的人工價，就可雇着一位富有經驗的工師去燒火、翻卵、及販賣出去。

第六章 回教聖誕節

登在那有城堡的山頂上一望，開羅的景色，便覺了然了。尼羅河遠遠地流着，從屋頂上聳立出來的寺院尖塔，不覺低了下去；左邊平望過去，又見金黃的沙漠裏遠遠立着的金字塔頂尖，同目光相齊；陽光照射下來，映着一重輕霧，籠罩尼羅河流域，開羅城市，在這淡淡的霧中，透射出來。這處是阿非利加洲最大的城市，世界上巨大城市之一，現在有八十萬居民；城市的範圍，增加很快，差不多趕着希利奧坡利和孟斐斯在歷史上最盛的時期了。

全球上回教的都市，要算開羅發達的最快。現在的大小足有達馬士革三倍。穆罕默德教主死在的地方麥地那那城二十倍。全市佔有五十個四分之一區的面積，市內房屋，非常挨近，幾乎像連續啣接的構造一樣。在城外法國區域內，我們才看得見樹木。

城中大部分，都是阿拉伯式的建築。那些平扁屋頂白帶黃顏色的房屋，非常擁擠着。隨着極狹的街道，站在山上幾乎都看不清楚；僅在一片慘白色中，看見許多高的、圓的、石頭造成的、繞着迴廊的尖塔高聳出來。這些尖塔，佔滿了全城，每座塔下，都有一清真寺或禮拜堂。開羅城中有數百所寺院，每寺都有禮拜的人們，寺中教士，一日五次在塔上發出尖脆的聲音，招集人們祈禱。剛在我們底下的薩爾丹哈森寺 (Mosque of Sultan Hasan) 正有人在那裏呼喊着。這所寺院，佔地二畝有奇，尖塔的高度，恰及華盛頓紀念碑的一半。哈森對於這所寺院，非常愛護，當告成時，他竟把右手砍斷，所以他再不能計劃建造更加美麗的寺院了。過去又是一所寺院，依我們觀察所及，可以斷定穆罕默德主義的，確不死，而那班人民崇拜上帝不僅是嘴裏說得好聽，都肯解囊結善緣的。

在我背後的阿拉貝司脫寺院裏，現在有五十人祈禱，還有二十個人在上帝及教主前行宣誓。

懺悔禮以前，在庭中受洗。下望不遠，可以看見厄爾愛加寺，寺裏是一有千餘年歷史的回教大學，現在差不多有一萬學生在那裏學習可蘭經和可蘭律法。

在開羅城我還看見人們預備着到麥加去巡拜，無論窮富，都要長途跋涉，遠赴阿拉伯沙漠中。其間有一段水路。從亞歷山大里亞蘇彝士開出的船隻，莫不滿載香客，在波得塞特及紅海西岸各地，也時有香客出行。他們到了及達，便脫去值錢的衣服，每人腰部繫着一條圍裙，左肩披一塊單布，而後到內地去。富的貧的，都是這麼裝束。大部分的富人，常帶有禮物及別種供獻到聖城去。埃及政府每年單是這項祭儀，要值二十五萬元，因為不但是埃及國王要送，蘇丹的回教君主也須臆贈禮物。尼羅河上游開到紅海的火車，爲進香隊定有特別的座位。

埃及人對於穆罕默德教，似乎很是虔誠，不過我卻以爲口頭上的祈禱還勝似他們良心的虔奉罷。他們對於祈禱的濫調，非常熟悉，却把原來的真意忘卻了。上帝這個名詞，市場上到處都聽得着。那些背着裝滿了水的豬皮袋的水夫，一面釘釘鑼鑼的搖着銅杯賣水，一面喊着「上帝酬我」的聲音，他的顧客買水喝的時候，在高呼主名聲裏，付給他一個銅元。背着一個容四加侖的玻璃杯

賣檸檬水的小販，也是這麼買賣。我敢說：這裏呼喊上帝的名字，比世界上任何一處都要加倍熱鬧。因爲利用這種有名無實習慣上的口頭禪，我竟能避免城中乞丐的糾纏；我學得兩個阿拉伯字「阿拉厭特克 (Allah Yatic)」意思是說：「上帝酬你已够你應當節儉呵！」當乞丐纏我的時候，我很客氣的說出這兩個字，他就很驚奇的注視着我，於是以手加額行個回教禮跑開了。

我第二次到開羅的時候，巧得很，剛遇着回教主聖誕。那天是回教徒的宴期，晚間阿拉貝司脫寺裏有一個宗教上大規模的慶祝。這所寺院，是埃及的拿破崙穆罕默德阿利在開羅城堡上所造的。那俯望着尼羅河流域，空曠的沙漠及廣大的開羅城的尖塔，燈光照耀得閃爍奪目，在灰塵飛舞的空氣裏，從塔中傳播出那招禱司銳利入耳的歌聲，頌揚着：「偉大的阿拉！沒有上帝只有阿拉！穆罕默德就是阿拉的主呀！來祈禱呀！偉大的阿拉！沒有上帝只有阿拉！」

當這種呼聲傳遍滿城的時候，各級的回教徒，都到城堡上去。有些坐着美麗的馬車，露出大腿穿着華麗的衣服的清道員 (Syon) 手裏拿着魔杖在前面開路。有些騎着驢子。有些三四成羣的走去。埃及國王前呼後擁的出來，馬車前是佩刀的兵士，車後是騎馬的衛隊。

阿拉貝司脫寺，廣數英畝，中有大如空場用大理石砌成的天井，四面繞着迴廊，上面朝天，中有一個大理石砌成的水池，祈禱的人們須在池裏洗手淨腳然後進去禱告。寺院就在天井後面，大門正對麥加，屋上許多圓頂，上升很高，尖塔就像插入雲霄一樣。寺院全用大理石造成，可是因沙漠飛沙的侵襲，牆垣上已經斑斑點點剝落不少，把當年建造人在寺中禱告所感覺及的莊嚴氣象，都喪失了。

不過寺中內部，依然壯麗非常。這個祈禱會的晚上，萬盞燈光照耀得眩人眼目，寺中裝飾，白日裏並不希奇，但在煤汽燈及許多燈火之下，更顯得柔和而美麗。牆壁上的大理石，潔淨無塵，一似墨西哥白玉。波斯的珍奇地毯，鋪在地上，格外顯襯出錦繡的光彩。

我們再把這個寺院想像一下。腦海中冥想著：在一英畝大的地面上，鋪着東方最考究的地氈；四面豎立着純潔的大理石牆壁，上面的紋理，和瑪瑙一樣美麗；這些牆壁，都有幾百呎高，周圍裝着廂樓，頂上蓋着極大的圓屋頂，開着五彩玻璃的窗戶；從天花板上懸掛着萬盞燈火；大理石的柱子，這裏那裏的站立着——這才是穆罕默德聖誕節晚上這所寺院中一些情景。

不要把寺裏教徒們忘記了，那整千的東方服裝的人們，戴着白的、黑的、和綠的頭巾，穿着華麗的長袍，襯着莊嚴的神氣，長的鬚鬚，黑的臉孔，在寺中燈光之下。此外還有穿新式軍裝繫了金色鈕帶戴紅色土耳其帽的軍隊，和幾百個穿着西裝的埃及的貴族。大家都不穿鞋，赤着雙腳或是着了襪子，在地氈往來擁擠着。

寺中各處發出的聲音是多麼混雜，各處的景緻是多麼奇異呀！這裏有十幾個老人，盤膝坐着，面對面的搖頭擺尾背誦可蘭經；這裏有一個人獨自禱告；那裏又是一羣臉色黑的、黃的、白的、披髮的村野的修道者。他們都非常齷齪而瘦削，好像小說中人物一般。他們環繞的站着，用三面大的手鼓二面大鼓，演出一種奇形怪狀，奏出一種異乎尋常的音樂；這些鼓法手勢，恰與他們粗野的神氣相符。這是一種宗教的表演，那可怖的景況直非言語可以形容的。

當我初進寺院時候，那些叫喊着修道的回教徒(Howling Dervishes)蹲在地上，一致的晃着身體，呻吟喘息，好像大家都患肚痛病似的。一刻以後，他們站立起來把頭顱急急的往兩邊搖動，我幾乎嚇了一跳，好像他們的頸骨，立時就要脫節了。他們搖動的時候，耳朵幾乎要垂到肩頭。教師

立在當中，這時叫他們唱着。以後又向前鞠躬至膝，忽地又直立起來，大家都是這麼做着這種差不多折斷脊骨的動作約十五分鐘；嘴裏不斷地喊着「阿拉，阿拉！」他們的動作，越做越起勁，每次灣下來的時候，喊的越快越響亮。他們把頭巾解開，露出半編着的長髮，他們向前灣，頭髮就向前掃地，他們往後仰，頭髮就隨後橫掃空中。他們的眼睛開始突露出來，有一個竟至白沫吐了滿嘴，後來若不是教師下令停止數分鐘後，他們還不敢停歇，他們這樣狂瀾熱昏，竟到如此地步。這種叫喊着修道的回教徒，醉心這種儀式，並且很狂熱的墮入謎中，相信這是入天國的大路。

寺中還有一隊轉動着修道的回教徒（Whirling Dervishes）。他們戴着塔糖形的高帽，穿着白色的長衫，手牽手的跑成一個圓圈，慢慢的愈轉愈快，繫在腰部的圍裙轉得撒開，好像馬戲場裏的演員，騎在無鞍的駿馬上，從旗上跳過環裏跑出時的情形一樣。

在寺院裏有各級的回教徒，各個的在那裏虔誠祈禱，不須顧及他人的行動。以宗教的生活論起來，一個回教徒比基督徒更勇敢得多。在禱告時，他跪下來，朝着麥加方向磕頭，不管他在什麼地方或是在什麼人旁邊。禱告之前，必須把鞋子脫下。昨天我在開羅街上許多人擁擠着的時候，我看

見一個穿西裝的在他自己的小店裏禱告，他脫掉鞋子僅穿着襪，雙腳朝着街上，他的襪跟每隻破了一個洞，有洋錢那麼大，腳跟皮都現在大家面前。

埃及的回教徒，也和他處的一樣，有他們的齋期，那天從日出到日落，不許有一點水漿及食物入口。有許多人當着齋期竟連唾液也不吞下肚去。當這種乾燥天氣，我想他們真是乾得要死。若是太陽已經落山，晚礮響過，他們趕緊把茶水食物送下肚去，一直吃到半夜；你可看見他們有些拿了一枝香煙，等太陽落山，馬上點火就吸；有些端了一杯茶，聽着礮響，馬上就喝。這個齋期，窮苦的農民很是難過，因為他們一天辛苦，還不許吃；有錢的人，就快活了，他們在前一夜不睡，快到天亮上牀，一直睡到日落西山，一爬起來，就可吃盛餐了。

這些窮民，是忠誠的回教徒，有些老實的，同歐人接觸後，很覺得宗教儀式的虛偽。有一個傳教的朋友告訴我，說有一個回教祭司，他的同伴在齋期的一天，獻他一杯白蘭地酒，一刻後他遇見我的朋友，談起方纔的事情，說道：「我不曉得我們將來的結果怎樣，忠誠的回教徒以為飲酒無犯於罪，我告訴這個同伴今天是齋期呢，他一面笑着，且道：齋期是為平常人設的，但無論如何，這種宗教

是沒有甚麼道理。我們當中，有許多不信仰的人，以我看來，這世界將來是越弄越壞了。」

回教有許多值得稱羨的學說，埃及沒有受過歐化城鎮的舊道德，聽說比開羅亞歷山大里亞好得多了。到紅海岸上純粹回教的城市去遊歷的人都說：那裏的人民，一年到頭沒有訟獄也沒有酗酒滋事危害秩序等情，他們都很平靜的質樸的過日子，同時他們的牧師排解一切的糾紛。開羅城的回教部分，同貴族及歐人住的區域一樣安靜，有大市場及亞拉伯式的建築，卻是一個很饒興味的地方呢。

第七章 開羅市中

開羅是非洲最大的城市，比聖路易城還大，是東方五方雜處的城鎮之一。基督徒和回教徒，在這裏互相合聚，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這裏互相接觸。開羅的新市場，已奄有歐洲都邑的氣象；有闊似巴黎街道的馬路，正中有一處滿種着美麗花草和喬木矮樹的公園。這裏每天晚上，有陸軍軍樂隊奏着歐美的軍樂，同時有蒙面紗的回教保姆抱着意大利或法蘭西的白臉小孩在那裏散步；

開羅的平頂屋及寺中尖塔



開羅是非州最大的城市，回教世界首都之一。城中的平頂屋，都是白黃相參的顏色，中間雜豎着幾百座寺中的尖塔及圓頂。

並且來聽音樂的人們，世界各處都有：美人排擠英人，法人嫉視德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還像埃及被羅馬管理的時候一樣並肩而行，另外時刻可以看見戴頭巾穿長袍的土耳其人，游牧式的亞拉伯人，或是穿白色大衣面貌漂亮的從突尼斯來的異教徒。

開羅城中歐人住的地段，現在有很壯麗的旅館了。好些年前，到埃及來遊的外人，一定要用手撕吃，埃及的居停時常煮一隻全羊獻上。現在呢，可以得着和巴黎館中一樣的食品，一般的服侍了。並且在這歐化的開羅城內，無論什麼物件，上自煤油汽爐，下至手套上的鈕扣，貴重的如金剛石的耳環，賤的如一雙鞋帶，統有出售。昨天我還在英國成衣鋪裏做了一套衣服；天天出去都坐着美國式的汽車。住在這裏的歐人，約有五萬，許多來遊的美國人也覺得這裏是很好的避寒的所在。歐人大半是法人和意人，有一條商業繁盛的街道叫做摩士奇街的，足有一英里長，兩邊都是法國及意國的商店。希臘人約有數千，從巴力斯坦南歐諸國及小亞細亞來的猶太人也有數百，此外還可以看見戴土耳其紅帽穿着黑色大衣鈕扣一直鈕到頰下的各級高加索人民。

開羅外國地界是一個富庶之區。這裏的公館和宮殿，若是在紐約城外看起來，一定很是壯麗；

並且價值增加很高。許多美麗的房舍，都是希臘人的，他們那精細的腦筋，還是同從前古典時代一樣。他們很像美國人，大多數能說英語或法語；他們組成亞歷山大里亞的富豪貴族，富商在開羅都建有很壯麗的冬季別墅。前面我已說過，他們是著名的銀行家，並且是埃及最機詐的商人，他們放利盤剝，大括地皮，聽說埃及幾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在他們掌握之中。下級的希臘人，都是埃及民族最強行霸道的分子。

來遊開羅住過大旅館的旅客，很容易感覺到這個都市已經基督化了。若是他在車上，經過柏油築的馬路，兩面都是精緻的房舍，更覺得像在英國或法國了。假設他與外國人很熟悉，看見他們精美的住宅，或是租下一間住着，又像在美國一樣。更設他在新式商店裏買貨，所看見的無非是歐美出品，他一定要下斷詞，說道：阿拉伯一切的生活成分，已成過去時代之古物了。

其實不然，開羅仍是埃及的城市。城內居民，基督徒還不到十分之一，自有幾十萬土人繼承血統。如荷跑到土人的區域裏一看，就覺得他們另是一個世界。他們作業的方法和我們不同；他們的商業，都是世代相傳下來的；他們的貨鋪，都擁擠在很狹的街道上，街道是東一灣西一轉使人容易

迷路的；每個店鋪，就是一個作坊，許多貨物，在那裏製造，就在那裏發售。

雖然外人及其革新事業非常明顯，但開羅土著現在的風俗、民情、及服裝猶似哈倫愛累斯治 (Haroun Al Raschid) 時代一樣。這裏大約是一個妄想的愛耳那斯查 (Alnaschar)，蹲在他的狹小的店鋪裏，前面擺着一籃玻璃，手裏執着一隻很長的水煙袋，打算着如何賣掉玻璃，可以得到利息，如何可以富足起來，如何國王願意招他做駝馬，如何她跪在面前，還要擺架子很高傲的把她踢開。我們想着，像那故事裏一樣，如荷他當真一脚踢去，把玻璃踢翻了，弄得空想都打破，那才有趣呢。過去是一個繫頭巾的回教徒，使我們想到航行家辛巴得 (Sinbad the Sailor) 的故事。過去又像是一個巴米賽人，用幻水幻肥皂洗手，並用幻筵席請客。這裏有兩個穿長袍灰鬍鬚的人，坐在一條檯上，同飲咖啡茶；那裏又是一個直立的、很高的婦人，從頭上披一件大衣，拖到腳底，從面巾裏露出眼睛，注視着一個敘里亞人的貨物，又不覺想到天方夜譚中回教堂的女子如何買貨的情形。

開羅城裏驢子和駱駝很多。在法國地界上，要出去，可以花幾分錢乘坐電車，或是雇一輛汽車

開過那塗油的馬路。可是土人地段街道太狹了，電車汽車莫想行駛；並且走路的時候，爲着怕給高大駱駝的透濕蹄子把我們踏壞了，必須讓了又讓，幾乎擠到牆壁；我們又時常碰着駝了穀、磚、或布袋的驢子，有些有錢的埃及男人或女人騎着驢子，後面跟着趕驢的馬童，叫我們讓路。

埃及的驢子短小而有力，並且到處都可以看見牠們背上駝着奇形怪狀的人物。這裏有一個埃及婦人，騎着一匹驢子，兩隻腿螺旋似的灣起來，一雙黑腳從踏蹬裏凸出。她穿着一件黑色外衣，從頭到足一起裹着，好像一個氣球一般，面上蒙了一塊僅露出眼目的長面紗，面紗同頭巾中間有一個銅圈分開，所以我們能夠看見的，不過她那一條一寸左右闊的黑色臉皮罷了。那裏又是一個回教祭酒，繫着大頭巾，穿了長袍，拖了黃色的拖鞋，騎在驢上一雙腳垂下來幾乎踏到地面。他不用韁轡，祇用一根鞭趕着；那趕驢馬童穿的衣服，就是一件藍布褂，一個棧色的小帽子，赤着雙足，拿着馬鞭在驢子後面趕着。若是用鞭打了一下，那驢子馬上就亂奔亂跳，把屁股亂擺，想躲開那頓皮鞭。這裏又是一陣駝貨進城的驢子，背上也沒有鞍轡，整袋的貨就是這麼光着背駝着。

埃及普通的驢子確是便宜，不過我也見過一些很好的驢子，並且有一種珍貴的白驢，是

回教富人騎的，每隻要值五百元到一千元。那最好的種類，是從麥加帶來的，是一種溜蹄馬，有十四手高（Fourteen hands high），跑起來很快。有幾種傳代的系統，差不多和亞拉伯的馬一樣長久。據說：亞拉伯牧馬的人，牝馬是永遠不出賣的，所以好種傳不出來。

現在重新談談市場中的人物罷。他們是再奇怪沒有的，若是要認識他們，很要有些教育的眼光去研究。例如那個受民衆敬仰的紫綠頭巾的人，譯員告訴我們，說他是真正得着到天國的去路的，綠色的頭巾，就是到麥加進過香的記號，所以他才配得教主的顏色。他背後來了一個外表很好黃色臉皮的人，穿着藍色長袍，戴了藍的頭巾。我們問：這是一個什麼人？譯員冷笑着答道：他是一個科普特人（Copt），是近代埃及的基督徒，他們的祖先，在查理金斯黎的小說海披薩中，曾經描寫過，是一種熱烈的信徒。像他一流的人，都是很聰明並且穿得很好的。埃及商界中人，要算科普特人最精明，他們專門貸錢及地皮的投機事業，有些還在政府下設有機關，大多數財運亨通，積蓄很富。他們有些迷信宗教，聖經可以背誦出來。他們與別人不同的，就是實行一夫一妻制。

聚在街上的人們，不單是男人，有許多女人散在裏面。這些女人真怪！我們望着她們的時候，她

們那雙鑲着漆黑眼睫毛的眼睛，點水般反釘着我們微笑，我們心想最好她們的面紗能夠掉下來。從面紗縫裏看進去，可以看出她們各色不同，黑的、淡黑的、棕色的、及同塞加西亞人乳白色的臉皮。對於她們的服裝，並不覺得特別有趣，可是我們的譯員告訴我們，說她們在家裏，格好着得考究，高一級的渾身穿着黑色羽綢的服裝，把她們全身的曲線，一齊遮住；有些腰部繫着外裙，好像一個黑色被袋裝在腿上似的。這裏有一個把裙拉起來，我們看見她穿着撒花褲子，褲脚一直拖到脚後跟，這個景況，使我們聯想到阿爾及耳那穿着十四碼長褲子的女孩。窮苦的女人，外面單穿着一件藍布褂，及一塊很長的面紗。有許多肩上或腰上，駝着一絲不褂的小孩子。

這裏有一個賣玫瑰香油的突尼斯少年，交股的坐在那些油瓶中間，遞一瓶香油給一個婦人，論價時，說些很猥褻的話。婦人後面，跟着一個老公公，面色同帽子一樣漆黑，同獅身女面像一樣陰沈，監督着她，生怕這個高貴婦人，要和那個俊俏少年賣弄風情的樣子。又有一赤着雙足的女子，奇怪，她沒有戴着面紗，但是她那嬌媚的神態，好像有一個富於妬性的愛人保護着，不須戴面紗一般。她的兩頰刺着花紋，手指甲及脚趾甲都用指甲花汁染了深濃橘紅色。頭上頂着一托盤橘子，很奇

遮面巾的婦人



上等社會裏，一塊常用的輕薄的面幕是不可少的。這表示埃及婦人的進步得着極大自由的一斑。

怪的喊道：「買我的橘子呀！牠們是和蜜糖一樣香甜，我曉得上帝一定要把我的籃子減輕呢。」

這是一種阿拉伯聲調，像這樣荒唐的呼聲，隨處都可聽得。這裏有兩個土耳其人，途中相遇，互道客氣。他們搶着要先親手，幾乎要打架一般。這種老套頭做過後，來了第三個人，他們都一致說道：「奈巴累克塞特」(“Nabarak sayed”)意思就是：「願你今天好並得着保祐。」世界上再沒有比回教徒講究虛禮了，他們每天談心，都是出口成章的。

我時常站在市中，留心往來行人賣買，以作消遣。今天我看見一個埃及婦人買肉。肉鋪裏不過有兩邊半隻羊，一邊掛在板壁上。這個婦人，用手指甲在肉上劃一下，表示要買這塊，屠夫就用屠刀割下來，在很粗的天平秤上稱一下，這婦人說太多了，他就一手拿着一端，口裏啣着一端，很快的用刀一割，把口裏啣的一塊交給她，她就付了錢便走，他這種買賣的方法，她竟一毫不懂得。

市場裏面的商人，都坐在那和裝鋼琴的箱子一般大小的攤裏，前面放着二呎高二呎闊的長凳，給買客坐。買客常常有人招待，進咖啡遞水煙。每票交易，很費些工夫，因為回教人購物，常要再四磋商，並且跑進來，一定要買些東西出去。高級商人都要用賬簿，記的是阿拉伯字，寫時用一枝一呎

長的筆管可以盛墨水及筆尖的筆，墨水是用銅墨盒裝着。店主出去的時候，隨手也把筆放在袋中帶出去。

一店裏的貨物不能滿意，可以跑到第二家去。在肉桂市場（Cinnamon Bazar）中，有十幾家店鋪，專賣調和物品的。在鞋業市場（Shoemaker's Bazar）裏，盡是陳列着上等回教徒所穿的鮮明的繡花拖鞋，及露出腳趾的紅皮鞋。銀樓街裏，首飾匠忙着打首飾，他們並不用新式的工具，他們的吹管，是一端可以啣在嘴裏的連着一個羊皮袋的鎗管，那一端安着兩根棒，與平常用的吹管彷彿。沖頭貨很多，要是想買真正好的銀器，除非買政府裏試驗過銀，親眼對着銀匠打起來才行。記得有一次到開羅來，替朋友買了一副手鐲，手鐲外表很好，質量也很重，那曉得六個月以後，顏色變了，才知道是鍍銀的銅貨。

我看見許多鐘表陳設市中，這因為埃及人有嗜鐘表的狂熱的緣故。他們很貪圖便宜，有好些人一年買幾個，結果使得德國貨及瑞士貨受了惡劣的影響，只好用那日耳曼銀、鎳，或破銅做成，賣兩塊多錢一個，其實還沒有美國一塊錢一隻錶的好。有許多錶上的廣告，同美國貨差不多，因為這

樣才容易行銷。我很相信美國的好鐵，一定可以行銷，替代瑞士來的劣貨。有一處市場裏，專賣銅器，還有一處，專賣粗氈的。波斯市場及土耳其市場，都是這兩國人經理。所以在開羅市場裏一遊，就可以看見世界上東方各處的人民了。

第八章 和兩個埃及君主的談話

現在埃及是國王治理了。前朝的國王，稱作蘇丹，在蘇丹以前的五十年中，是稱作海低夫（Khedive）的君主治理。這時期內，共傳有四代，中有二位，曾與我作親密之談話。第一次是當我重遊開羅時，在亞卜殿皇宮（Abdin Palace）與條菲克帕沙的談話。第二次是十六年後，和條菲克的繼位兒子阿拔斯喜爾密的交談。阿拔斯喜爾密與德國訂了祕密條約，結果被英國所廢。從此，埃及變成英國的保護國，直到准許埃及獨立成爲王國的時候爲止。

現在我把當時兩次會晤記下來的故事，轉錄如左：

遣回和埃及的海低夫 (Kheive) 作長時間的談話，現在剛好回來。海低夫是一個波斯亞拉伯字，是國王的意義。這位回教徒條菲克，現時享有的位置，和從前摩西時代的法老的一樣的確。他有幾分是土耳其蘇丹的藩屬，每年須進貢三百七十五萬元；並且因為他及前任國王，與歐洲的銀行訂有債約，須付這項本息，還有幾個歐人顧問，嚴密的監督着他國家的收入；但他究竟是埃及的國王，比現在許多別國國王的權力還大。他在開羅的王宮是一所偉大的宮殿，內有幾百間房屋，陳設着很多華麗的器具。他在城裏出巡的時候，車前是佩劍騎馬的衛兵，車後是二十個馬隊。他每年個人的糜費開支，要五十萬元。在開羅城的皇宮外，還有別幾處行宮。

今天是在亞卜殿皇宮裏觀見的。這次會晤，一切都是美國總領事所佈置。我們一起，先從領事館乘車出來，領事館裏的翻譯員，是一個目光銳利的敘里亞人，穿着很華麗的棕色底子繡着金花的土耳其式大衣，身邊佩着一柄灣形的長劍，時常釘鏽的作響；他開出車門，讓我們進出，自己坐在車夫的旁邊。馬車夫是亞拉伯人，揚鞭策馬，我們一直穿過那狹仄的街道；經過希臘富人的新式公館；埃及王子的宮殿，從那裏送出一陣橘花香，同時那茂盛的棕樹林中，也颼颼的作響；接着到了繁

華的大街上，經過成羣的驢子，整隊的駱駝，戴面巾穿黑褂的婦女們，伊斯邁爾帕沙當年藏嬌的金屋，一直到一處數英畝大的方場。方場的右邊，是一個滿駐着穿藍軍服戴紅軍帽的阿拉伯軍隊的大兵營，有一隊埃及軍士，正在那裏訓練兵操，他們一切動作還同以前美國領事司堂氏 (Stone) 做他們的統領，格蘭脫將軍來檢閱時候的一樣。格蘭脫會批評道：這種軍隊，各樣都好，只可惜不能打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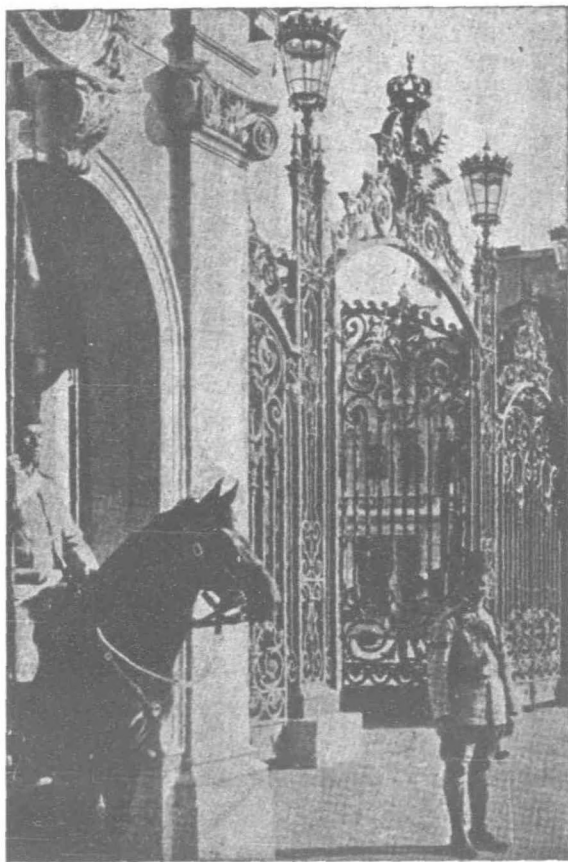
亞卜殿皇宮是一所馬蹄形的建築，造在這塊方場的一端。樓有二層，屋宇極大，牆垣色褐，窗戶衆多，正中開着大門，左邊有一道耳門，直達深宮內院。當我們的車開行時候，旁邊很近的駛過一乘駕着二匹雄壯的亞拉伯馬的馬車，車外着號衣的馬車夫旁邊，坐着一個怒目而視的太監，他的臉皮及衣服，襯着鮮紅的小帽，更加顯得漆黑；馬車前面，有兩個清道官，高高的捧着朝笏，叫行人讓路。聽說這車內坐着公主大概前去應王妃的詔的。這些清道官，是每個貴人馬車的一部分，倒是埃及入畫的景緻呢。

皇宮的大門兩旁，站着兩個雄糾糾持大刀の兵士。他們穿着土耳其式的服裝，上身是一件繡

着金色藍色花紋的短衣，下身是一條藍呢阿拉伯式的褲子。他們頭上繫了頭巾，那兩副險孔，令人聯想到回教主征服這裏的時候那些可怕的軍隊。上了階級，到了門口，有一個穿西裝戴紅帽的阿拉伯人來開門，——這頂紅帽，埃及人無論在家出外從不脫下的，——把我們引到頭門大廳裏，那裏是大理石鑲的地板，乳白色金色粉的牆壁，前面是一乘平緩很闊的樓梯，闊得兩乘草車，可以並上不至於相碰，左右是接待室、廳堂、及侍從贊禮王宮內官員等人住的房間。我們隨便同那剛與國王議事後出來一二內閣大臣談了幾句，就扶梯登樓，在第二層一所引導室內，又有一個穿黑衣戴紅帽的埃及人，引我們到門開着的應接室，指點我們進去。

這所應接室，同美國大點的客廳差不多大，中間站着一個三十五六歲的人，穿着像傳教士一樣，鈕扣一直扣頸下的黑呢大衣，下面露着一直拖到腳背的淺蓮灰色的褲子，腳上穿着一雙套鞋式的薄底鞋，頭上戴着深紅色，鑲着黑絲鬚的土耳其帽。原來他就是埃及的君主。大約五呎六吋身材，頗豐滿，約有百五十磅重，骨格生得圓穩，頭大，容貌清奇，鼻子比羅馬人的略斜些，前額很高，眼睛棕黑有神，談話時，由尊嚴的神氣漸露出笑容。他伸出手來開言道：得見先生，甚為榮幸，我很歡迎

亞卜殿皇宮的大門



「當薩非克帕沙為埃及君主時，我曾到亞卜殿皇宮和他會面。後來在同一會客室裏，我又晤見他的繼位兒子阿拔斯喜爾密」。

美國人光臨開羅。接着他就坐到沙發椅上，把一脚擱起來，並邀我交談。他雖是尊貴，卻無一點奢豪自矜的態度，還沒有美國邊陲州議會下院議員一半的驕傲。當他坐下的時候，那黑呢大衣披開了，於是我得着機會，把他的衣飾和我在印度看見華麗的土酋的比較比較，他唯一佩帶的珠飾，就是一付小碗豆大的珠鈕扣，及一條很細的金鍊。他的白翻領上，繫着一條便宜的黑領帶，他的袖頭，雖是很精細的洗過，可是還沒有美國洗衣作裏燙的那麼光滑。

條菲克帕沙是一個很好的法國留學生，並且會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就是我們談話中所用的口語。他說及他的國王生活，說道：「聽說有許多人民，羨妬我的位置，他們說：我還是青年，命運真好。但是他們那裏曉得我是處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之中，我想着很願拋棄一切的尊榮，過那太平無事的日子，已非一次了。十年治理的勞苦，就要抵平常四十年煩擾的工作。如苟人生是為快樂而生活的，那末我戀留着王位，真是太愚了。但是我相信，上帝生人總有他的用意，人生真正的意義，乃是職責，而非快樂。我現在惟有盡能力所及，為我國家，為我人民企謀幸福，我覺得我做的工作是多最難之日，正是我最滿意最快樂之時。」

當埃及王說完的時候，我腦海中，不覺引起了許多印像：我想着他經過多少困難，多少扶助，才有今日；想着當他成人的時候，他的父親伊斯邁爾如何被人推翻，如何英人使他繼位；想着當報子報到他得繼登這不安的王位時，他如何賞他一個耳光；又想到他在外人監督之下如何的困難；如何阿拉比、帕沙謀叛幾乎成功，如何馬第作亂，以及那債權人好像把埃及放在石磨中間磨着的情形，那暗殺的危險，那東方御座四圍伏着的危機。這些印像，一一從我腦海中再現出來，使我瞭解他說話時爲什麼聲音頓促，爲什麼從眼目中露出悲哀。

我們於是隨口談到埃及的近況及其將來。但對於這些事情，菲克很是沈靜。他很自負的說，他已經着手改組埃及的政府，並且談到現在雖重徵賦稅，但個個人民，都能了解，曉得他們應當負着這種重擔，所以賦稅是很公開的徵收。他又談到法庭的改革，說：貴族和農民在法律上一概平等，他道：「當我登位的時候，人民很奇怪我把太子和平民一樣看待。現在在法律上，他們是沒有尊卑之分的，在我們的法庭上，太子與農夫絕對平等，如苟犯罪，是須受一樣的處治的。」

這時候，宮中僕役獻上咖啡及香煙，咖啡茶是從土耳其來的，泡在中國式蛋形的小茶杯裏，用

金製的托盤獻上，每杯裏放着三匙濃黑的咖啡葉，濃似初古拉，甜似蜜糖，沒有茶船，也沒有茶匙。我就學國王的喝法，一氣喝了半杯，那知上了大當，咖啡和火一般滾燙，把我的上顎燙起了一個潦漿大泡，忍着眼淚，幾乎淌下來，胃裏燒得像洗了土耳其蒸浴一樣。但是條菲克帕沙不轉瞬間，喝了這滾燙的咖啡茶，接着就談，好像他的喉嚨，是專爲喝滾茶特製的。我很奇怪他不要香煙，我問他是否不吸香煙，他答道：

「不，我不吸煙也不喝酒。我不飲酒有兩個原因。我很相信人類是不飲酒好，並且飲酒是違反可蘭經的。我們不相信飲了興奮的飲料是對的，所以忠誠的回教徒，每不飲酒。我以爲人們對於信仰的宗教，應當切實忠誠的遵守，我是一個回教徒，當然也要服從一切。但是我並不偏執，我依舊容許國境內別種宗教及各種民族。我們這裏有科普特人、猶太人、基督徒。並且貴國教士，也有在這裏傳教的。他們很難把我們的信徒感動，就有，也是很少。但是他們在上埃及設立學校，對於教育却很有相當的補助。」

這時總領事說他對於可蘭經很有充分的研究，很能够徹底領會全部可蘭經的真義。其實條

非克信仰回教的虔誠，與我們信仰基督教一樣是毋庸置疑的。他很得意的談到回教在非洲的感化力，並說世界上現在有一萬萬以上的人民信奉回教。我們隨又談到有一隊上百人的美國天主教徒，因往謁聖地歇在埃及，這國王說他對於這些進謁的人們追尋約瑟及瑪利的遺跡，非常覺得有興，並說這些遊客，每年來到埃及的很多，他們帶來的用費，為數至鉅，因此把埃及的商業，都振興起來了。

我們這次談話，可算是最誠懇的最不拘禮的了。我離開皇宮以後，腦海中還深印着，覺得這位埃及國王是富於感情具有能力的人。他和他的人民非常相得。開羅的嚮導曾告訴我，若是沒有外人干涉，他在埃及更能有所作為。一二年前，他拋棄了許多宮殿，可見他是一個儉樸的國王。如苟以前的君主，都像他這樣小心謹慎，今日的埃及已成爲富強之國，不擔負這些外債了。此外他也是一個善理家政的人，雖然他是回教徒，是東方國家的君主，但是他和純正美國人一樣，僅娶一妻室，並以真誠相待。條非克帕沙有一位朋友，曾向我述及他近來和國王對於這問題有一節談話，在這談話中，國王顯然堅決的表示贊成一夫一妻制，他說：「我的父親，廣蓄姬妾，我覺得各個妻子和她們

生下的孩子中，往往發生齟齬，不易應付，所以在我成人以前便決定只娶一妻，且以誠意待她，現在我實踐前言，毫無悔心。」

依我觀察起來，國王的家庭生活，可算是美滿的了。他們夫婦間，愛情甚篤。大家都說：王后是埃及最智慧的女子。她有一位時常出入皇宮的女友告訴我：她是美而且賢，她住的是一幢偉大的宮殿，却與國王的不相連接；和她共餐膳的，不是她丈夫而是她的嬪從；國王也常和諸寮同食，因為回教的禮節，是要這樣，就是他的住宅，也和她分開的。但是國王和王后，對於回俗拘謹的禮教，却改革了好些。條非克帕沙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得和她一起，縱然她有時獨自的驅車出遊。當時局不靖的期中，她總和國王相依不捨，如上次戰爭時，英國破艦請她上船避難，她決然拒絕不肯去。

國王和王后，都寵愛他們的四個孩子，其中兩個是男孩，兩個是女孩。那男孩今年七月是十五歲的名叫阿拔斯喜爾密 (Abbas Hilmi)，名叫美赫麥特阿利 (Mehemet Ali) 的較小兩歲。他們現在都在柏林學校裏讀書，會說法語、英語、德語、和阿拉伯語。聽說他們都很聰明。兩個女兒，又美麗又白嫩，一個八歲一個十歲。她們對於處境的應付很像美國的女孩子。她們穿的是西式服裝，有

時到亞歷山大里亞海濱一同散步，手裏拿着帽子飛舞戲弄，正像美國小女孩兒在避暑別墅裏遊玩的神氣。有很會說法語的歐婦做她們的保姆。

*

*

*

*

*

十六年後，重到開羅，這時已是阿拔斯喜爾密登位了。從前我和我的父親談話時，他還是一個在校的小學生，這次又因總領事的介紹，一同進宮謁見埃王。下面就是這次會晤的故事：

就在前次進謁條非克帕沙的宮中，我又得着他的兒子，現在國王，誠懇不拘的優遇。他不大像他的父親，似乎更長些，更要莊嚴一點，也許因為他的父親的服裝很是簡單，而他現在所穿的，是近代官場中更正式的禮服，及有條紋褲子的緣故。

我和我的談話，範圍很廣，討論到現在埃及發達的情形。從此很可以看出他對於國家人民都很了解。他以為尼羅河流域的出產額，並未發達到最高限度，如荷增築水堤，改良水利，埃及的出產大可以增加。我談到上次晤見他的父親的情形，並述及條非克對於埃及的振興及將來的希望，他也表示同樣的志願，願為埃及及盡力。但他對於自己的產業，尤覺偏重，他的經營，足表示他擁有很巨

的資產。每年他在國庫內要開支五十萬元，但是另外他還有幾千畝良田，所以他的私產總在幾百萬元以上。他管理這些產業，力謀生產發展。從他對於尼羅河流域的農民及實業界的談話中，很可見得他的經驗很深，並且一切都有進步。

我在埃及聽見許多關於王家田地的傳聞。阿拔斯喜爾密在繼承他父親大部分的遺產外還領有幾處廣大的田場，——他親手從沙漠邊上收回，親手改良水利變成良田的。離開羅不遠，他置有二千五百英畝的田場，幾年前，這些田地，還是一片邱陵沼澤；他以賤價購來，實行改良的工程，去邱填沼鑿溝引水，一變而為佳壤。現在這塊產業，每年出產約值六萬餘元，王室收入約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地中海美麗的海濱，離亞歷山大里亞僅有數哩的蒙特紮 (Montazah) 地方還有廣大的田場。這些田地，幾年前也都是沙漠，經這位埃及王的經營疏導以後，使得幾千英畝的荒地，頓變成適於種植的良田。田間陌上，農村到處興起，並且他在田場內，植樹木，種花果，布置得非常幽緻，所以常有人間天國之稱。阿拔斯喜爾密建有皇宮於此，分作二處，小的自住，大的作為他家眷的住宅。田場

一隅，種有桑樹一萬五千株，專供飼蠶之用；其餘各處，劃作畜牧試驗場，建有雞舍、兔欄和容整千隻鴿子的鴿塔。

這位國王，很喜歡優種牲畜，目下正在改良埃及的畜種。在他各處田莊裏，都養着肥美的牛、馬及綿羊。他畜有一大羣純粹阿拉伯種馬，和澤稷種瑞士種及別種肥美的牛。他畜的水牛——這裏出名叫作格麻斯比斯（Gamousbes），比尼羅河流域任何地方的都要好些。他也畜養閹割的黃牛及駝貨的騾子。他在開羅附近的田莊內，以私費開設學校，有學生二百人，專門訓練農業人才，以經營他自己的產業。校內對於農事實習、測量、實驗與寫算讀書一般的注重。五年畢業。畢業以後定可穩穩的得着美缺如皇家田莊上的管理或監督等等。

阿拔斯喜爾密在最近三四年中，很賺了大宗的款項。他在開羅投資最多，並從事建築房屋，內設有電梯、電話、電燈、浴室及各種近代改良的家具。這裏附近，在他的田場內辦了一個磚瓦廠。至於棉花及別種出產所收的利益，也是很鉅的。

阿拔斯喜爾密的妻子是伊克貝爾海能公主（Princess Ikbal Hanam），是在二十歲上結

婚的人們都說她美而且慧，但是她也和別的回教婦人一樣，過一種脫離紅塵的生活；對於皇宮內一切事務，並不過問。埃王的壯麗跳舞場，每年一次，賜給臣子和外國人跳舞，每次要請一千五百個嬌客，她自己並不在場，但她次次都在那裏，因為她在跳舞場樓上房間內，放一塊帷帳，她在裏面可以看見底下的跳舞和各種姿勢，底下卻不能看見她。在各處皇宮裏，她都置有壯麗的房間，和一間埃及貴族婦人朝見的小庭院。

第九章 厄爾愛加大學校中一萬回教徒

回教世界中最大的大學，要算開羅城裏的厄爾愛加大學了。校中共計有學生一萬餘，教授四百餘位。凡是回教興旺之地，都有學生到這裏來。從印度來的有數百人，還有從馬來羣島爪哇等處來的，而以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及的鞏波里來的爲最多。此外有努比亞的黑種人，敘利亞、土耳其的黃種人，及南歐各國來的白種人，還有穿長袍戴紅帽的波斯人，目光兇狠的阿富汗人，以及蘇丹、庫喀、波爾奴、廷巴克圖各處來的棕種人。學生的年齡，從十五歲到七十五歲的都有。有些

終身在校中生活。

這所大學，差不多有千年的歷史，創立於西歷紀元九百七十二年，從那時一直到現在都以養成回教徒爲宗旨，在埃及的民族中，可算是佔着最雄厚的勢力了。尼羅河流域居民百分之九十二是回教徒，本地的官員大部分從此校出身，畢業生中，至少有三萬人供職於公共機關；而各村法官，寺院學校中的教員，在埃及各地傳教的教士或伊姆斯（Imams），都和這個學校有聯絡的關係。他們視大學爲最高機關，學校教授所發之命令至少要遵守着像政府裏的命令一樣。

這裏大學教育，差不多都是回教的，課程表幾與千年以前相同。主要的課程是可蘭經、可蘭律法和教會裏各聖賢的傳記，輔以文法、韻文及修辭學。有許多教授，兼在埃及鄉村中寺院學校裏教書，這些學校，僅受政府的監督，並非政府主持的。可蘭經甚至要佔着大半的時間，宗教的訓練，遠較科學爲重要。

其實埃及人荒廢這許多時間去研究可蘭經，很是奇怪的。可蘭經算是啓蒙課本，又是初級及次級教科，一方面又是大學用的課本。嬰兒自呱呱墮地以後，耳鼓裏便鬧着禱告的聲音；剛會說話

時，他的父親就教他說以色列信經，就像下面所云：「上帝若有若無，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信徒。」以及「無上尊崇的上帝，王及真理啊，沒有上帝僅是他，尊榮寶座上的主呀。」

孩子到五六歲時，就進寺院學校，他常躡身下來交着雙腿坐着，搖動身軀，高聲的唱着可蘭經。有時用黑刷子在木板或錫板上寫些字母認識，幾年下來，一部可蘭經，已在不知不覺中攢入他的記憶圈了。在埃及學校裏，有二十五萬強的學童，年齡大都在十三歲以下。根據年前某校的統計報告，有五萬多學童，能把回教經典的一大部分背誦出來，更有四千五百餘人記得可蘭經的全部，僅記誦一半的也有四千五百人光景，還有三千八百人能夠切實的背出四分之三。我們要曉得，可蘭經有百十四章，字數在八萬以上，你說難不難呢。拿美國來講，我可以賭東道說：沒有四千個兒童，投開書本能把新約全書背誦出來的；美國縱有巨大的人口，也決無五萬個童子，能把聖經中任何一本，背得一字不錯咧。

回教徒尊崇他們聖經的熱烈，與我們尊崇我們的一樣。讀聖經時，不敢任意的把牠拋在地上，如果事先沒有洗手，休想動牠一動。聖經是用阿拉伯文記載的，回教徒定為文體的模範。他們相信

這是上帝啓示穆罕默德的，並且具有永久性。起初並沒有寫下來，大概完全是靠記憶保存；這樣，直到現在還有很多部分用這法子傳授。現在優級的回教徒，大都藏有精緻的本子，更有金裝詳註的版本，大學裏珍藏牠們，如同寶貝一樣。

這個著名的回教大學，在開羅市的中心。今天馳往那裏去時，（騎着驢子）經過一條一哩多長上方遮天篷的市街，街中繫頭巾的男子蒙面紗的女人你推我擠的亂嚷，兩旁盡是商店在做買賣。有名的厄爾愛加寺（Mosque of Elazhar）或「榮耀之區」是開羅最古的一所寺院，佔地數畝，附近的街市，大都是做學校方面的交易。有一處市場，是專門販書及裝訂的，還有專賣衣帽的。因為個個回教徒，每星期要薙髮幾次，所以校中足有上萬個禿頭的學生。男人總戴着白的、黑的、或綠的頭巾，底下是沒有頭髮的，只有頭頂中心留着幾莖疏髮，他們以為這樣纔容易升天罷了。

我經過的就是剃頭店麪集的街道，這裏我看見學生跪下來在那裏剃髮，有一兩個，正靠着理髮匠的膝蓋修面。他們並不用紙頭，就是將剃下來的頭髮從面上拂下來，末後將頭上面上耳部儘着一洗。

走近大學的大門，就看見許多學生挾着書立着，有的攜着抄本，從門邊出入。每個學生將入門時，須把鞋脫下執在手中，我未進去以前，就有人教把拖鞋套上，鞋是用黃牛皮做的，記得還是個戴頭巾的僕人，用紅帶子把牠繫上的。

一進大門，就是鋪着石板的大天井，對面就是講堂。天井的周圍，有豎着大理石柱的拱廊環列着，拱廊下面及幾座大課堂中，有整千上萬的學生，學習可蘭經。他們成羣結伍的坐在地板上，靜聽教師手舞足蹈的宣講各種道理。有些隊伍裏用大聲開讀，發出的響聲就像築培貝兒 (Bahal) 塔時工人們亂嚷一樣。依我看來，至少有五千人同時提高嗓子在那裏暢談，似乎響得連喉嚨都喊破了。當我經過這人叢裏時，許多無情的眼光，直射到我身上來，當時我把這些教授及學生在日光之下課業的情形，拍了個快照，幾乎受着驚嚇。於是我得到一種經驗，學校裏的人們，都是極熱烈的回教徒，如果基督徒冒險到他們當中去，或者要受着暴動的危險呢。

穿入各個教室，將內中的情形記下來，很費些時間。有一室內，坐着一班瞎學生，學習可蘭經，聽說他們的信仰，更加狂瀾。別室裏又看見四十來個波斯學生，聽教授宣講。他們都坐在地上，那位教

授，也赤着腳盤膝坐着，可以看見他那黃腳趾頭，從黑長袍底下現出來。他正在宣講神學，學生們都很留神。

過去又有一班在那裏記着演講筆記。他們用的錫板，像洋油箱上剪下來的一樣，用蘆桿筆蘸些墨水寫着。記的是阿拉伯文，所以我不懂他們寫的是什麼。

我東張西望，想看看儀器和校具。同美國情形比較比較，那曉得一無所有，教室裏連一把椅子，張棹也看不見，至於地圖、掛圖、科學儀器，那更不消說得都付缺如了。也沒有圖書館，所用的書籍，都是小冊子。

校裏不收學費，無論貧富，都受一律待遇。許多窮苦的修業生，都受學校裏一部份的津貼，沒有錢，並不遭白眼。有些教授和學生，就睡在教室裏，地上鋪蓆，用毯被遮蓋。喫飯也在那裏，常有小販子帶些食品進來出賣。飯食非常清苦，一碗荳瓣湯，幾塊麵餅，及一些棗蒜之類，就算一餐了。這些食品雖很便宜，但還有無力購買的學生，賴學校裏供給的；學校裏每天要供給九百塊麵餅，不須學生拿錢購買的。

經過廳上時，看見許多學生在那裏縫補衣服，有些把洗過的衣服放在太陽地裏曬。他們並不覺得窮的可羞，這種態度，着實可稱佩的呢。

大學教授都是盡義務的，他們在人家裏教書或是在寺院裏賺些用費過活。這可算是很清高的了；不過他們也有他們的貪圖，因為大家對於教授地位，非常榮譽，所以有學問的回教徒，都很想在厄爾愛加大學裏講教，不取報酬。學校裏領有薪水的，僅是校長一人，每年薪金爲一萬貝斯脫。這個數目，似乎很大，其實若曉得每個貝斯脫僅值五分，一萬貝斯脫不過五百元，就不禁啞然失笑了。

我問問學校裏行政的情形，據說：有主教及助教，凡是學生，完全直接受學校的管轄，所以有些在校外行爲不軌，警察就把他們送交學校管理處懲治。學生可免除當兵的義務，聽說有些到學校裏來，就是爲此的。學生的年齡及在校年限，似乎並無限制，我看見有些六歲到八歲的小學生坐在室隅讀可蘭經，同時又有些頭髮花白的老學生，圍着教授坐在一起；不過大多數學生的年齡，在十六歲到二十二歲中間，和美國學生的年齡相仿。

這所大學對於輸入埃及的新教育潮流，並不大接受，完全是宗教的學校，並非研究學問之區。

外面活潑有生氣的教育勢力，僅有兩處：一處是在尼羅河上游數百哩的愛斯育特 (Asyut)；地方，聯合長老教會的教堂及附設的教會學校；一處就是政府自身。此外還有埃及最聰慧的科普替民族設立的學校將近千所。

當英國攫取政權的時候，埃及的人民，大都目不識丁，就是現在土人還沒有百分之六可以寫讀的。不過人民希望受教育的傾向，却漸次增高，已開辦的普通學校的制度，也漸次擴張。現在全國差不多有四千五百所學校，學生人數達三十餘萬；還有許多私立學校、師範學校、及專門學校；工業教育，也在着手進行之中；政府並在部拉克及愛斯育特 (Asyut) 設有模範工場。開羅城內有農業學校、及工業學校各一所，法律及醫藥學校數所。

有一種重要的進步就是現代的教育，早年已經輸入回教鄉村學校裏去；現在厄爾愛加大學也有相當的接受。這些新的課程，是與各寺院裏接洽回教牧師教的；經費是人民自己供給，回教的機關歐克夫 (Wakf) 也捐助大宗款項。這種學校，分佈於尼羅河流域下游的，將近萬所，學生人數，達二十萬。現在在阿拉伯文、可蘭經、讀本、作文及算學之外，還教些別種課程。克倫穆耳爵士 (Lord

(Gronar) 想把這些學校附在公共機關管理之下，並且介紹新的學識，有許多教員不受這種監督，他就建議按照學生人數撥給寺院學校的津貼，男生每名五角，女生七角五分，這樣實行下來，很收到好的結果。現在學校裏，每日僅以半天的時間讀可蘭經及接受回教的道理。聽說這些回教學生，學成以後，在政府裏供職的，大概比基督徒或科普特人要多些。

埃及的女子教育，也在萌芽的時代。以前很難使得做父母的把女兒送到私設或官辦的學校裏去，但是現在埃及的女孩子，眼看着許多受教育的婦人做教員的，所以也預備進學校了；又因為現在受過教育的少年，要娶受教育的女子，所以做父親沒法，也把女兒送進學校裏去。現在女學校差不多有二百所，女學生約五萬，將來埃及全境的鄉村裏，恐都要辦女學校，回教婦女都是受過教育的了。

我們平常以為基督徒是惠而好施的，但是我看出回教徒也一樣的慈善。有錢的回教徒，有許多捐助款項辦理教育及公共慈善事業。如厄爾愛加大學款項的來源，幾全靠此種捐款；許多鄉村小學及中等學校，都是鄉人捐助的。亞歷山大里亞回教同善社，籌備了五萬元開辦一實業學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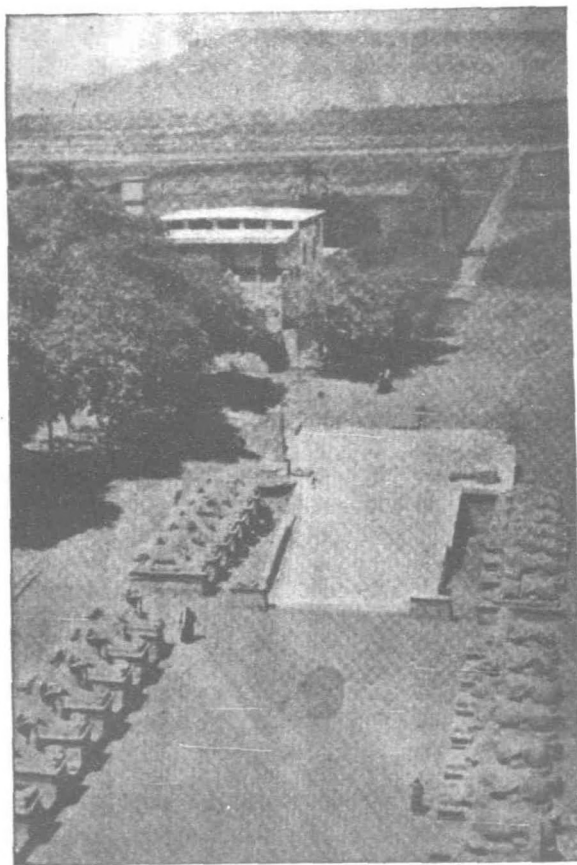
內有學生五百餘人，每年得到四萬元的捐助。阿布底格（Abu Tig）地方的實業學校，是回教徒織工、木工、鐵工及機工各界聯合起來自由捐助設立的，校內完全不收學費。非優木（Faiyum）及伯尼塞夫（Benisef）鎮，也募捐開辦實業學校。政府裏扶助的實業機關也有二十二所，現在還在籌備開辦一新式國立大學，內容純粹是科學的及文學的，範圍很廣，無論何種學問都可研究，不管什麼宗教哪國粹哪的反對。

第十章 攀登大金字塔

我第二次到埃及時，有一回，從開羅沿着電線桿到金字塔去遊歷，經過的路途，是尼羅河邊岸的沙漠，及到了古歧奧普斯塔底下，忽看見一所新式的大旅館，裏面有外國人在空場上打網球，還有索運鐵道一直通到這些巨大的石頭堆頂，真可謂極新舊的奇觀了。在那最大的金字塔尖頂，還高高的豎着一根旗杆。

到金字塔去的路上，要經過一條荊球花樹夾着的大道，頂上的樹枝，環抱過來，做成極大的花

獅身人面像的大道



獅身人面像的大道，是防護埃及古代寺院的入路的。在每個羊頭獅身像的腳爪中間，拉美斯第二各置一個他的前輩的石像。

架，兩端伸長到沙漠裏去七八哩。這條華麗的官道，是當開蘇彝士運河時，那位奢侈國王伊斯邁爾帕沙，爲他的特別賞心人厄熱尼皇后，可以很舒服的到金字塔玩賞起見築的。那時大興土木，僅費幾個星期就造成功。這條官道，高出尼羅河流域平地十呎，兩旁那遼闊的碧青的曠野，南北展開，一直和天際啣接，松樹林，駱駝，毛驢，耕田的農夫，汲水的村婦，一齊一幕一幕的射入眼簾，這些事物，和別的奇景，配成東方的景色，好像置身在天方夜談當中一樣。

從開羅動身，首先跨過那精緻的尼羅河鐵橋，橋的兩端，有銅獅看守似的蹲着。向前去經過稅務局，那裏有許多農民帶着雞、鴿、草、菜蔬，挑到開羅去賣的，站在那裏納稅。前面經過尼羅支流河畔，有不著衣裳的人們，站在水裏把衣服放在石頭上擣着洗，那裏井旁，有婦女們弔水，用大驢子盛着頂在頭上，這種情景，還和當年雅各和拉結親嘴，引得意大利的藝術家，都愛描寫的時代一樣。再向前經過鄉村裏那一片青的曠野。又有游牧的阿拉伯人騎着駱駝，帶了商品，到開羅去發賣。那新鮮的空氣，不亞似三春景色的亞美利加，而那嫩綠的青草和金花菜中透出來的一股清香，被沙漠裏的和風，一陣一陣的吹到我們面前。

從都市裏出來，就遠遠望見那金字塔從天邊露出，以後就很快的高大起來移向眼前，直到了沙漠邊上，纔看出是巨大的石頭堆。這裏不禁回想着從前的遊客，發生今昔之感了。

再向前半哩，就到塔基了。一切的感慨，又不禁丟諸九霄雲外，只覺得畫裏的金字塔，遠不如實際的雄壯，仔細一望，更覺得羨慕不置。我立在一座塔邊中間望去，直似石頭砌成的天空，抬頭望望塔頂，直插入雲霄裏去。

這座大金字塔的塔基，佔地十三畝，若是希羅多德的記載可靠，塔的高度，那時應當有華盛頓紀念碑的一半。現在估計起來，每座塔的石塊，足可造成八百五十座紀念碑而有餘，但我還可以決斷，足有一半石頭，已經搬下來去建築開羅城的房屋了。現時塔的高度，比希羅多德的記載要低三百呎，每邊不過七百五十呎。這座巨塔，完全用大塊石頭梯級似的疊起來，越上去越狹，頂上是一塊平地，足可造一所三十呎見方的房屋。這所房屋的高度，要升出沙漠地面四百八十二呎，上面視線所及，足可憑眺着尼羅河流域好多哩地面；屋後窗戶下臨着那黃金似的大沙漠，南面可以望見那藍蔚的立體形塔從撒哈拉大沙漠孟斐斯地方矗立出來；門前對着那人面獅形石山的眼睛底下，

金 字 塔



在那偉大的金字塔的平頂上，足夠建造一幢三十呎見方的房屋；但是原來的形狀，要高許多，並且塔頂很尖。目今所有的金字塔上的石塊，被開羅建造房屋的盜去不少。

好似天然的點綴。這座塔，和埃及別處大小六十座金字塔一樣，建築在沙漠之中。而獅形人面石山，雖受着歷年風雨的侵蝕及人工剝削，但是腳爪伸出來，那種威嚴的氣概，還不亞是當年建築金字塔的時代呢。

金字塔的年代，非常久遠。當年帝王爲他們的墳墓建造這金塔，已是西歷紀元前三千多年。現在呢，隔了五千餘年，居然有一個美國人，爬上塔頂，並到內部參觀他那副帝王的骨格長臥的地方，我想他亦應覺到是經久不滅的了。他這老家，以爲是永久不會暴露於世的，但是燃着鎂帶，可以把這古代帝王墳墓的中心拍照出來。

這位國王的尸骸，老早就被人搬出來了，以後的情形，歷史上並無稽考。我們所根據的，僅是希羅多德的記錄，他說：這位國王，是好惡暴虐的，他在位五十年，行他強暴壓迫的手段，真是民不聊生，他強迫人民，爲他建造這金字塔，聚集十萬餘人，歷二十年之久，方始告成。那已經搬去的外層石塊，或者比現在在上面看見的還要笨大，就是現在留在上面的，已有數呎長有桌子高。金字塔的邊上，是很高的梯級形，越上去越狹，共有二百五十餘級。如果你到食堂裏去，爬上桌去二百五十二次，那

末你對於我這次攀登金字塔的情形，纔有些領會過來，不過沒有幫助，要多費些氣力罷了。管金字塔的祭司，使三個不著衣裳的阿拉伯人幫攙我，他們想得到一點工錢，(baqshasah) 只是要錢不要命的去幹。我的妻子膽小，常喊着我的私名，快到頂上一段路程，我比着這幾個回教徒，也就是「阿呀，弗蘭克先生不中用了。」當他們下死勁拉着我的臂膊逐級的拉上去時，他們嘴裏喊着「一種似通非通的歌調，用一種不通的英語雜着折洛歧族的怪叫，好像和下面記的差不多：

好呀！真好呀！

好孩子，出力呀！

蘭克先生滿意了，

到頂上給錢！

這幾句俚詞，不啻是一個催錢使者，越爬得高，他們起勁拉，嘴裏也越叫得響。到了塔頂，我不給錢，他們都吃一驚，我說：到底下再給，於是他們又急急的把我拉下來，和上去的情形一樣。

金字塔內部陰室的構造，和外面一樣可令人驚歎而贊賞的。裏面用整大塊的花崗石砌成，合

縫處，密得連針都放不進去一個。皇后長臥的陰室，有十七呎闊，十八呎長，二十呎高，裏面漆黑，同上帝當年欲使埃及法老的強悍心腸慈軟下來所造的黑夜一樣的深沉。但是這個黑夜，却被我們帶來的鎂帶衝破，當鎂帶燃着時，光亮異常，可以看見牆壁磨得十分光滑。國王的陰室，完全是花岡巖砌成，有鄉村教堂那樣高大，如果用氈毯鋪在地上，須一百二十五碼纔可鋪遍，高有十九呎，室頂是用九塊極大的花岡石板蓋成，每塊有十八呎長，室內僅擺着一個石棺材，高闊俱是三呎，長度剛好一人臥下。在這金字塔裏，還有別處陰室。若是想到當時的技藝，這種構造，真是神奇，照現在的價值，幾乎估計不來。在折毀以前，上面有一筆賬載着分給工人紅蘿蔔、蔥頭、大蒜等的數目。剛這一項，就值一百七十五萬元，所以這紀念品自身，不曉得要值幾百千萬元，但其結果，不過是一個國王的墳墓而已。

從金字塔上爬下來以後，阿拉伯領導人把我引到來路對面一邊，那裏已經預備下駱駝，預備我騎着到獅形人面石山上去。這段路不過四分之一哩，但是在這黃沙地面上，沒人起步行的念頭，尤其是爬過金字塔後更加懶怠走了。

這獅身人面像，看起來，更加偉大陰沈而美麗。身段是獅形的，面孔及胸懷，神像一個很美麗的黑種人。表面上原來是緋紅色，但是六千餘年來，被沙漠裏的飛沙吹擊，已經剝落了，現在一隻眼睛底下，還遺留一點紅迹。希臘的獅身人面像，頭似婦人，但是埃及古學家說：這基在（Gizeh）地方的神像，是代表早神哈麥祺（Harmachis）的，面孔是一位國王的像貌，乃在石崖上鑿成功的。這像年代，異常久遠，他一對眼睛，閱盡了今古的成敗過去多少的英雄呢。

這獅身人面像，要估着一很大城市的地面，身段長一百四十呎，每隻腳爪長五十呎，單是頭部，已經大的了不得，如荷有一所圓頂屋，十四呎見方，三層樓高，纔可以勉強裝下。假設你有六呎高，臂膊有林肯的那樣長，立在這老大帝王的耳尖上，還攀不着頭上的冠冕。兩隻耳朵，實際量一下，足有四呎多，若是他的大嘴可以張開，整隻的牛可以吞下去。鼻子長五呎七吋，原來很像愛西屋皮亞人的樣子，但因古時回教人征戰，以及後來那毀壞性成的阿拉伯游牧人，都以這神像為攻擊目的，現在已經滲壞了。傳言也說：當年拿破崙被迫退出埃及時，恨怒極了，把神像的鼻子砍下來。在獅形山前面，有所寺院，殘敗不堪，地道裏有許多暗室，裏面有很多奇異的神像及乾屍，內中有一間大殿，

大 理 石 獅 身 人 面



大理石獅身人面像，是古代帝王的首都遺址孟斐斯光榮表現之一端。那時的街道很長，據說：從街頭走到街尾，有半日的行程。

長七十九呎，闊二十三呎。

從開羅過去五哩，是太陽城 (City of the Sun) 希力奧坡利的遺址。那裏有一座世界上最古的方尖塔，當年亞伯拉罕到埃及時就出現了。當約瑟做法老的總管時，他和牧師的女兒亞生拿 (Asenath) 就在這大寺院裏方尖塔下結婚的。後來瑪利帶着她的兒子耶穌，爲逃避赫洛德國王的刑罰，棲身於此。希利奧坡利原來是爲崇拜法老的始祖太陽神，勒建設的。後來十分發達，好似埃及的波士頓。二千年前，聰明睿智之士，都匯集於此研究哲學。柏拉圖教授哲學，及希羅多德研究歷史的地方，也就在希力奧坡利的寺院裏。我們從埃及的象形文字上，可以考得當年這所寺院裏，有一萬二千餘傭工。到這裏來的道路，要經過一條荊球花樹夾着的大道，及貴族的消夏宮。城址在尼羅河流域最肥沃的地點。遺跡都毀滅盡了，現在所遺留的，就是這方尖塔，在綠野中升起來高六十呎，此外便一無所有了。離此處不遠，有一乘用兩隻水牛拖的水車，噫噫作響；有六個乞丐在那裏討錢，還有幾個回教徒坐在路旁閑談；此外僅是一片青野，外面展開那無遮蔽的沙漠；魑魅似的金字塔影，從遠遠的天際顯露出來。這座方尖塔，很像紐約中央公園那座，不過旁邊刻的蝌蚪文更加明

顯，及許多蜂窩附着罷了。上面的蜂，很像蜜蜂，在獅形石山旁邊，也有一羣，這方尖塔的表面，都是蜂窩密密的排列着。

第十一章 金字塔重游

這是我到埃及金字塔游覽的第三次了。第一次到金字塔去還是騎馬；第二次在開羅雇着一乘很安適的車；這回經過的還是原路，不過僅費了七分五釐，乘坐電車，一刻就到了。那部電車，從開羅對面橋那端起點，經過荊球花樹夾着的大道，車窗開着，沿路可以看見尼羅河流域的風景。駝着農產品的驢子，穿長袍的男人騎着駱駝在鞍轡上搖來擺去，還有那走路的男人、女人和孩童，及騎在驢上遮面巾的婦人，都一陣陣的從車旁倒將過去。

電車裏滿坐着埃及人。在我兩旁，坐着兩個穿黑長袍戴白頭巾的黑人，前面坐着一個戴紅帽穿長袍的阿拉伯黃種人，背後是一個黑婦，遮着黑面巾，面巾繫在帽邊上的銅圈上。快到金字塔時，電車在一所咖啡館旁邊停下來，前面不遠，有一所很大的新式旅館，裝有電燈及電話。

我前次到埃及游歷時，金字塔旁邊的黃沙，差不多和海岸邊的一樣平細，騎在驢上，跑着，並不覺得是在許多荒塚上行走。

但是現在呢，情形大變了。考古家及挖掘者的工作，把許多墳墓翻出了。這次雖在原路上行走，但是腳底下一高一低的踏過那星羅棋佈的半踢倒的墳墓，上面的黃沙倒翻起來；還要爬過太陽曬乾的磚頭堆，這些磚頭還是當歧奧普斯王統治的時代埃及人造的。有一處，我看見一大羣脫赤膊的棕色皮膚的鄉人，把沙土搬上車，運到老遠的沙漠裏去。當大家正忙着搬運的時候，小車接連不斷的在這墓地上推過。還有雙鐵軌，兩端裝着轉車檯，這樣裝置，每分鐘可以運出半噸泥沙。這種工程，長期的雇用七十二個工人工作，結果是聚集着許多很有興趣的歷史上的古物。

現在埃及許多重要的考古工作，都操諸美國人之手。美國的科學家發掘的地方，在尼羅河上游努比亞，及盧克索附近的寺院及墳墓裏。現在已經發現了許多四千年前國王的墳墓。哈什蘇皇后 (Hat Shepsut) 的墳墓，也經開掘，她的石槨，現陳列在開羅博物院裏。

這裏有兩個美國的辦事處，可以號召許多土人工作。在金字塔近旁，已經開掘了一堆亂葬荒

塚，都是當建造那最大金字塔時代的墳墓。這塊塚場，無論窮富的墳墓都有，發現的遺骸、石像，以及別種古物，足可追求四千年前葬在這裏人物的事跡。

在這大金字塔旁發掘的工作，是哈佛大學及波士頓博物院主持的。他們供給經費，而以現時最出名的考古家喬治賴息拿博士（Dr. George Reisner）總理其事。賴息拿博士，以前是以赫斯特遠征隊首領的名義，到這裏來的。他工作了數年，在尼羅河上游發現了許多極有價值的古物，如有史以前時代人民築的燧石營壘，托勒密時代開鑿的石礦，及一座湮沒的大城鎮，——這座城池還是西歷紀元前一千五百年的，掘出來許多很有價值的物品。他再到開羅附近發掘古代的墳地，對於埃及古代的文化，將有新的貢獻呢。

他就是與波士頓博物院聯絡，纔到金字塔旁工作的。這種獲得物，運到美國去的，博物院要些古代藝術品，哈佛大學得到關於歷史上及人種學的考證物。一半發掘之物，歸於埃及政府，一半運到美國。

分配金字塔旁考古物區域的故事，很覺有趣。原來埃及政府急急的想把荒地發掘出來，同時

有三個國家預備做這種工作，這三國，就是德國、意大利、及美國。各國都派有考古家做代表，基在地方金字塔附近全部區域，都在開掘之列。與埃及政府訂有合同，發掘的古物，埃及政府得到一半。其次就是這三國分配地方的問題了。這處地面，是離尼羅河不遠一塊很大的沙漠，有三座金字塔，大的就是歧奧普斯塔，兩座小的是卡夫稜（Khefen）及密塞李那（Mycerinus）。每座塔相隔，很有一段路程。各國都想分開的工作，所以那些考古家，最後決定將這地面三處均分，抽籤決定。聽說籤條是賴息拿夫人執着的，美國抽着大金字塔北段地面，意大利和德國各得着南段一塊。美國得到這塊，都以爲是最好的，所以撒姆老伯伯（Uncle Sam）的運氣，是再好沒有了。美國所得着的古物，比德意兩國合攏起來還要多，將來歷史上的事實，一定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了。

今天我到金字塔去進謁美國發掘工程的總理。他在古歧奧普斯塔旁造了一所房屋，南、北、西、三面望去數哩都是黃沙地面。造房屋的石頭，大概從墳墓裏取來的，房屋是一所很長的平房，不足十二呎高，但裏面很寬大，足可容下一個實驗室，照相室，及考古家所需之器具。

屋內一部份，是賴息拿博士及他家屬的住宅。他有一位小囡，不過一二歲，眼睛子光着，怪有

趣的，我們閑談的時候，時常在我們腳底下嬉笑。他這小女孩，就在利比亞沙漠邊上出世的，和古埃及與普斯塔比較，一個是初出世的小孩，一邊是四千餘年前帝王的墳墓，不禁發生今昔之感了。我望着她，就想着她的父親，正在發掘人家父親的墳墓呢。

我在這裏勾留些時，一齊看看幾張近來發現物品的拍照，一張是三個夫妻聯合的石像，他們就是戴梯（Thut）及他的妻子，從前在這裏居住的。面目如生，我相信是戴梯先生及他的夫人的真像呢。

別的相片，有些是富人墳墓裏的古物，有些是窮人墳墓裏的物件。當年富人的墳墓，都靠近金字塔一帶；遠在沙漠裏的，是窮人的墓地。窮人的墳墓，都是用石頭造成的，大小和棺材差不多，這些洞穴，非常靠近，好像一排石箱，不覺聯想到裝雞蛋的格子箱。

我騎着驢子，到大歧奧普斯金字塔周圍，細細的察看一回，復行爬上塔頂，在頂上坐下來，底下沙漠裏美國人監督着的發掘工作都可看得清楚。這時意馬心猿，如置身在古埃及及時代，棺材裏的人，一齊都活起來。心目中就看見他們勤苦地工作，鑿開平坦的石路，把整大塊鑿平的石頭在石路

上拼命的拖着，在嚴厲的督促之中，那裏還敢怠慢，並且太陽曬得厲害，那珍珠似的汗，直從臉上一層厚的灰塵裏，雨似的滾下來，這座大石堆，就一層層的堆起。

造金字塔的石塊，每塊至少有兩噸重。國王陰室蓋頂的大石板，每塊足有六噸重。總計起來，金字塔的青石，足有九千萬立方呎，如苟可以製成四吋厚的扁石，足夠造成一條二呎闊的石路，圍繞地球一週。

當這座塔造成的時候，歧奧普斯王還把外面加蓋一層磨光的青石及花崗石板。表面平滑似鏡，塔頂尖如一點，每邊的長度，比現在長十八呎。如果太陽照着光滑的表面，那眩耀的景緻，多麼神奇呵！

就是現在，若在遠處觀看，大金字塔的表面，仍是很光滑的；走近一些，纔看出是大石頭堆；來至切近，纔看出是用青石及孕子石很有規則的一層層的疊起來。中間並不用石灰合縫，但是年代久遠，風吹雨擊，合縫處損蝕了，起了一層粗的灰泥，我用小刀把灰泥刮一些下來，覺得很硬，不能搓碎，我又到西邊向着沙漠那面試試，覺得那些灰泥，都是鐵硬的。

況且這巨大的石堆，是四千年前造的，年代似乎久遠了，但若用世代計算，也就不算多年。我們都曉得，一百個人平均總有四十歲，若是把他們的年紀重疊起來，就可以計算回去到建造金字塔的時候了。換句話說，假設一個人四十歲上生兒子，兒子到四十歲上生孫，這樣繼續下去，不過一百代就推到當年吃大蒜蔥頭的十萬工人弄得沙漠裏的空氣滿散着蔥蒜臭味的時代了。

實在的，年代並不久遠，我們不難推想古代的人們和現在比較，有同樣的困難、煩惱、及嗜好。若是到開羅附近墳墓裏去，把牆壁上的圖畫彫刻看看，很可以明瞭古代埃及及人民工作的情形。古代埃及及人民所用的農具，與現在所用的還是相同。他們一樣的耕種、收穫、打穀、一樣的飲酒、吃飯。有一處墳墓裏，我看見壁上圖着一個婦人，正在擠牛乳，她的女兒在母牛膝下把小牛拉開，免得要吸乳。別處牆壁上，又看見畫着烹調的法子，還有畫着用食料裝香鵝肚，他們製肥肚的點心，(pate de foie gras) 像德國人現在裝鵝肚的食法一樣。

離開歧奧普斯金字塔，我走過去察看基在三座塔其餘兩座。在孟斐斯遺址，那撒哈拉十一座金字塔，以前我也去過一踏。從這平原湖尼羅河而上，是其餘的許多金字塔散佈的地方，非優木

(Faiyum) 附近，也有幾座。還有幾座，遠在尼羅河上游愛西屋皮亞古城；這些比較埃及的金字塔，來得高細，並且內部陰室裏，皆有朝着東方的石像，以記念死者。

造金字塔的石塊，大都從所在地高原上，或是從尼羅河對岸過去十二哩的摩坎登山 (Ma-kattan) 上鑿下來的。河邊有一塊斜坡，在斜坡的石路上，還可看出搬運石塊的車跡。有些紀念塔中，還有圖畫畫着當時如何用牛及人力把石塊搬到車上拖運的情形。有一張畫着一人把車油倒在地上。馬得拉島上的居民，用小車拖過山嶺，車軸上搽油，但是古代埃及人連路上都搽起油來。

我覺得金字塔內部的構造，最饒有趣味。這些巨大的建築，可算是實心的，不過有三所陰室，有隧道通到外面，及一些氣眼通氣罷了。這陰室內，原來貯滿着金銀的寶藏是無可疑的；但是二千多年前，就被竊去了。我們曉得以前波斯人、羅馬人及阿拉伯人，都想掘進去找尋寶重的物件。

這次還是和三個不穿衣服的阿拉伯人一齊爬到歧奧普斯塔陰室裏去。這陰室的入口，是在塔的北面一個大洞，離塔基四十五呎。從這洞進去，是一條很狹低的隧道，低得很，我要用手脚爬了。這條路起初斜下去，復高起求，最後那引導的黑人，把我前拉後推的，引到一狹低的陰室裏。經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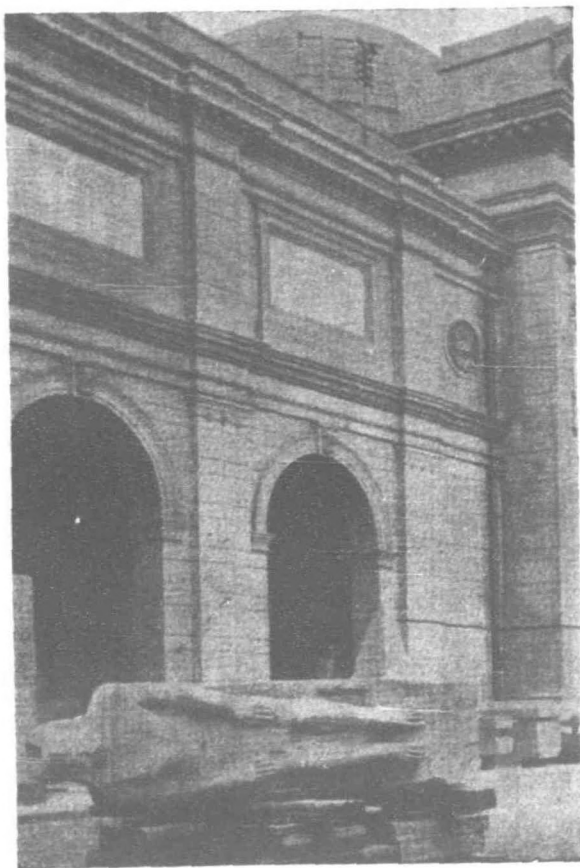
處，就到埃奧普斯國王的陰室。他在這裏很平安的長臥着一千餘年，後來被盜出去。

回頭到那狹低的陰室，還有一條隧道，斜下來通到王后的陰室。底下又有地下室，深在塔基底下，從我起先進來那條路通着的一條隧道下去。全部的構造，是非常有趣的，假設可以用金剛鑽或用別種方法鑿開，也許還可尋着別的房子，不過現在看起來似乎是實心的就是了。

第十二章 居然和法老會面了

得到一個二千年前公主的香屍，是如何的開心呢，我第二次到埃及游歷時，博物院裏竟送了我一個。每個的價值，是一百塊現洋，附有一張保證單，證明不是德國所造的。在尼羅河流域一帶，不知發掘了多少棺材，所以開羅博物院裏，有很多的香屍及古董發售。古代死者的屍體，裝運到世界各處的，已經有數百具。食屍妖怪似的事務所，除開這項大宗收入外，還把其餘的古代帝王的香屍陳列着。送我的這個女屍，照例也有一張表明年代的保證單放在附葬的衣服裏，屍身用番紅花似的黃色亞麻布衣裹着，我望着她時，那副黑臉，似乎還現出一種笑容。她是用香料製過的，所以她的

開羅的大博物院



開羅城內大博物院裏，滿列着埃及古代帝王的香屍，及無數的紀念物，記載，及考古家的發現，足可以顯示出幾千年前人們生活的詳細情形。

屍骸，還透出一股香氣。

適於研究古代埃及文化之地，再沒有比開羅博物院更好的了。博物院裏，一間一間的房子，四壁都擺滿了數千年前的棺木。棺材裏的香屍，都顯露出來，可以看見的。我在拉美斯王的臉孔上注視了好久，傳說他和摩西是同窗學友。他就是建設底比斯、卡納克以及別的大城市的帝王。他雖然不是壓迫以色列人，以致有出埃及那一回事，但他也就是虐待以色列人的君主。他在三千年前，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尼羅河流域的拿破崙，征服了四鄰各國，聚斂着巨大錢財。「……可是現在呢，長臥在那裏，再沒有一個人去尊崇他了。」

拉美斯的屍體，是加功製過的，可以長久保存。他的牙牀，還是同當年在那有上百城門的底比斯京城裏發施號令時一樣堅固；他的高鼻，仍舊凸出，臉孔雖黑，還凜然有生氣；牙齒潔白，猶似四千年前洗臉時刷過的一樣。我仔細觀看他的光亮而纖細的頭髮，從黑耳邊披下，並且爲收藏古物起見，很想得到一捲呢。

我再探視一下，看見一捲黑的假髮，記錄上說是爲拉美斯王做的，我很奇怪這個香屍，爲什麼

不把假髮同他的黃髮紮在一起。

旁邊是錫堤第一住的棺材，他是拉美斯上一代的法老，又是一位東征西剿的帝王。據說他曾開鑿一條運河，從尼羅河通到紅海。過去不遠，是門涅卜他（Menephtah）的香屍，這位是當年狠心虐待以色列人，並且不容他們的。他橫臥在棺材裏，兩手叉着，黑頭枕着黃色的葬枕；他的容貌，非常安適，好像別人都失了生命，而他仍安睡着似的。

我在別具棺材裏，看見一個王后的香屍，旁邊臥着她的嬰孩，出世不過數天光景，覺得過去時代的景象重現在眼前；她戴的那副金手鐲，與美國婦人所戴的一樣花頭，那副耳環，和的芬尼（Tiffany）所製的一樣美麗，更可見人們的情性，六千年前的與現在正是相同。他們具同樣的愛和憎，同樣的思慮和虛偽。我不曉得當年拉美斯疑什麼當作腸痛症，而在摩西以前的阿克和圖浦王后，（Queen Akhotapu）現在長臥在這裏，當年曾患氣惱症沒有。我留心細看別具棺材裏，國王旁邊放着的花，那錫堤國王的面孔，生得那樣聰明，牙齒那樣潔白，我到不相信，他曾患風癱症；但是他的女兒，據說在蘆葦地裏遇見摩西，用她那肥而脹癢的手指，表現他患痛風症的。以色列時

代和現在一樣，有些生活很是美滿，但僅是有錢人吃那山珍海味，苦人是應該吃那碎塊的。在孟斐斯附近提（Thebes）的墳墓裏，我看見在沙漠底下，有一所花崗石造的陰室，牆壁上滿滿漆着圖畫，畫着耶穌前幾千年時代的生活情形。

靠着牆我看見一個公主的香屍直立着，面孔上裝着金，那襯葬的緊緊繫着尸體的衣服刺繡着花紋。這樣用近代的死女孩，也可以製造得起來，有些婦人的頭髮，似乎用捲紙裹着，頭髮的顏色同我一樣緋紅。

香屍棺材，大都很是華麗，木料非常精緻，裏外都漆着畫，表示他生前的生活；有些彫着刻文，有些刻着人頭，大概是裏面尸體的像貌。

現在死人是很荒費的。以前恐還要費得多。製造最好的香屍，需費一千二百元，但是當年的錢幣，比現在的購買力要大百倍。所用的棺木，比現在我們用的也要貴重，並且還裝在木槨或石槨裏。一具棺槨的費用，就是一生享用不盡呢。

我會問考古家古埃及人製造香屍的緣由。他們的回答是：香屍乃從埃及古代宗教上發生的，

他們相信靈魂轉胎，相信死後的靈魂在別處飄蕩幾千年終久要尋到老家——尸體的。因此大家爭着製造香屍，保存軀殼，以便靈魂返轉，不然就沒希望了。

香屍的技術起於何時，無從稽考，但起於建造金字塔年代以前無疑。我們曉得，當雅各死在埃及時，他的兒子約瑟把他的尸體用香料製好。據基督聖經上說，這項工作，歷四十天之久方纔成功。而當約瑟死後，埃及人又替他用香料製好收斂。希羅多德是最好的游歷考古史家，曾記載着如何製造香屍，並說明詳細的製法。他說：這種技術，有政府裏任命的特別技師指導，定價劃一，製香屍的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最耗費的，用鐵抽針從鼻子裏把腦髓抽出來；並將身旁割開，把五臟取出，用棕液將五臟清洗，塗以香膠，裝在甕裏，放在一旁；軀殼裏面，用末藥、肉桂，及他種混合的香料塞滿，再行縫好；以後浸在一種蘇打液裏，約兩個月光景取出；再用細的亞麻布衫裹着，並塗以膠質，預備安葬。

第二種製法，雖然較廉，但荒費的時間幾乎相同。這種方法，腦汁並不取出，乃浸在一種溶液裏，使得全身除皮骨以外統都化完。第三種，就是洗淨用鹽醃起來，擺七十天。第一種需費一千二百元，

第二種一百元，第三種就便宜了。

還有著作家記載有別種製香屍法。不過掘出來的香屍，大都塗有一種膠質，及用松脂與蘇打製過。用膠質塗過的，大都變作綠色，皮膚似硝過的一樣，若是解開捲物，時常破裂。用松脂製的，大都漆黑而堅硬，但是形態完全，據說這種最是長久。用蘇打製的，皮肉很硬而鬆，頭髮若是觸着就行落下。用松脂製的，却都齒髮俱全。

在埃及博物院裏，還有幼童的香屍，倫敦也有幾具，此外據我所知的，就一無所有了。製香屍的原由，也是希望再生的；他的父母，深信除非原屍復活時遇着，再不能和死孩發生關係。面部有些裝着金，那裏布上的畫圖，是表示這小孩子是爲上帝而犧牲的。兩腳以上，有時擺着送葬船，表示這小孩子臥在棺架上，棺材裏還有很小的人形，似乎是推舟的，這大概是替死者到尼羅河畔山上的墳墓裏特製的小船。有些幼童的棺材裏，飾有很美麗的彩飾，有些還裝着金。

我在兩個最古的石像面前，沈思了好久。這兩個像，是大如常人的坐像，代表拉和忒普太子 (Prince Ra Hoep) 及其妻內非爾特 (Nefert) 的。他們的生期，約在西曆紀元前四千餘年，在

建造金字塔之前，這兩個個像，現在絲毫沒有損壞。王子的外貌，像非洲人，他的華麗的衣飾，使人聯想到剛果河流域的居民。王后的衣服很單薄，好像剛出浴時一樣；她的頭髮，顯被她的丈夫翦去。我似乎相信，她雖然極老，猶似青春呢。這石像的年代，非常久遠，是無疑的，因為科學家說，已經有六千多年了。

有一本最重要的記錄，載着法老時代的風俗及他們的信仰，已不在埃及了。這本記錄，是用紙草片書的，現在擺在倫敦博物院裏。這是著名的死者的記錄，內容有二百餘章，上面是埃及的形象文字，但多數已經譯出。上面說：凡是人類，都是七種不同的原素組成的，身體不過是內中的一種，其餘的，是關於靈魂及復活方面。保存尸體，就是把這七種要素合在一處，以預備復活的。因此尸體都用香料製過，並且葬在沙漠底下或大金字塔裏。他們相信，後人不能發現的。

這本死書，還載有埃及人的理想人生觀。這使人連想到一首讚美詩，照牢毋茲 (Rouse) 的翻譯本上說：

欲享完全的幸福，

必須走着正路。

勸導那些褻瀆的人們，

不要與罪人在一處，

不要坐罪人的坐椅，

秉遵上帝的意旨。

這是快樂的根基，想着，

日夜的想着，帝旨。

死書上說：

我不是一個劫掠者，也不是一個守錢虜，使別人流淚。我也不荒淫，也不亂言。不要詐偽，不要奪小孩子的麵餅，也不要褻瀆崇拜的神禱。

埃及人相信靈魂不滅，是無可疑的。他們相信將來定必復活，稱靈魂為背依，(C) 意思是人頭鷹的形狀。他們對於宇宙，有他們自己的解釋，他們對於天國的想像：

在天國上，靈魂吃的麵包是永不朽腐的，所飲的美酒是永不酸敗的，他們穿着白的衣服，坐在尊神的御座當中，集在生命的樹旁，靠近和平曠野的湖邊，他們戴着神給他們的冠冕，他們的住所，沒有惡魔傷害，他永遠與上帝同在。

從一方面看起來，埃及的天國，是在天之上的，有一扇大鐵門，與塵世隔開。門上掛着燈火，這些燈火，就是星辰。照依別種理論，天國就在三角洲上或是沙漠良田裏。天是一隻牛神，叫作哈梭，她四隻蹄，狼穩固的立在地面上；或是牛神的面孔，右眼是日，左眼是月。有些說是娜娣 (Neth) 女神，空氣神名叫勺 (Shou) 的把她和她的丈夫隔開，她的丈夫，就是地球，背上長着草木。

古代埃及的宇宙創造說，是起初有一個神，掛起太陽，神的眼淚化作芸芸衆生，男男女女。這樣的說法，似乎比中國古代的傳說還高一點。中國人說：盤古神初鑿開天地，歷一萬八千年方纔鑿好。末後一年他死了，頭變成山嶺，呼吸變成風，喉音變成天雷，肉變成田野，星辰是他的鬚鬚，樹木是他的皮髮，所有的礦產，是他的齒骨變的，汗變成雨，人類呢，是生長在他身上的蟲變成的！

考察古代埃及墳墓裏的紀念物所代表的神像，很可以尋出以色列人得到金牛神觀念的地

方壓迫他們使得他們逃走的暴虐君主，原是崇拜動物。他們以為鷹是日、月、星辰的表記，凡是鷹死後，尸體都用香料製好。貓也當作是一種神崇拜。他們視牛爲美、愛、樂神的表記，刻有牛神像，撒佈於尼羅河流域各處。有些神像，就是牛形，有些是婦女身段牛蹄的，身上還掛着太陽。克利奧佩特拉女皇的神像，就是這樣裝飾的。

但是我們想想以色列人製造牛神的金寶，參看聖經上出埃及記一章，上面載着摩西勸以色列人竊取他們的鄰居——埃及人的金銀首飾，再翻上前去，上面寫着：他們依他行了。這一章的結束是：

上帝以待埃及的意旨，降福於人民，所以他們從埃及人手裏借來了。但是他們把埃及劫奪了。在開羅博物院裏，可以看見整瓶得 pint (量名) 的整夸得 quart (量名) 的金銀首飾，是以色列人借來帶到曠野中鎔化，鑄那金牛神的。這裏擺滿了箱篋，盛着從墳墓裏取出來的金銀珠飾。有些是建造金字塔時代的；有些在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以前使用的；有些是金製的蛇，上面附有彈簧，無論何人的臂膊，都可合式的戴上；有些是粗笨的金戒指；我還看見肘節上戴的金手鐲；腰上

繫的金帶，兩端掛着有鵝頭的金鍊。其中最美麗的，是西歷紀元前六百年一位女皇戴的首飾。她的香尸葬在底比斯附近。

第十三章 愛斯育特美國大學

愛斯育特在尼羅河上游，北距地中海的路程和華盛頓北至布法羅差不多。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爲教育埃及青年起見，在這裏設立學校，成績很佳。這次我從開羅出發，沿着大河邊蜿蜒的道路，到此地來參觀。開羅以上尼羅河流域很狹，闊度僅自三哩到九哩，所以在火車上可以望見那一片青的沃地以外的沙漠。鐵路有時深入沙漠裏，有時出沒於狹長形沃地之中。運河與大河的會合處，常有土屋村鎮，鎮上的棗樹，纍纍的掛滿着密糖色的棗果。埃及的棗樹很多，約有八百萬棵，約略計算，每年每棵可獲利一元。

愛斯育特是開羅以南埃及最大的城市，埃及南部的首都，商業貿易的中心。在未建造鐵路以前，時常有大隊商人，從蘇丹運來中阿非利加出產的大宗商品，從這裏再用駝車裝運到的黎波里。

開羅、或蘇彝士去。現在這些貨物，都由火車轉運，鐵路線已經延長到喀土穆以南很遠的地方。在來爾 (Shellal) 及瓦的哈耳法中間，鐵路沒有連接，那裏河道裏，却停滿着輪船。

愛斯育特城內，也有許多很好的房屋。火車站附近一帶，是磚砌的二層樓及三層樓，這種房屋，無論在什麼通商碼頭，都可算很好的。房主是科普替人，他們起初也是些窮光蛋，現在成了大富翁了。城內大部份的房屋，都是埃及式的平房，二層樓，或三層樓。屋頂都是平的，門前朝着大街。有些是新式的，建造得很堅固。市場內部，比我初次到此地時，要好得多了。城內居民，現有五萬餘，面積比以前增加兩倍。

愛斯育特訓練學校，雖是教會機關，但授些很好的普通教育。範圍包括很廣，學生有回教徒、科普替人、及基督徒。這是美國新教派在這裏唯一的學校，別種教派，並無工作，顯係把在埃及及宣揚的職務放棄了。尼羅河流域各處，都有分設的教堂及學校，——不單是上下埃及及全境，並且已經達到蘇丹甚至阿比西尼亞邊境了。各處分設的機關裏，現在有一萬五千餘兒童受教育。最奇怪的，就是教會中辦教育的經費，都出在土著頭上。有一年當中，共用去經費十萬元，就有八萬元是埃及及土人

捐助的；並且在這一萬五千學生中，繳學費的有一萬三千餘人，所以這個機關，自己供給經費的大部份。現代的埃及人曉得新教育的價值，很想把他們的子弟送到學校裏來，他們希望教些英文，得到很好的教育，很願意出些學費。

校長是約翰亞歷山大氏，(John Alexander, D. D.) 他的職責，幾乎是學校生命的來源，這所學校，所以成爲北阿非利加最有成效的機關，大部是他的精力銳意經營的結果。他生在俄亥俄，曾在武斯忒大學受教育，畢業後不久，就到埃及來，以後就居住在此地，對於人民及其需要，很有相當的認識。這次我是和他到這大學裏來參觀的。他說：埃及土人已經感受到新教育的利益，所以他們需要更多的學校，這樣感化的能力，比政府或教會裏要強得多了。現在因爲學校裏房屋不敷應用，許多想進學校的，只好拒絕不收。現在學校裏，正在預備建造新的校舍，在尼羅河及由這裏通到非優木的水利運河會合地點，已經購有二十畝地面，現在僅缺建築費，如苟款項能籌集起來，就可動工。依我的經驗觀察起來，覺得這個組織，辦理得很有能力的並且很經濟的。富豪投資生利，要想像這裏既可得到很厚的利息，又做了慈善事業，恐怕再找不着更好的地方了。

這所學校，是用寄宿的計劃，使得多數學生住在校內，終日在教授的監督之下。學校訓練，還取用軍營的規則，學生不專是上課，還有小禮拜、週期祈禱會、及主日聖經學校等。他們也強迫着受體育的訓練，個個都要參入運動比賽；每隔一星期，必須舉行足球比賽及網球比賽一次。各種的訓練，務期使得他們平均發育，如美國兒童一樣。他們的功課運動及足球的成績都很佳。

我很願意把今天看見的這班埃及兒童的情形描寫出來。學校內有七百三十個眼光充足的，黑面孔的、年輕學生，年齡自十歲到二十歲，埃及各級社會中都有。有許多是回教徒相信命運戒酒的；有些是科普替人，他們那古銅色臉皮，黑眼珠，高顴骨，足可以代表他們是當年法老統治時代壓迫以色列民族的後裔。全體學生，無論在教室裏或禮拜堂裏，都戴着差不多八吋高的紅帽，穿着長袍，繫着腰帶，看起來似乎比美國學校裏的兒童，還要莊嚴些呢。

學生雖是各級各類的不同，大都在學校裏用功。取費按着窮富，他們所吃的膳食，分作三等。上等的飯食，每人席前擺着刀、叉，飯菜很好，樣色也很多，和別處看見的大菜並沒有甚麼差別。這種是爲那有錢的每年能繳納學膳費一百元者設的。中等是那些每年能繳五十元的學生吃的，每桌都

要坐滿。第三種，是每年僅能繳付三十五元以下的。頭等學生每房間內僅住着兩人或三人，第二等每房間住四人至八人，第三等是住在大房間內，可以容二三十人。各人的牀鋪，都是他們自己置備。

第二等吃的飯食，比第一等要簡單多了。他們照老樣用兩隻半筷（手）吃。第三等的飯食，更加便宜，不過比他們在家裏吃的總差不多或更好些。因為這裏每星期至少有一次麵包及葷菜。

學生每期至少要繳納學費一元，但是有許多情形，可做工作賺出其餘的費用。平均每年的學費，不過十元。

這所很大的美國大學，對於埃及及很有幫助，政府裏及懂得埃及及情形的旅客，都很稱贊的。創立於一八六五年，第一次，僅有五個學生在馬房裏教讀。後來蘇格蘭教士和格博士（Dr. G. G. G.）組織教授會維持，現在有七所很大的建築，廣約二畝，對圍着一塊空場，四面種了棗樹。教授當中，很多是美國——包着普麟斯吞及耶魯在內——最優的大學畢業生。學生數目，雖一千不遠，從埃及及各處，蘇丹，以及北阿非利加各國來的都有。這些少年，代表尼羅河流域一百餘市鎮的居民。畢業生散佈於埃及及全境，有些在實業界很有勢力的，有些是律師、醫士、及教員，還有些參入政界。現在政府極力

的羅致這裏畢業生做書記，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比較回教學校單教些可蘭經的要好些，並且誠實可靠，道德高尚。

第十四章 埃及的基督教科普替民族

愛斯育特訓練學校，有許多學生是科普替人。據說：這種民族，是真正的古代埃及土著民族的後裔。科普替人比回教徒的智慧能力要強些，他們的本性，喜歡讀書，埃及五個學生當中，就有四個科普替人，一個回教徒。他們也是很精幹的牧師，並且因多數是受過教育的，所以有很多在地方政府供職。但是英國人因為回教徒是埃及最多數的民族，不免有些偏向，寧可任用回教徒，而不用科普替人。當克倫穆爾（Chomel）管理時代，科普替職員曾開會反對他排擠本地的基督徒，把這些位置給與回教徒。要辨別這兩種民族，却也不難，因為向政府裏或學校裏謀事，一定要將履歷呈上，就在這名字上，很容易把科普替人與回教徒分別出來。基督徒的兒童，總是取着聖經上的名字，回教徒兒童的名字，是從可蘭經上得來的。據說：當試驗卷交進來的時候，試官受有命令，將聖經

上的名字如什麼摩西、雅各、保羅、彼得等記出來，而推舉回教的名字如阿里斯哈森等，以便錄用。英國官場裏，以為科普替人及回教徒，同是土著，普通均不能授以很重的職務。現在又有一種意見，以為把埃及及基督徒放在回教徒之上，也是不妥的政策。

科普替民族，是埃及及最精滑的商人。這裏有一種普通的傳言，說沒有一個猶太人，可以與他們競爭的，現在他們已經把猶太人趕出埃及及境外了。在愛斯育特境內，有許多科普特富翁，崇奉基督新教，並且有些是很仁慈的。例如有一位到英國游歷，被韋斯滿斯德寺 (Westminster Abbey) 深深的感化了，回來創立一所新教的土著教堂。他回來的時候，他說要照依韋斯滿斯德的計劃，為愛斯育特的人民設立教堂。當時教會中人，勸他建築一所方形的房屋，替代韋氏的式子，但是他回答道：「我只曉得韋斯滿斯德寺，不計其他！結果，造成一丁字式的房屋，中間一個大廳，兩邊是廂房。這所教堂的建築費，達二萬元。裏面可容一千五百個座位。上星期日，我到裏面去參觀，只見大廳上滿滿的坐着穿長袍，戴土耳其紅帽的黑面人；廂房裏遮着緯幔，但是我坐在廂房的前面一邊很近，可以從隙縫裏望進去，看見每一間廂房裏，都坐滿了婦人穿着黑的氣球似的外衣，並且用面巾

遮着，僅把眼睛露出；還有幾個婦女，穿着西裝，戴法國式帽，可見新文化已經灌輸進來了。

還有一個科普替富翁，在愛斯育特創辦兩所小學，一所男校，一所女校。男小學裏，有五百五十個學生，女小學的學生，有二百餘人。學校裏的教員，都是土著基督新教徒；新教是傳到了，美國却並沒荒費一文。

我覺得科普替人，最是耐人尋味的民族。在埃及境內，共有八十五萬科普替人。他們很像埃及人，服裝也相彷彿，婦人無論在公眾地方或私室裏，都遮着面巾，一代以前，未結婚的女子，都遮着白的面膜。

這些人們，信奉基督舊教的確同羅馬時代的基督徒一樣。他們認聖馬克是他們第一位教主。並且說：就是他首先到亞歷山大里亞傳佈福音，在那裏設立教門的。現在還有一個總教主，手下有十二個主教，及很多的牧師，庶務員。他們有他們的僧人，女僧，喫齋祈禱，過教門中的生活；生活非常刻苦，穿的是粗布衣，喫的是蔬菜。

科普替人相信上帝是天父，耶穌基督是天父的兒子。他們相信祈禱是靈效的，每日也要禱告

五六次像回教徒一樣。一天亮，就開始祈禱，在日落以前，一共禱告五次，末後，在半夜還祈禱一次。祈禱時，背誦一章福音，或唱一首讚美詩，有些念着：

哦！我的主呀！慈悲的主呀！

用玫瑰念珠記數，念四十一遍。

念過以後，末了說着很短的禱詞。在禱告以前，必須梳洗一次。禱告時，面孔朝着東方。他們相信受洗禮，並且以為沒受過洗禮的孩童，來世要變瞎子。洗禮的時期，是一定的，男孩在出世以後四十天，女孩子八十天。

埃及全境，都有科普替的教堂。在愛斯育特地方也有數處。教堂普通俱有四五所房屋，圍着一個天井，內有祈禱所、禮拜堂、主教的臥室、及別種房間。聖殿上特別有一個教壇，用籬子與別的房间隔開，用做有十字形的帷幔遮着；帷幔的前面，立着牧師，這位牧師，是聖臺所及集會中最有勢力的人；以外是格子門扇，兩旁是次等人的地位，末後立着婦人。個個人進來，都要把鞋脫下。禱告室裏，沒有座位，所以當宣講時，都斜倚着手杖。從早晨做起，一直繼續着四五個鐘頭，所以會中有些閒談着，

講些事情及社會的新聞，是毫無奇怪的。

聽說科普替人對於他的妻子，並不十分信任。每人僅娶一妻，但並不以親信看待，自己的機密或事業，從不告訴她，比較土著的新教徒對待他們的妻子，要不關心多了。在未結婚以前，不能和妻子見面。宗教的禁條，除科普替女子以外，不許和別種人結婚。他們同回教人一樣，婚姻是買賣式的，先要把嫁裝訂好。吉期通常在禮拜六晚上。喜筵一直要請到下個禮拜為止。當婚約訂好時，各有關係的人，都要說「主的祈禱」三遍。行結婚禮的時候，新郎及新婦，各個的到禮拜堂裏去，那裏供給聖餐。剛在結婚以前，新娘先要洗澡，手指甲及腳趾甲都用鳳仙花染得通紅。將行結婚禮時，新娘與新郎一套衣服，女家同來的有個婦人，看着是否依禮的獻給。新郎得到這套衣服，就帶着到浴室裏去。這種禮節，保證他們開始結婚的生活，是比較純淨的。

第十五章 底比斯古城及王陵

這幾天鎮日的在三四千年前埃及國王的墳墓裏游覽。我到的地下陰室，都是當年法老從石

崖中鑿進去做他們安葬之所的。比他們更古帝王的墳墓裏，這回也進去參觀過。現在已經發現的古代埃及帝王的墳墓，已有五十餘處，這種發掘的工作，仍在進行之中。

沿尼羅河流域一帶最有成效的發掘工作，有幾處都是美國人進行的。在開羅城，我查着哈佛大學及波士頓博物院的經費，用以發掘基在大金字塔附近當歧奧普斯帝王統治時代那些窮人及富人墳墓的。英國坎拿大及美國合組的埃及古物探檢局，有一小隊工人在盧克索附近工作。賓夕爾法尼亞大學，也有重要的發現。尼羅河流域古代帝王的墳墓，以美國人發現的居多。

紐約京城博物院的考古家，及英國卡那賁爵士，都負着尋得這時代要重發現的責任。今天我遇着擔任美國工作的一位青年考古家，他指引我到帝王的墳墓裏，並且解釋牆壁上的記號及圖畫的意義。我並到正在開掘的區域，把一羣一百五十個埃及人及童子在那裏工作的情形拍照出來。

現在讓我把埃及古代帝王爲他們自己選擇的風水所謂「王陵」(The Valley of the Kings)的情形描寫出來。他們想埋藏他們的遺體，使得後裔無法尋着，並且上面覆蓋得極其自

然，所以後代並不覺得地下是墳墓，埋着很大的寶藏。我們找尋風水，要選擇四圍很清秀的地方，葬下去，欲使足趾變成雛菊，頭上長着濃蔭大樹，在那裏低低的唱着，好像唱着安魂歌似的。但是古代埃及帝王，要長睡在荒涼的沙漠曠野之下，他們選擇的地方，遠在尼羅河上游，如克利夫蘭遠在大西洋岸內地一樣；離人民居住的狹條形膏腴地面足有六哩，再也想不到還有比這裏更加陰沈乏味的了。此處尼羅河西岸，盡是石灰崖壁，水濕所到之地，固然草色青青，此外便和撒哈拉大沙漠一樣，沙石枯褐，沒有一株青草，或是一片綠葉。除却乾枯的高山及黃沙以外，便一無所見。山峯饒峭崎嶇，和落機山最曠野的區域一樣。險峻石壁，蜿蜒而峻削，有些形成砲壘般的石垣，有些是閭閻起伏的峭壁。

到王陵去游覽，須經過盧克索。盧克索與底比斯古城相近。底比斯是古時埃及極盛時代的京城，跨踞尼羅河兩岸。盧克索僅在河的東岸。我先乘渡船過河，次騎驢經過沙漠，約一點多鐘纔到王陵。趕驢的名叫約瑟，很是忠實，騎的驢子，也很幼壯，名字叫京澤布勒（Gingerbread）。

我們經過草場，路徑彎彎曲曲的沿着運河岸；末後經過沙漠，走到山峽。山峽兩面，都是灰崖，及

混着燧石、石灰石的孕子石崖，形狀很是奇特，這個山峽，很可以看出是古時大河沖出的，兩旁都有很大的碎石堆，路道非常崎嶇難行，只有探險隊開鑿的小路還可行走。

從尼羅河望見這山谷，不過是沙漠山中的山峽罷了。我起初那裏想到這就是墓地，因為古代帝王，除去墳墓上一切表記，並沒有一塊石碑或是紀念碑。他們從這乾涸的大河底，開鑿陰室，外面掘有大池，把地下水放出。但是工作完竣以後，他們用盡方法，把所有的痕跡抹去，務使看起來像天然生成的一樣；因此，他們的墳墓，可以遺留久遠，沒有變動，沒人能指出所在。

一時一時的過去，有一兩處被人發現了。當耶穌出世時，希臘地理家斯特累波述及有四十處很可玩賞的。以後的著作家，還述及別處墳墓。以後仍舊迷失所在。直至現代，有許多阿拉伯人出賣希世古董，纔曉得有些墳墓已被這些毀壞遺跡的人們發現，並將古物偷去了。於是考古家，相率追尋，結果，這些墳墓一處又一處的發現。現在我們纔曉得在沙漠中心，有這可以稱爲「陰國城市」存在呢。

這些墳墓，和通常圓頂式的大不相同，乃從石崖當中鑿成很大的陰室。裏面的牆壁，光滑而直

立，從斜面許多階級下去，直到裏面。這裏正在大山底下，離河谷表面很深。每個國王的墳墓裏，都刻有當年事績的梗概，並且畫着他治理時代的生活狀況及他的功績。室頂非常美麗，有些彫刻有神祇及女神，似乎俯視着我們；有些用鮮豔的顏色，漆着幾何的形狀；還有從石壁上面半浮凸的彫着男女神像，並飾以彩色。許多彫刻漆畫，是代表宗教上的形形色色，所以埃及考古家，可以研究出來當年埃及人宗教的信仰。這種彫刻，也可代表當年生活的狀況，從此可推知我們的遠祖還未開通時，在歐亞荒野中生活的情形。

美國人運氣真好，總是得着很重要的發現品。有一處是娣依 (Tiy) 女皇父母的墳墓，裏面的襯葬品，就如他們生前在夏末秋初時室內的陳設品一樣的優美。有幾把太史椅，彫刻的很精細，並且用金裝飾。有一把上的坐墊，是用亞麻做成的，裏面裝着絨毛，保存得很好，現在還沒有壞。陰室裏別處，還有兩張金飾的牀鋪，室隅擺着輕便的四輪車。其中最希奇的，就是一瓶蜜糖，現在已經三千三百年了，還是稀質，仍舊香甜。

有些墳墓裏，我看見有很大的石棺，裏面臥着死王的香屍。有一具我量一量，足有十呎長，六呎

闊，八呎高。這些石棺，是用整塊的大花崗石鑿成的，至少有幾噸重。這巨大的石塊，是從尼羅河上游很遠愛斯溫地方石礦中掘下的；想其情，一定是裝在御舟上，從尼羅河運來，搬到此地；以後又設法放進石穴裏去。這些重難的工作，並沒有近代機器可用的。我走進墳墓裏去時，引導我的那位考古家，指着入道的牆壁上那些石洞，說：這是當年安放橫桿用的，可以用繩索繫着，使得笨重的石棺推放進去，不致滾下。現在我們要想搬動保險鐵箱，都很困難，但是每具石棺，總有幾隻保險箱重，而古代埃及人竟可以如意的搬動。

實在的，我敢說：法老時代那些很有本領的土木工程師，足可做我們的老師而有餘。這區域裏，有些巨大的石像，現在的工程師要想搬動，就是個難題，不要說別的了。例如在尼羅河流域離我寫這章的地方數哩麥謨嫩石像（Colossi of Memnon）——一對財神的石像，——在石礎上豎立着，每個都有六層樓房屋高，石礎離地就有十三呎。我騎着驢子從王陵回來，經過此處，爬上去，用卷尺量一量，從脚底到脚膝有十九呎，脚板的長度，就有三碼，——論長度，足足可裝滿田莊上的貨車，闊呢，還裝不下。兩隻臂膊，從手指到肘節，長有五碼，剛一個中指，就是一碼半。我立在京澤布勒的鞍

巒上，立在石礎旁，還攀不着頂。

這兩個巨大的石像，在尼羅河畔並排立着，背枕沙漠裏的山峯。牠們是爲尊重三十五世紀以前一位埃及國王的榮譽而設立的。石像背後，還建築有座廟宇，現在已完全毀滅了。可是這石像，仍俯視着綠野，我凝視這偉大的形狀，就想着他們自建立以來，年年看守着人們耕種收穫，現在還在那裏站着呢。

離這石像不遠，是拉美斯第二寺院的遺址。有些著作家說：他是「不容人民」的法老。在這舊址中，我看見這位國王的石像，現在還存在着，可以推想到當年這建築一部份，至少有六十呎高。附近並沒有花崗石屋，所以這很大的石像，一定從愛斯溫石礦中開鑿下來，從尼羅河運到底比斯的，路程足有一百五十五哩。

想想埃及人當年在石礦中鑿造的方尖塔，從尼羅河運下來，到底比斯、開羅、及亞歷山大里亞那些工程罷。現在還有兩座，仍舊存在。一座是在卡納克寺院裏，這所寺院，從盧克索過去不過二十分鐘的路程。每座方尖塔，大約有四百噸重，如荷敲碎用車子裝運下來，必須用一千六百匹馬去拖，

但是此塔是整塊的大石鑿成，整個的搬運過來的。此地第爾厄爾巴哈立（Deir-el-Bahari）寺院裏，有一塊勒石，載明這兩座塔如何從石礦中開鑿下來，如何彫刻象形文字，如何運到這裏來，連頭帶尾，不過荒了七個月功夫。不曉得現在工程師，對於這種工程，可以做得一樣快，或是一樣好不能呢。

把亞歷山大里亞的方尖塔運到紐約去，我們就以爲是很奇異的工程了。要想搬上船，船頭上必須鑿一個大洞，纔可以把這座塔拖曳進去。在巴黎的那座埃及方尖塔，是用貨船由地中海運去的。運到倫敦去的那座，是用一個中空不漏水的鐵製的大圓筒裝着運去的，這個大鐵筒，運來時還是許多鐵板沒配起來，運到以後，湊着這座倒在地上的方尖塔造成。至尖塔完全包着時，把它滾到海裏，用大輪拖到倫敦去。這些大石塔，運上岸以後，想搬到移置的地方去，又是現代的工程師一個難題。紐約的方尖塔，是放在特造的鐵槽上面的鐵球上滾去的；倫敦那座塔，是在油地上拖過去的，現在豎在太晤士的岸上。

湮沒五百年的埃及最古的寺院，已被埃及古物探檢局在這裏開掘出來了。這所寺院，在有名

的第爾厄爾巴哈立寺院附近，王陵的支谷裏。今天我去看時，正在工作。主持的告訴我，說：希望得着重要的有價值的發現品。我在一所小小的平房裏，遇着探檢局美國代表，就和他一齊到這寺院裏去游玩，並和別人談談工程的進行。這所平房，是外國探檢家的家庭，及試驗室。探檢局裏，聘請有坎拿大英國及美國許多專門家，監督着埃及的勞工工作。工人很多，已有相當的成績。所得的古物，一半擺在開羅博物院裏，一半按着三國的股份均派。美國大部份的款項，是波士頓紐約巴爾的摩及華盛頓四處出的，所以分得的古物，要運到這四城市的博物院裏去。

比這古寺自身還要出名的，就是寺內牛神哈梭的神座，埃及古物探檢局從此把這有名的神像找尋出來。現在陳設在開羅。我到這神座裏參觀，並與發現的人談論。這個神像，是用石頭彫成的，和母牛的形狀差不多，非常美麗，翻翻欲活，顏色紅褐，上面刻有四葉金花葉的斑紋，頭上、頸部、及蹄上，所裝的金，現在還留有痕迹，頭上戴着荷花冠，荷花梗從頸旁拖下來，幾乎到地。頭下立着受哈梭保護的死王，她養的活王，跪在形像面前。這種想像，大概是當以色列人在尼羅河流域住着的時候崇拜的。以後他們大約還照依這種想像，塑有金的小牛。

在這寺院附近，是哈什蘇 (Hafsof) 女皇建造的大寺院的遺址。哈什蘇是西歷紀元前埃及的伊利薩伯，她的勒碑上，記着：「埃及人民，是爲她勤苦工作而致敬禮的。」這所寺院，其實是一所陰禮拜堂，紀念葬在那裏的皇族，——她的父親，兩個兄弟，及她自己的。哈什蘇自己，却佔着寺院的大部份，她的民族的遺骸，盡量的擠在一處，她稱這所寺院，是「一切最顯赫的。」四面牆壁上，有彫刻漆畫，表示她生前重要的事業，一篇很長的王業功績的記載。她棄去婦女的衣飾，戴着皇冠，下類裝着假鬚鬚，使得大家曉得她喜歡臣民及藩屬稱爲聖上 (His Majesty) 的。這個新奇的婦人，自然與當時文化一樣的幼稚。

這裏又是美國人把第一位大和平家阿克那吞法老 (Pharaoh Akhnaton) 的墳墓掘出。他治理的時代，是西歷紀元前一三七五至一三五八年。當他登極時，埃及的勢力，可算是世界已經開化區域的主人翁了。但是當時境內，崇奉亞蒙 (Amon) 教，迷信多神及卑污的祈禱。照依勒石上所載，說明這位少年英勇的阿克那吞，與亞蒙教士反對，宣佈他所信仰唯一的上帝，是「世界衆生慈悲的父母，」「愛神，」及「哭泣的安慰者。」大家以爲他就是當以色列的後裔到埃及來時，

埃及的法老。聖經上一百零四首聖歌，就是他著作的。他不相信戰爭征討是與他的信條相合的，所以屬國敘利亞背叛時，他的兵士，雖然都願意拼命的爲他鎮壓治下的人民使知尊重，但他仍反對征討。

阿克那吞與教士完全決裂以後，離開底比斯在離開羅一百六十哩尼羅河東岸的阿吞 (Aton) 重建首都。他在二十八歲上就死了，僅遺一女繼承基業，後來他們又捨棄阿吞重新在底比斯設立朝廷，遺在阿吞的寺院及皇宮任其倒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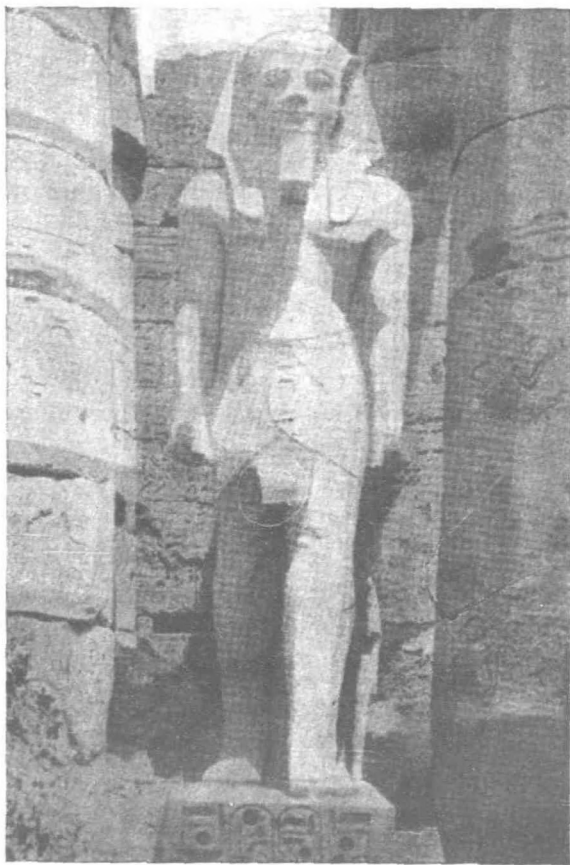
我曾想到法老壓迫住在開羅附近孟斐斯的以色列人做材料不足的工作，其實孟斐斯雖是大城，但他的京都及所愛的住宅，却在底比斯。底比斯在尼羅河上游四百五十哩，是古時最大的城市，所佔的地面，幾與現在巴黎相等。居民，據說有一百餘萬。城牆極厚，六乘馬車可以並駕齊驅的在上面奔馳。有一百個城門。寺院及住宅，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建築。有幾所房子，高有五層，在當時可算高聳雲霄的了。底比斯的富人，因爲戰勝他國，很增加了許多。當年的帝王，擁有很強的步兵及馬隊，有幾位國王，兵車有二千乘之多。古著作家說：散佈在尼羅河畔從這裏到孟斐斯有一百所石砌

的馬房，每所可養馬二百匹。

現在可以觸着以前法老所用的物件，可以到他所禱的寺院裏去參觀，可以坐在他的紀念碑上，並且可以看見藏着他那副王骨的墳墓，使人覺得和聖經上記載的日期相近。若是親眼看見他那尊貴的香屍，看見這些忍心的異教徒像在他生前一樣，更加覺得相近了。我以前在開羅博物院裏的，確覺得有這種情形。

拉美斯第二法老，是古代埃及最偉大的帝王。他的寺院，散佈在尼羅河流域各處。在已經發現的石像中，以他的石像最高大。一尊在尼羅河三角洲上，有四十二呎高。努比亞阿布信貝爾地方（Abu Simbel）——在尼羅河上游，約如芝加哥距哈得孫河口的路程，——還有幾尊石像，高六十六呎。這些石像，是從石崖中鑿下來的，坐在御座上面。這裏立在寺院面前的石像，也是從石崖中鑿下來的。據說：這所寺院，是為顯揚他的妻子內斐苔莉（Hefertari）造的。寺內還有很多的他們兒女的石像。各處碑勒上，記載着他的兒女的名字，有一百六十二人之多，很可看出他家庭中的人數極衆。

埃及的大惟我主義家



埃及歷史上的大利己家拉美斯第二，在他的領土內滿造着他的紀念碑和墓誌銘。站在這個石像的巨腿旁邊，是他的妹子內斐苔利 Nefertari 的雕像。她同時也是他寵愛的妻子。

第十六章 駕馭的尼羅河

在古代埃及開鑿龐培柱，方尖塔那紅花崗石礦一二哩附近，正在埃西女神古廟所在的淮利島下，遠在尼羅河上游下努比亞邊境，我爲美國讀者寫下這些游記。英國爲駕馭尼羅河免除埃及及饑饉建築的愛斯溫大堤壩的情形，是在沙漠的中心北距地中海七百哩尼羅河從第一道大瀑布沖下來的地點描寫的。

我們都以爲尼羅河是世界最古的河流了。但今日的尼羅河神，却很改變了新的態度。數百年來，她如無鞍之馬，任意的亂沖橫流，現在却已經披了鞍轡，照依正軌而行，如一隻老於耕田的騾子一樣馴熟了。以前他供給她所產生的埃及的肥料或否，都由着她高興。有時給以充分的肥料，有時停止挾帶水利及淤泥，就釀成大飢荒。例如在約瑟時代有七個大荒年，但是肥年不消說，也是尼羅河賜與的。這種忽高忽低的現象，自埃及有史以來，就是這們循環着。直至最近，人們纔試築了許多堤壩，管束這條大河，把水利保持着，供給田場上的需要。治理尼羅河的費用，花費了數百萬元之

巨，在河的下游，開鑿了許多溝渠，最重要的，就是愛斯温巨大的堤壩。

埃及的雨量，極其稀少，所以田地及人民的食料飲料，都取給於尼羅河。前數章中，關於大河的特別情形及對於埃及的作用，已經述及。這條大河，從中阿非利加維克多利亞湖發源起，至流入地中海止，從發源的地方衝下來，比阿利給尼山高峯還要高。尼羅河上游所謂白尼羅河的，可以視為尼羅河的主幹；在地中海南一千三百五十哩喀土穆地方，從阿比西尼亞發源的藍尼羅河注入；而黑尼羅河也從阿比西尼亞發源的，在阿特巴拉以南一百四十哩與主流匯合。從阿特巴拉河口一直到地中海，就沒有一條支流了。這條大河，從沙漠裏沖積下來，澱成埃及的肥土，面積闊狹不等，至開羅下數哩，分作兩大股，直入於海。

尼羅河的水量，非常巨大。當水漲的時候，從愛斯温流下來的水量，每日不下十萬萬噸；開羅地方的水面，升高二十五呎，底比斯增高三十八呎，我現在所在的第一道大瀑布幾五十呎。水量大極了，沒有這樣大的河壩可以支持的，所以這些大工程，必須可以任意的引進或放出，可以任意的阻住或任其流去。

尼羅河挾帶阿比西尼亞的泥土沖積下來，就在水漲的時候。一部份泥土，來自藍尼羅河，不過還是阿特波拉或黑尼羅河帶下來的居多。當洪水汎濫時，應用水利工程，將肥料引到各田場裏去；水落以後，河水復行澄清，藍尼羅河及黑尼羅河幾全乾涸，這時埃及的水利，就全靠著白尼羅河或維克多利亞河了。愛斯溫大堤壩，就是蓄著白尼羅河的水量。其便於灌溉，與美國的水利運河相像；但只是清水，並非如水漲期中，挾有充分的肥料及泥沙。

數千年來，這些河流俱從尼羅河道沖灌下來，但當阿比西尼亞高原，及中阿非利加雨量稀少的時候，河內水面，也就降落，達不到埃及全境了。所以埃及大部份的田地，每年僅可汎濫的灌溉一次。若是河水特別低落，許多地方，竟至一點水也得不著。現在埃及興築的水利工程，使得通年都可得着灌溉，十二月中可以耕種兩次或三次了。

古時埃及的水利工程，很使我覺得奇特。在開羅以上尼羅河流域全部，分成許多盆地。從開羅向北六七百哩，河身的斜度頗緩，跨河築有許多堤，使水不致一瀉無餘。河岸築有堤壩，全部區域，做成接連的盤似的地臺，每盤佔地五千畝至一萬五千畝。這些盆地，分之又分，各處連絡起來，使得河

水可以從上盆流入下盆，最後流過低的盆地，回得大河裏去。當水漲的時候，低盆地先滿起來，漸次高地也盈滿，變成了大池塘，直至埃及全境如內海一樣，被堤壩及島似的鄉村隔開。

埃及上部像這種盤地很多，大小不等。還有靠近河邊高的盆地，上面佈滿着水車及弔水桿。如荷你曉得從此地到開羅河身的傾斜，每哩不過七英寸，你就要想到這些盆地要如何的小心分着高低，纔可以得到大河的水利了。這些盆地，必須構造得可以把水放出去有引進來那樣快。我已經說過：阿比西尼亞的泥土，含有許多鹽質，所以太多與太少，其害相同。如荷土地水分過多，泥土中的鹽質，就溶解出來，所以過於浸濕的泥土，變成多蟲之地，植物的生長就很慢了。大概挾帶泥土的洪水，任其浸着四十天光景，這個時期，足可以洗潑下來許多泥土，並有充分的水量，適於植物的生長。

但自愛斯溫大堤壩告成以後，使得尼羅河就範，所以埃及的農民，不致像以前受尼羅河自然漲落的支配了。這道堤壩，是埃及近代最奇特工程之一。我立在尼羅河左岸，背後枕着沙漠，這道堤壩，完全顯在眼前，好像一條石頭造成的棧道，在這石崖的河身上橫跨着，把兩岸上的石山連絡起來；阻住巨量之水，不使一瀉直下。這道堤壩，完全用巨大的花崗石造成，長一哩又四分之一，上面有

條石路，兩旁豎着憑欄，並有一條小鐵路，通行人力車輛。所以這道石壩，也算一乘大橋。驢、駱駝、行人，都可在上面行走過河。這次我乘着兩個阿拉伯車夫在後面推行的小車，直達彼岸，車費不過二角五分。

我在堤上經過的時候，時刻停下來，觀察這道堤壩的構造，看見外面堆砌的整大塊的紅花岡石，就同美國的墳墓石一樣精美，鑿得很平，堆砌的密得和皇宮裏的牆壁一般。上面，即南面的堤牆，是直豎的，做成一直立梯級形的堤壩，阻住尼羅河的水。我從一處沿梯級爬下去，幾至水面，可以看出来，合縫處很密，中間的灰泥，竟看不出。全部建築，完全似整塊的大石鑿成，不過開了水門，漲水時，讓水流下去。乾季把水門闌了，用以蓄住水量。

堤上開有一百八十道水門，每道水門都安着鐵門，可以任意上下；能夠讓河水一直瀉下去，或是一齊閉起來，或是留一部份，——蓄住水量的多寡，任憑工師的意思。所以這道大石壩，就是一座大石牆，開了許多鐵門罷了。

尼羅河水，永不能從堤壩頂上沖過，但是時常從水門裏或旁邊的溝渠中流出。乾季裏，水門一

齊關閉着，巨大的水，被這鐵石工程阻住，在上游滿起來，變成長一百哩的大湖。這巨大的水量，視各處需要供給一連續不斷的水流，足夠夏季長久期間植物生長之需。估計起來，堤上所蓄的水，足可供給美國全部農民的需要至四五個月之久，英國及愛爾蘭足可供給全年。

此處蓄水的重量，非常巨大，冲下的力量，直不可以噸計。當水漲的時候，每天冲下的水量，就有乾季蓄住的那樣巨大。所以這道建築，一定要構造得能蓄住這個大湖，水漲時每天要讓一個大湖的水冲下而不致有絲毫損壞。

和金字塔的工程比較罷！愛斯溫大堤壩遠較那些金字塔來得奇異。歧奧普斯金字塔，雇用十萬工人，歷時二十年之久，方能造成；愛斯溫大堤壩僅用一萬一千工人，四年工夫就造成功。歧奧普斯金字塔，是強迫作工的，弄得民窮財困；愛斯溫大堤費了一千二百萬元，建造工人所得的工資，比在尼羅河流域別處作工的報酬還要豐富，何況這道堤壩，不啻是埃及的財源呢。因有這道堤壩，開墾的田地，增加了一百五十餘萬畝，每年增加的出產，達一千三百餘萬元之多，一年下來，這道堤壩的費用就出來了。因為有這道堤壩，每年賦稅要增收二百萬元，埃及政府增加的地畝，值五百餘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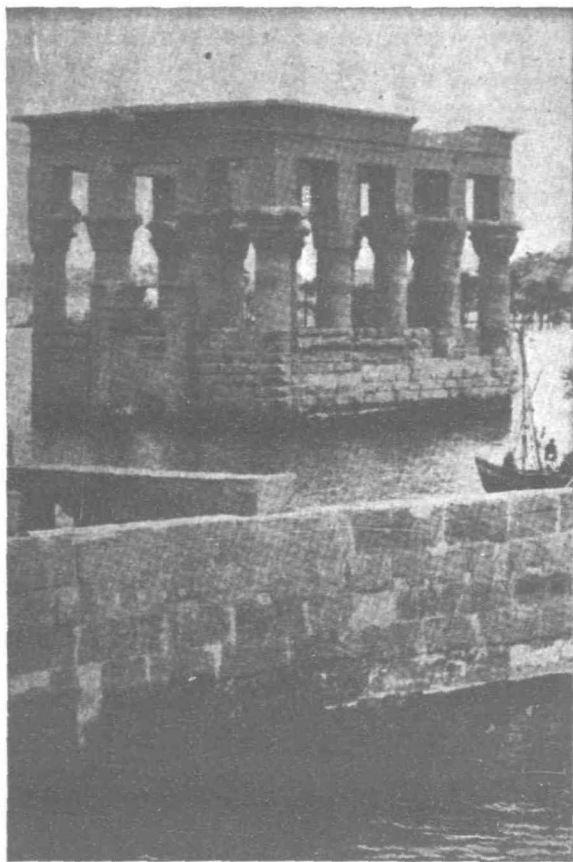
就從構造而論，這道堤壩也就比金字塔來得奇特。古歧奧普斯塔是築在沙漠邊石基上的，建造的工程，不過是一層一層的堆砌起來就完了；但愛斯溫堤壩，須從花岡石的河身鑿下去一百呎闊一百呎深的大溝，再用很大的粗石築成基礎，方可築上這巨大的鐵石工程。堤壩自身，就用了一百餘萬噸的花岡石，一萬五千噸的鋼鐵。工程的計算，非常精密，甚至每一盎司的石頭，或鋼鐵，都可計算出來。

我在這裏和總工程師關於這道堤壩的種種會有數次談話。對於這道堤壩聰明的管理局，非常驚服。局裏的辦事人員，對於一天十二時尼羅河水的重量，都計算得很精確。尼羅河在阿比西尼亞中阿非利加及蘇丹所施的水利，均有電報報告；每次大雨以後，也有電報送來。他們曉得下埃及需要水量的速度，精密到每噸水多少時候用完，所以他們對於放到田場裏去水量的多寡，都很了然。甚至計算到太陽光熱的能力，每天蒸發多少水分；在堤上蓄水湖裏，若是太陽滿滿的曬下來，二十四點鐘內要吸去一百萬噸半的水量。這種計算，不單在愛斯溫地方，凡是尼羅河全部，大澤中，溯流而上直至水源維克多利亞湖均有同樣的推測。

這觸目驚心的建築，強固而細巧，也足以令人叫絕的。每道水門，都有二層樓房屋高，闊足以推進一輛大草車不致觸着牆壁。這些水門，是與石壩垂直開的，鐵門安在堤內滑車上，可以任意上下，把水門放開或關閉。堤壩頂上，有開關鐵門的機器，做得很巧，一個小孩子就可推動。這架機器，原來是應電力工作的，開關鐵門，所需的力量，非常巨大，計算起來，需二十萬萬匹馬力。但是現在用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任意推動。

我在堤底下坐着的時候，看見中間八道水門被堤後幾百萬噸的水量壓着，極大的水流乘勢直衝出來，上述這種意念，愈加深印於腦海之中。我從堤北面中段石級上攀援下去，把河水沖出來的形狀，拍了一個照。那水勢沖出來，就像尼亞格拉（Niagara）大瀑布一樣猛烈，沖下石崖的力量，可以發動數千匹馬力；泡沫橫飛，聲若巨雷，連地面都被震動了。每股水流，俱有十五呎高，含沙泥混成黃色。在我右邊，有八股這樣高大金黃似的泡沫股流。在我腳底下過去幾百呎，遠遠的還可看見從別門裏沖出來，直至河面，變成巨大的金黃泡沫堆，下面的水，復行滾進來，從石崖上沖出去直達埃及。沖出來的水力，真是偉大極力了，沖裂河底的石壁，捲起幾噸重的大石塊，沖出去好遠。他們對

法老的墳墓一半被水浸着了



愛斯溫大堤壩，對於埃及雖有極大不可估計的利益，但對於全世界有一種遺憾，就是當水門關着的時候，堤上的水滿起來，把淮利島上法老的墳墓及其他的遺址浸着了。

於這種損壞，已經在壩前河底造起西門脫的地基，免得把河底沖壞敗，以致傷及堤壩。

但是乾極思飲的陸地及生長物，在在需水，仍有數百萬人需索充分的水量，雖有愛斯溫大堤壩，對於埃及水利問題，還不能完全解決。將來還有過剩的農夫，缺乏濕地耕種，因為照現在人民蕃殖率估計，在這世紀中葉，將增至二千萬人，幾乎個個人都靠農業生活，而農業僅靠着這一條大河。現在政府裏，還有偉大的計劃，要貯蓄及施用寶貴的水利。

從愛斯溫溯流而上，差不多二百哩，瓦的哈爾法地方，已入蘇丹境內，蘇丹向南展出，又有千哩。英國為治理這塊廣闊區域起見，也把尼羅上流的水蓄着，特別引到中阿非利加尼羅河源的大湖裏去。這種新的水利工程，如在尼羅河上游的新堤壩，蓄水池等的計劃及建築，都有增加耕地的趨勢；而所增加的地畝，不單在蘇丹境內，尼羅下游也可以同樣的增加。英國這種改良尼羅水利的計劃，在二十世紀中，算是最勇敢的工程了。預計建築的經費，和蘇彝士運河相仿，但是在地中海南一千五百哩或二千哩的地方，造成可耕種的田地，面積數倍於埃及，比尼羅河下游肥沃二三倍，各處可以供給數千萬人民。

這種計劃，包括調整中阿非利加高原的大湖；使變成尼羅河的大蓄水池，及在剛果北部區域內，築白尼羅河的支流在大澤中的堤壩；並且開鑿二百餘哩長的運河，使得白尼羅河的主幹河道縮短許多，河身足以挾帶充分的水量，直達喀土穆。還有一種計劃，就是考慮在阿比西尼亞高原築察納湖 (Lake Tana) 的堤壩，使得這個大湖做成藍尼羅河的蓄水池，可以灌溉藍白二尼羅河中間的耕地，直到喀土穆為止。

最大的困難，就是尼羅河大部份的水量，特別在薩得 (Sudd) 地方沼澤中耗費了。這巨大的沼澤，在剛果流域北傾斜面，水量是白尼羅河的支流巴勒澤貝爾 (Bahrei Jebel) 巴勒加黎爾 (Bahrei Ghazal) 及巴勒黎拉夫 (Bahrei Zeraf) 三河供給的。這個大澤，從索巴特河流入尼羅河處起，成功一個極大的不規則三角形，向西流二百哩，南部的頂尖，在南方數百哩巴爾 (Bar) 地方。澤身在遠古時代，原是大湖，內部生長了極多的莠草、紙草，及別種澤裏生長的草類，混結起來，像海綿似的吸收巨量的水分。我們腦海中設想一塊極大的海綿，有印第安納洲那樣大，從二呎到六呎厚，時常充分的吸收尼羅河的水量，那末對於這塊區域的情形有些意思了。這塊極大的海綿，

靠近赤道，被猛烈的太陽光直曬下來，所以像蒸籠似的發生水蒸氣。這個就是把尼羅水分吸收了送到空氣裏去。在薩得及沿尼羅河道，每天蒸發的水量，的確巨大得可觀，有愛斯溫大堤上蓄水湖裏所容水量的一半。夏季裏，因為這大澤的阻礙，從大湖裏流出來的水，足有百分之五十不能流入幹河裏去。大澤裏沒一處有一人多深，除卻河道經過的部份，不過浸着腰部，水漲時，浸着的面積格外大，蒸發也格外快，所以無論有多少水流入，流出來的水量總差不多。

巨量的浮草碎解下來，冲到河床裏去，若是遇着阻礙，就像冰似的一層層堆積起來。當夏天乾季裏，紙草桿堆着有十呎至十五呎高，土人每放火燒着，接連的蔓延出去，把別物植物一齊燒壞；燒剩的灰燼及焦桿，又加到浮物上堆積起來，有五六呎厚，像炭堆一樣。

要想把薩得地方開闢出來，重鑿河道，首先須將濕生植物除去。這種海綿似的大塊，先用鋸鋸開，像美國把塘裏的冰鑿開的手續一樣，再用輪船的纜索扣着，鼓輪開下河去。這種巨大的工作，在尼羅河上游全部，正在實行，因為須用這種方法，纔可以把河道開通。

我曾遇見許多測量家，在薩得地方鑿開水路。他們形容起來說：是一片廣大無垠的光亮綠植

物，如紙草、羽狀莠草、紙草等類，混合起來，升出水面的高度，自五呎至十五呎不等。各處散佈着安巴奇樹 (Ambarch tree)、河道、池塘、及礁湖。大部份區域，沒有居民，尤其是在巴勒加紮爾河一帶，人烟更加稀少。

僅在沼澤區域的南端，可以看見巨大的野獸，那裏的地形較高，邊上生長着象、駝豹、及水牛。在沼澤的中心，——其實全部，有極多的河馬。各處都有澤中生長的各種鳥類：野鶴、鵝、蒼鷺、鶉、及各種各樣的野鴨，都整大羣的叢集在莠草及泥岸上；當船走近的時候，整羣的飛起來。至於蟲類，那就無慮數百千萬，如蚊、蠶蛾、蜘蛛、及蒼蠅等。還有別種蟲類，傳染寒熱症的，及傳染睡病的毒蠅。

若是尼羅河上游的規劃已經實行以後，尼羅河全部具有的能力，真是不可思議；然而竟如家畜一樣，被人養馴了，配了鞍轡，被更大的埃及及更大的蘇丹使用。

第十七章 航過卡士陸地

前兩天我乘輪船經過世界上最古的地方。從尼羅河溯流而上，經過諾亞的孫哈謨的長子卡

士管轄的國境。這個國家，後來在希臘及羅馬出名，叫作愛西屋皮亞。埃及人從努布（Noub）——意思是黃金——這個字，叫作努比亞。大家都曉得，古代大部份的黃金，都從那裏掘取出來的。

古代努比亞民衆頗多，以富強著名，當建造金字塔時代，已是很興盛的國家。在埃及最興盛的時期，有很大的城市及壯麗的寺院，崇拜埃及的神祇。我在路上經過尼羅河岸很大的寺院名叫阿布信貝爾（Abu-Simbel）的，這所寺院，是聖經上那位法老拉美斯第二從石山上開鑿出來的。在河流下游很遠，是里昂斯（Lions）寺，那裏這位老大帝王自身，也當作神祇拜禱。

這個國家，古時原是法老的藩屬，直到西歷紀元前一千一百年，方纔獨立。以後軍隊還侵入埃及進攻。後來尼羅河流域各國聯合起來，派遣軍隊攻打努比亞，但均被逐回。至羅馬人侵入非洲的時候，這個國家，是歷代相傳的女皇當權。女皇的尊稱叫作干大基（Candace），有一位女皇，曾與羅馬開戰。努比亞人民，早年就信奉基督教，後來穆罕默德佔領埃及及尼羅河上游，他們又轉信回教。現在還是回教信徒，並且是狂悖的馬第手下最勇敢的兵士，與埃及及英國的軍隊抵抗的。

一處地方，有這樣的歷史，應該是富庶之區了。但是現在的努比亞，還和地球上別處荒蕪的地

方一樣，是不毛之區。除卻沿尼羅河岸有塊狹長形的肥土外，其餘統是一片沙漠。從利比亞沙漠起，東向延展出去數百哩至紅海爲止，僅有數處地上，有充分的水量，能够供給很小的游牧場，畜養駱駝、牛、羊的。沙漠裏的民族，大部是阿拉伯游牧人比沙麟（Bisharin）族。他們在蘆葦的帳棚裏過活，如要搬場，就連房屋牲畜一齊搬去。每族裏都有一定數目的水井，井中的水，就是他們實在財產主要的部份。蘇丹政府英國官吏，曾測量這些井的深度，並化驗水的純濁。政府裏還掘有新的水井，約在一百呎以下，可以得着水。

努比亞現在是尼羅河上游的一部份。可耕種的狹長形區域，闊度不過四分之一哩，沿着尼羅河兩岸，蜿蜒如蛇，南北的長度，和紐約到底特律差不多。闊度很不一律，有幾處河岸就是沙漠，還有幾段，河水從黑石山中曲折流出，山壁直立，高千餘呎。兩邊望出去，可以看見沙漠裏點着黑崖石，可以表明是火山的起原。河身低處，可以把水引到沙漠裏，造成三哩多闊可耕種的區域。

尼羅河上游兩岸，俱是石山，所以許多地方，必須把水升高，纔可以灌溉到陸地上去。這種工作，大都利用水車；這種水車，在努比亞尼羅河岸有數千乘之多。兩岸上時常可以看見高大的齒輪轉

動，輪軸上連着戽斗，每個戽斗浸下水去，帶起來幾個夸得的水量。有些地方，人們用筐或吊桶吊水。還有幾處，河身的傾斜度，正好用手把水打起，灌溉二三十呎闊的小塊地面。河岸低處，都有田莊，河水退過以後，河岸沙地及沙洲上俱施種起來。

有可以耕種的田地，就有泥舍或茅村興起來。這種村落，在河南岸裝點着有數百哩地面。有時除河畔及村中，並無半點植物生長，所以我很疑惑那些人民，如何能在那裏出世，長大、老死，然而竟有十餘萬人民，視這塊地方爲世界中心的。

尼羅河畔種植的區域雖是很狹，但地土頗肥，生產的棉花極優美。現在別種主要產品，是大麥、小麥、及粟米。主要的水果，就是棗類。這裏的棗，比下埃及出產的，來得肥大而香甜。其實沿着尼羅河畔各處，都有棗樹，每株逐年收稅一角，——也是政府裏一種收入呢。

我乘坐的小輪伊比斯 (Ibis) 號，是蘇丹政府裏的，從愛斯溫堤壩上設來爾 (Chell) 地方開到經過沙漠鐵路的起點瓦的哈耳法。每星期開行兩次。這隻輪船，是船尾鼓輪的，和美國內河的輪船很相像。闊約二十呎，長一百五十呎，吃水僅六呎，速率每點鐘六哩。領港人是黑面、短鬚、穿長

袍，繫頭巾的努比亞人，把船在河裏一灣一轉的開行。

船上掛埃及及蘇丹的國旗，但是輪船屬於蘇丹政府，表明是英國的船隻。船長却是德國人，其餘的水手，都是努比亞人；他們的面孔，大都黑似皮鞋。船主可以講德、法、英、及阿拉伯各種語言，船上一切的瑣屑事情，甚至開飯鋪棹，都要管着。茶房是黑面的努比亞人，穿的是白長袍，繫的是紅腰帶，頭上繫着白頭巾，脚上，或是赤脚，或是穿着拖鞋。

船上很覺舒服，同伴也很相處得來。船上有兩層，下層有三十所房艙，及大餐間，我們吃的是大菜。上層張着帳棚，我們可以坐在上面閑談，觀看沿途的風景。

乘客裏：有幾個水客到蘇丹及中阿非利加去的；兩個政客，到索巴特河去；一個資本家，很銳意經營開闢喀土穆附近田地的；還有幾個到藍尼羅河去射獵巨獸的。我們雖是深入努比亞曠野中，兩面都是沙漠，但當吃飯的時候，大家都穿了晚裝，一頓吃下來，刀叉、碟子，要換五六次。

下面是一張飯食單。早晨七點鐘時，我還沒起身，就有一個黑臉的茶房現在面前，替進一杯熱茶。茶船兩邊，放着兩塊香甜可口的餅乾。八點鐘，大餐間裏打鈴吃早飯，吃的是一些油煎的從尼羅

河裏打起來的鮮魚、醃肉、雞蛋、麵包、牛酪、糖果醬、及一些咖啡或茶。下午一點鐘，就是吃點心的時候了，有豐盛的白米飯、肝臟、子雞、羊肉片、及水菓，佐以麵包、牛酪油、及牛乳之類，咖啡，不消說是有的。晚上八點鐘，就是正餐的時候了。菜單如下：一碗美味的鮮湯、紅燒剛從尼羅河撈起來的鮮魚、鴿肉、炒羊羔、及香醬，佐以蕃薯、豆莢、還有生茄子，末後是蛋糕及水菓。

在埃及旅行，沒有一處是便宜的。若是沿着尼羅河上去，每天要花費十五元，越上去價錢越貴。這次我從設來爾到喀土穆，乘輪船火車回來，不過是從紐約到芝加哥的路程，足足費了一百十五元，就是每哩六分。在喀土穆旅館裏，每天至少須花上五元。

若是打算便宜，那末就不舒服了。這隻船上，只乘坐頭等客人；雖有二等及三等客人，但俱在後面那很低的拖船上。拖船的底板是很粗的，上面蓋着船頂；乘客自己帶着鋪蓋，鋪在船板上睡；自己預備飯食。頭等客人的茶房，及骯髒的土人，俱在拖船上，所以同伴就不大合式了。並且夜裏，還冷得不得，那些睡在船板上的客人，被沙漠裏吹來的冷風，一夜吹到天亮。這裏雖靠近熱帶，但比埃及還冷些。我床鋪上，鋪着羊毛毯，蓋着旅行用的粗布厚被，但我並不覺得怎樣溫暖。早晨在船上，還須

穿着大衣，正午時，熱風吹來，那就十分炎熱，熱得我幾乎想把皮都剝了。

在埃及時，常有整千萬的蠅子騷擾不堪。但在努比亞 尼羅河裏，這種騷擾，完全沒有；不過這裏特別有一種小蠅，幾乎鬧得要命。這種蒼蠅，是一種極小的蠅子，通常叫作尼母胎 (*Nimothus*)，在冬季裏整萬的出現，叮着一下，就起了一個大疔疽，土人時常取些發煙草紮在頭上，把這些蠅子趕去。

埃及的蠅子，大概是當從前法老不容以色列的子孫，上帝送來，使法老受苦楚傳下來的，和我們平常看見的蒼蠅，並不相像。但是它們都是餓而膽大的，蠅腳釘着皮膚，就像生了根一般，不是用力掃去，趕它不下。不過埃及人習慣了，任其釘在肉上。人的眼睛，格外是蠅子惠顧的地方，這種情形，小孩子更加逼真，我們時常看見小孩子的眼睛，居然有雙層眼毛，其實是密密排着蒼蠅咧。這些蠅子，叢集在肉店裏的肉上，棲息在水牛、駱駝、及毛驢的身上，並且釘着旅客的皮膚。真是多麼討厭極了，埃及蠅刷的交易，居然成了大宗的營業。蠅刷是用很長的細絲組織成功的，和馬尾的格式差不多。

大家都曉得蠅子是傳染病症的媒介。埃及人身體上的困苦，大半是因為蠅子的關係，而以眼

膜炎病爲最多。各處都有瞎子，一隻眼睛的男人，女人，是極平常的事。眼睛病這樣普遍，英國有一位富翁，在下埃及設立慈善機關，聘請眼科醫生，到處施治。醫生們常帶着篷帳到各村鎮去。當進村時，傳說出去窮人醫病不取費用的，就有許多跑到帳篷裏來醫治眼病。他們在每村中，約停留個把月光景，醫治貧苦，不取分文，這種機關，確是很好的。

到瓦的哈耳法去，上輪船的碼頭設來爾地方，正在淮利島對面。我在這裏耽擱些時，到島上去了幾趟，拍照殘敗寺院的情景。這些寺院，大概受了愛斯溫堤壩，使得河水升高多少的影響。當年計劃建築愛斯溫大堤壩時，有許多世界的考古家、學者，叫將起來，說與淮利島有大的損害。但是這道堤壩，對於埃及的利益，十分重大，結果，孤詣進行，不管什麼要保存殘廢的古跡了。不過當興築堤壩的時候，卻也花了十萬元鞏固這些建築，並且差不多花了兩倍，把寺院搬到陸地或是搬到開羅，那裏全世界人民，都有機會可以看見的。

淮利島在下努比亞的邊境，尼羅河第一道瀑布上面河中心，渡船從設來爾或愛斯溫堤上，可以一直開到長約一千五百呎，闊五百呎。島上被西曆紀元前二三百年前托勒密朝，及別的帝王蓋

的寺院蓋滿，幾無隙地。

淮利島上最被人們崇拜的神祇，是埃及女神；別的如奧賽烈司哈梭及瀑布神也崇拜的。當羅馬帝皇管理之下，這些寺院，都加擴充；但當埃及及被基督教所化時，許多隱士及狂妄信徒，搬到努比亞去，佔着這些寺院。他們把許多寺院，改作耶穌教堂，並且將古代埃及所崇拜的神像毀滅得殘缺不全，拋在河裏，現在還可以看見的。

這些殘毀的遺址，很可值得一觀。有許多建築外面，豎着很多的石柱。啓奧斯克寺 (Kiosk)，是有名的法老的墳墓，埃及寺院最美麗的之一。建造的石頭，都是大塊，大約從愛斯溫石礦中，或從沙漠裏的花崗岩石中取來的。那塊區域，幾全是花崗岩。有一回，我騎着驢在沙漠中沿繞着大花崗圓石，足足走了三十哩，這些石塊，被數千年來沙漠風暴吹擊得很光滑，石崖的形狀，色色俱全，一塊塊重疊起來，疑是鐵丹力士手造成的一般。這裏是一塊大石，高高的攔在別的上面向安放在基礎上，那裏又是一堆形同堡壘，還有如寶塔似的堆疊起來。

有一回我到那方尖塔、拉美斯石像、及第班大寺院建築用的大石塊，所從開鑿的愛斯溫大石

礦中游覽。現在這處石礦，還和二三千年前自從埃及人不去動它遺留下來的情形差不多。石崖劈開的裂縫，及古時開鑿的痕迹，還可看得清楚。有一處看見鑿成功一半的方尖塔，倒在旁邊，一點沒有損壞，還和法老時代的石匠委棄下來的一樣。當建造愛斯溫大堤壩時，意大利的石工，慣用古代埃及人已經着手開鑿石塊，所以現在這大花岡石崖的構造，實留有隔開幾千前的兩種機器開鑿的遺跡。

第十八章 從地中海到蘇丹

我現在在好望角到開羅鐵道的北段哈爾法亞（Halayya）車站了。這裏在蘇丹境努比亞上端，正對着喀土穆，北距亞歷山大里亞的路程，和紐約到但維爾差不多。

請於腦海中，設想着從地中海到喀土穆行程的景况罷。從海邊到藍白尼羅河匯合處，——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地方，須費四天工夫，路途上大部分，都很舒服，至少有幾處的景緻，是娓娓生趣的。先從尼羅河最大的海口亞歷山大里亞動身，乘坐火車，三點鐘內就把我們帶過三角洲直達開羅；

這兩大城市中間，時刻有極快的火車開行，所以很覺便當。

頭等客座，每哩車費三分，二等的車價只須一半，三等的還要便宜。每部列車，都有頭、二、三等客座。頭等客車，分着數間，主顧都是旅行家、及官僚；二等客車，和美國的火車差不多，中間放着一條路，是商人、水客、及土富紳乘坐的；三等的，就不講究了，用很便宜的木料做成，座位就是木樣，通常擠滿着埃及人，外國人不坐的。車票是一張藍色的小片，上面用英文及阿拉伯文印着價目，上車時查驗一次，車中不再檢查，直到車站上下車時取去。

美國人都喜歡帶許多行李，時常發生困難。車上每人僅可帶五十五磅，不另取費，我的行李，時常加費，超出票價。注意看看英國人及埃及人，他們都把行李打起小包，或用小袋裝着，隨身帶上車去；有許多單身客人，帶了四五件行李，——和輪船上的小皮包差不多大，——房間內被行李佔着一半地方。頭等客車裏，都有腳夫幫助乘客上下，車站上有許多土夫搬運貨物，五分錢一件。

埃及的火車，車頭後面，大都有一乘小車，後面接掛着郵車，還有一乘專裝牲畜的。我乘坐的這列車上，有一乘獸車，載着兩匹蓋着毯的馬，旁邊有埃及的馬夫看守著，這兩匹馬，大概是開羅大富

翁的，專差送到南方去。

郵車看守得很嚴密。郵件包裹，都從紅的搬運車上推過去；搬運車是阿拉伯人推的，郵件也是他們搬動的，但是另有一個黑臉的兵士，帶着來福鎗佩刀，看守着他們搬取。當搬運車裝滿時，兵士就跟着他們到郵車上去。尼羅河輪船上裝郵件時，也有衛兵護送。信件放下來，總有武裝兵士看守着。

埃及和蘇丹的鐵路，都是政府管轄，二者的營業盈餘，我都打聽出來。埃及的鐵路，股票利息得百分之六，工作費用僅佔收入總額百分之七十三，營業發達得很快，每年乘坐行客，不下二千六百萬，裝載貨物五百萬噸。現在埃及政府管轄的路線，有一千五百哩。另外私辦的農業鐵道，有七百餘哩。私辦鐵路盈餘，增加也很快，一年一年的下去，乘客越衆，裝貨也越多。

鐵道的主幹路線，是埃及及歐洲人員管理的。鐵路管理局人員，每年薪金在三千元以上的大都是歐洲人；監察員及次等監察員，每月薪金從八十元至二百四十元的，大都是外國人；至於低級的如土兵、路工及各種機工，薪金可就小了，大概是埃及土人居多。土人與外人人數比較，約二千四

百人中，有一百五十個歐洲人。

蘇丹的鐵道乃經過人烟稀少的區域，但收入已經超出工作支出的費用，並且發達得很快。

好望角到開羅鐵道亞開段（亞歷山大里亞到開羅）經過的地方，是世界最富庶區域之一：就是說：埃及三角洲上的居民，比世界別處，都要稠密許多。從亞歷山大里亞到開羅的路程，是一百三十三哩，俱是富庶的莊田。未到開羅以前，並看不見沙漠。各處貨站裏，鐵路經過的運河中的船上，都滿滿堆着棉花。裝載棉花包的貨車，停滿在支線上。

從開羅向南二三百哩到愛斯育特，是路線的第二段；第三段從愛斯育特到盧克索；從盧克索上去是狹小鐵道到愛斯溫為止。這幾段路線，都是經過尼羅河流域那塊狹長形地面，處處俱可看見沙漠。尼羅河道是一灣一轉的蜿蜒着，但是鐵道比較得一直，有時遠離河道，經過沙石及石崖中。這幾段路線，坐在車裏，很不舒服，有時飛沙遮目，車中充滿塵土，我們的眼睛，可就受罪了。這種受罪，在頭等車裏要好許多，因為頭等客車裏，都有百葉窗，及雙重窗門，阻住飛沙，不便吹進；裏面窗門，裝着磨玻璃，免除閃爍的陽光；百葉窗關着時，車內幾乎漆黑，若雙窗門一齊關着，裏面顯着曙光的美景。

象。若是窗門用透明的玻璃裝着；太陽光直射進來，厲害無比，若照着頸後，那就要命；好得雙窗門百葉窗外，還有木製的車篷，太陽光線，不能直接射進來；車頂也是雙層的，門上也是裝着磨玻璃。但是沙土多極了，雖是窗門一齊關着，還可以鑽進來，頃刻灰塵滿積，茶房每點鐘俱要掃過。

我在瓦的哈耳法，離開伊比斯輪船，乘火車到柏柏去，覺得在努比亞沙漠裏，還要加倍受罪。這塊區域，是世界最陰沉最荒僻的地方，遍地是沙粒石崖，還有礪礪的低山散佈着。努比亞土人名之爲「產石胎」(the stone belly)，真是確當。

經過努比亞的鐵路，是蘇丹軍事運輸鐵道從瓦的哈耳法一直到喀土穆的一部份。一條是到蘇丹的大道，一條是英國在紅海邊上，從阿特波拉到波得蘇丹 (Port Sudan) 及蘇亞金造的鐵道。軍事鐵道的長度，同紐約到底特律差不多。波得蘇丹路線，從紅海到阿特波拉與軍事鐵道連接的，還不到一半長。

波得蘇丹鐵道與軍事鐵道比較，真是世界上所有的鐵路最污穢的一條。全線俱在努比亞沙漠裏，從海邊九哩以外，直到阿特波拉完全沒有一片綠葉，或是一根青草；就是海濱，也不過長些多

刺的荆棘叢莽，可以供給小羣的駱駝、綿羊罷了。

紅海路線，大約在一九〇五年築的。自此以後，從蘇丹運來不少的商品。中阿非利加及尼羅河流域下游的回教香客，到麥加去或回來，都由這條路徑。有時到喀土穆、蘇彝士運河、紅海的旅客，也從這鐵道來往。

從瓦的哈耳法起點的軍事鐵道，是啓拆涅將軍當與馬第戰爭時築的。當時英國工程師及兵士，不到十八個月就造成功，在與築鐵道的歷史，是最可注意的。鐵軌的大部份，是在一年中最熱的時候鋪設的，每天可鋪一又四分之一哩，有一天竟鋪了三哩多。工程進行雖快，却是築得很好，載重的火車，每點鐘開行二十五哩，可以安然經過。這條鐵路，鋪在乾燥的沙漠裏，以前從不曾打圍或測量過。當興築的時候，測量所設在路頭前面六哩。這條鐵道，是在敵國境內築的，處處都有被回教徒攻擊的危險。

現在火車在鐵軌上行駛，和埃及及別處的鐵道一樣平穩，並且把埃及及蘇丹正式的連絡起來。從瓦的哈耳法到喀土穆，還有花車，掛着臥車，及膳車。

臥車中分着數間，每間七呎見方，放着兩張床鋪；靠車的邊上，放着一條路到各房間裏去。房間內除床鋪以外，還可擺一張柳條編的椅子，各房間內，俱裝有電扇及電燈。

餐車裏的招待很周，並且比較還不貴。每日早晨就有努比亞茶房帶進來一杯茶和幾塊餅乾，八點鐘在膳車裏吃早飯，一點鐘吃大菜午餐，晚上正餐。

開到蘇丹去的軍事火車，在阿特波拉停一站。阿特波拉就是黑尼羅河流入正河之處。這裏的鐵橋，是啓折涅將軍請美國工程師造的，非常出名。造這鐵橋的合同，原是與英國人訂的，但他們不能在預定期間造成，所以美國人擔任這工作，趕造完竣。阿特波拉現在是很大的支站。經過沙漠開到紅海邊去的火車路線，就是由此處分支的。在車站上停下來的時候，火車頭震動的情形，很覺與我熟悉，我到車頭上去看看，難怪的，原來是鮑爾文公司造的，上面刻着菲列得爾菲亞這個字，在努比亞的陽光裏映着。再向前去，當火車在美國工程師造的鐵橋上開過，格外覺得像在家裏一樣。雖然在努比亞沙漠的中心，尼羅河上游一千餘哩乘坐火車，但是我仍被美國造的車頭拖着，經過美國人造的鐵橋，很可以自誇美國人經營的能力及工程的天才呢。

在阿特波拉，我很得到鐵道上種種的知識。從這裏起經過努比亞沙漠到紅海去，有三百三十哩路程。這個小鎮市，可算是蘇丹鐵道的中心。在這兩條幹道接頭處，是鐵路辦事處、商店、及站長的家庭。這位站長，在鐵路上有股份的，並且是他管理。我和他對於紅海路線談了很久的時間。我們先參觀商店，見是一很大的廠棚，佔着沙地兩三畝，用塗白鉛的鐵板做牆壁，屋頂上蓋着鐵及玻璃板，外面擺着許多火車頭、車輛、鋼絲索、及電線桿，裏正在修理鐵路火車各種機件，及製造各種器具。工人種類混雜，有黃種人、黑種人、及白種人，代表五六個國家的民族。有英國的監事人，有希臘及意大利的工程師，幾個努比亞的鐵匠，還有許多努比亞的學童，在機師及路工手下學習技藝，可以充當司機的。各種機器，俱是新式的，店裏預備得很充足。

當我們在鐵床及機器中間走過時，這位站長指示我說沙漠裏許多特別的情形，就是那飛沙把鐵路一切的機件都磨壞了。

「這裏」他指着一個美國式的車頭上一條深而且闊可以把三個指到放進去的裂縫說：「就是沙漠裏怎樣把車輪損傷的一個榜樣。從沙漠裏吹到鐵軌上面那燧石似的沙粒，若是車輪碾過，

就如金剛鑽一般，深深的刻到鋼鐵裏去，結果，車輪用不長久，數月之中必須把輪箍換過。那更加厲害的，就是沙粒鑽入車軸裏去，那就時常磨着，時常要修理的了。」

「沙漠裏的風暴怎樣？對於營業上的阻礙，是非同小可的麼？」我問。

「有時是的。風暴來時，很是利害，把車軌一齊覆蓋着，連太陽都遮蔽了。若是你立在裏面，連自己的手放在面前都看不見。這些風暴，一刻工夫，就傳播好遠，立刻可以等着風暴來。在這時候，沙粒無論甚麼地方都鑽了進去，機器的各部，莫想轉動一下。」

他繼續說道：「還有一層，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空氣異常乾燥，鐵路車輛收縮得很厲害，時常要收緊又收緊纜行。有一乘客車，剛一邊板壁，縮狹十八吋，必須另用一塊木板，將空縫補起來。凡是木料製造的物件，都有同樣的困難。」

「還有一種困難，就是白蟻的損害。這種小白蟻，凡是木器都要蛀空，時常侵蝕到車裏去，甚至連器具一齊蛀壞。空氣越乾燥的地方，越是厲害。侵蝕鐵軌上的枕木，及電線桿內部，屢屢將內部蛀空，外面留一層薄皮，所以電線桿、枕木，外面看見是好好的，一下子就可弄成粉塊。我們必須時刻防

着，把弱點觀察出來，不然就很危險的。現在用中空的鐵管做枕木，雖然沒有木頭的那樣平穩，但是白蟻不能損害，有些電線桿，也用鐵軌製成。」

「我注意到這次火車是美國式火車頭拖動的，比英國造的火車頭怎樣呢？」我問。

他回答道：「還好，貴國的火車頭，都是七年前買的，現在雖還應用，不過大部份都重新修理過，或重造過。貴國人製造火車頭，只希望在四五年中，可以拖長重的列車，以後就拋棄在垃圾堆裏。這種，在沙漠裏就不大行了。此地的運費太貴，要想到車輛，非常的困難，所以我們需要一種可以抵抗各種損害的機車，——還包括着氣候在內，要保護不生鏽，不朽壞，所以必須造得堅固笨重。我們不單是要注意着乾燥的空氣飛沙，還須注意着紅海濱帶有鹽質的空氣，及含有鹹性的水。」

「我以為水量的缺乏，是最大的困難，可是呢？」我問。

「對的。這條路線長三百餘哩，完全鋪在沙漠中間，在紅海邊上一帶，內地是多山的，其餘的部份，却很平坦，沒有河流，必須靠着自流井供給。我們曾掘了許多井，但井水都是鹹的，有一井內的水，含有百分之三的鹽質，有一處井水，含有百分之一的鹽質，這種水對於火車頭，當然是沒用的。」

「在波得蘇丹 (Port Sudan) 也有同樣的困難，得不着清水的供給。有一處掘下去八百呎深，得到一股很好的清水，但是鹽水沒有滲透下去以前，很難完工；現在從新開鑿。路旁有幾處，無論如何得不着水，這些地方，必須隨處帶水應用；爲此我們用塗白鉛的鐵板，做成大的水池，以便貯水，每池可盛一千五百加倫 (gallons) 的水量。」

從阿特波拉我乘着慢車接着到喀土穆去，約在阿特波拉南百哩申的地方停下來，傳說石巴女皇 (Queen of Sheba) 生長在此地。這處是尼羅河東岸的車站，到喀土穆還得五六點鐘的路程。市面頗大，也有鐵路商店，還看見許多鋼製的枕木，彌得文特 (Midwinter) 統領提起過的。

申的分作新舊兩部。新城是英國人開闢的，中心有座公園，引尼羅河水灌溉。這裏古時，應是很大的城市，因爲原是這個國家的首都，並且據說是石巴女皇居留之地。石巴女皇會沿着尼羅河下去，直到巴力斯坦，和蘇羅曼國王賣弄風情。據阿比西尼亞人說：她取道紅海回來，在他們國裏停留下來，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和蘇羅曼生的。這位皇子，就是現在阿比西尼亞王的始祖。但是埃及人說，她並不曾住在這裏，她的住家，是在阿拉伯耶門，蘇羅曼到那裏去訪求她的。女皇的名字，叫作巴爾

開斯，她美麗而多才，曾創作許多啞謎，給聰明的蘇羅曼猜，他竟很費些思索咧。

第十九章 乘坐飛機火車飛駕阿非利加大陸

自從行駛飛機以後，這塊黑暗大陸完全被征服了。從開羅到好望角兩個月的路程，在五十二個鐘頭內，就可以飛到，每點鐘在天空中所行的路程，凡一百哩。

塞西爾羅得 (Cecil Rhodes) 夢想他的大阿非利加計劃——完全英國築造的道路，橫跨直駕這座大洲，將來總有一日可以完成。他的夢想，是築在汽力上面，與造鐵路，利用尼羅河行駛輪船。這種大夢，現在居然實現了。從北到南這條長遠路途，僅有少數缺陷沒有連接，但在此時，飛機方鼓翅振翼，飛駕天空，汽油機，飛行機，又賽過那笨重蒸汽機及經過曠野中的鐵軌了。

第一次從開羅到好望角的飛行，是南非洲飛行局 (South African Air Force) 兩位局員梵里涅福大佐 (Colonel P. Van Ryneveld) 及布藍德少佐 (Lieutenant C. J. Q. Brand) 試飛的。在四組飛行競爭隊中，從開羅飛起，僅有他兩個飛到開普敦市目的地。途中幾處發生意外，

機器壞了兩次。他們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十日離開開羅，歷二十八天之久纔到開普敦市（Cape Town）但是他們實際飛行的時間可以用鐘點計算的。與他們最近競爭的飛行家，僅飛過一半的路程，其餘兩組，不能越過蘇丹境曠野的沙漠。

將飛機在非洲天空中飛行的狀況設想一下，可以想到，一定激動不堪。因為就是最清明最順利的天氣，但是非洲的天空，也是世界最危險的空中航路。參看地圖上劃出的路程，是一鋸齒似的航線從大洲北端直到南端，圖上記着點及三角形的地方，表示可以停機的。看見地圖上，好像簡單而容易，但是真正試驗起來，就有很大的困難發生了。

我們一天亮就離開開羅沿着尼羅河向喀土穆進發。這次飛行路程，長有千哩，不過途中每隔二百哩所在，都預備有停機場。我們須於午前趕到一處，停落下來，就攔幾個鐘頭，避去那白晝的酷熱，因為此時烈日薰照下的沙漠中，常發生一股熱瘴的空氣，這是最不利於低度飛行的。我們起行時，須將機身飛起一哩多高，庶可免去旋風的危險。這熱烈的旋風，常挾帶着飛沙塵土，可以看出來吹刮的形狀，好似空氣的股流。這種狂流的力量，極其巨大，足可風捲落葉似的使得飛機飄蕩不定。

和這些上行的熱流同來的，又有下行的冷流，冷流更加危險，因為看不見的。總之，我們須飛得高，避去那「撞擊」的路，——這是駕駛師取的名稱，——而且降落時，須要注意，否則就要墜入狂風的陷阱之中。

從喀土穆起我們飛行那第二段，最長的，並且最危險的路程。這段長有二千六百哩，一直到洛歸西亞北部維克多利亞瀑布附近立溫斯敦地方。普通先沿着藍尼羅河到厄立（Erit.）以後差不多一直向南，到烏干達及世界第二大湖——維克多利亞湖。途中要邊着薩得（Sudd）東界，在這塊區域裏，就沒有一處，可以作為停機場了。除開河的幹道以外，那大澤中的紙草，吸住水分，像是陸地，若是在這裏吊下來，那就莫想一個得着活命，因為在這密網之中，那裏能轉動、泳涉，或是浮在上面呢。

這第二段飛行路程，把我們帶到阿非利加洲的中心。這裏山嶺叢錯，樹木繁生。維克多利亞湖上端，就是赤道經過的地點，所以炎熱異常。其實我們的飛機師，在早晨八點鐘以後下午四點鐘以前，並不飛行。這處空氣還要暴烈，天空中時常佈滿着暴烈的雷電雲雨，想躲避這種風暴，我們必須

小心，不要離開測定路程過遠，免得被逼到曠野中去。這處離海面已有一哩多高，並且我們還要飛得很高，免去狂暴的熱風，那末飛機在稀薄的空氣中又發生困難了。下面不是叢林，就是石山，天然停機場，竟找不着一處。沿着維克多利亞湖東岸過去，又可以看見極大的水柱，被旋風從湖中捲起，升在空中。

從維克多利亞湖畔乞斯曼地方，飛行的方向，朝着東南，一直到湖的南岸聞黎（Mwanza）停下來，這處是白種人文化的前哨。達到阿非利加最黑暗的地方。從聞黎起接着向西南方飛去，經過坦干伊喀區域，到坦干伊喀湖低岸阿伯昆。再向前飛到洛諭西亞北部布魯坎山，這處又可以看見鐵道了。

在阿非利加洲這些地方，預備停機場，實是很大的工程。要佈置一塊空地，不但要將數千株大樹砍伐下來，並且須把樹根掘起，免得再發芽生長。許多土著酋長，擔任打掃停機場，利益很豐。若是任其自然，那就整叢的林藪，又立刻生長起來了。此外他們還要把面孔上雀斑似的散佈着的巨大蟻山搬到別的地方去。這些蟻山，平常都有二十五呎至三十呎高，四十呎或五十呎厚，都是白蟻的

窩巢。在洛諦西亞北部建築停機場，曾用七百個土人作了，歷時五月之久，纔把這二萬五千噸石崖似的泥土——白蟻的窠巢搬去，建造成功。若是飛機觸着蟻山，沒話說，一定是弄壞的了。

從洛諦西亞北部到好望角殖民地飛行的路程，就不大困難了。這裏地面很低，還有許多空場。從立溫斯敦起，我們飛行第三段長途路程，途中經過贊鼻齊，那裏望下來可以看見比尼亞格拉還要大的巨大的大瀑布。從下面重要的停機場部拉瓦約地方起，我們便轉向東南，經過多金鋼石及金礦的脫蘭斯瓦爾，在約罕斯堡停下。再向西，下至布隆方丹。最後的飛行，把我們帶到塔布勒山，山脚下，就是大西洋岸開普敦市。這裏已是阿非利加南端，這五千二百哩的飛行告終了。

熟悉阿非利加洲情形的人，相信要想從開羅到好望角造成一條有規則的航空路線，是非常困難的。濕季裏，時常有大霧迷天，使得飛行路途不能確定，很是危險。有時從火燒的森林中，冒出煙霧，也增煩困。並且蒸發得很快，在熱帶貯藏汽油，很是不易。別處空中，起了重大的變化，使得空氣裏的情形，立刻改變。這些都是飛行的大障礙。但是沿途裝着無線電，應用無線電話，航空家可以預先得到警告前面大氣中的情形，並且還可以把飛行的路途確定出來。

同時，塞西爾羅得的英國鐵路計劃，逐年下去，離成功的時期越近了。

平常想着這條著名的從開羅到好望角的路線，總以為是繼續在火車上旅行，或是一條縱貫阿非利加南北的大鐵道，這個想像，也許永遠不能辦到的。雖然可以利用蒸汽機，從開羅到好望角，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河內及大湖中的。羅得的意見，原也是他們想着，並且許多實驗工程師，考察這處區域，及其運輸的可能，也具同樣的意見。

從開羅到好望角的行程，現在還是火車、輪船、及旱道運輸並用。這蒸汽機間斷的地方，將來總有補築鐵路的一天，可是水道仍得充全部的一部分。

從開羅南行的鐵道，從喀土穆起已經展長二千四百哩到藍尼羅河賽那爾地方。現在藍尼羅河許多新堤壩的工程，用以灌溉埃及及蘇丹田畝的，正在建築進行之中。英國還造有鐵路從賽那爾向西，在科斯塔 (Kosti) 地方跨過藍尼羅河直到哥羅多蕃 (Khorofin) 厄羅貝得 (El Obeid) 地方。從賽那爾到亞爾伯特湖的一千四百哩路程，是尼羅河輪船、及旱道運輸——如汽車、馬、或是牛車之類通行的。從亞爾伯特南岸到維克多利亞湖中間，又是一處缺陷，需旱道運輸

的維克多利亞湖內可以行駛輪船，而到坦干伊喀湖又須經過陸地。從坦干伊喀湖到布魯坑山（Broken Hill）又是一處缺陷，有四百五十哩路程，現在正在興築鐵路。從布魯坑山起的鐵路，就一直到開普敦市了。還有幾百哩鐵道，從布魯坑山北至剛果卡湯加銅礦區域布卡馬（Bulama）地方，但與英國蒸汽機路線，到開羅的並無關係。

歐戰的結果，英國還築有一條重要的路線。因為當年土耳其訓練軍隊，欲奪取蘇彝士運河的主權；為防禦這種競爭，英國纔設法擴張遠征隊到巴力斯坦，建築一條鐵道浮橋，在康特拉（Kan-Sira）地方，跨過這條運河；並且鋪設二百五十六哩的鐵道，經過賽李及巴力斯坦沙漠直到海法。當興築的時候，那康特拉小鎮，大部還是沙漠泥渣，因為是防守鐵路的城市，已經變成歷史上極重要的武力根據地了。除卻從英帝國各處調來的軍隊以外，英國還組織埃及及勞工隊，招募有一百二十萬埃及及土人，這很大的勞工隊，一方面興築鐵路，並且作為與土耳其抗爭的後備軍。埃及人當然不願做這種工作，和四千年前以色列的後裔不願為法老做無報酬的苦工一樣。

經營的結果，土耳其失敗了。蘇彝士運河的權利，賴以保存。並且將亞非二洲，用鐵道連絡起來。

現在可以很舒服的乘坐火車，從開羅過君士坦丁堡直達巴黎了。其實康特拉鐵橋及軍用鐵道，已將亞歐非三大洲連絡起來。這種新的世界鐵道制度的聯絡，是愷撒帝國夢想的一部分，可是愷撒並無真個實現的希望，並且現在享有榮譽及實力的國家，還是他所希望征服的國家呢。

第二十章 喀土穆

從瓦的哈耳法經過那熱極的天氣，塵石飛揚的沙漠中六百哩路程以後，到喀土穆的棕樹園裏及白檸檬樹的蔭翼之下歇下來，是如何的安適呢！喀土穆是蘇丹繁盛的都城，以前不多年，有一時期，是極其繁盛的奴隸貿易場，後來戈登將軍被殺，及啓折涅將軍與回教徒劇烈戰爭的地方。

喀土穆位於北阿非利加兩大河流匯合處，剛好是到阿比西尼亞及比領剛果富庶區域的航路；築有鐵道到地中海，並且從尼羅河幹道裏除開瀑布所在地點六百哩以外，到歐洲去的運費，是很輕的；還築有鐵道到紅海岸蘇亞金地方，將來這裏要變成從開羅到好望角輪船火車路線中最大的站頭，是無疑的。

今天下午，我拜訪喀土穆的長官，詢問這城市的歷史，他說道：

「現在你所看見的房屋，俱是新造的，但是城市自身的歷史，比美國許多崛起的城市還要久遠，在芝加哥出現以前，就存在了。這裏自一百年前穆罕默德阿利建設以後，發達得頗快，十年當中，就變成蘇丹的國都，及商業的中心。哥頓將軍盡力推倒奴隸制度，及被害的地方，就是這裏。他在現在總督將軍府地基上以前房屋內樓梯上被殺的，那時馬第的領袖，宣告毀滅喀土穆，把舊的房屋，一齊拆毀，逼得人民一齊搬到他新在白尼羅河對岸約向南五哩設立的新京城恩圖曼去。當人民搬過去的時候，他把屋頂牆壁，及一切材料，統拆下來，運到恩圖曼去建造新的房屋。

以後數年中，啓折涅未來以前，喀土穆滿目俱是磚瓦堆、垃圾場。這時恩圖曼不單是吸收喀土穆全部的民衆，並且因為哈立法（Khalifa）強迫各處人民搬到恩圖曼去居住，以便他可以得着很多的軍隊去戰爭，所以還吸收蘇丹大部分的居民。結果，恩圖曼的居民達五十萬，而喀土穆一個也沒有。」

他繼續說道：「後來，我們同哈立法戰爭，終於戰勝了。我們把恩圖曼大部分摧殘以後，便着手

計劃建設新的大都市。初時的意見，想使恩崗曼的居民搬回喀土穆，但是最後決定，最好使那裏成爲土人的城市，而在這裏建築政府及外國居民的中心，並在哈爾法亞或就在藍尼河北岸喀土穆建設工商的城鎮。

「現在的喀土穆是與美國華盛頓差不多的計劃，——至少計劃決定的原理是一樣，——建設成功的華盛頓城建設的計劃，是常法國革命時代的工程師隆風少校 (Major L'Enfant) 走下的；使得當叛亂時，容易衛護，並且同時又很美麗。因此，城裏的街道，都是十字交錯的，中間開闢對角的小道，交叉的地方，做成方場或圓場，場上架設大礮，就可以管着許多街道。啓折涅爵士對於建設喀土穆也具同樣的意見，他指導建築工程師，將馬路放寬，建築幾處大的方場，全部的構造，務使得在緊要的路口，架設大礮，可以管着全城。結果，就是你現在看見的喀土穆。

城市的構造，分作三大區域，全部房屋的圖樣，都要經過建設廳核准，方可興工。一區是沿着尼羅河，是政府的府院，官場的公館，及富翁可以建造優美房屋的區域。背後幾條街道爲第二區，可以建造次等的房屋。再向後朝南，是土人的住宅。這個城市的計劃，可以朝着這幾方面發展的，我們深

信，將來這裏要成爲阿非利加洲內部最美麗的最大的城市。」

我就擱在喀土穆有一星期之久，覺得很饒興致。來的時候，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無非是努比亞的沙漠石崖，直到離哈爾法亞數哩，纔可以看見植物。向前火車經過遍地的荊棘叢林，約有十呎至十五呎高。再向前去，就有一塊塊的草地，被太陽光眩耀着。更近一些，就看見別種農業植物。阿拉伯人在那沙漠邊砍伐荊棘，堆積起來。作爲燃料，狹小的草地上，有少許動物在那裏嚼青。

在這沈悶而無味的沙漠中，一個蔥蔚的鎮市，忽現在眼前，不覺精神爲之一爽。前面沿着河岸望去一二哩遠近，有一條很闊的馬路，樹木蔭翳，路旁排列着高大的建築，及美麗花園中的私人住宅。這條馬路，從這端到那邊盡頭，接連着都是公園。第一處是動植物公園，園內凡是熱帶及亞熱帶生長約樹木，培植得都很茂盛，有鹹樹、猴果樹、及蘇丹各種奇異的植物；動物中有幾隻獅子、老虎、及高大的長頸鹿。今天下午，有隻長頸鹿嚼那有二層樓高的樹枝，我會把當時的情形拍照下來。

動物園隔壁，是很長的菲屋形的大旅社，四面圍着濃蔭的聚樹。過去是一所二層樓的辦公處，也在樹蔭之下，在這馬路上第一所公共建築，就是郵政局及電報局，隔壁就是軍政總部，屋後是公

共花園。正對河邊，在一座很奇偉的花園前面，就是高大的白宮，這裏是蘇丹總督的住宅及其辦公室。過去沿着馬路，是蘇丹俱樂部及醫院。遠在南端，是戈登大學的高大建築。末了，是英國的兵房。在河邊上，有許多免不了的水車，起水的時候，發出一種單調的摩擦的音調。這些水車，每天早晨七點鐘，就在那裏工作，車輪是永不擦油的，一轉動就發大聲，——呻吟，或嗟歎的聲音。在大旅館面前，有一乘水車，剛好做我的鬧鐘，因為一清早，就在那裏發響，就醒轉了。

與堤岸平行的海提夫馬路 (Khedive Avenue) 上，有溫茲羅福耳德 (E. Onslow Ford) 造的戈登將軍騎在駱駝上的遺像。據我所曉得的世界上的神像中，僅有這一個是騎着駱駝的。藝術很精美，足可以表現出一種英雄的氣概。

喀土穆的市場，在背河的馬路上，有塊很大的方地，佔地約十餘畝，專供商場之用。朝西的阿拔斯方地上，上面蓋着寺院的，足有兩倍大。商場內有兩家銀行及很多的商店。商店大半都是希臘人經理的。這裏的外國人，要算希臘人最多，其次就算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有些很重要的建築，其中最偉大的一所，就是安極樂卡佩托 (Angelo Caputo) 的房屋。此人可以稱作蘇丹的企業大王，因為

他在這裏經營有很大的事業，分店的設立，幾達全國，及尼羅河上上游的沙漠裏。商店的前面，必須蓋着門廊，或是對着拱廊，避免厲害的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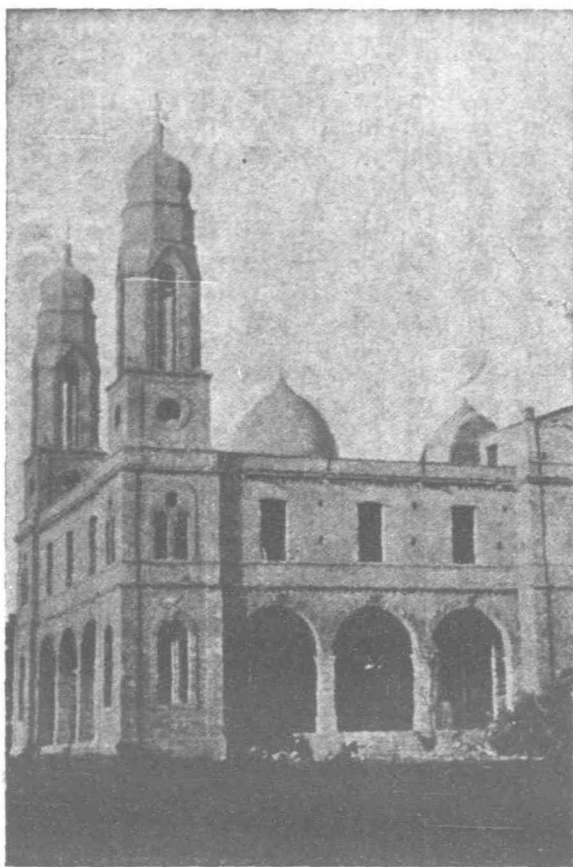
喀土穆的寺院，是阿非利加最美麗建築之一。這是一所白石造成的極大的兩層樓，方尖塔高聳於空中，尖塔的圍廊，圍有彫花石頭的欄杆；塔頂上豎着阿拉伯式的彫刻。這所寺院，是襲用埃及君王阿波斯喜爾密的名字。聽說他捐助了大宗建築的款項。

喀土穆城中，有科普替人建造的大教堂，英國教會設立的教堂，及美國新教會設立的學校及禱告所。所以喀土穆雖似與世界隔絕，倒聚着許多宗教上的原動力呢。

我很喜歡注意喀土穆婦女的工作。若是新造房屋，或是店面工廠，泥水匠、工匠，總有女工幫忙。這些女工，從蘇丹各處來的都有，所以在一所房屋裏，同時有五六種不同民族的女工工作。她們的工資，比以前增加了許多，雖然每天所得，仍不過數分，但是中阿非利加的人民看起來，已是富裕的了。

這些女工，都是高大的黑女，直立而肥胖；衣服很簡單，全身的曲線都看得出來。有些僅用一塊

禮拜者赤腳站幾個鐘頭之處



墜土種的科普替教堂裏，禮拜要五個鐘頭才做完。禮拜的人們，赤腳站在冰冷的地上。科普替人是真正古代埃及人的後裔，自聖馬克在亞歷山大里亞傳佈福音以後，就信仰耶穌教。

薄的藍布，披在肩上，腰部繫着圍裙拖到腳底，上衫每天有一半時間要脫下來，所以自腰部以上，均是裸體的，當她手捧重物高舉頂在頭上時，那半身肥胖的肌肉，在陽光下一齊顯露出來。土人無論男女，都把全身的毛髮薙得精光，每月薙一次。這種風俗，有許多地方俱很通行的。如亞馬孫美洲土人，有些也要薙的；突尼斯的猶太婦女，在將結婚以前，須從頭到腳剃過乾淨；菲律賓羣島的摩洛司（Moros）人，時常用小鉗子把毛髮拔下。

這些女工的工資，可憐很低，每天一角到一角五分的工價，在女工裏算是很大的了；就是男工，二角錢以下，也可雇到。爲了這點工資，這些女工，到尼羅河裏涉水到石船上起卸，頭上頂着兩三塊大石頭搬上岸來，用籃搬起泥沙倒在馬路上的碎石上，坐在路旁敲碎石塊用以鋪築馬路，把灰泥帶上棚架遞給泥水匠，還有很多的用五畝大的煤油箱在尼羅河裏挑水。有些馬路上，就是挑水洒的；喀土穆的花園，大都也是挑水灌溉的。我住的大旅社裏，有幾個女工整天的打水澆花。她們的身體很高，今天我自己立了一個旁邊，比起來竟高出我幾吋。我和她一起拍了一張照片，她起初不肯，但她終是一個無知的黑少女，想了好久，疑惑照不出來。

我在這裏，曾探詢關於勞工上的問題。建造師告訴我：欲使他們心滿意足，恐完全不能辦到的。工資越大，越有缺乏工人的危險。所困難的，就是她們一有了錢，就懶於工作了。所以工資越高，做的事越少。他們的需要，不過是吃飯，全家的人，每天有五分錢就够生活了。食品大部是煮熟的黍或粟米；飲料是土麥酒那是不需錢的。花一塊錢，就可做套衣服；婦人還不需一元，就可備辦了。糧食便宜的時候，工資倒要增加，若是食料昂貴，倒反減少。這種情形，似乎反常，但是土人也有土道理，說道：食物低賤，應當增加工資，因為容易得着食料，爲什麼還要辛辛苦苦的做工呢？若是食料昂貴，沒法，只好做工得點補助。他們爭着要做工，所以工資低微了。

第二十一章 蘇丹帝國的建設

這次我到喀土穆皇宮裏，與埃及軍總司令兼蘇丹總督法蘭西斯勒給涅溫蓋特談話，現在剛回來。他統轄的地面，佔全歐四分之一，歐洲無論何國——除俄國以外——的四倍。他的權力很大，對於國家與人民的一切行政，差不多都得爲所願爲。在與馬第及哈立法兩次戰爭中，他都是大將，

因爲他的勇敢及軍事經驗，節節贏得獎章，並且籌劃應付，結果竟使哈立法殲滅。就在那一年，他做了總司令，其後將阿非利加這部區域的混亂狀態加以整理，安撫戰區災民，把長鎗大砲造成擊鎗及牧師的桿杖，從野蠻不公平奴隸及戰爭當中，振興起文化來。在未就總督職以前，他曾著有探險錄，對於這曠闊境內各部都很有心得，現在根據他的意見，興築鐵路，開鑿運河，改良水利，開發利源，務使各種實業商業振興，並且漸次發達起來。

這位總司令，猶正當年富力強之時。他曾經歷過將近五十年重難工作的生活，但他現在看起來，不像四十五歲以上的人，若是他的鬚髮沒有斑白，更覺年輕，面上猶無縐紋，臉上緋紅，眼光銳利，全身的神態，可以看出來是健全而強壯的。他生平最大的事業，都自馬上成功；他不但是游過埃及蘇丹大部分的地方，並曾充駐阿比西尼亞的公使。他在每年當中，抽出一部分時間，乘船或騎着駱駝到遠省去考察。這次是新近從長途跋涉到哥爾多蕃回來的，他對於國家的情形，自由的和我交談，對於國內非常熟悉，所以他的談話，很重要。

我和他開談的時候，首先問他蘇丹的能力如何，意思是提起說：大家總以爲這塊區域沒甚了！

不得，不過是一片荒涼的沙漠罷了。他答道：

「這種觀念，大部是從乘坐火車到喀土穆來經過的沙漠裏發生的。加以尼羅河上游巨大的沼澤，聯合起來，就以爲境內不過是一片沼澤沙漠罷了。其實若是計及天然的富源，就明白蘇丹的真相，乃一沒有發展的帝國；具有各種氣候，各種泥土。沙漠區域，離喀土穆不遠，就終止了。以外雨量充足，足可供給常年的耕種，更向南部分的雨量，且超過需求。西部曠闊的區域，足可振興畜牧。」

* 因爲這次和勒給涅的談話，是當他乞休在蘇丹的外交生涯以後，他常被入視爲在這處曠闊而不明瞭地方的最好的著作家，他在活動最厲時期的考察，尤其是在這裏發表的，具有永久的價值。

例如沿着阿比西尼亞邊境及藍白尼羅河中間的盆地。這些區域，已經如埃及一樣的興築起來，並且含着豐富的肥料，——下埃及成爲世界出產最饒富的區域，就是靠這裏供給的。唯一的區別，僅是埃及的泥土，是經過幾千年來的耕種培植的，現在已成爲最佳的田地，而我所談的格裡勒(Gezirah)區域，從沒有耕植過罷了。其實藍白尼羅河中間的肥地，若是善加灌溉，每年可耕種四五次，可以繼續多年。我們像這樣的田地，有幾百萬畝，只是候人工種植，變成世界市場上生財的資

產。」

我就問：「在這國境內，可以與種何種植物呢？」

他回答道：「凡是埃及生長的農產都可以與種。現在格稷勒已經生產有極佳的黍、粟，並且產生最好的大麥，及玉蜀黍。這塊區域，其實可以稱為全境的倉廩。若是遇着豐年，產品超過人民的需要，都整大宗的收藏起來。我曾看見粟、米，藏在坑內，那坑的深度有四十呎，直徑有五十呎。這種糧穴，到處都有，通常人們都好好的藏着預備荒年，但當馬第治理時，兵士時有劫掠，結果，全部人民，都被凍餓所壓迫。」

我又問：「若是遇着荒年，把豐年的糧食都吃光了，蘇丹從那裏得到米糧運輸出口呢？」

「這個麼，現在正在設施水利工程，及較便利的運輸。尼羅河上游，現在還沒有改良水利；水利的供給，全靠雨量，但這是不一定的。若是水利計劃實現以後，全境可以得着這兩條尼羅河的灌溉，而不致減少埃及的供給；這樣，一年到頭都可得到充分的水量；若更採用新的種植方法，出產就可大大的增加了。現在土人不過是等着下雨，和他的妻子用棍子把泥土淘勻，撒布種子，以後就無

所事事，等待兩個月以後，預備收穫就是了。」

「棉花的情形怎樣呢？」

「依我的觀察，若是以爲蘇丹將來不能成爲世界的產棉國，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在全境各處，試驗棉花的種植，已有相當的成效。藍白尼羅河中間的盆地，很可以成爲極大的產棉場，而且質地是很優美的。蘇亞金附近紅海濱一帶，也施種很好的棉花，極有利益。喀土穆附近，外國人也在試種農產物，生產的棉花，已經與埃及及最佳的種類不相上下。

「但是現在勞工的情形怎樣呢，土著農民，够上耕種這些植物麼？」

「這就是將來待解決的問題了。這裏各種的土人都有，可以代表未開化至半開化各種時代的民族。有些現在就可以教他們工作的，有許多須費數年的訓練纔可以變成很好的農民，和埃及或印度的一樣。現在有許多農工，只求得到食物及目前的需要，若是有些積蓄，他們就荒費工作時間，去娛樂、跳舞、飲土麥酒，不弄得窮光不歇手。還有阿拉伯及別種民族的混合種，他們的程度高得多，我們對於這種人民，抱有很大的希望。」

「自英國佔領以後，這裏土人的狀況，有改變的地方沒有？」

「有的，他們比較以前要好得多了。所穿的衣服，比較複雜，生活程度也較增高，並且肯去工作，供給自己。以前他們大都赤身露體，並且需要簡單，沒有貯藏資產的觀念，不曉得節省。我們初來的時候，賦稅都由政府任意的聚斂，所以富有的土人，實在受迫不堪，現在因為賦稅很輕，人們都曉得貯蓄的意思，對於我們也漸漸的忠信起來了。我們第一步的工作，就是使得他們曉得我們的政策是公正誠實的；這一點，我相信很有相當的成效。我們並將國家從新組織整理，使得收入足夠供給政府的需要，達到這個目的，也非常迅速。」

「土人的人口增加了麼？」

「增加得很快。我很奇怪，自從我們治理以後，產生的小孩子極多。各省都有成羣的幼孩。此次我到哥羅多去考察，帶有許多小錢，分給幼童。這個新聞傳出去以後，我們一到村鎮，小孩子就蜂擁而來，差不多每個黑婦，都領着六七個不著衣服的小黑或小棕。我們經過的時候，小孩子都從屋裏跑出來。蘇丹人天性喜愛小孩，尤其是在環境順適的時候，像現在的處境。上帝給他們多少孩子，

並不嫌多。大部分男子，都有兩三個妻室，家庭中一年生養幾個小孩，是很平常的事。」

「貴爵想是乘着駱駝到哥羅多蕃去考察過了。將來那裏大約是很有價值的，可是呢？」

「將來不見得就不會興盛罷。」總督回答說：「那裏是繁殖牲畜的地方，產有很多的牛及駱駝。喀土穆所食的牛肉，大都從哥羅多蕃來的；而努比亞及利比亞沙漠的全境都用那裏畜養的駱駝。南半部是生長牛類的地方，都是游牧人居住，各家都養着整羣的牲畜，飄泊無定，逐水草而居，在北緯十三度以北，是畜養駱駝的區域，可以看見整千成羣的駱駝；這塊區域，似乎是土人最喜歡居住的。」

「在哥羅多蕃以西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你大約是說達富耳吧。那裏是多山的地方，山脈叢錯，有很多的溪流，居民尚多。以前有一時期，是奴隸販賣的中心地點。雖時有械鬪之事發生，但現在比較的尚安靜。其實哥羅多蕃也是這樣，人民都很勇敢自負，時常發生血鬪。」

第二十二章 爲什麼戈登將軍不知道恐懼

有一次我同法蘭西斯勒給涅溫蓋特的談話，是關於私人方面和幾點他所經歷的過去的事實。我會問：他將來欲將蘇丹的情形著成一書否？數年前他曾著有馬第主義和埃及的蘇丹（Mahdism and the Egyptian Sudan）一書；三數年以後，他又出版一書，名爲「十年來馬第營帳中的俘虜」（Ten Years' Captivity in the Mahdi's Camp）並且翻譯司雷丁帕沙（Slatin Pasha）所著的火刀下的蘇丹（Fire and Sword in the Sudan）以後許多年來，他的事跡，作成蘇丹歷史上事實的一部分。現在沒有人對於蘇丹的情形比他更加熟悉的了。總督回答道：

「將來也許要著寫別的書籍。歷年來我觀察所得，均留有記錄，將來把這些記錄歸併起來，或者是我告老以後的職務了。現在我最盡力的事務，就是如何能使國家發達。這種工作和這裏的職務太繁重了，現下沒有工夫來著作。」

我們的談話，接着轉到馬第及英國戰爭的情形。勒給涅先生，那時已是溫蓋特將軍了。他是英

國軍隊統領之一，在那恐怖時代的應付，都是凜然英傑的。我們談着的時候，是立在宮院二層樓做出的月台裏，下面尼羅河裏塔梯島 (Island of Tuti) 瞭然在望。溫蓋特將軍就談到戈登將軍的勇敢，絕對不知恐懼爲何物的故事了。

「當團困馬第的時候，戈登將軍的司令部，就設在這裏。當年此處還是很粗鄙的房屋，窗戶正對着那個小島，島上就是敵人營帳所在地。他時常在黃昏時，坐在房間裏窗下，對着河流記日記。馬第的兵士看見燈光，就不斷的向他開鎗；但是戈登將軍並不因此而遷移坐位。當時他的幕友，極力諫阻；喀土穆人民，也送來請願書，拜求他在屋後書寫，或是用簾將燈光遮住，以避耳目。這封書，是鎮上派遣代表送來的，大衆聚在營帳前面，立等回話。那曉得戈登將軍把窗前一齊點起燈火，穿房入戶，立在各窗戶的面前，務使島上的回教徒，看得很清晰。末後，他在火光當中跑出來，對大衆宣言道：

「諸位，當年有一個很怪的故事，說上帝製造人類的時候，前面擺着兩大堆物件，一堆是製造人類的泥土，一堆是使得人類低一級的恐怖心。當他工作時，取起一把泥土，做成人的形狀，外面撒以恐怖的原素，這樣一個個的造起來。末後，他拾起一把泥土做我的時候，做身體的泥土是够

了，但他看看恐怖堆，想撒在我身上，那曉得用完了，所以我並不知道什麼叫作恐怖！」

戈登將軍的勇敢，遠超過世界上許多英雄之上。他在這裏戰爭，直至遇害，無一毫畏縮。後來阿拉伯人戰勝他的軍隊，衝進他的宮院裏來，他還很莊嚴的詰問他們的主人究竟是誰。他們報以長鎗，直刺入他的胸懷，於是應手而倒。他們把他的尸身，從樓梯上拖下來，將首級割下，送到馬第那裏去。他的尸骸，就在回教徒掌握之中，被幾千人拖去，受了千刀萬剮，踏成肉醬；血染樓梯牆壁，沒人掃除。直至哈立法決定以此地爲家眷的住宅，纔把血迹除去。

英國人以全力完成戈登將軍在蘇丹的計劃——打破奴隸制度。這塊區域，曾爲這座大洲最主要的奴隸販賣場。窮苦的可憐蟲，整千的帶到喀土穆及恩圖曼來，從此帶下埃及去。在英人管理以前，境內各處，都有兵站，隨後變成奴隸販賣的中心；日尼羅河是有名的奴隸航道。後來阿拉伯人侵入中阿非利加各處，也將俘虜送到喀土穆。至戈登治理時，奴隸販賣，略爲斂迹，但自馬第佔領以後，又興盛起來了。至英國奪回的時候，恩圖曼還是最大的奴隸販賣場，還有從各處趕來整羣的奴隸，此後盡力之所及，嚴厲取締，奴隸的販賣，似已停止，但仍有私下販賣的地方。若欲絕對消除，恐非

經過長久期間不可。最近還逮捕有六十七個，內中五十八人定了罪案，有五十餘人，判處徒刑自一年至七年不等。

以前我在愛斯育特時，訓練大學校長亞歷山大博士，曾告訴我一個很苦的瑞士童子把上埃及及奴隸制度打破的情形。他說道：「這件事情，剛在英國佔領以前發生的。童子名叫洛特，他抱有一種思想，以爲他的任務，就是要幫同廢除蘇丹境的奴隸制度。他並沒有錢，但他沿途工作到亞歷山大里亞，並沿着尼羅河到愛斯育特。當時他住下來，一文莫名，於是他告訴我們，欲在教會學校裏工作，並且說明他的計劃，末後我們決定請他教授法文，同時學習阿拉伯語，出去盡力考察各處奴隸制度的情形。他於假期中與土人居住，並且環游考察各村鎮。那時販賣奴隸，是與埃及及政府法律相抵觸的，但是洛特考察得這種販賣還在進行，還有整大羣的奴隸從蘇丹帶到埃及，從這裏帶到突尼斯的黎波里轉運到君士坦丁堡。有一天，他到教會裏來，說是有人領着大羣奴隸，駐在愛斯育特郊外，白日裏藏在穴中，晚上發賣。他請我一同到政府裏去報告，說明他們應當懲罰的，我和他去了，但是一點效力也沒有。」

「後來，洛特似乎失望了，」亞歷山大博士繼續說：「但他說：很想到開羅請求英國總領事幫助。他真個去了，並說得總領事相信他，於是外交部長利亞茲帕沙（Ali Pascha）兩道命令下來，禁止奴隸販賣，因此洛特後面有英國政府做靠山，埃及政府也就敬重他，分二百名兵士，給他帶領，回到愛斯育特去逮捕。那時他們的意思，大概想故意傳布出去，以便販賣商可以逃走，但是洛特深加反對，將專車在鎮外停下來，把兵士分作兩隊，包圍這羣商人，當場捕獲奸商及六十七名奴隸。他把這些苦人，帶到教會學校裏來，想我把他們藏着，因為埃及人不敢在美國旗幟之下把他們取去。

「不多時以後，果然省政府發下一道命令，囑將奴隸放出。這道命令，是兵士帶來的，但無論如何，我加以拒絕，以總教和格博士不在這裏爲由，說：完全辦不到。第二天，和格博士回來了，政府裏又送信來，嚴責他不把奴隸送還；因此和格博士反詰他，說：不應違反法律，並且說明，若是愛斯育特人對於法律有一點尊敬，或是省政府裏有一個人，這一羣人，應當早已逮捕，奸商應當早已處治了。他要求非這樣辦不可。結果，奸商及奴隸帶到開羅去發落。埃及政府不敢粉飾了事，勉強將省政府官

員免職，並且懲辦販賣商。洛特後來被任爲埃及政府的委員，專監督奴隸販賣。他到蘇丹去與戈登將軍及司雷丁帕沙連合起來，繼續工作。司雷丁在他的著作火刀下的蘇丹裏，曾提起過，他在那裏和奴隸販賣繼續奮鬥，以致於死。

第二十三章 馬第的堅堡恩圖曼

恩圖曼是我所游歷過的最奇妙城市之一，曾爲馬第的首都，現在是蘇丹土人商業的中心。從阿比西尼亞山裏流出來的藍尼河口起沿着河岸沿展出去有六哩多長；對面是塔梯島（Tuti Island）島那邊白尼羅河對岸，就是喀土穆。回教主馬第定都於此，繼以殘暴兇惡的荒淫無度的哈立法，那時恩圖曼的蘇丹居民達一百萬。在這野蠻君主統治之下，爲軍事的大本營，有十萬所土房；數百萬方哩以內的居民，都搬到這裏來居住。哈立法所以強迫人民搬來，是欲於戰事時期，可以爲他利用的；耕種及收穫時期，放他們回家，收穫品也強迫他們運到這裏來出賣。他以恩圖曼做他的政府根據地，他自己的住宅，在曬乾的磚頭圍牆內，大約六十畝，裏面有大十餘畝的空曠的寺院。

這裏就是他的王宮，及四百名姬妾的內院。他大戰的地方，就在城外，結果敗下來，都城也毀滅了。

據回教徒的傳言說：教主說過，在忠實的回教徒當中，必定有彌賽亞（Messiah）或是馬第（Mahdi）者興起。這兩個字阿拉伯文的意義，是「上正路的」。穆罕默德阿默德（Mohammed Ahmed）宣布他就是這種領袖，後來就以馬第出名，於是建設帝國，直到恩阿曼戰爭，帝國的命運纔告終。他使得人民相信他是上帝差遣來的馬第，是教主親自從使徒聖賢當中差遣下來的，得到他們的任命來滌淨回教的。

他卻也做了些事，但是實際上他所宣揚的是什麼呢？可蘭經上吃烟酗酒是絕對禁止的，過度的奢侈，是要受責罰的，但是馬第及手下的大臣，所過的生活，無日不在花天酒地奢侈無度及作弊之中。在恩阿曼馬第人囹圄中數年的司雷丁帕沙所述的穆罕默德阿默德，是一高大闊肩極其強壯的人，黑鬚鬚，兩頰上有那平常有的三個疤痕，當門牙中有V形的齒縫。這個齒縫，來頭纔大呢，蘇丹人以為是表示很好的命運及他能夠擁有多數姬妾的唯一原因，他們稱他為可海法爾佳（Abu Fala）意思是說，牙齒分開的人。他那很美麗而潔淨的外套，時常洒以麝香、檀香、及玫瑰油。

的混合。這種香物，傳揚出去，叫作馬第香；大家以為若是不高出，至少與天國居民所用的一樣。

喀土穆自失守以後，凡是反對馬第的人民，除開少婦及幼女以外，都受着虐待，敢怒不敢言。這些婦女們，充當馬第的下乘。在這次戰爭以後數星期中，恩圖曼營幕裏的公事，就是分配婦女，他自己挑選了許多，不要的配給他的侍從及顧問。穆罕默德阿默德死後，哈立法佔有馬第的後宮，凡是宮女，都關在深宮裏，用太監守着，沒一個可以與別人結婚，或是再入塵世。

現在恩圖曼的情形，還和以前差不多，地面也差不多大，不過居民却減少了許多。今天我爬上哈立法舊宮的屋頂，俯視全城的景況。

沿着尼羅河邊的房屋，接連出去，有七八哩。水邊停集着無數的船隻。有些房屋，在幹河邊，其餘的四面八方延展出去。這座城鎮，的確是一座土城，在這千萬所房屋中，兩層樓的還不到一二十所，磚頭造成的房屋，也是有數的。我起初經過街道上，看見牆壁上有些小洞，就問問領導人是不是戰爭時破彈打壞的。他回答道：「爲什麼！我的乖乖，這是窗戶呵！」屋頂大都是平的，屋檐直伸出街心裏，下雨時，行人經過，時常被屋檐水落到頸項裏去。土平屋四面圍着土牆；對着街道的土店，也是用

土築的哈立法的闊大圍牆，是用土磚砌的，圍內的房屋，也是曬乾的土磚頭造的；現在裏面是英國軍隊及軍官駐的場所。

哈立法最怕暗刺，他把宮院附近的房屋，一齊拆除，他自己藏在圍牆內的房屋裏，旁邊有許多衛隊，還恐不夠，增加許多兵士防衛。他特別的住所，最後一言，是很富麗的，有很美麗的帷幕，絲織的地氈，還有從喀什穆歐式房屋中搶奪來的大銅床，掛着蚊帳。

立在哈立法的宮院上，可以望見許多街道，有些是很闊的，但是多數的街道，都很狹仄而彎曲。其實全城之中，是一曲折多歧的地方，當中有英國人開闢的馬路。哈立法舊政府及寺院教堂，在城的中央。現在英國人極力的經營計劃，務使恩圖曼發達，於城市的中心，築一公園。

蘇丹各個城鎮，都有英國的長官管理；長官以下的副官，一定是埃及土人，這副官的名稱，叫作曼摩爾（Manour）在政府沒有理着頭緒以前，他是真正的行政首領。他是土人的代表，對於各處的風俗習慣都很熟悉。恩圖曼的曼摩爾，是埃及總督的騎兵隊統領，幫同英國人與哈立法開戰的。他的英語很好，並且會土耳其及阿拉伯文字，所以當我們在城內閒步時，他能將一切的情形告

訴出來。

這次我是從喀土穆乘着小船順尼羅河而下的，行程不過五哩，但河中沿途灣轉，費兩點多鐘纔到。上岸的時候，剛好遇見慢摩爾，他帶着一匹好驢給我騎；今天整天的功夫，在城裏穿街入巷，寫記拍照。

我在阿非利加洲各處看見的人們，要算這裏最奇怪的了。他們從蘇丹各處來的，代表四五十餘種的民族。他們的臉孔，有許多是黑的，有些是棕色的，還有些是乳皮色的。其中所遇見的最奇怪的一個，雖是非洲種，但他的皮膚，和美國初出世的嬰孩差不多，頭髮很白：他是一個挑水夫，戴紅頭巾，穿長袍，用扁擔挑着兩大罐水在街上飛步跑着；原來是從井裏挑水到他的雇主那裏去。他那露在外面的手脚，同我一樣雪白，我叫他歇下來，把紅頭巾脫下，看看他的頭髮，是不是老了纔變白的。他的頭髮，卻非銀似雪白，乃是蘇色，他告訴我，今年不過二十五歲。慢摩爾用阿拉伯話和他交談，曉得他是純粹的蘇丹人，生長在與剛果流域靠近的一省。他的父母，卻是炭一樣漆黑，他的同鄉，像他一樣皮膚的人很多。我便使他立在街上土牆面前，旁邊立着兩個臉皮比印書墨還要漆黑的黑婦，

拍了一張照片。他起初並不願意，但是照好以後，我給他一塊值二角五分錢的銀幣，他纔一躬到地的很快活的跑開了。

我很奇怪，很多的蘇丹人臉孔上身體上都有斑痣。在街上撞見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有很大的疤痕，在頰上額或是胸前。有些婦女身上的斑點，像是受着慘無人道刑罰一樣。其實這些疤痕，都是他們自己刺成的，代表他是屬於那一家庭或宗族。曼摩爾告訴我，各種民族，都有特別的刺痣，在這疤痕上，就可以曉得他是從那裏來的。疤痕各種形狀都有，有些兩頰有三條平行的疤痕，有些是交叉形，還有像中國的刺紋一樣。

人們所穿的衣服也很奇怪。上等人穿着長衫，和埃及人穿的相像，苦人幾乎完全裸體，男孩女孩跑出來，不過是腰上繫根腰帶就是了。這根絲帶，很像纒繩做成的，兩端拖到大腿。很小的孩子，就是一絲不掛。

大多數的婦女，自腰部以上，也是一絲不著，然而她們並不覺得無禮不貞。今天上午我上岸的時候，在小船旁邊遇見一個。她是很清秀的十七八歲的女子，皮膚和油漆烏木一樣漆黑，身體如箭

一樣的直立，肌肉和鵝鵝一樣的肥胖。她立在土屋牆外飾芝麻子，兩隻手高高的舉着篩搖動，所以種子落下來，藉着風力，可以把殼皮扇去。她自腰部以上，都沒有衣服，她的姿態，倒像華盛頓的科爾科倫美術展覽室 (Corcoran Art Gallery) 室裏的純潔的聖母 (Vestal Virgin) 一樣。

恩圖曼是蘇丹的商業集中地，各種貨品，都是從此地運到各鄉村裏去，而糧食、白樹膠、駝鳥羽毛、象牙及土棉等，由各鄉運到這裏來出賣。城內有一百家酒館，二十家咖啡館，三百眼水井。市場內叢集着各種貨物，街道很長，兩旁都是商場或是商店。街上一段一段的分着，每段專門出賣同種貨品。許多商品，就在店裏製造。其中最有趣的地方，是婦女的市場，裏面是無數的藤簾或帳幔，每一帳幔底下，坐着一個婦人，前面擺着貨物。出售的有菜蔬、糧食、家禽、或土人的衣著，以及土造的貨品等類。婦人在那裏有出賣的特權，男人或許到這裏來購買，但是不許帶着貨物到這區域裏叫賣，或是公然的站立着。這處市場，廣有數畝，這些婦女，都是很尖滑的商人，我和慢摩爾經過時，看見有許多黑種及棕種土人擁擠着。

離這市場不遠，就到十嗽地。這個方場，是街道的中心，有很多的酒樓臨着。在一角上，是牲畜的

販賣場，有驢子、駱駝、及馬出賣。這種交易，是政府公賣的，生意極其茂盛，若是有好的牲畜牽來，一定可以消售的。若是在別處交易，賣契或可發生糾紛，所以商人都到這方場上來做買賣。

這裏有出賣銀錢的商店，卻是可怪得很；這並非說證券交易所或是銀行，乃實在的錢幣店，櫃臺上貨架上都是整多串的堆着出賣，真是恩圖曼的特點。因為從此地時常有整羣的人們到中阿非利加洲北部去，在將去之前，必須換那裏通用的錢幣做路費。許多民族所用的錢幣，還是宗教上的物品，實沒有脫離黑暗的時期。他們並不曉得錢是什麼，並沒有什麼銅子、銀元、或金幣。我們所用的銀元，在他們看起來，毫無用處，只曉得用銅絲、念珠做錢幣。說也奇怪，各處都有各處通行的念珠，及嗜好的金屬絲。若是通用的是藍念珠，那末你用紅的就買不着東西了，若是他們用金屬念珠，玻璃的就沒用了。

有許多地方，布匹就是通用的錢幣，還有用鹽作為買賣的媒介。鹽質是從鹽礦裏掘下來的，或是鑄成鹽桿，許多鹽桿，就可以買一隻牛或駱駝。這裏離市場不遠，有一家最大的蘇丹錢幣店，是敘里亞人開的，他告訴我：若是我要到內地去，很願意替我備辦用費。我就和他談談念珠的價目，那

些用琥珀做成的特別昂貴，他有一串五粒琥珀的念珠，每粒有黑核桃大，要賣十五塊美金。這串念珠，是婦人貼肉繫在腰上用的，婦人得到這串念珠，有時就算全身的衣服了。

離開這念珠錢幣店不遠，我和慢摩爾走到銀樓街上去。這段有許多銀鋪，裏面有黑人及黑童很忙的製造蘇丹野蠻的裝飾品。珠寶業算是這裏的儲蓄銀行。許多物品，是用純銀或純金造的，有些很重。我問問銀戒指的價值，要值五元一隻，一對金耳環要值六十元。耳環足有茶杯口大，穿進耳眼處環脚，足有鉛筆心那樣粗。這個銀商，赤着脚，穿白長衫，戴白布帽，全身的衣服，還不值十元。他是黑種人，手下有幾個黑人及黑童，在店裏作工。個個銀匠，都坐在八吋高六吋闊的鐵砧旁邊，用錘敲擊銀器或金器。

有一家店裏，我看見正在製造銀腳鐲，足有大指頭那樣粗。有一家正在製造金銀細工，——和熱那亞及盤谷來的一樣細巧。慢摩爾請兩個銀匠，把他們的鐵砧拿出來，放在陽光裏，以便我拍照，他們很客氣的允許了。

向前走去，我們到了靴鞋貿易場，那裏有幾十商人，出賣鞋尖翻出的紅皮拖鞋。向前不遠，是出

賣獸皮及新稍過的皮革的地方。皮革商人，就在場中醃皮，放在那裏曬乾。

有一家專賣駝羽的商店，資本很充足，價錢劃一。我在這裏勾留些時，買了一些駝羽，每片幾值二元，但這是道地從野駝鳥身上拔下來的長的好白羽，比南非洲田莊上養的駝鳥身上的羽毛要美麗得多了。

曼徹斯特商場裏，專賣各種的棉花及華麗的花色棉布。貨色的大宗，是從英國及德國輸入的。美國的貨品很少。在那段裁縫市場裏，我看見許多美國縫紉機，我曉得尼羅河流域一帶普通俱用的。

現在蘇丹全境，產有大宗的棉花。恩圖曼有一條街道，全部俱是紗廠及出賣土棉的商店。這處市場，做城外許多區域的交易；市場內部，是許多很小的用蘆葦的茅舍，對着污穢的街道，離城市的中心不遠，四面八方，有幾千呎地面，俱是泥屋土，屋裏及街道上，都堆滿着棉花。這些棉花，一探下來，就用蘆包捲着，運到這裏來出賣。樣子陳列在平圓的籃裏，每隻籃約可裝一斛，賣出去，並非原包，從新用袋子裝着。內中一大部分，帶到土織工家裏織布，可以想到一定是用很小的機器織的。

離棉花市場不遠，我看見一家小織廠，廠內有幾所泥屋，用泥牆與街道隔開。泥牆及小屋中間就是空場，在這場內，有十幾個黑皮婦女，席地坐着軋棉、紡紗。織布場在後面屋裏。所用的軋棉機，很像布的絞水器，不過滾木同平常的蠟燭差不多粗罷了。機器的全部很小，可以放在拍克量器（一拍克等於八夸得）裏面。一個婦人轉着機器，另外一個把籽花放進去，棉籽滾不過，就帶下來了。靠近軋棉機，坐着兩個婦女，用弓弦彈棉，再過去，另外有幾個兩腿交叉坐着，用手紡成綿線。

我到後面屋裏，去參看織布的情形，裏面有黑童及男工，在地洞邊上粗的織機旁邊坐着。織布機用腳踏動，穿線梭是用手拋來拋去的。裏面很寂靜，僅能聽見穿梭在布中穿動時發出的聲響。編織得很好並且軟和，可賣好價錢，很經得穿，比曼徹斯特及美棉織的還要優良。我問織布童子的工資是多少，告訴我每天一角。

蘇丹上部出產的糧食，大部分都從藍白尼羅河運到恩圖曼來。糧食市場，靠近尼羅河邊岸，這時靠得住不下雨，所以不需什麼堆棧或棚廠，就是倒在堅硬的地上堆起來，賣完了方纔搬完。若是你心目中想着，千百堆紅白沙堆成的小山，升斗斛等各種量器放在旁邊或是插在裏面，那末你對

於中阿非利加的糧食市場，纔有些概念了。但是另外還有許多帳幔或蓆篷，裏面的商人等候顧客，及整大羣的黑皮膚穿白長衫的男人女人，在那裏看樣子做買賣。

米商整天的看守着糧山。若是夜裏有事，定要出去，他們把糧山測面弄得平滑，印着猶太字的印記，所以當他不在的時候，別人偷過沒有，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最普通的糧食在此地消售的，是大麥、小麥、及粟米。粟米放在手磨中，或是用水牛或駱駝拖的大磨中，研成粉，做成圓餅，約有茶杯口大，二寸厚。麥是混雜種，在乾田裏，若是有水灌溉，很容易生長。

講到蘇丹麵粉的情形，我在恩圖曼時，曾參觀過國內極大的麵粉廠。廠主是蘇丹最富的最有勢力的人，他是穆罕默德的後裔，所以是鎮內市民的領袖。麵粉廠是在泥牆築城的房屋，裏面一部分是他的住家及花園，花園裏有井可以灌溉，我進去時，看見井旁有兩個黑女，在那裏轉動機輪汲水。

工廠分作三所，每所都是土築的馬欄似的平屋，僅夠擺一付大石磨，及牲畜拖的路迹。石磨的格式，與美國老式的磨差不多，兩塊重着上面那塊轉動，磨的時候，麥粒從上面那塊洞裏，漏到石磨

中間。三付磨都是用遮着眼的駱駝拖動，後面有個黑童坐在橫桿上趕着。磨下來的粉很細，我捏起一把來，試一下，很好。

第二十四章 戈登大學及偉而康研究院

乘輪船火車從地中海岸須四天功夫纔到的地方，離開人們幾乎不着一絲的區域一箭之遙，所謂奴隸販賣的中心附近，英國人在那裏辦有一所學校，培養土著教師及法官，政府的書記及會計，各種機工，並在相當程度之下，土木工程師。現在的校舍地面已有數畝，內有很大的寄宿舍，設備完全的教室、圖書館、博物院，及世界上很著名的研究院。

這就是戈登大學。這所學校，是在恩圖曼戰爭以後創設的，為紀念在這裏遇害的哥頓將軍，所以襲用他的名字。這個意見，是啓折涅爵士提議的，學校經費，是英國人捐助的，經費總額，達七十萬元，另外還得到美國人亨利偉而康先生 (Mr. Henry Welcome) 的善助，建立偉而康研究院，附設在學校裏。

勸給涅溫蓋特替我寫一封介紹信給校長詹姆士卡立博士 (Dr. James Currie) 我才去參觀，考察校內的建築，工作，及其能力。校舍在喀土穆南端藍尼羅河岸上，介在英國兵房及督署當中，是一座很美麗的建築，用摩爾太的深紅磚石造成，三面圍着一塊方場，大門正對着尼羅河，校舍背後，有座很雅緻的花園及農事試驗場。實驗場內，卡立博士正在試種茶葉及別種果木，是否可以在此地培植成功。

學校建築，是二層樓的房屋，中間升起高樓，內部有寬闊的迴廊與花園隔開，學生在課餘時間，可以在此地散步的。大門左邊一帶的廂房，是實驗室、博物院、及圖書館，中間及右邊的房間，是許多教室。我在此地時，看見室內都滿滿的坐着學生。

我先和卡立博士談談校內的狀況，次在校內闊步一周，參觀各部房間。學生約有三百人，年齡自十歲至十八歲，有些年紀大一點；從蘇丹各處來的都有，色種混雜，有些同我們一樣白，有些和煤炭一樣光黑；許多都刺着刻痕或疤痕，表示他們屬於那一種那一族的。若是我們懂得這種「註冊商標」，可以指出他們是生長在藍白尼羅河什麼地方。我看出有許多是遠從比領剛果邊境 巴勒

加紮爾省來的，有些是從索巴特河附近法紹達各村鎮來的，還有從阿比西尼亞邊境及紅海濱來的，有許多是哥爾多蕃及達富耳富豪的公子，從唐古拉及柏柏來的也不少。有些穿戴埃及式的紅帽及長衫，有些穿着中阿非利加的白頭巾白長袍，有科普替人及埃及回教徒，還有少數的阿拉伯游牧人，及一些尼格羅。

學生當中，有許多人的外貌很與我們相像，鼻子高直，口唇澆薄，頭髮雖然烏黑，並不捲曲，他們並非尼格羅，乃是阿拉伯人的遺種。他們的祖先，在中世紀的文化，達到最高的境地，那時的大學及學術，在世界上是很出名的。

學校的組織分爲三部：第一部是爲阿拉伯上級的子弟設的，培養回教學校的教師、法官及回教政府的官吏。英國人跟隨殖民地政策，盡力之所及，管理蘇丹的土著，却也敬重土著的宗教、語言、文字，所以學校裏第一科，用阿拉伯文講授，學生們做各種練習及寫讀，都用阿拉伯語文。和別種課程同時學習的，還有可蘭經及可蘭律法，他們對於回教都有相當的根基，特別與政府有關係的，更加信仰。這部的學生，都生得清秀，一律穿戴頭巾長袍，很有貴族的態度，很可表示出是富紳的子弟。

第二部是爲那些希望政府聘爲低級人員，以及想得着普通教育適於入社會做事及良好公民設的。這部裏，同時有英文及阿拉伯文的課程。學生都很年輕。有一所教室裏，我看見有二十幾個黑種及棕種的學生，正在學習寫作英文。我同校長一齊進去時，他們立起來行禮，出來時又立起來。學校內也教測量學，我看見許多很好的儀器畫及田野內測量的繪圖，——這個當然是高級學生練習的。教育很完備，學生很可以得到優良的訓練，適於各種環境的生活，及蘇丹各種的職業。

我對於校內附設的手工藝專修科特別覺得有興味。內容設備得很完美，附有木器店及鐵器店。我看見有二三十個阿拉伯少年，用生鐵打造各種鐵器；木匠店裏，正在製造書箱，及各種用具，並且學習建造房屋及裝修；還有機器店，學生正在車機旁做工。各工作店的主任教授，都是英國的實驗工程師，學生得着這種訓練，畢業出去，在蘇丹實業場中，就可謀着位置。這種工匠的養成，實在還不够供給社會上的需求呢。

蘇丹的土人，都是目不識丁的。馬第及哈立法，當時禁止各種的學習，因爲他們曉得受過教育的人民，一定要反對他們政府施行的政策。當哈立法稱王的時代，發出命令，無論何種書籍，都要燒

燬，在他心目中，沒有一個學校是值得他一顧的。結果，在一百個蘇丹人中，沒有一個可以寫讀。官吏們常說，張貼布告，是沒用的，除非在每張佈告底下，俱立着宣講員講給行人聽。同時土人非常敬重士子，他們以爲凡是寫出來的東西，總是真的，所以騙子時常到鄉下去，假造契據，說是政府裏收稅，詐取錢財。

英國人現在正在努力改變這種情形，對於一般人民，施以普通教育，並且逐步的設立高等小學。學校大都與寺院相聯絡，課程方面，以寫讀爲主。有些學校，則授以西洋文化教育的初步。高等小學裏，教些英文、算學、圖畫、及別種相當的課程。

我同恩圖曼政府的埃及官員曾一同參觀過一處高等小學。校舍在一圍牆之內，大半是平房，每所房屋，就是教室。學童用的書桌的式樣，和美國校童在家裏用的相似。教室的設備，都帶有近代的色彩。學生的年齡，多參差不齊，從六歲的孩童初學讀書起，到十八歲至二十歲快要畢業的學生都有。我曾聽着幾個大的學生背誦英文，我看他們與美國的兒童一樣有神氣。在一個教室裏，我又聽見學生背誦 William Tell 戲劇的一幕，劇情是華斯勒使瑞士的英雄射落他兒子頭頂上

的蘋果，有四個黑孩子對着背誦戲中的談話，他們操着英語，雖然還夾着阿拉伯的音調，但是他們用神奇的情感，背誦時，很可以顯出他們對於劇情能有充分的欣賞。又在一處，看見幾個阿拉伯土商的子弟，我在室外把他們拍了一張小照。學校內的學生，大都彬彬有禮，他們天然的賦力，比住在南方的阿非利加洲土人強多了。

且說偉而康研究院。亨利偉而康先生，是一個很富的菲列得而菲亞人，有名的倫敦巴洛茲偉而康化學藥品行股東之一。行內特別研究一種熱帶的病症及醫治藥品，營業的一部分，是準備傳教士及探險家用的藥品。亨利司端列（Henry M. Stanley）及他的同伴，週游世界隨身帶的藥品，就是這行內供給的。大概因為研究這種藥品，所以偉而康先生才計及蘇丹地方，願意供給設備，及支持這個大的研究院。其目的，是增進對於熱帶的反常情形特別對於蘇丹的人民及牲畜病症的研究，以及輔助辦事官員的衛生，及文化和軍事的醫院。現在院內的專門家，正在研究土人用的毒藥以及飲水內化學的及黴菌的毒質，並且研究食料及滋養品的改良，試驗及化驗各種礦產以及對於境內發展實業的各種原料。

研究院的主要辦公處，附設在學校內，但是試驗人員分頭到各處進行各種的研究。他們正在考驗境內的蚊子毒蠅及別種傳染的病症。在各種蟲病之中，他們首先與毒蠅傳染的病症交戰。這種可怕的病症，在中阿非利加傳染致命的不下數千。他們正在試驗驅除傷害莢實的米象，及別種損害五穀的害蟲，並幫助坎塞爾研究所（Cancer Research Fund）及卡內基學院的研究。我會遇着研究院內幾位科學家，覺得他們都很能幹的。他們告訴我，說蘇丹境內，凡是人類所曉得的害蟲及毒菌全有，爬蟲類，及害果蟲類，損害棉花；還有帶着瘡毒的蚊子，傳染黃熱症的。這種毒菌，若是有一次在病人身上滋生出來，就很容易傳染的。確的，這裏叢集的黃熱症蚊子（Stegomyia）若是一個身上得着病症，就接連不斷的傳染出去，很難斷絕的。

這裏的化學家告訴我，說這裏最有價值的產品之一就是阿拉伯膠。我們曉得，這種膠質，通常用作黏液，藝術上的用場，也很廣，如調和水化顏料幾種墨水及染絲織品和別種編織物。高等的貨色，用以製糖食品。美國許多女子，使牙齒潔白的方法，也是咀嚼這種蘇丹的樹膠。這種樹膠，是從荊球花樹（Acacia tree）上流出的。據說是一種微生物，吃樹內的液汁，當樹皮割斷或削去時，使得

膠質從樹皮上如眼淚似的流出來。這些液汁，都是土婦收集的，收集後裝起來，運到恩圖曼出賣或運輸出口。我前次在恩圖曼市場中遊覽時，看見有整大堆的運來的樹膠，大約由彼處從尼羅河裝下，或由鐵路運到紅海去。在露天的地上，有幾百噸樹膠堆着，聽說：在數星期以內，都要運到歐洲或美國去的。

在結束此章的時候，我很願意說兩句讚揚亨利偉而康先生應當稱讚的話。那已往工作的價值，是非常偉大不能估計的，個個美國人，對於這研究院的創辦人，是生在美國，應當自誇的。他一生的大部分的光陰，雖消磨於在倫敦所設的幾個工廠，大概他還不失為美國的公民吧。

第二十五章 經過蘇彝士運河

在紅海裏，沿着亞非利加東岸直向南駛的時候，我們從船裏出來，坐在輪船上層欄杆的旁邊四面一望，太陽雖然曬得厲害，但是我們頂上蓋有布篷，鹽風吹來，面上也覺涼爽非凡。這回我們乘着輪船火車，從喀土穆回到開羅，經過尼羅河三角洲到波得塞特，並經過蘇彝士運河朝南游到紅

海。現在正漸漸的離開阿拉伯海岸，往印度洋，駛向蒙巴薩港口；到那裏，我們將來要經過一片廣大的高原，進至非洲大湖。蒙巴薩地處熱帶，北距贊稷巴（Zanzibar）不過數哩，在怯尼亞殖民地一個東南角上，是經過該境到乞斯曼去的烏干達鐵路的終點，維克多利亞湖的重要港口。

我起初計劃，到維克多利亞湖的行程，想乘郵輪從喀士穆到根多哥羅（Gondokro）坐小船沿尼羅河上去，再步行到該河的發源地那河流所自出的大湖。但因為我的兒子雅各，在埃及染着骨痛熱病，愈趨愈壞，我不敢冒險到蘇丹上部去，免得感受瘧毒，黑水熱症，及睡病的危險，所以改變路程，從蘇彝士運河紅海及印度洋中去。

東阿非利加的路程，自蘇彝士運河開鑿以後，都重新改遷過了。約三千年以前，當腓尼基人住在北岸，創設迦太基（Carthage）時，他們曾達到埃及，也許尋到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後來他們沿着印度洋岸向南移住，差不多到摩贊俾克（Mozambique）自迦太基被羅馬征服以後，阿非利加東岸殖民地，為阿拉伯人奪去，沿岸向南擴張，直到索發拉。後來在托勒密朝，希臘商人，尋訪着好些阿拉伯的殖民地。在十二世紀，贊稷巴才首次出現在歐洲的世界地圖上，為回教殖民地之一。

蘇彝士運河的入口



蘇彝士運河的營業及利益，甚至遠超過雷塞布(Lerrops.)
的期望。他的石像，現在正巍立於這條改變世界的航路流
過沙漠裏大運河的入口。

以後哥倫布發現美洲，斯噶得伽馬在一四九八年首先繞過好望角，在蒙巴薩拋錨停泊。蘇彝士運河未開鑿以前，從歐洲到印度洋的航道，非經過好望角不可，現在還有許多船隻，沿這邊行走，但是這些大都以南美洲東岸做終點的。

從前到中國及印度來的船隻，非環繞非洲經過不可。從倫敦到孟買的路程，足有一萬一千哩，但是經過蘇彝士運河不過七千哩，可省去四千哩的路程，或是省去比紐約到利物浦的路程，還多一千餘哩。

記得有一年經過蘇彝士運河的輪船，有四千餘艘，乘客有五十萬，假使每艘省去四千哩的行程，這一年積下來的總數，就有一千六百萬哩，足夠圍繞赤道六百四十週。

這種利益，比巴拿馬運河還要偉大。這兩條水道，在世界上，真不曉得要省了多少時間多少路程呢。

我在波得塞特 (Port Said) 及蘇彝士觀察的結果，不單是證明巴拿馬運河將來能够付這項代價，就是撒姆老伯伯 (Uncle Sam) 有一日也要發現這是他最有利益的投資的報酬。

我們這次從地中海到蘇彝士灣，剛費了十八小時的時間。船上所納的稅，差不多每點鐘四百元，就是說：船上須納七千五百元，方准通過，另外還要加上船上的男人、女人、小孩子每人二元的人頭稅。運河公司，在這種情形，就是把手伸出來拿錢就是了。煤炭是船上自己預備的，是船上自己開行的，所以這項稅用，完全是通行費罷了。

但是這號輪船，還算小的，船的容量，不過五千噸。現在經過這條運河的船隻還要大，幾乎每天每號輪船，須付通行費一萬元，並且繳納一萬五千至兩萬元的，也是平常的事。若有軍隊經過此處，船上每名，要加收二元的人頭稅，增加運河的收入很大。誠然，一次戰爭，把別的事業弄得低落衰微，卻把蘇彝士運河的營業，增高得如天之厚了。

蘇彝士運河，是法國人計劃的，法國銀行家投資的，法國工程師開鑿的；但現在運河的營業，卻受英國人管轄，大部分的利益，入於約翰部爾（John Bull）之手。當年斐迪南得雷塞布（Ferdinand de Lesseps）提議開鑿的時候，英國人咸嗤之以鼻，後來他得到埃及君王生特帕沙（Said Pasha）的允許，他們又千方百計的，去阻撓工程的進行。法國雖沒有得到歐洲別國的幫助，仍是

毅然做去，於一八五九年開始掘鑿，十年以後，地中海的波流，可以直接流到紅海中去了。

開鑿蘇彝士運河，伊斯邁爾帕沙，花費了二千萬元以上。當時在局的貴族厄熱尼王后（Eugenie）爲娛樂起見，在開羅還建築有偉大的皇宮。從前有一位土耳其譯員告訴我，說當厄熱尼王后到埃及的時候，他曾看見她攀登金字塔，不憚勞苦的到最大的金字塔內部去遊玩，並且騎着駱駝到獅身人面山上去。

正當蘇彝士運河鑿成後一年，經過的船隻，合計有五十萬噸。五年以後，經過的船隻，增加至二百萬噸。這項巨大的收入，每年達五百萬元，於是英國人眼紅了，心想這倒是件有利的事，苦心積慮的想攫奪管理權。後來，居然與埃及國王伊斯邁爾帕沙接洽成功了。頑舊的伊斯邁爾是一位肆行無忌的暴君，沒有底止的搜刮小百姓的錢財，他曾幫助法國開鑿蘇彝士運河，當時分派股分，於四十萬股中埃及政府分得十七萬六千股，當他財政困難的時候，就決定把這項股分拍賣。英國內閣得到這個風聲，同時開羅法國領事，也電達巴黎，謂除非法國明天把這股份買回，就要被英國收買去了。

那時英國國會，正當停會時期，但是比康斐爾及三數別人，負責辦理這項交易；從洛斯紫爾德處借到二千萬，完全把伊斯邁爾的股本買進，歸入英國國庫裏，約翰都爾就接收管理權，當時世界別國，還不知道這項交易決定沒有呢。其實他還沒有全股本的百分之五十一，但是其餘的股東，散在四方，所以他居然以十六分之七的股份，得着全部的管理權，至今還在他的掌握之中。

現在沒有大宗的股票是私人，合股公司，或是別國政府裏的。數年前曾召集股東會，除英人以外，私人股本最多的，要算法國人，有一千五百餘股。

約翰布爾花了這二千萬元，在他的投資事業中的確是一個最好的機遇。現在他的股票的價值已經漲過付出時的數倍了。利息已經收到數百萬元，並且他享有運河的管理權，他的勢力及威信，在世界各國中不知增高了多少。他所得到的利息，卻沒有原來的股東多，因為他們每一張股票，不過出了一百元，但他每股却付了百十三元餘。

我對於巴拿馬運河的情形，也非常熟悉。起初我去調查，還在法國人手裏。後來，美國人管理時，我又在那裏耽擱了幾個星期。我同美國工程師們，一處一處的仔細觀察，眼看着蒸汽機鐵鏈把卡

利坡拉斷谷(Culebra Cut) 地土握掘出來，並且在那裏下部的小河游着，這條小河，原來就是加格羅河 (Chager River) 我經過蘇彝士運河也有三次，對於開鑿及建築的工程，有很多的記載。這兩格開鑿的工程，根本上截然不同。蘇彝士運河不過是沙漠裏一條極大的濠溝，雖然差不多有巴拿馬運河兩倍大，但是工程上還沒有開鑿巴拿馬運河的困難。這裏的泥土，比較得很平坦，但是巴拿馬的河道，山嶺起伏，正是安第斯山脊。這裏掘出泥土的數量，是一萬萬方碼，或是一萬萬噸。我有一次到巴拿馬去估計，從利坡拉掘出的數量，若是排成一條濠溝，三尺深，三尺闊，足可圍繞這二萬五千哩的大地兩次，還多一萬哩。

開鑿蘇彝士運河時，同時雇用兩萬埃及農民工作，他們用手掘起泥土，用籃搬去投棄。開工的時候，男人工資每天一角到一角五分，十二歲以下的童工，每天不過五分，不多時以後，完全停止付給，埃及國王，允許出一切的勞工。他們在法人淫威之下工作，就像古時法老時代希伯來人為埃及人作工的情形一樣。若用晚近的運河挖泥機及汽機鐵錘，在蘇彝士開鑿這條運河的費用，可以省掉原來耗費的一半。事實上所耗費的，因為移植，奢侈，及法人埃及人貸與資本很重的利息，大約要

超出四倍。當伊斯邁爾帕沙王被逐的時候，他所負的債務，達五萬萬元，大部分是直接或間接費在開整運河上的。

這條運河，經過埃及的國境，開鑿時費了埃及的錢財及勞工，應當埃及得當大部分的管理權了；不過原來和生特帕沙訂的條約，埃及只能得到淨利的百分之十五，以九十九年為期，並且自伊斯邁爾帕沙被廢以後，埃及政府自知財政困難，信用墮落，於是把這項權利以四百萬元售與法國西愛爾信託公司（The Oredit Foncier）現在政府裏關於運河上唯一的利益，不過是商業上通行國境的貨捐罷了。若是埃及政府保留着這百分之十五的權利，每年的稅收，可得到幾百萬元，幾年以後，就可把伊斯邁爾帕沙的浪費完全彌補，而在條約時期以內，很可以把土耳其國債完全付還，並且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富國之一；九十九年以後，到一九六八年，這條運河的權利及全部資產，俱歸埃及所有，那時的收入以民衆人數增加做比例，一定大得可觀，可以成為世界各國中的克里薩斯（Croesus）了。

昨夜整夜的時間，我完全花費在蘇彝士運河裏。輪船於下午離開波得塞特，薄暮時正在阿拉

經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



當兩船相遇時，內中一艘，必須靠岸停下，讓另一艘經過。有幾處堤岸，築起石壩，阻止沙石滑下，挖泥機在各處工作，以清河道。

伯沙漠的中心。那時空氣很是新鮮，景緻奇異而美麗；那熱帶的星光，比我們在家裏看見的格外明亮，輝煌燦爛的點綴着天空；兼之一輪明月，像燒到白熱的銅鏡似的，照耀着運河，變成瀉銀般的河流。正向前開行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寂靜無聲的阿拉伯沙漠裏，時刻有高大的駱駝，被鬼一般的人們騎着，在月亮地裏擺來擺去。水道裏，被電燈照得明亮。原來桅杆上、船頭上，各裝一盞很大的圓燈，接着船上的發電機，船頭那盞轉盆似的射着前面，弄得水面似半透明的藍天，像喀普里的藍洞天一樣。許多輪船經過時，老遠就看見一對雪亮的眼睛——每隻船都要用這種反射燈照着水道的。當船走近的時候，從水面上現出鬼怪一般極大的船身，裝着猛烈的眼睛似的電燈，使人覺得好像妖怪就要撲過來一樣。

在運河裏，輪船開得很慢，船的速率，每點鐘祇准開行五六哩。運河兩邊，從波得塞特一直到蘇士，處處豎着柱子，輪船時常要在那裏停止繫紮，因為河內的規則，凡是兩船對面經過時，其中一艘，必須停下來，靠近河岸，讓別艘先行開過。

運河的兩岸，有好多地方，築有石壩，免得沙泥從上面瀉下來，把河身塞住；但一年到頭，仍舊免

不掉開濬的工程。離開波得塞特不遠，我看見有很大的挖泥機，沈到河底，把沙泥抽出，經過長管射到沙漠裏去。聽說這種工程，須時常在河內工作的。

沿着河岸，每隔一段，都有河站或保衛所；各處有少數的小鎮市興旺起來。當船靠近一小鎮旁邊，有一個骯髒的阿拉伯人，在船邊帶着一腿半熟的羊肉叫賣，但是一個去買的都沒有。在村鎮及保衛所以外，行人很是稀少，這裏一隊駱駝在沙漠裏沿着飛跑，那裏又是一羣長頸鸞從水裏飛上岸去。若是太陽曬得厲害，從船邊望去，有時從熱的沙漠裏天邊，現出奇異的大海，奇異的輪船，同我們在這裏開行的一樣逼真；這種奇異的幻景，時常引得渴極的行人，騎着駱駝向那邊奔走。當我們走近一點，景緻忽然黯淡而終於不見了，好像海市蜃樓一樣。

現在的蘇彝士運河，與一八六九年開鑿成功的，完全不同了。原來的計劃，河道很狹，還沒有二十五呎深，像現在這樣多的船隻經過當然擠不下去。自從加闊以後，河面平均的闊度，差不多有三百呎，並且彎曲的地方，也都修直，省却許多航行的時間，使得船隻更加容易通過。便利航行的改良，在波得塞特及波得條菲克，都大著成效。在波得塞特裝煤的佈置，改良得很快，現在最大的船隻，在

沙漠中的純潔水



和蘇彝士運河並行的，開鑿有一條清水運河，供給開鑿蘇彝士運河工人的飲料。河岸生長的樹木，明顯的可以證明：沙漠若施水利，就可生長植物。

幾點鐘內就可裝上數千噸之多。

運河岸上最大的城鎮，就要推到波得塞特、易馬伊阿利及蘇彝士了。波得塞特在運河北端，是我們上船的地方。這個鎮市，久聞是從倫敦到遠東一個極不道德的極浪費的地方，靠着運河生活的港口上，一年到頭，連接着都停滿了船隻。

易馬伊阿利在運河的中部，比較一個小鎮還要小許多。現在據說是一個極衛生的地方，以前却是瘴氣之所。阿拉伯人現在稱爲「清淨國」(Cleansed town)。這個鎮市，是在當年開鑿運河時供給工人飲水的一條運河口，離開紮加濟格及古哥賽陸地不遠。

蘇彝士是個小小的鎮市，有幾千歐洲人居住，有鐵路通到波得塞特、開羅及埃及各處。離開阿拉伯亞丹一千三百哩，距蒙巴薩剛好二千九百十九哩。我們將由蒙巴薩進至怯尼亞殖民地，並且換乘火車經過該境，直到非洲大湖。

第二十六章 南下紅海

紅海真是紅熱！我們沿着赤道開過好多哩路程，料不到這股流到印度洋去的鹹水，還要加倍炎熱。紅海兩岸，都是鋪着沙漠，沒有一股清水流出來，稍減暑氣。熱帶厲害的太陽光，曬着鹹水，沙漠，從正月一直就要炙到十二月，結果，使得水面上的溫度，常在零度以上一百度，蒸汽衝入空氣裏，就像極大的沸水池一樣。太陽光線，被沙漠吸收，放射出來，就像鉅大的放熱器，所以空氣非常窒息，若是我房間裏，沒有電扇，我就不能執筆而寫了。在船艙外面，有兩層布幔遮着，藉避陽光，許多旅客們，都睡在那裏，以免受艙內底下上升的暑氣。昨天晚上，不單是熱得要命，還遇着很劇烈的沙漠風暴，紅的細沙，吹滿了一船，從砲眼裏攢進來，甚至攢入房間裏面。這個風暴，是從阿拉伯沙漠吹來的，或者許多到麥加去的香客，要被這風暴吞去，也未可知咧。

我們在這巨大的溝渠中，經過阿拉伯及達地方。據回教人傳說：這裏是伊佛安葬的所在，用望遠鏡望去，可以看見人們的始祖母，很沉寂的睡在城牆外四百多呎一處墳墓裏，上面蓋着寺院。據回教古籍上說：當亞丹和伊佛從伊甸花園裏被逐出去時，立時起着猛烈的西風，捲起他們，伊佛很慘淡的被捲到阿拉伯，亞丹因為身體較重，中途落在錫蘭，那裏有一個很長的珊瑚島，從錫蘭通到

印度斯坦，後來稱作亞丹橋；他從這橋上遠游，去尋伊佛，過了二百年之久，才尋着她，他們相會的地方，在麥加附近，亞丹的結果，却未載明。

翻開地圖一看，紅海不過是亞洲和非洲中間一條裂縫罷了。但是這條裂縫，有些地方，竟有二百哩闊，長足有一千二百哩，或是有我預定在阿非利加東岸從蘇彝士到蒙巴薩行程的一半。好多地方很深，若是將布呂里治山 (Blue Ridge Mt.) 放在裏面，也不過幾個很高的山峯，可以露出水面來。說到長度，若是把牠橫放在大西洋裏，從愛爾蘭起向西展去，足有到坎拿大路程的一半；若是可以舉起來搬到美國去，把蘇彝士放在菲列得而菲亞，巴布厄爾曼得還在內布拉斯加俄馬哈地方一百哩以外。這條大水道的闊度，處處都有紐約到華盛頓那樣遠，若是把全世界的船隻並排起來放在裏面，還有一百多哩空地。

這條極大的水道，兩端幾乎狹仄到一點。在隔開印度洋巴布厄爾曼得地方，不過像英吉利海峽多維處那樣闊，北端到蘇彝士運河就終止了。從巴布厄爾曼得起，兩岸開闊出去，岸線甚直，一直上去，那裏分作兩股，把賽奈半島低部抱着。這兩水股，就是蘇彝士灣，及阿卡巴灣。蘇彝士灣長一百

七十哩，經蘇彝士運河與地中海相接。阿卡巴灣長一百十哩，以前曾有人建議從這海灣開鑿運河通到地中海去的。

紅海上空氣裏，鹹得厲害，差不多吃蛋，不須放鹽。若是蒸發一百噸的海水，就有四噸鹽質沉在鍋底。天然蒸發得很快，若沒有印度洋的水，倒流進來，不到百年，恐怕就要蒸乾，海底光剩下極大的鹽塊了。

我很注意着搜尋紅海岸上人烟稠密的地方。那曉得連一個很小的城鎮都沒有。有的，不過少數的鄉村罷了。蘇彝士有很大的停船塢，但商業並不發達。人們想着，總以為運河開通了，必定要興盛起來，事實却並不如此呢。

你會聽見說過嘴西爾 (Kosbar) 鎮麼？這是紅海西岸一個海口，在蘇彝士南方不遠；有一時期，很是興旺。以前這裏是從尼羅河來的商旅道路的終點，而以色列的後裔也經過那條路乘船到摩西受命令的地方賽奈半島上去。

現在嘴西爾是埃及的香客到及達去的路上，一處歇足的地方，沒有以前來得重要多了。以前

這裏有許多門口蓋廊的飯店旅館，備有舞女及各種景象，足可表現出是進香的中心地。自蘇彝士運河鑿成以後，全市反衰落下去，高大的房屋，變爲坵墟；這個海口，頓成爲茅蓬草舍的鄉村了。附近有綠玉石礦，四面的黃沙，留有遺痕，可以見得以前曾開過金礦的。

我不能在及達停泊下來，非常懊恨。及達是我提起過的麥加的出口，每年有十幾萬香客經過，所以是紅海邊岸一個最耐人尋味的地方。以前在蘇丹恩圖曼，我也看見差不多有一千四百個回教徒，乘火車經過努比亞大沙漠到波得蘇丹（Port Sudan）再行搭船到及達。有些香客，在路上竟費了十年之久，然而他們宗教上的虔心，毫不衰減；他們從廷巴克圖邊境，乘着駱駝出發，後因食料問題，逼得把坐騎賣去，以後只好步行，從沙漠裏一塊草地到一塊草地，賺足了錢再走。像這部分的人很多，英國政府，有時把他們一級一級的分出來，用車載他們過去。

當初崇奉穆罕默德時，整千萬的香客不懼六十五哩的沙漠熱地，從及達步行到麥加去。到那裏去拜禱的人們，從北非洲各地，地中海東岸，印度，及阿拉伯南部來的都有。及達按人收買路錢，人民都靠着剝削教徒的錢財過活。鎮內雖有很多的飯店，却以不舒服著名，飲水供給的來源，很不充

足，每次大雨以後，一定有熱症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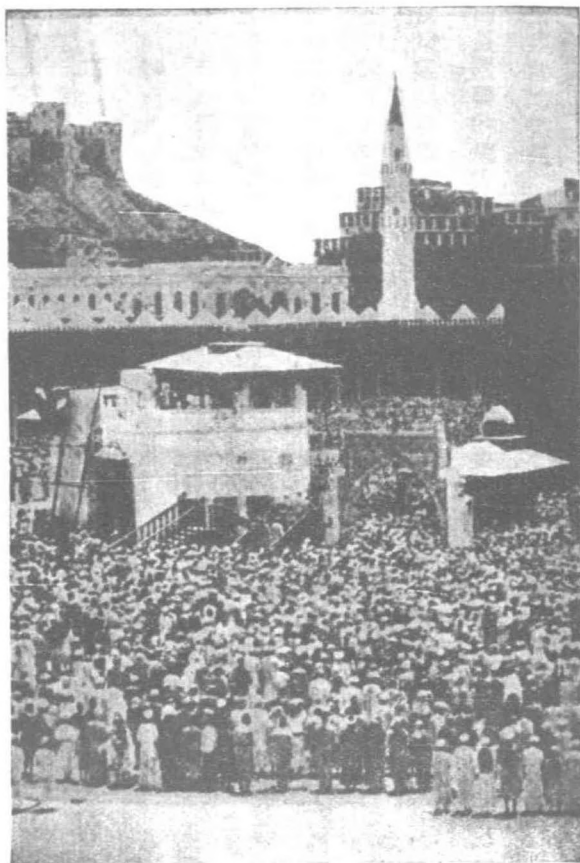
從及達到麥加的鐵路計劃，因為旅客異常衆多，一定可賺大宗的款項，二十五年前每年有六萬餘回教徒，飄海來經過沙漠，到麥加及麥地那去。現在去的回教徒，要增加一半，並且鐵路使得旅費減少，所以香客一定還要增加。恐怕將來還有一天，回教香客要從回教世界各處購買通行的期票，到教主聖地卡巴（Kaba）裏去行禮。

若是麥加與築有鐵道，基督徒或者有機會到回教聖地去游訪。從前到那裏去的，都是喬裝情形，不然，被回教徒攻擊，就有性命之憂。鐵道固然要歸回教徒管理，是否讓基督徒乘坐，還不能無疑。他們供給香客的食物，所以因為香客，生意就興盛了。

同時若是不像狐狸那樣強自寬解，說葡萄是酸的，我倒不相信麥加將來有什麼希望。麥加地處熱帶，河道乾涸多年，賴幾處鹽井及水池供給飲水。最清的飲料，須從阿拉蕃（Arafat）從小的溝渠裏引來。這種飲料，還是政府用高價出賣的。

聽說麥加僅有五千居民，山谷裏都住滿了，沿山邊居住。房屋都是用黑石造成的平房二層樓

麥 加 的 香 客



非州東北兩部，每年有幾千個教徒到麥加去進香。他們向回教神座禮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卡巴 (Kaaba) 及聖石。

或三層樓，緊緊的對着街道。外面不披石灰，非常污穢，人們須在這種一無好處的地方，尋得聖潔的環境，覺出生活的美滿。

麥加最緊要的地方，是聖主寺院。寺裏最緊要的就是卡巴（Kaaba）。卡巴是一個方形石頭造成的房屋，建築在寺院的中心，這所建築的東南角上，差不多離地五呎高地方，有一塊黑色隕石，據回教徒說：這是古時到天國去的大門。當亞丹被趕出去以後，這塊隕石，就墜落下來落在麥加附近。他們說：這塊石頭，當初是潔白無瑕的，現在因為被犯罪的人們的接吻，變黑了。到麥加來的香客，都要與黑石再三的接吻，表示他已往的無限罪過，都鑽入石頭裏去，他們的靈魂，就如出世的嬰孩一樣純潔了。每季都有幾萬香客親來行此大典，所以卡巴這塊聖石，每年獲着這幾千萬的接吻，想它所負着的罪過，是何等的重大呵！

第二十七章 阿非利加洲東岸

波得蘇丹及蘇亞金是阿非利加洲紅海岸上兩個最重要的海口；當紅海航路沒有完成以前，

還是一片荒地。原來的計劃，是以蘇亞金做蘇丹鐵路的終點，但是英國的測量家，考察得彼得蘇丹是一個較好的海口，所以把鐵路延長到此地。數年前，這裏還不過是小小的鄉村，現在居然有數千居民，和坎拿大西陲暴興殖民地一樣的興盛起來了。

我們向南駛去，經過紅海西岸意大利人佔領的地方。這塊殖民地，叫作厄立特利亞，從蘇亞金以南百五十哩起，沿長出去，到巴布厄爾曼得海峽止；地面並不甚闊，從海岸進去，不過到阿比西尼亞山脈就爲終止了。意人想把阿比西尼亞大部份奪過來，加入厄立特利亞版圖，但因爲門涅里克王（King Menelik）的反對，以致失敗。現在他們佔據的地方，價值很小，只有幾處可以耕種，進出貿易，也非常重要之衝。這塊長方形地面，都是游牧人住的，畜養駱駝、牛、綿羊、和山羊。若是一處草場不够畜養，牧人必須連牲畜一齊搬場。許多民族，住在帳幕裏，生活的需要，極其簡單。

意屬最重要的港口，是馬薩哇（Massawa）在小珊瑚島上面；有條棧道，與大陸相接；還有兩條很短的鐵道，通到阿比西尼亞山，一共不過四十八哩，一條接到阿斯梅拉鎮（Assiara）附近有幾處金礦已經開採。

意大利人現在架設電報，通到阿比西尼亞京城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想逐漸增加與該國的貿易。他們運來許多食鹽出買。說也奇怪，阿比西尼亞人頂喜歡吃鹽，比糖還要行消，他們視鹽的重要，和美國人視糖和煙草一般。平均阿比西尼亞人，每人都帶着一根鹽棍，時刻用舌來舐，若是會着朋友，他就向朋友要鹽棍來嘗一嘗滋味，朋友就拿出來，兩個交換舐着，好似美國前幾代人，風行鼻煙的時候，時常向他朋友供獻自己的鼻煙一樣。

意大利人在厄立特利亞以外，還佔有東非洲一塊大領土，就是意屬索馬利蘭，從亞丹海灣口起，直下延至英國轄地的邊境。我們將來到蒙巴薩，要經過這塊地方。意屬索馬利蘭，雖然有俄亥俄三倍大，但是居民不過克利夫蘭三分之二，並且價值很低，民衆大部分，從事畜牧，以養牛耕種爲生。若是你打開地圖一看，亞丹灣好像立在一個沙洲似的地面上，這塊沙地，從阿非利加洲起，直凸出去，這塊凸出的地面，到印度洋有七百八十哩，有時稱爲「非洲的大角」牠的尖端叫作瓜達夫伊角。移時我們的輪船，離開海灣向南開行時，可以看得清楚。

從印度洋藍蔚的海水中，直聳出這個鉅大無倫崎嶇峻削的海角，兩旁都是黑石，崎嶇不平，頂

上覆着一片黃沙，底下也有沙石，直侵入石縫裏，在黑色的背景上，點綴成黃色的斑紋。角的後面，就是層巒起伏的沙山，重疊出去，一直與天邊相接。這塊區域，完全是一片沙野，沒有什麼樹木，叢林，居民，或是野獸等物。雲霧重重下降，籠罩着這灣海角；海面上的濕氣甚重，好似三月裏的維基尼阿的空氣一樣。從海洋裏望去，角上的石崖，形似睡獅，尾巴拖在沙裏；再向遠方看去，又像踏臨海面上的一座城樓。向着印度方面過去一百三十哩，是英國管轄的索哥德拉島。

我們向南開行，經過英領索馬利蘭。這塊領土，比密蘇里稍大，有數千回教游牧人。他們也是帶着牛羣、駱駝、逐水草而居。在馬第戰爭以前，這裏還屬埃及，以後被英人佔領，受印度政府管轄，現在又直隸於英政府了。

在沿海岸一帶歐洲殖民地後面，就是阿比西尼亞。這裏是黑大陸最耐人尋味的國家之一，除却來比亞以外，算是非洲不在歐人手下的唯一的獨立國。自被列強承認爲自治國以來，已能够保存着國家的權利。創設現代政府的國王門涅里克第二（Menelik II）美國人大都聞名的。現在彼都人士，還用這個名字，歌頌祈禱。據說阿比西尼亞人，在路上無論遇見甚麼人，都可喊「白門

涅里克」(Ba Menelik)意思是說，門涅里克的名字使他住足。若是隨便應用這個公例，是有罪的；若是有人這樣行了，就可以送入法庭裏受審判罪。

阿比西尼亞帝國境內，包含着一塊很廣袤的高原，面積大於俄亥俄洲十倍。高原上面，山嶺叢錯，簡直可稱為非洲的屋脊。景緻異常美麗，又有非洲瑞士的稱號。這塊高原，有許多高地，一層高似一層，中間有很深的山谷；巨大的山峽，和落機山境差不多。高原的中心是察納湖，(Lake Tana)四面有大河流出，有許多流入沙漠裏，以致湮沒；有些如阿特波拉河及藍尼羅河則供給埃及的水利和食料。藍尼羅河，就從察納湖發源的。

阿比西尼亞地方大部分的泥土，是非洲最肥沃的，其實可以稱為沙漠翰海及大澤中一個肥沃島。幾乎無論何種植物，都可以生長；低部出產糖及棉花，高些的產咖啡，再高些的產溫帶中結實的穀麥。

據說該國境內，是咖啡出產發源的地方。有名卡法的一洲，是第一次運輸咖啡子到亞刺伯去的所在地。咖啡(Coffee)這個名字，就從卡法(Kaffa)洲這個名字脫來。卡法生長的咖啡樹很大，

樹幹常用作木料，有些地方是野生的，有些是人工培植的。

現在阿比西尼亞的利源，尙未開發，但是將來要開闢發達，是無可疑的。將來或者要變成游歷及涉獵之所，也未可知。這裏特別使我們注意的，就是阿比西尼亞大多數的人民，崇奉基督教，與埃及科普特人一樣。

第二十八章 亞丹

我們從巴布厄爾曼得海峽，離開紅海，到了阿拉伯亞丹，再沿印度洋岸下去，到蒙巴薩。我們所用的頂好的摩加咖啡，就是從亞丹運到美國去的，但亞丹又從耶門省用駱駝運來的。耶門省各家住宅的四周，種有幾處咖啡叢林；不過僅够家內飲料，出賣的僅佔少數。

那裏並沒有大的種植場，和大的咖啡廠。當成熟時期，咖啡子採下來，放在日光下曬乾，以後就用袋裝起來，用駱駝載着，越山過嶺，駝到此地，再用手磨去殼，用風車車過，揀選過，預備出口。揀選的工作，都是女工做的，她很注意的一粒一粒的選擇，把壞的剔去。工資固然是很低的，但是咖啡經過

幾套商人幾重盤剝，還要交納本地酋長的稅用，所以賣價一定很高；因此，世界各處都要做種摩加咖啡了。

自一八三九年約翰部爾佔着此地以後，亞丹這項出口，屬於他手下者有年。後來，巴布厄爾曼得海峽的丕林島，也歸入他的掌握。丕林島離亞丹大概百哩光景。這兩處地方，管轄着紅海及蘇彝士連河的進口，形勢的險要，和直布羅陀一樣。亞丹還是英國最大的煤炭站，港口非常優良，入口處有三哩多闊的港灣，港內已經開濬，吃水深二十六呎的輪船，無論何處，都可停泊；並且面積很廣，凡是經過運河的輪船，同時停泊在這裏都可容得下。

亞丹防衛得非常堅固。這個鎮市，是建在火山腰上石崖中，掘有很闊的濠溝，有數千兵士駐防，用的是最新式的鎗礮；至於水雷以及別種防禦工程，尚不知有多少呢。

但是無論軍事上重要不重要，我總覺得亞丹在我所游歷過都市之中，是最足使人憂悶的。除南阿美利加的硝石岸上的伊基圭有些相像外，簡直找不着一處和這裏相同，但是伊基圭和亞丹比起來，還算是天國了。我們試想着一個很大的海港，盛滿綠水；岸上高聳着深褐色的崖石，慘白的塵

沙堆成的峽巖峻嶺；從沒有一團青草，或是一株綠樹可見；就是像美國沙漠裏生長的仙人掌，及叢生的荊芥，也不能生長；這是一個沒有植物的村鎮；那一種濯濯的形狀，就像一隻死駱駝，皮肉俱無，光剩一堆枯骨在沙灘裏；並且厲害的太陽，從非洲沒有半點飛霞的天空中直曬下來；極目四望，只見一片的蒼茫慘白，石崖反射的陽光和山上的草屋現出同樣的灰白色。

這個都市，看去似焦旱乾枯的。的確乾旱，僅有一兩處井水，並且這兩眼井，聽說英人向井主買來，竟費去百萬元之多。所用的飲料，幾乎都從海水中取來。新鮮淡水的價值很大。幾哩範圍以內，並沒有河流。城址剛在死火山口上，附近有一巨大陷坑，一千多年前，在這陷坑裏，鑿了幾處很出名的畜水池。水池很大，若是把裏面的沙泥搬淨，倒可以盛三千萬畝左右的水量。每次大雨以後，裏面積滿了水，英國政府，常以重價拍賣出去。若是雨量很大，可以賣到一萬五千到二萬餘元。

十六年前，我環游世界，曾在亞丹就擱過，這回是第二次游到了。在這十六年中，並看不出有什麼改變的地方，居民也不知增加些沒有。這裏民衆，是印度洋岸各處的種族搬來結合成功的。有阿拉伯人、非洲人、猶太人、葡萄牙人、及東印度人、歐洲人約有四千；有經商的，有充官員或兵士的。大部

份却是阿拉伯人，所以通常的民族是黑種。有些是從阿拉伯內部遷來的，他們高大瘦削而漆黑，崇奉回教，每天要祈禱五次。還有從索馬利蘭來的黑種回教徒，及從阿比西尼亞來的黑種基督教徒，另外還有波斯人、印度人及東印度的黃種及棕種回教徒。非洲人的頭髮，是羊毛似的，但大多數却很捲曲。婦人的頭髮，從面部兩旁捲曲的披下來。這些人們，無論男女，都不多穿衣服。男子腰部繫着一塊破布，女人所穿的衣服，就是一條裙，直拖到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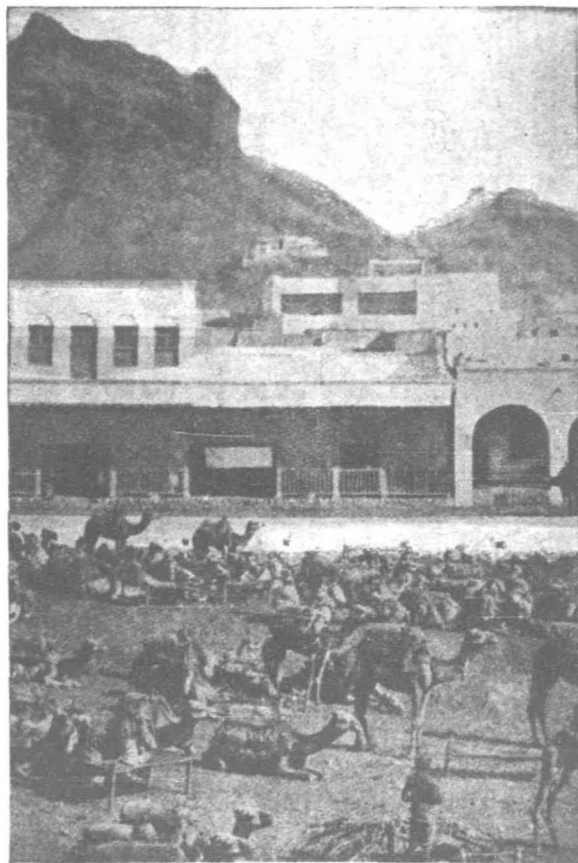
東印度人，到處都有，專做一些小本交易。幾乎每條街道的轉角上，都可看見這種小販。他們的衣服，按着階級及宗教，各不相同。拜火的波斯人，穿着黑色道士式的衣服，戴着倒豎煤斗似的高帽；東印度的回教徒，繫着頭巾；印度人拿白布繫着身體。另外還有許多希臘人、意大利人，及一些波斯人。英國人常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很大的帽子，以避日光。

這裏是駱駝極多的地方。天天都有整批的駱駝，穿棧似的來來往往着，輸出一袋一袋的摩加咖啡及樹膠，並且把歐洲貨物及別種供給品運到各處沙漠田中去。和耶門的交易，很是可觀，與阿拉伯東南部民族的交易，也不小。城內街道旁邊，每有許多駱駝，臥在地上，當卸貨及上貨的時候，還

可以看見駱駝在那裏滴淚叫喊呢。駱駝是世界上最不能滿足的最卑鄙粗劣的動物。今天下午，我經過的時候，有隻駱駝向我狂吠。聽說駱駝極不服從他的主人的。但無論如何，這種動物，是這裏運輸貨物的牲畜，沙漠裏生活非有駱駝不行。例如供給阿拉伯各處人們大部分的乳料，駱駝毛可以織成帳幕，所以事實上，駱駝可算是沙漠裏的耕牛。種類很多，和馬的種類一樣的繁雜，有幾種是屬於拍希繪（Percheron）的，最好的可以駝半噸重物，有幾種只好作爲坐騎。平常輸運用的駱駝，每點鐘祇能走三哩，每天能走十八哩的，就很難得的了。最優種騎的駱駝，一氣可以聯着走二十個鐘頭，每天可以走一百哩，阿拉伯種十點鐘內，行七十五哩的，很是平常，並且還有更加快的。至於價值，平常駝貨的駱駝，三十塊錢一隻，但是馴良騎坐的駱駝，每隻就非一百元以上不辦了。

你會聽說過駱駝是怎樣造成的麼？這裏有阿拉伯人說的一個駱駝所由來的故事。他們說：上帝拿一把神捷的南風，吹一口氣，做成功一匹馬。但是這匹馬却不滿意牠自己的形狀，向上帝訴說：頸子太短，吃草大不方便；蹄子太硬，容易陷到沙泥裏去；並且背上沒有駝峯，馬鞍放不穩固。因爲要滿足這種要求，上帝才按着馬所提的條件，造成駱駝。當時那匹馬看見他的理想，居然用血肉之軀

亞 丹 駱 駝 市



亞丹是一個駱駝極多的鎮市，每天都有趕駱駝的馱着咖啡和樹膠到這裏來。平常馱貨的駱駝，每天只走十八哩，乘坐的駱駝，就快多了。

實現了，立時覺得醜的可怕，趕緊跑開，所以現在的馬，初次看見駱駝，沒一隻不嚇得飛跑的。

這個故事，使得我聯想到阿拉伯創造水牛的傳聞。水牛，大家都曉得罷，是戴着角，蒙着皮，披着毛，踏着蹄的一種醜陋的動物。上帝初次造成的，是美麗不過的黃牛。當造成功的時候，有一個妖魔經過，看見這隻黃牛，很譏諷這種工作，並且帶笑說：他只消把眼睛一閉的霎那間，就可以造成一隻更美麗的牛。當時上帝就把製造黃牛的原料給他，叫他去創造，這位妖魔做了一日一夜，才造起來，結果就是那醜陋不堪的水牛。

我在這裏各處考察過阿拉伯的馬種。有些人以為馬是比較很少的動物，沙漠當中並沒有的。不錯，阿拉伯人有馬的人家很少。優良的種類，產生在這半島中部的那給的（Najd）高原，屬於阿那紮種（Anazah tribe），起原很古，要上溯到洪荒時代。這一種很是強壯，世代相傳下來，蕃衍得很多，最優良的種類，按着系譜，可以直追到穆罕默德時代。其中最好的一種，是回教主飼畜的五隻牝馬產生下來的。這些馬匹，運出阿拉伯境的極少，因為牠們都是酋長佔有的，除開親族需要以外，從不發賣。現在時常有少數的阿拉伯馬運到埃及及北亞美利加各部，土耳其的御廄，也畜養着

好些。

純粹的阿拉伯種馬，運到歐美去的，那就千載難逢了。有一個運到美國去的那兩匹良馬，還是格蘭特將軍從君士但丁堡帶去的。我猜想大約是當他環游世界，在土耳其的時候，偕同土耳其皇參觀御廐時所得的。當時土耳其皇向格蘭特說：叫他揀頂好的牽一隻去。他看中一匹灰色斑馬，叫作雷與帕得（Leopard）的，土皇說道：這就是你的了，又指着一匹四齡的小馬叫作林登多賚（Linden Tree）的說：這也是你的。後來到了美國，這兩匹馬，就畜在華盛頓附近厄狄俾耳將軍（General Ed Beale）的田場裏，專為傳種之用。現在產生了五十多匹美麗的小馬。

第二十九章 蒙巴薩

蒙巴薩是從維克多利亞湖下來的烏干達鐵路的終點，英屬東非洲七省——現稱為怯尼亞殖民地——烏干達及鄰近區域海外貿易的港口，位於東非洲海岸中部，靠近赤道的一個島上。對面的大陸，在赤道周圍，要算最遼闊富厚的了。若是我在這裏寫字檯底下插桿為記，從此地直向西

行，不多時就到坦干伊喀湖的上端；再向前，就到剛果河口稍北的大西洋岸；航過大洋以後，上岸的地方，在南美洲亞馬孫河口；再沿着亞馬孫河流域上去，就經過厄瓜多爾的基多地方；再折而下，就到太平洋了；從這裏一直向西行到蒙巴薩我所插的木桿，共有一萬六千餘哩的海程，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航道裏經過的陸地，不過是新幾尼亞婆羅洲及蘇門達臘幾處罷了。

蒙巴薩距波得塞特三千哩，離倫敦六千餘哩，所在的緯度，遠在菲律賓之下。從贊稷巴乘船北行，一天可到。從紐約來，就有三十天的路程。

向來我在非洲旅行，都是經過一些到處散佈着水草的沙地；例如在摩洛哥，就與撒罕拉大沙漠接近；在阿爾及利亞及突尼斯又經過數百哩的沙漠；在的黎波里眼睛被利比亞沙漠的迴光射得生痛；在埃及及英屬蘇丹，就攔的時候，又被吹過尼羅河的狂風挾帶的塵沙幾乎弄瞎；經過紅海的時候，阿拉伯大沙漠就在兩岸，幾次黃沙飛舞，幾乎把我們的船遮住；阿拉伯南部的沙石，都是險峻崎嶇的；而意領索馬利蘭，也不見得要好多多少。

這裏在蒙巴薩，就大不相同了。這是熱帶中繁華的區域，周圍的景况，令人追想着所羅門的歌

聲；一切天然的景緻，都極和藹可親；雨量的調和，屈服了驕陽的肆虐；各處生長着蘇杏、葡萄及各種樹木；大陸的沿岸，圍着繁茂的椰子樹；島上喬木林立，枝葉濃蔭，庇着全島；甚至巉巖峻壁，也長着一些青苔。

蒙巴薩是一個披着濃蔭叢林的珊瑚島，長僅三哩，闊僅哩許，但是聳出水面很高，並且離大陸很近，岸上的清風，吹打着椰子樹，那沙沙的聲音，隱約可傳入耳鼓。島上的叢林，有些已被砍伐，闢為很闊的馬路。島的一端，是一個生氣勃勃的鎮市，住着五方雜處的人民，山上星羅棋布着英國官員的別墅。島上有兩處很好的港口，一大一小，小的在城市上熱鬧的部分，是小船停泊的所在；大的可以停泊下非洲東岸所有的船隻，這裏的人們，常說這是非洲東岸最大的港口，名字叫作啓令的尼（Kilindini）意思是說「深沉的地方」。岸上僅有幾所棧房，和一個石築的碼頭，城鎮離此地有四哩遠近。

我上岸的地方，就在啓令的尼港。上岸很是困難，大船離岸很遠就拋锚停泊了，我們的行李，都是用土人划子搬運上岸的。因為碼頭上非常擁擠，我們就叫水手直接搖到稅關處沙灘上上岸，稅

關是一所很小的茅屋，不過牛欄那樣大，屋基却是很高，我們須站在土人的肩頭上，才可以爬得上。他們的半身，都浸在水中，可是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們及行李連人帶貨的搬上岸來。稅關上的檢查，很是和緩，檢查員只查查我們身上帶了鎗及火藥沒有，並且警告我們，若是沒有二百五十元的捐照，不準獵擊象及海馬。不多一刻，土人又背着我們爬到離山頂有四分之一哩的地方，我們從那裏才搭車到蒙巴薩去。

我們平常說到這個「車」字，以為不是電車就是汽車了。現在我乘坐的，却是人力車。在阿非利加東岸人力，就是頂便宜的原動力，土人勞力所得的工資，每天不過五分錢以上，而在內地，有些做八九個鐘頭的工作，還不過得到三分，所以當地的貨車，都雇人工拖動。每乘車有一層大如食棹的車板，底下是車輪，上面是車篷，車板中間有一條槓，可以坐兩個人到四個人。車輪中間，差不多有二尺闊，每乘車背後，是一個或兩個赤腳光頭的人推着，上山下山的飛跑。這種車迹，鋪遍了全島，另外還有支路到各個官員的家裏去。車輛有私人備的和公共的兩種，無論什麼人，都可自備一乘，履權苦力，以作代步。在辦公時間——這裏上午八點到十二點下午二點到四點——開始或休息的

時候，車轍上填滿了這些小車，車上坐着一個或兩個官員到辦公處去，或從辦公處回來。

我很希望能夠把這舊蒙巴薩鎮的情形描寫出來。這裏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前，就出現在奧圖上了。由印度來的後來繞過好望角發現歐亞的新航路的發斯噶得伽馬（*Vasco da Gama*）當年在這裏登岸的遺跡，現在土人還能指示出來。他是在一四九八年登岸的，同時哥倫布正作美洲第三次航行。自此以後，蒙巴薩便成爲都市；得伽馬也曾著書述及。以後不多時，變成葡萄牙的領土。一五九三年，葡萄牙人以此地爲葡領東非洲的首都，築有耶穌紅色的大城堡。——現在還是蒙巴薩優美的建築。後來葡人與阿拉伯在這裏戰爭，一變而爲流血慘殺之地。現在這古城堡上，高懸着贊稷巴皇的紅旗，作爲監獄，閒人到此，就被「莫入」擋駕了。

自葡萄牙人被驅逐以後，蒙巴薩被阿拉伯人佔領多年。所謂贊稷巴皇就是阿拉伯的君主。後來雖被英人侵佔，但現在名義上，仍歸他管轄。他租借與英國，租金很豐，他的旗幟，現在仍在約翰部爾軍旗之上，在全島上飄揚着。

蒙巴薩大部分的民族是非洲人，共有二萬六千。內中白種人，不過三百五十。居民從內地各處

來的都有，有些的皮膚和黑玉一樣漆黑，至於初古拉棕色及黃種人，却佔少數。這些土人，羣居在一大鄉村裏，自營住屋，與歐人及亞人的駐所相接連。他們的住屋，都是用木料做的架子，泥土築的牆壁，茅草蓋的屋頂，屋柱榑合榑處，不用鐵釘，屋頂上有許多漏洞，用上鏽的美孚洋油箱補着，除此以外，屋內便沒有一點金屬的材料。僅有少數的房屋有八呎高，其餘的都很低，進門非彎腰不可，並且屋內小得非凡，白日裏牀鋪要搬到屋外，家內大多數的人，都睡在地板上。

我覺得這個非洲式的鄉村，是蒙巴薩最有趣的區域。居民有二萬五千餘，種族有一百多種，每種的服裝、習慣、各各不同。有許多婦人，都是光着蓬頭，露出大腿，男人就只穿着短褲。隨時可以遇見半身裸體的少女。至於小女孩子，僅戴着一點珠飾。在大陸上全部民衆，多少總是赤裸裸的。

這些民衆，損害膚體，以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美麗，真是可怪的事。許多婦女的耳朵，眼穿得像細篩一樣，以備穿戴各種的耳環。有一處，我看見一位女孩，耳朵上戴着樹皮的耳環，粗如小指，耳珠上戴一副大的，耳邊上有各穿三隻。在她旁邊，有一個男人，耳朵上掛着兩根長棒。還有一處，看見一個人耳珠上的眼極大。粗的樹枝，都可穿進。我還有一張相片上面，有一個人耳朵上戴着一對糖繡。

蒙巴薩最多的土人，是斯紋喜利（Spartan）種。這種是混合的民族，沿東非洲海岸中部都有的。據說這種民族，混着亞拉伯的血統，或者就因此故，他們比原來的土人要聰明些，要勤懇些。斯紋喜利種散居各處，在內地各處民族中，都有他們的居留地；並且他們的語言，在非洲東部及中部都很通行；這種語言，英國人員必須學的。斯紋喜利文字典及成語字典，也有出售。我在大部分的路上，用一個施紋喜利人引導，或是用一個童子做僕人兼充嚮導。

現在且把我在這裏看見的斯紋喜利婦女的情形告訴你罷。她們的皮膚，是成熟的初古拉棕色，像擦過油似的放光。頭髮似毛，但是她們用特別的方法梳頭，用剃刀把一行一行的髮辮中間的散髮剃光，所以女人的頭髮梳洗過後，好像拿黑羊毛織的帽子一樣。我昨天看見兩個女孩，正在梳頭，腋下的棉布長袍，僅繫了一套，恐怕就要吊下來一樣。過去一點，雅各正在拍照，一個活潑婦女的像片，她穿着兩樣鮮明顏色條紋的棉布衣，戴了很多的耳環，拍照的時候，我給她幾個銅子，她就肯了。同時街的對面，有一個黑女戴着華麗的珠飾；她的鼻子上，穿着一個銅環，有飯桶底那麼大；耳朵上有一個大眼，一個雞蛋可以不費事的放進去。不單是耳珠上穿有大眼，耳邊上還有粗如小指的

耳孔，每隻耳朵有五個這樣的耳洞，塞滿着放光顏色鮮明的紙頭，翻的非常圓滑，好像生在耳朵上一樣。紙頭有紅色，有藍色，有綠色，看來也非常巧妙呢。

第三十章 烏干達鐵道

在荒涼曠野的東非，居然坐着火車旅行！飛駛過斑驢、角馬、駝鳥、長頸鹿叢集的區域，行程數百里，隆隆的開過犀牛出沒之所，豹子、獅子、飼食野獸的叢林！這就是我從蒙巴薩乘烏干達火車到奈洛俾旅程中一些經歷。

數年以前，這兩處中間的行程，須費一個月之久，今日我坐在很舒服的火車裏，不消二十四個鐘頭就到了。頭等車費是五十八個盧比，照平常匯兌計算，不過三十元左右，並且一路還有大餐吃；路程有三百哩，剛好爲這鐵路長度的一半。

美國式的燒柴火車頭，用的地方很多，查表中注明最高的速率，是每點鐘二十五哩。從蒙巴薩到奈洛俾的火車，每天都有開行。到維克多利亞湖乞斯曼地方，每星期開行三次。乞斯曼離蒙巴薩

五百八十四哩。

火車離開蒙巴薩，經過一條大鐵橋，開到大陸；復經過叢林，達到高原，路旁排列着棹桶來粗的大棉樹，樹頂上漸次的撐開和傘蓋一般。這個形像，引起我想到蠟蝦蟆不知進退，把肚皮鼓起來，要想漲得大如水牛，那曉得把肚皮都漲裂了。向前我們又穿過椰子樹林，經過果實累累的芒果樹，跨過香蕉種植場，——香蕉的修長綠葉，被火車衝過的風力，吹得搖蕩不定。還看見奇怪的棕樹及許多不辨名稱的花木。當火車正朝上開行的時候，可以看見那分開蒙巴薩的海峽，再上去一層，那廣大無垠的印度洋，就隱然在望了。起初開行的一百哩路程，差不多一直朝上升高，到發埃 (Voi) 車站時，離海面已有三分之一哩；這裏地面格外開朗，遠遠的天邊，可以望見浮雲似的一塊雪地，——這就是乞力馬扎羅山，山頂高出海面有一萬九千呎，是非洲的最高的山峯。但是比怯尼亞山，却高不了多少，這怯尼亞山，是英屬東非洲奈洛俾北部高原上突聳起的一座大山。

經過沿岸叢林以後，地方漸漸的開展，好像在美國境內。大樹已經砍去，田野中光是長着灌木叢林。這裏地上滿鋪着一呎多高的青草，整千方哩的草地，都是這麼荒廢着。這個地方，僅有很少的

山獸野味，沒有什麼牲畜可說的。若除去毒蠅，和有害家畜的傳染病等等不計外，我可說沿岸背後這一塊大牧場，儘够喂養幾千頭牛羊牲畜。這裏的土壤，看來很是肥沃，是一種火磚色的肥泥，可以把各種東西染成紅色。空中的飛塵，滿填了一車，並且遮住我們的衣服面目，用水洗時，水立刻紅似硃砂一般，手巾乾了以後，也是大磚似的通紅。我的雪白枕頭，在風塵僕僕的旅途中也一變爲燒泥的顏色，尤其是那靠頭的地方，弄成殷紅的一大塊。聰明的旅行家，每拿防腐劑洗滌他們的眼鼻。

這也是一件希奇的事，明明在樹林裏睡着，直至一覺醒來，乃發見自身，在車上滾過一處光禿禿的沒有樹的高原，沿路整批的山獸，跳舞遊戲，火車開到卡批提（Kapiti）平原，我們就清醒了，這裏離海面有一哩多高，距蒙巴薩有二百六十八哩。平原的土色，是黝黑的，也很肥沃，上面長着豐滿的青草，與拉瓦（Lova）哈薩斯（Kansas）及內伯拉斯加（Nebraska）等地方一樣，——當火車初次通行的時候，各地的水牛，都驚奇似的跟着飛跑，這裏也有同樣的現象，不過巨獸是幾種不同的種類罷了。這種野獸，我們在家時只可於動物園中看見。因爲法律規定，在鐵道左右一兩哩內，不許射獵，所以沿路六百里長二哩寬的範圍以內，成爲巨獸棲息的場所，那些動物，也像知道靠

近鐵路沒有多大危險似的，逍遙自在，簡直和家畜一樣的馴良。

關於這些野獸的情形，我曾有一些記載，現在抄錄於下：「卡批提 (Kapiti) 平原，大都平坦，我們乘車從整大羣的斑馬鈴羊中經過，有些且可以在火車中用手鎗打着；在百呎範圍以內，有五十餘隻斑馬，在草地上吃草，它們的黑白成章的條紋，在日光下照耀得射人眼目，身軀圓潤肥大而美麗。當火車經過的時候，它們無意識的抬起頭來，隨着又低頭吃草。再望過去，又看見許多羚羊，有些大如初生之犢，有些同山羊差不多，那些小的羚羊，角和身體的長短幾乎一樣。更有一種，臀部有一大塊白斑，好像尾巴上掛着小孩子的涎布，又像用白粉刷刷過似的。有好些羚羊，是黃色或褐色，有些小的身上，有美麗的斑紋。

「其中最珍奇美麗的動物，要算角馬了。這種動物，有時就叫作「野獸」 (Wild Beasts) 當我在車中記錄時，有些跟着火車奔走，身軀大如麋鹿，戴着牛角，叢生着馬鬃，拖着馬尾，如荷射獵它們，倒是一個很好的遊戲呢。

「但是，看呀！那裏有好些駝鳥。這羣一共有十來多隻，老遠的排列成一個「問號」的式子。當

我們走近的時候，朝着車子跑來，隨即鼓翼疾飛而去。至於長頸鹿，也隨時可以看見的，它們比羚羊還怕羞得多，所以更不及斑馬那麼勇敢了。」

烏干達鐵道，從印度洋岸起點，中經非洲最崎嶇的地面，至維克多利亞湖，——此湖即世界二最大淡水湖之一。從離開海岸起，幾於不斷的升高，一直升到怯尼亞高原爲止。這裏，在奈洛俾，就是我草這一章的地方，拔升海面有一哩多。過去十五哩到岐庫優 (Kikuyu) 車站，路途的高度，高出華盛頓山頂一百多呎；從那裏起，上升的形勢，頗不一定，一直到一處高出海面一哩半的地方。過去山勢陡落，成爲一個深達二千餘呎深溝似的山谷，橫過這山谷以後，鐵路復上升，一直到遠高出美國落磯山以東任何山脈的地方，高度達八千三百呎。過去復行下降，直到維克多利亞湖，這裏的高度，和阿利給尼最高地相仿。全線爲英政府所造，需時幾及五年，糜費約三千五百萬元。鐵軌間的距離是四十英寸，鐵軌的重量，每碼五十磅。鐵軌鋪設的非常平穩，平均每年運貨達二十五萬噸，載客至五十萬人之多。每年收入，已超過工作的費用。

現在路線對於所投的資本，尙未撥付利息，但是對於開闢發展及保護國境的價值，非常重大。

鐵路的興造，並非爲商業計，乃是爲抵制在英國軍艦勢力範圍外那繁盛的奴隸貿易。現在烏干達鐵路，已是怯尼亞殖民地威權的操縱者了。

路線中最饒興味的建築，要算奈洛俾與維克多利亞湖中間那些跨過山澗的美國式的鐵橋。橋上所用的每一小塊鋼鐵，一個螺絲釘，或一個騎馬釘，都是美國工廠中的美國工人製造；美國人監督着運到這裏來，架設成功的。爲什麼美國人擔任這工作呢？原來約翰部爾欲於短時間造成，又便宜，又結實的緣故。當他興築由這裏到海岸一段鐵路時，美國橋樑營造廠，居然能够於較短時期內，以很便宜的價值，造成一條棧道，橫過蘇丹境內阿特波拉河，這種工程，就是英國的上等工程師，也很難辦到的。當時英國人很覺得驚異，因此當英國政府招造烏干達鐵路的鐵橋時，拿此種計劃及說明書，分寄英美各工廠。英國上等的工程師，與造此種棧道，須兩三年才可造成，而在東非洲境內，時期還要延長；至於美國的營造廠呢，如荷百物齊備，基礎已設，做事順手，只消七個月便可完工，每噸所費，不過九十元大洋。這樣，比英人估計的經費僅及一半，並且時間上比英人所造的八座鐵橋計算起來還不到三分之一。所以和美國的營造廠訂了合同。若是合同已經訂定，並且政府已造成

一部分，那末，在規定期間內，必須告成；可是因各種關係，遷延時日至五個月之久；不過全線告成，還不滿一年，這個期限，却僅爲英國訂合同的人所要求預造各貨預備運來時間的一半。

美國人預定工程這樣的容易，這樣的神速，這樣的省費，都足令英國人驚服的。被派去負計劃責任的土木工程師盧得耳氏（A. B. Lueder）才於前一二年卒業於科涅爾大學，還是一個幼稚的青年。美國各處來的造橋工人和工頭，不下二十餘人，負責監督建築責任的，是賓夕法尼亞人查洛特氏（Jarrett）他們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抵蒙巴薩，在次年耶穌聖誕節以前，就造成功了。他們不過在旁邊督促，或是計劃；其餘粗笨的工作，都是英人所履的東印第安人和非洲土人擔任。當開工的時候，政府曾有專用非洲土人的計劃，但是事實上做不到，所以從印度運來二萬苦力，這些苦力，規定工作自二年至五年，工資除供給伙食外，每月四元至十五元。至於土人，每天給工資一角左右。

當美國工人未到以前，在蒙巴薩地方，已預備有大宗造橋的材料。他們留一人在這裏調查，是否還需要別的材料。其餘的立刻就到作工地點。他們預定以一星期的工夫，豎成一座鐵橋，並且以

六十九個半鐘頭的工作時間，造成那最長的鐵棧道。

他們所造的，都是很奇特的土木機械工程。雖然這裏在世界上最不開通的地方，離他們的營造廠數千里，可是橋樑的材料，各件配合起來，和鐘錶一樣的細密。棧橋的取材，用了五十萬呎的南方松樹，一千三百萬鎊以上的鋼鐵；鋼鐵共製成十萬餘件，最重的有五噸重，平均每件重約一百磅。他們很小心地把那些鋼件配合起來，每片上都有號碼，不同的橋，以不同的顏色塗在上面。但是此地土人，大半把鋼鐵當作寶貝，所以要將各部集得清楚，也就困難，許多小件和電線，難保不被他們偷去，做耳環或手鐲。

築路時，除開各種很大的困難以外，還有許多猛獸妨礙工作。沿路有百餘處，有時突然跑出來或奔過一隻獅子，犀牛們每每跟着貨車飛跑，以致沿路的鄉村，都受騷擾。昨天我在車站上聽見人說，有二十九個印度人，被兩隻吃人的獅子啣去了。夜夜接連的，常有這種吃人獸出來，把作場裏的工人啣一兩個去。後來，那些獅子，被一個荷鎗看守的英人鎗殺了。

離奈洛俾車站不遠，曾有一輛特別車停在支線上過夜，居然有一個人被野獸啣去。當時車上

的窗門，都是開着，車裏住着三人，有兩個已經上床睡了；其餘一個，輪到他守夜，把鎗放在膝上，在地板上坐着。夜深了，不知不覺的睡去，等不到一覺醒來，已在獅子的腹中了。原來那隻獅子，輕輕的從門邊溜進，猛撲入房，啣着底榻上睡的那人，跳過窗戶，向前跑去，其餘二人，趕着追來，可是黑夜裏尋覓不着；第二天去尋，已是一堆被剝盡的白骨了。

本地土工的發達，倒是與築烏干達鐵路一種有趣的副產品。二十年前，有一種傳說是：本地土工，是無一些價值並且也靠不住的；就是鬧着饑荒，也不能夠驅迫土人去尋覓工作。可是現在呢，這種見解，慢慢的打破了。相信，如荷土人經過相當的訓練，也可以擔任怯尼亞殖民地各種的工業——精細的或粗笨的工作。其中最顯著的工業教育的進步，要算烏干達鐵路上那九千工人了。

第二十一章 怯尼亞殖民地之首都

奈洛俾是怯尼亞殖民地的首都和政治的中心點，也是英屬非洲最重要最興盛的地方，離英屬東非洲海岸的中部三百二十七里，介於印度洋及維克多利亞湖的中間，城址是建在一個高過

但維爾的高原上，從那裏可以望見遠超過科羅拉多的高山。

當太陽正照着奈洛俾的時候，那乞力馬扎羅山隱約可見，同時怯尼亞山峯也可一望無遺。這裏離乞力馬扎羅山約一百五十哩，距怯尼亞山，若以直線計算，不過一百哩。怯尼亞殖民地，就是以怯尼亞山得名的。這座大山，是非洲的高山之一，比我們的麥克萊山只低三千呎；原是一座死火山，有一說，從前的高度，比現在還要高三千餘呎；那排列着十五條水河的山峯，是一塊雪壓重重的大岩石，可是下面的山腰裏，却長些很濃密的叢林，內中有柏樹、橡樹和竹林。在樹林以上，還有很好的畜牧場，在樹林中間及底下，藏着許多野獸和獅子、象、及犀牛、河馬等類。

從幾方面觀察起來，奈洛俾好像美國西部邊疆一個鎮市。奈洛俾高原的氣候很好，頗適宜白種人居住，能够全年在這裏工作；並且到處的田野，都已經開闢了。

奈洛俾是一個比較新的城市。十五年前，這裏還沒有一間房屋；現在呢，已築馬路的地面，已超過十餘哩的周圍；用白鐵木料石頭造成的房屋，已有幾百所了。造屋重要的材料，要算塗白鉛的鐵板。因為這種材料，很是通行，所以奈洛俾有鐵城（Tin City）之號。這裏沒有鋸料廠或是打圖的營

造廠可談，因為這裏的樹林，大都沒有開闢；日用必需的木料，都從美國及挪威運來，由蒙巴薩、上岸的大洋中的運費很重，用火車運到奈洛俾，還要加上一批運費；因此，有整批的塗白鉛的鐵板，從英國或比利時運來，以代木料之需。大多數的房屋，都是新從廠中運來的鐵板造成，所以全城中望去，盡是一片的銀灰色。郵局是用鐵造成的，貨棧也是鐵造的，屋頂以及官署衙門，都是一樣。另有許多房屋，屋頂和牆壁，也都是用白鐵造成的；至於小販雜聚的商場，是接連的鐵柵，開着前門，裏面鋪設的貨物當中，站着或坐着幾個印度人。我住的旅館，一半也是白鐵造成的。附近的國庫，大小不到十五方呎，他用白鐵造成，蓋着白鐵的屋頂。這所小屋，看去好像可以用屠刀劈成小塊，不過門前有一個荷槍的黑奴站着，可以看出是政治的機關。測量所警察總局及宮院的房屋，也都是用白鐵造成。那更加奇異的房屋，現在都塗以色彩；並且石頭及磚造成的房屋，也漸漸的興時了。

現在的奈洛俾，是一塊很大的畜牧場，地面遼闊，許多重要的地點，相距竟至幾哩，中間的空地，常是喂料的草場。房屋都是一層或二層樓，沿着很寬的，一直延長到曠野的馬路邊上，斷續的排列着。主要的交通方法，就是步行、騎馬、或乘人力車，尤其是以人力車更加流行。車身很像日本的東洋

車，不過比較寬大一些就是了。聽說這種車輛，都是美國貨，每輛用兩個黑奴推動，一個在前面拉，一個在後面推；他們所穿的衣服，就是一塊棉布。當拉着飛跑的時候，那塊布就像旗似的飄着，現出他們的肉身。馬路大都沒有築好，所以時常塵土飛揚，有許多路旁，種有郁加利樹（Eucalyptus）生長得很快，所以沿路都被那些軟嫩的枝葉遮蔽着。

奈洛俾的人口約有二萬，內中只有十分之一是歐洲人，其餘的三分之一是從印度斯坦來的亞洲人，此外不消說就是那奇異的非洲人。非洲人到處都有，所以我就先談談他們：在馬路上時常碰見，旅館裏做茶房，替人搬貨，替人做跟隨出城；他們所穿的衣服，就是一塊不到三碼長一碼闊的棉布，大都很污糟的，染了許多油漬；這塊布就是披在肩上，從兩邊拖掛下來，所以在風頭裏，隨着風飄舞；有些繫着圍裙，很多的自腰以上，就是赤身露體。早晨上，空氣依然冷酷，他們有許多披着紅法蘭絨毯，兩腿露出，跨大步兒行走。他們的耳珠，我已經說過，那個耳眼大得可容下拳頭，若是耳眼中的塞物取出，他們就把耳珠倒套在耳朵上，免得和別的硬物勾着，那就要撕裂了。這個肉環，好像一根皮帶，有指甲那樣闊；我會摸過許多，將耳珠這樣捲過來，又那邊扭過去，足見是堅韌不過的。

非洲人渾身臭味，市場裏的空氣，每被他們騷擾不堪。我想：若是把他們切成小塊，定可作為一種新式的磷酸鹽出賣。土人們時常用頭髮油及動物油塗遍全身，這兩種油及身體上排泄出來的臭味，混合起來，那就臭得不堪設想。有許多黑人，臉孔上頭髮上塗些油和紅泥的混合物，所以他們望去，不像非洲人，倒像一種銅色的印度人了。

奈洛俾所有的粗笨工作，都是這些非洲人去幹。他們有去砍樹的，有去挑水的，我看見有幾十個，頭上頂着一籃沙土，或是背着一捆木頭。有些在馬路拉車，或是推着貨車。我在路途中來來往往，都是乘着戴絲環的土人拖的二輪車。

充小販的，都是些印度人，和蒙巴薩的情形一樣。聽說：非洲東部殖民地，概是如此。印度人無論那一條路，都可尋到，現在差不多大的鄉村裏，都有他們開的小店。在維克多利亞湖和坦干伊喀附近，都有他們的貿易場。他們很善於經營，生活程度極低，所以能以賤價出賣他們的貨物。他們出售的：有潔白的棉花，華麗的衣料，及裝飾用的金屬絲，以及非洲人所喜歡的各種玩具。他們有些也販賣歐貨，自一針之微，以及縫紉機，都有出售。這裏在奈洛俾，有一處印度的商場，佔地九畝，和突尼斯

開羅、孟買或加爾各塔等處的市場，一般的耐人尋味的。門前一齊開放着，四面擺設貨品，商人蹲在當中，他們穿着整潔的衣服，和英國的教士所穿的黑色大衣鈕扣直到喉嚨口的服裝，正復相似；僅僅不同的地方，就是印度人的袴，是富有光彩的棉布做的，尺寸很緊，頭上戴着平扁有金色刺繡的天鵝絨帽，並且，他們常是赤着雙足的。

但是奈洛俾雖然住着非洲及亞洲的民族，終究是英國的城市。治理階級的，都是英國人。居民分着許多階級，和東印度一般，最高級的，是那些官僚——全城的大富翁。他們穿着華麗的衣服，在辦公時間外，常常打網球，及已經流傳到這黑族大陸的球戲。他們還騎騎馬，坐坐車，對那些薪金很低的，擺架子出風頭。和他們來往的，大都是遊獵家，及遠方來的貴族。許多公爵們，貴族們，及貴族的子弟，都到這裏來投資，或是游獵；他們常是些資本家，因為大地皮的價值很貴，並且射獵場的建設，也非萬金不辦的呵。還有許多地皮投機家，大都是英國或南非洲的青年，他們穿着騎裝，戴着盔冑，穿着長統皮靴，乘着壯馬，馳騁全市，尤其是在旅館左右爲多。有許多官僚，帶着妻子一齊出去，戴着頭銜的婦人，時常也和她們朋友出來打獵。我個人曾遇見三個婦人，自己在那裏射擊獅子。

奈洛俾城有英國的醫士，牙醫家，及律師。有一個照相館，兩家莊號，莊號的招牌上，寫的是獵品公司，(Safari outfitters) 供給帳幕糧食及射獵所用的物品，以及窺伺野獸所用的材料；當獅子從叢林跑出來，就可以射擊。

在法尼亞高山庇蔭之下；花半天功夫，騎在馬上，就可射獵獅、犀牛等獸的境地，居然有報紙看，倒也是一件可驚異的事情。奈洛俾有三種日報，並附有週刊，這些日報，都是評論鎮市的將來，希望興盛起來的。報紙的式樣很大，每份售二三分 (Annas) 或是五六分。通常有海底電報，登載世界大事，及本埠新聞，——球戲，馬上球戲，籃球，及棒球比賽等。至於廣告，大都是本埠商店登的，有些的特別新穎。今天有一張報上，登着美國有名的遊戲場公司的廣告，徵求白犀牛，巨大的豚豕，幾隻野狗，大尾巴的 Mongoose，及一隻 Bongo。還有和謨斯忒德牛乳場登的廣告，偏重農業方面的。有一張上，登着出售獵具商店的廣告。還有許多拍賣地皮、機器、美國式車輛，及各種農具的。

奈洛俾還有幾所大旅館，裏面的供應，非常舒服。我這次落在城市上端諾福克旅館裏，這所旅館，是一座很低的平房，門前蓋有大門廊，有籬牆隔開醜陋的街道，並且栽培有大郁加利樹，——樹

葉裏好像時刻都有大風刮着，怒吼着。用費每天三元三角三分，伙食在內；但是我自已，必須帶有僕從，打疊牀鋪，供我驅使。房間在後面，可以望見柵欄圍場的全景。間壁住着一個德國獵人，他有一隻小獅子，關在窗外一個籠裏，和紐芬蘭狗差不多大；白天他把這小獅子放出來一次，繫在圍場的柱上。這隻小畜，似乎不傷人，但是牙齒很鋒銳，和牠親近，不是玩的，並且晚上時常怒吼。

這裏的馬很好，但是價錢也很貴。有一次，我叫匹馬騎出去，每點鐘就敲我一元六角五分。馬車的費用還要大。最好的方法，出去還是叫一乘人力車，但是要走很遠的路程，馬是不可少的。

東非洲境內的裝重車，大都用印度祭牛——意思是說毛羽翦得很齊背上隆肉凸起的——拖的。這種牛的外表，很是美觀，顯係出自佳種。從僥斯康星帶來的美國貨車，也用這種牛拖的。昨天，我在奈洛俾看見一羣牛，拖着壘塔啟的犁鋤，從街道上經過。

其實我覺得美國貨運到這曠野區域來，非常遲緩。美國的斧頭、縫紉機、及美國播種機、耕田機，都是東印度人出售。藥鋪裏也有美國的專賣藥品出賣。市面上，總有多少美棉。他們用美國斧頭，劈開木料，但斧頭上必須放着方孔或圓孔，以便裝柄。據說：圓孔的要好些，因為土人劈起柴來，力量來

得很猛，斧柄時常齊斧邊斫斷，若是用圓孔的，可以配置較重的柄，他們黑種人自己可以造的。

奈洛俾將將來一定可以變成這區域內鐵路的中心；現在已是印度洋岸及維克多利亞湖中間最重要的車站，並且預備築一條鐵路從這裏到怯尼亞山。烏干達鐵路經過的部分，都是殖民地最苦的地方，而怯尼亞山鐵道預備經過的地方，大部是地土肥沃，人民衆多，實業發達的區域。鐵路工廠就在這裏，工人所住的，是白鐵造成的房屋，重要職員住的鐵路總局，也是白鐵造的，和電報局相連。

鐵路和電報，都歸政府辦理。電報取費比較的低廉，在非洲叢林中，可以發出電報，比美國便宜得多。從這裏打電報到烏干達，每八字需洋三角五分，從這裏打到倫敦的電報，所需的費用，便宜得同紐約到舊金山差不多。這種情形，並不因本地有珠寶嗜好的土人去偷電線使看守電線的感受困難而改變。如當南第(Nandi)叛亂的時候，有四十多哩的電線被割去，至今尙未恢復；又如鄰近烏干達，位於維克多利亞湖上的一省，土人酷好電線上用的銅絲，所以電線很不容易防守。

此外對於電報事業有阻礙的，就是巨大的野獸。譬如長頸鹿，把頭擡起來，常以電線桿爲戲，並

且把電線東拉西拉；在奈瓦沙（Naiyasha）地方，有一兩次把電線桿弄倒。靠塔那河岸一帶的電線，聽說也被河馬損害不少。又如烏干達的中部，猴子們常在電線上打鞦韆似的搖蕩，弄得電線紐在一起，電報就不通了，所以看守電線的人，倒非常的爲難呢。

第三十二章 在東非洲的約翰部爾氏

腓特烈約克孫氏（Mr. Frederick J. Jackson）是約翰部爾所領東非洲中部一大區域的行政長官及主帥；我剛才和他有長篇的談話。他自從年前到這裏來游獵後，就一直住到現在。他以前受英政府命令，在烏干達及東非洲保護國裏供職很是多年，現當這裏行政長官薩德勒上校（Colonel Sadler）的假期中，他已經代行職務了。

我先可以談談英人在這黑族大陸開闢的這塊廣大無垠區域的種種情形。這裏合攏起來，比較俄亥俄印第安納伊里諾斯威斯康星幾省還要大，有四百萬居民——他們數年前還是互相殘殺的，有些蠻族，居然以侵食鄰境爲生。奴隸隨處都很平常的，到海岸的奴隸制度的交通大路，就離

烏干達鐵道不遠。這種怪狀，現在却減除了；凶惡的民族，都被征服了。現在他們的注意力，便移到牧畜農業方面去，奴隸制度也漸漸廢除，各處很有和平的氣象。現在全國的秩序，維持得很好，大約僅有八百名警察，英國和東印度的駐軍，也不滿二千。沿着鐵道的區域，已經開闢成牧場和田莊，到處都有新興的小鎮，高原的大部，不久也將開拓起來了。

白種人能在這裏居住，是無可疑的。我看見許多小孩，氣色很好，農夫們也說：若是一切小心，和回到英國去居住一樣康健。有些歐洲人，住家在這高原上，已經十二年多了。據他們的報告，這裏的氣候很合衛生，並且能使人康健的；他們能夠做自早晨六點到十點下午三點至六點的戶外工作，並且有些時候，能夠整天的做工作。但是通常當正午時候，太陽是非常厲害的，如欲出外，就非頭上有適當的保護不行。這裏一熱就乾燥，夜裏很冷，所以毛毯成爲必需的用品。雖然我們靠近赤道，但高度在八千呎以上的，早晨裏可以找着冰塊，靠近海岸，地勢低落下來，那就很熱了。從印度洋岸起，進至內地二百哩範圍，除蒙巴薩外，可以說：沒有白種人居住。在這高原上，蒙巴薩是白種人唯一的可以居住的地方。

言歸正傳。且說這國境內那位治理人。我們的談話，是在長的、藍的、鐵屋頂的，蓋在奈洛俾山上的行政院裏。我會問及殖民地將來，約克孫君回答道：

「這就一言難定了。這塊區域很廣，人口有幾百萬，我們對於這裏，還沒有十分把握；對於土著及雙方合作的程度，也沒有十分了解。我們的財力、工作所得的結果，一時實無從預料呢。」

「請問有多少居民？」

「這一層也不清楚。不過從國課上，我們能夠推測其大概，因為有許多省分，是按戶抽稅的。其餘的土著，很不易征服，現在還沒有一省，有清查的戶冊，約路在二百萬到四百萬之譜。但是我相信有五百萬，也許還要多些。」

「住在此地的白種人的情形怎樣？這裏有高加索人居住嗎？」

這位保守的長官回答道：「這個問題，又是不容易說。這裏已經有少許歐洲人居住，不過我們是否能夠將這塊殖民地造成兩非洲第二，要看將來的情形如何。我住在這裏二十多年，我還不敢自信白種人能夠在這裏做多少的徒手工作。誠然，我們離海有一哩多高，但終究在赤道附近，赤道

上的氣候，是不適宜白種人居住的。歐洲人在這裏成功，僅是那些帶了許多資本，雇本地人作工的。我從不信，到東非洲來的，不帶三千元美金以上的資本。他應當帶有充分的銀錢去買地皮，開闢造屋，才可以幹一些事業；並且小塊地皮，還不宜於經營。現在大部分的草地，都分成五千畝大的場所，譬如有人先買一千畝，那其餘的四千畝，就成爲他的事業將來改良或發展的地步，若是這種計劃完成以後，就可以照原來一千畝的價值收買進來了。」

「我明白了，這裏的地皮，大概都是大地主所有的。」

「固然有些是這樣的，」約克孫回答說：「可是我們現在正在防止這種情形。最好是將地皮分成每塊的面積從六百四十畝到五千畝的地面。因爲拿來做草料場，必須較大，要是爲種糧食或牛乳業之用，最好是小一點。至於大地主，英國東非洲公司有地五百方哩，得隆梅耳爵士（Lord Delamere）約有十萬畝，欣德里朴爵士（Lord Hindlip）略微少些。擁有兩萬畝以上的僑民，也有許多。」

「這裏畜牧的程度怎樣？我曉你們的畜牧家，希望在這裏建設大規模的肉品實業，把我們的

芝加哥排擠出英國商場之外的。」

他答道：「我想現在還沒有提起這件事情的餘地罷。這個國家，還在建設之中，將來的結果怎樣，現在完全不能預定。我承認我們有了世界上最豐富的草場，可以供給大批的牲畜，並且利於牛、羊、山羊、及豬的繁殖，但是我們還不能知道是否能夠征服輸進來的牧畜所害的病症及病害蟲的侵害。別地方牛、羊、馬等所受的疾疫，我們這裏都不免，我相信這裏還有特別的病症；譬如扁蟲，總有幾千萬，蒼蠅更是無量數。但是經過長久的時期，對於牲畜有很好的經驗，現在可以生產優良的牛肉及牛酪油。我們希望：第一步在南非洲找着肉、乳的商場，然後再擴充推銷到歐洲去。這種實業的振興，非要逐步發展不可，我們亟宜施設一種相當的運輸，——冰藏車及冰藏船等。可是現在還不能預下，將來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呢。」

「還有別的可能事項沒有？——我問：

「我想最後還能興種咖啡。現在已經興種些棉麻等物，在這裏及海岸中間，已有相當的成效。這邊很適宜於森西瓦拉植物的生長，現在美國人正在發埃（Voï）車站附近，從事興種工作。我極

相信這裏可以種西塞爾藤，(Sisal hemp)——苧麻是不需耕植的就可以生長。

「至於礦產，我們也大大的尋求過，可惜結果還不能美滿。這裏有金、銀、銅礦，我們是曉得的，但是所得的產品的價值，還不够償開採的事用。這裏全是火山性質，我們居住的地方，就在一處被大山圍着的塢裏面。北邊是怯尼亞山，南方有乞力馬扎羅山，山西北是厄爾巔山 (Mt. Elgon) 橫亘着。這些火山以前爆發的時期，比較不算久遠，所以有人深信在爆發時，當有許多貴重的金礦被埋得很深，我們永遠找不到的。」

「這裏的森林怎樣呢？」

「這裏有五處大森林。軟的質及硬質的木料都有。內中有大宗的柏香樹，可以製造鉛筆及雪茄盒子，這些木料，大半生在內地，離河流很遠，不然，就要運出海外了。近來我們的森林，事實上鐵路還不能通到。」

就東非洲殖民地的可能方面說：將來或可成爲咖啡的大陸。離這裏不遠，有幾處已經興種，成效還好。在奈洛俾五哩範圍以內，有一塊咖啡產地，是屬於耶教聖靈的天主教會的。昨天我騎着馬

到那塊平原去參觀，路上經過些圍着籬笆的園場，這裏那裏，星散着許多用薄鐵蓋成的英僑居住的小舍。當我策馬策馬前進時，還看見背上隆肉凸起的牲畜，在草場中放着，地上的草，都長得高而茂盛，紅土雖沒有經過種植，似乎很肥沃的。

到種植場時，恰好遇着托穆柏克神父（Father Tom Burke）我便和他同到他的咖啡種植場，該場佔地約十五畝，種有八千餘株濃蔭的咖啡樹，出產極富，不僅足夠供給奈洛俾全鎮的需要，每年還剩許多噸，輸入歐洲。柏克神父告訴我，說：咖啡樹在一年半內就生長咖啡子，全盛期有四年；因為成熟時期很長，所以有多次的果實採取。在同一顆樹上面，我看見許多的花，和綠色的成熟的果子。土人們，有些在那裏採取，有些在那裏勸耕，還有些正用分果器用手把果瓢分開。那些樹看來很是茂盛，據柏克說：幼稚的樹，很容易生長，若是飛鳥摘取果實，把種子落下地來，便會自己發芽生長。附近還有一處三萬株樹的種植場，聽說：咖啡事業，在這裏很有進展的期望。

我看見有許多黑人在田場裏工作。他們屬於岐庫優種（Kikuyu）說也委實漂亮得很，他們在那裏開墾新地，鋤去莠草，並把泥土翻轉過來；做得汗珠從眉毛上背脊上掛下來，一直掛到腳腿。

我問這位教士，他們每天的工資多少，他說：每天工作十小時，可得值五分錢的工資。我暗示他，工資似乎過少了，但他說：土人們實不能得到較大的工資，就是增加些，也不能使他們認真工作。

這類的說話，我在各處聽够了。在這裏的英國人，都以爲非洲土人每小時得到半分或月得一盧比的工資，已是不少；假使你表示不平，他們一定辯駁道：這點工資，他們儘够維持生活了，你說要增加，有什麼理由呢。諸位想想看美國勞働界的工人怎樣；想想看，五分的工錢，要整天的搬磚運石，在工頭監視下開闢荒土，或是頭頂着六十磅重的負擔，刻刻在原野中奔走；你想想，這裏的英國人是怎樣的加重黑人的擔負，這真是合着法蘭西人說的「這真是笑話」(It is to laugh)。

第三十三章 巨獸游獵隊

怯尼亞殖民地，是出產巨獸的地方；奈洛俾是游獵隊重要的出發地。當我草寫這章的時候，這裏正有幾大隊整裝待發，從事所謂薩弗利 (Savali) 游獵的。在諾福克大旅館裏，滿住着獵人，後面有幾十個裸着半身的黑人，搬運夫，和搭棚的僕人，正在那裏用箱子裝獵具，預備食物，及整理遠

征需用的物品；許多的頭目，正在那裏指揮運夫，支配工作；許多鎗手，忙着視察軍器火藥；獵戶自己呢，有些穿着哈嘍呢的衣服，有些穿着騎裝褲繫着綁腿；大家都戴着盔帽。

薩弗利隊中，除各人私雇的隨時呼喚的當差如鎗手和搭棚僕人以外，第一個要算負着全部責任的隊長了。所謂亞斯卡利斯（Askaris）是戎裝的兵士，他們的職務，是夜裏看守營帳，及監視途中運夫。凡十個或二十個運夫中，有一個亞斯卡利斯監督着。膳食部下，也有好些助手，每個獵人的搭棚僕，應當看管帳棚、衣服，並且服侍吃飯。西塞斯（Sissis）或馬童，專管馬及駕具。

我在房間內可以看見旅館的圍場裏，堆着獵人新帶來的頭、齒、皮、角。圍場一邊關着一隻小獅，吼叫起來，時常擾人清夢。在這些獵人中，有幾個很有名氣的尊貴的英國男人和婦人，出來試試射擊一兩隻獅子。去年裏，有兩個婦人，在這裏打獵獅子，其中那最大的吃人獸，是飲着一個美國女子的鎗彈而斃的。

那裏野獸極多，若是出去，總不至於空手而回。去年裏，合英、法、德、奧、意、印度、澳洲、北美、及新西蘭各處來的獵人，所獵得的，共有數千頭之多。我們都讀過狄奧多羅斯，在這裏及烏干達射獵獅象

的故事，並且知道芝加哥博物院及華盛頓國立博物院裏，好些極美麗的動物標本，都是從英屬東非洲來的。

這裏的射獵法律，很是嚴厲，沒有執照，任何人都不許射擊的。如苟有人打死小象、母象，或是小長頸鹿，他就得交出很重的罰金，並且要坐長期的監獄。射獵巨獸，也受執照節制的。

按獵人執照的限制，每人僅可以射擊或捉捕兩隻水牛、四隻獅、一隻犀牛、兩隻河馬、十隻哥羅比猴子（Colobi Monkeys）、四隻鸚鵡，和其他有限制的特許的野獸如羚羊、盤家斯（Dongos）兔子、及獵豹等。有一種特別的執照射獵一隻象的，須納一百五十個盧比，約計五十元。若欲射獵兩隻象就須繳納三倍的費用，並且每年祇準獵兩隻。獵一隻長頸鹿，也須費五十元，每年祇許射獵兩隻。有效期間是一月的。需銀五元的旅行護照可以射獵四匹斑馬，及於指定八種羚羊中至多可以射獵五隻。若是在私有地獵得的動物，並不在旅行護照，及獵人執照准許的數目內計算。凡憑執照獵得的禽獸，須一一註冊，至於鱷魚和豹，是不須執照可以任意射擊的。

那裏野獸的種類極多，所以並不需荒幾天時間，在大澤中窺伺，或是在原野中奔走，而後才可

以得着一擊的。在荒野中，同時可以看見十幾種野獸，每天更換一種射獵，都可辦到。無論什麼地方，都可找着羚羊，駝鳥也時常可以看見。這種鳥類，是一種巨禽，獵時大半借助於小馬，牠們跑得很快，並不和別處的駝鳥一樣，把頭埋在沙中，等着獵人擒獲，並且牠們還可以張開兩翼，急速的飛跑，好像在地面上游泳似的。牠們比馬還跑得快，可是跑的途徑常是一個大圓圈，獵人們可以按着直徑，或是在圈內按着小圈子趕去，就可以擒獲了。在這裏獵一隻雄駝鳥，把翼膀上潔白美麗的羽毛，送給你的情人，或愛妻，倒可算是一樁盛典呢。

那裏有一隻斑馬，牠那黑白成章的斑紋，在日光之下照耀得眩麗奪目。在阿梯 (Athi) 平原及發埃 (Voi) 到烏于達的鐵路附近——一個長過從紐約到匹茲堡的距離中間，整千的都可看見。若是沒有法律拘束，我已經在車中用我的旋轉手槍，偷獵得幾匹了。離火車很遠，看見的那些斑馬，很是膽小，但總歸很容易擊獲的。在鐵路旁離開牠們的藏躲處很遠，就像鹿一樣的飛跑開了，並且斑馬要跑，就是一大陣，所以在曠野中追趕牠們，倒也費事呢。斑馬皮連毛施以一種硝皮術，是很美麗的裝飾品，斑馬肉，聽說是優美的食物，肉味好像牛肉，帶着野香味。這種動物，很是美麗，並且和

馬一樣的可親，所以祇有那班殘忍之徒，才拿牠們當作射獵遊戲的犧牲品。

講到獵象，好多獵人足可以償還他在非洲耗費的大部分。雖然他每年僅能獵取兩隻雄象，可是，假設他獵得佳種，那四個象牙，就要值一千五百到二千元。在象類中，非洲象的象牙最大，我曾看見幾個，每個竟有一百五十磅重，並且還有二百磅重的。非洲象牙頂好，價值也最大。把象牙取出來很不容易，運夫們常費半天工夫，才把肉割開，我上面所提起的象牙，要四個人才可擡起。有些人專爲取象牙才去獵擊象的，但是大多數的獵人們，領取執照，不過想得到「射擊得好」的虛榮罷了。

象身上最容易射擊的地方，是眼睛及耳眼中間的部位，另外就是射中牠垂耳的後面還有一處，就是對準牠尾部一邊開鎗，這樣，鎗彈才可以沿着脊骨射中肺部。射擊時，必須用巨彈重砲，若是與牠靠近一鎗打去，沒有打死，那就異常危險。打傷的象，憤怒得異常可怕，牠騰躍空中，痛叫悲吼，鼻息喘哮的追衝獵人。若是被牠撞着一下，那就沒有話說，一定跌倒，這種巨獸，就要蹲踞在身上，用巨大的象牙猛刺，亂擠得像肉醬一般。

獵象還有一種困難，就是象的皮色和樹皮一樣，所以在森林裏，很不容易辨識。這裏有一個族

客曾告訴我，說他有一次經過樹林，險些跑到象身上去，那時他正停歇下來，把象腿當作樹幹，並且向牠對面望着。

這裏的象，出遊時，平均每點鐘能輕便的走六英里。牠們常常成羣結隊的游行，老的少的，夾在一起。牠們雖然身段龐大，但善於游泳，能够不費力經過很闊的河流。

常在原野奔跑的象類，大部份已被遠逐，現在要想獵取，必須到森林中去找尋了。但是這裏和烏干達中間的法尼亞山及乞力馬札羅山的森林中，仍舊很多。沿剛果河，南近贊鼻齊，西至坦干伊喀湖一帶的森林裏也不少。幾年以前，巨象被獵擊的太多，以致象牙出額，近來大為銳減，所以有保護巨象條例的規定，並且強迫施行。

至於河馬及犀牛，在大陸熱帶中大湖附近及河流沿岸，仍是很多。奈洛俾和烏干達中間樹林裏，到處都有犀牛，我親見過大批的河馬，假設我是獵者，我敢說，我能夠拘獲的河馬，把皮做成跑馬用的皮鞭，足夠維基尼阿所有的游獵隊之用。僑民對我說：這種動物，常闖入他們的花園，翻根掘土的騷擾，並且很不容易抵抗牠們。

犀牛及河馬，都是不容易殺死。身上的皮，都有半吋厚，很少有幾處是鎗彈可以穿進的。在湖裏船上，可以獵得河馬，但是牠們游泳得很快，入水很深，能夠在水中支持很久的時間。牠們在水裏行走，只有耳鼻露出水面，並且非常小心，所以很難射中。牠們致命傷的地方，是眼睛底下，及頭部後面兩耳中間。這種動物，有時可以用魚叉刺着，但用這種方法，很是危險，因為牠們常有擊破船隻的可能。

犀牛也是不容易偷近的。牠們雖然視覺不佳，聽覺遲緩，可是嗅覺非是靈敏。獵人們常常步行着射獵，不過却要小心，站在他們順風的那一邊，犀牛攻擊敵人，毫不遲疑，牠常用牠那可怕的武器——鼻子上的角，只消一擊，就可刺殺一匹馬。牠們的皮色，大半是黑的，但是白色的也時常可以看見。前我遇着一個人，他說：他日前曾獵得一隻白色犀牛。

我自從到非洲以後，接到美國獵人寄來大批的信，詢問在這裏獵擊巨獸所需的費用，這個問題，是很難答覆的，要看各個人和他所訂的條件是怎樣。在奈洛俾和蒙巴薩，有些貨莊，專售獵戶用品，代游獵隊準備一切和嚮導食物運夫等等，好像庫克代辦旅客一切的用品一樣。在這種情形，所

費的代價，要看路程的長短險夷，和隊中規模的大小如何而定。現在這裏有一個美國青年乳名叫作多多的，他爲獵豹，三天工夫就花費了五百元，並且豹不在禁例之中，不需納費的。這位青年，和他的脚夫們，在深草中馳騁，對準兩隻豹射擊，但是都不會命中，若是他還想去射獵巨獸，他至少還要花去二百五十多塊錢呢。

長期的射獵，一切的費用都要減省些。我想隊中每人花四十元一天，已是很過得去的預算了。聽說各人雇的脚夫鎗手及個人的當差，每月花二百五十元，就夠開消，——一個很好的廚子，每月只須五元到八元，鎗手十元左右，當差八元至十元就可雇到。

至於游獵中伙食問題，須看各人的嗜好而定。到處都有土著鄉村，新鮮的食品，可以用賤價購得；雞類很多，每磅僅值八分，肉價也相彷彿，在湖邊及河岸，常有鮮魚。隊中的鎗，當然能夠供給許多野味；羚羊或斑馬肉，是無缺乏之虞的。

別種食物，當然箱中要貯蓄些，每箱約可裝六十磅，在奈洛俾置備的，每箱足夠供給每人一星期的需要。大部分的食料，是用罐頭裝的，內中有芝加哥的罐頭牛肉，坎拿大醃肉，和倫敦的餅乾糖

果醬及糖果等。這些箱子，都注有號數，一號藏着第一星期的食品，二號第二星期的食品，以下類推。每箱僅裝六十磅，一點不能多，以備運夫頂在頭上輸運。

我謹獻議於想來到這裏游獵的美國人，在途中歇到倫敦，多辦些食品。倫敦有幾個大莊號，專預備到非洲旅行及游獵遠征隊一切用品的。每人應當帶着雙頂的篷帳，最好是用方帳子；雨衣和比棚帳底每邊闊一尺的橡皮毯，尤宜帶着，因為有些地方，不免潮濕的。此外還須帶着收摺牀架，輕牀綑和暖毯，收摺桌椅也可帶着。

第三十四章 在歧庫優及南第境中

搭坐到維克多利亞湖的火車，離開奈洛俾不多時，就到了歧庫優境，我下車歇了一會。那裏有百萬以上的居民，地面高出奈洛俾二千餘呎，在火車上，到處可以看見土人的田莊村鎮散布着。他們開闢荒地的方法，首先放火燒去一切的樹林和別種植物，於是墾田開地，一直到變成了瘠土；接着又開些荒地，讓先開的地面去荒蕪，等到自然的恢復。有些歧庫優的田地，不過棉莖大，有些大的

有四分之一畝，還有大兩倍的。田地並沒有籬籬，時常有一兩隻犀牛或是河馬闖進來滿地打滾。靠近森林的田地，又有猴子們常把種植物拔起來。主要的產品，是玉蜀黍。

歧庫優人的裝飾，大部分是油膩泥土和電線。那油膩使得他們棧色的皮膚放光，那紅泥使他們變成銅色，電線繞着他們的臂頸及腳踝。油膩通常是羊油，紅土是到處都有的，羊油越是腥，他們越是歡喜。通常男子、婦人，臭氣沖天，老遠的沒有看見，就聞着臭氣，可以辨出前面一定有土人住着。他們拿這種油塗滿頭髮，塗得厚極了，在赤道日光底下，可以聽到那油髮唧唧地作響。他們用泥土把頭髮弄得極硬，以便造成各種式子。有一天，我仔細觀察一個人的頭部，呈着一種慘淡磚泥的顏色。頭皮上長着千萬條髮卷，好像麥杜薩怪的蛇一樣。每卷髮有一吋長，是理髮匠理成功的。

這個人的耳朵上，掛着六根長筒狀的桿子，每根幾和鉛筆一樣粗一樣長，從耳邊的耳眼穿過，用銅扣緊緊扣着。這些桿子，從臉孔兩旁露出來，好像牛角一般，不過像是從耳朵上生出來的罷了。耳珠上掛着念珠。他的同伴中，有一個耳珠上的耳眼，綑得極大塞着蘋果般大的耳塞。我花三分錢，把他的耳塞買來。他就把兩隻耳珠拖到頸下打了一個結，用一根絲繫着，免得在樹林中走路時，耳

珠被樹枝截住。

歧庫優人聚居在很小的村莊裏，這些看去好像一些大草堆，走近才曉得這就是住屋。走進屋裏去，看見住着和人一樣多的牲畜。那些房屋，都是草蓋的小茅舍，彼此相距六尺，編有籬笆，中間圍成一塊圓場，圓場內是夜裏關着牛、羊和山羊的地方。綿羊和山羊，常在小屋內。每一圓場四面的房屋就是一家，住着家長及他的家屬。屋內裝着的木壁，有四呎多高。屋頂是圓錐式的。那些木料，有一呎八吋到二呎闊，就是土人用土斧頭劈成的。每個土人和他的妻子，十天功夫就可造成一間小屋，所用的木料很輕，種類是政府規定的。做一間屋的木料，需錢六角六分。

每個家庭，除小屋以外，還有兩三間倉廩，以藏玉蜀黍。這些倉廩，也是用草蓋頂的，牆壁和地板，都用柳條編成；底下攔空，有一呎或十八吋高；周圍通常和何斯海（Hosleed）（英國最名重六十三磅）差不多大，有六呎高。

歧庫優人，實際上，都是素食主義者。他們以穀類、豆類、香蕃薯及一種粟黍爲生。他們雖有幾隻牛和羊，但是看得很珍貴，捨不得屠殺，僅當害病或受傷時，才把牠們殺死。他們沒有雞，雞蛋雞肉當

然沒有得吃了。——這因為從前雄雞的啼聲，把鄉村的所在地點洩露出去，因之引來敵人及奴隸奸商的緣故。

這些人民，也像我們一樣，有好幾種食品。他們吃的有炒粟米，及米和豆煮成的一鍋熟，還有用粟米牛乳煮的薄粥。如苟有人患病，有時進以羊肉湯。廚房裏的用具，有泥燒成的土甕，用葫蘆盛水和牛乳，用樹皮編成的袋，容量從一個品特 (Pint) 起到四個貝希耳 (Bushel) 止，做各種用度。那大的就充搬運米穀到市場中之用。

歧庫優人視他家中的女人，好像生利的資財一樣。如苟有人娶十五個或二十個妻子，那末，他就被稱為想不到的富翁了。聽說有許多家長，有十二個或更多的妻子；自從英人在這裏開拓森林以後，有好些勤懇土人的家屬，增加得很快。一個大的身體強壯的女孩子，可以掙得收入像五十隻羊那麼多。女孩子到十二歲就到出賣的時期，平常可以賣到值二十元的牛或羊。賣到這個數目，那女孩子必須長得高大端莊好看才行。醜陋的或是瘦的女子，價值很賤，平常得不着配偶，在這種情形，她必須為她的父母作工。一個人可以先付十隻羊的定錢，買進一個女孩子，其餘的可以商得同

意，每月按他及他的妻子工作所得撥付。譬如他跑到樹林裏砍伐樹木，每顆就可以得着許多錢，假使他工作很勤，每月有三四元的收入，如苟有幾個婦女幫助，他的收入，可以增加兩三倍。

這種工作，每每是男子砍伐樹木，女人背到市場中去。她們的丈夫，把她們裝置好，用一塊山羊皮放在背上，把她們的皮肉和粗糙的樹幹隔開，樹幹用草藤紮縛，繫在她們的前額；此外還有一條皮圍裙，繫在腰部，下垂至膝或膝部以下。一個強健的女子，可以背負二百磅重的木料。她的丈夫，按她們儘力能背多少，絕不躊躇的就堆上去。

從這平原，跨過山頭，就到大裂斷山谷（Great Rift Valley）這幾哩的路程中，我騎着馬經過幾處森林，恰好可以參觀英人在這裏開拓森林的工作。

怯尼亞森林的區域，有三千二百方英里，其中熱帶的森林，有一百八十方英里，其餘的都在高原山地，內中有很貴重的木料。因為運輸的阻滯，並且有許多地方，尙是閉塞。所以英國人對於開發山場，與辦木廠，還不過是一個開端罷了。

樹木很高大。離開歧庫優山，就可看見樹林，漫山遍野的直到著名的厄斯喀爾巴門（Eskelbar）。

carpenter) 山脊，那邊更從大裂斷山谷一邊延展下去。巨谷自身，是一塊大草場，並無一些樹木。在上面提及的森林區域，樹木並不十分叢密，有些地方，原來生長的樹木，已被歧庫優人砍得精光了。現在政府裏，禁止他們燒山，並設法保護遺留的樹木及興養新的森林。我在奈瓦沙 (Nawasha) 遇見一個澳洲人——他是森林局長之一。他說在蒙巴薩、奈洛俾、厄斯喀爾巴門及蘭達維 (Lan-tai-wei) 等處，有政府設立的植物培養所，在蒙巴薩附近，他們正在興養麻栗樹；在奈洛俾與種大批的從澳洲運來的荊球花樹及郁加利樹，那郁加利樹，在奈洛俾很是繁盛，我看見有七十五呎高的大樹，生長不過五年。

這位森林局長，曾對我說，他正在極大困難之下努力振興新的森林。他說：不單是一方面與土人戰爭，還須戰勝猴子、狒狒及其他野獸。樹林裏常住滿着猴子，其中夾有狗面狒，這種動物，同十歲孩子差不多大，叫起來如狗吠，其爲害，賽似惡魔。牠日裏窺伺着種植，夜裏就偷進來，連樹根拔起。若是播下一些種子，牠就挖出來，劈爲兩半，若是發芽生長，牠就連芽拔出來，折爲數段，東拋西擲。這樣一來，植物培養所，必須時刻派人荷鎗保護。假使看守人沒有帶鎗，這些狒狒，就爬在最近的樹枝上

向着他們狂吠，專等防守人回去，就下來做損害的工作，若是把鎗拿出來，牠們也就知道危險，各顧性命逃開了。猴子也時常損害歧庫優人種的玉蜀黍，據他們說：是比烏鴉更壞的東西。

在奈瓦沙及厄斯喀爾巴門中間一個車站上，我看見五六個南第人（Nandi）內中有兩個婦女。男人們，除腰部圍着縫有牛皮的連毛的猴皮大衣外，幾乎完全赤露着身體，女人們所穿的是圍裙及連毛的牛皮毯繫在一邊肩膀上，手臂及胸部半邊都露在外面。這幾個南第人，正沿着鐵路行走，即被車站站員嚴重的監視着，原來他們都是大竊賊，英人和他們相處是很費事的。他們時常把鐵路上的螺螄釘和騎馬釘偷去，甚至爬上電桿，偷竊電線。這些土人，非常貪鐵，他們能够利用螺螄釘和騎馬釘當作子彈射擊敵人的腦蓋。以前他們所用的鐵器，都是從鐵礦中挖出，加以鎔化得來的，現在有現成的螺螄釘，可以拿來射擊，你想南第的武士是如何的想去偷取呢。南第人居於奈瓦沙西北的高原，那裏富有鐵礦，有一些開採和鎔鍊的事業。自從鐵路造成以後，他們漸漸的下來，襲取鐵軌，英人為趕去他們，與他們曾有幾次小戰爭。

南第人是非洲最勇敢的民族，很像瑪賽人，喜歡戰爭，些微觸犯，便動手爭鬪，比較歧庫優人文

明得多，能做一些鐵和皮的事業，也曉得畜養牛、羊、山羊，有少數從事耕種。他們像瑪賽人一樣，把畜刺傷，就熱飲血，有時和些湯粥，刺過以後，復把牲畜傷處敷好。他們善於打獵，畜有雄壯的大獵狗，帶領着追趕野獸，用長鎗刺殺。有時掘地成坑，上鋪青草，設阱捕捉。還畜養驢子，從鐵礦中駝礦到煉鐵廠，鐵廠裏鍊成生鐵。

南第人的生活，和別處土人差不多。房屋是圓式的，用木料造成，上面蓋着草頂，每所小屋中間，都有一個火爐，兩邊是連着板壁的用泥造就的牀鋪。他們就睡在泥鋪上，用圓木做枕頭。小孩子和他們的父母，睡在一起，到了六歲的時候，就安置在爲他們特製的小屋裏。南第人非常信仰女巫和醫生；崇奉天神，每天早晨必須祈禱，歲數不足時，向他設祭祈求。

所有的非洲人幾無不信女巫。到奈洛俾途中，我曾經過發卡巴人（Wakamba）境內，他們屢被妖術蠱惑，殺婦人以殉。上幾年中，有一記錄，婦人被殺的，共有四十人之多。

在阿梯平原及奈洛俾附近，住着好些發卡巴人，他們長得高大而美觀。頭髮似毛，嘴唇頗厚，鼻子很是高直。

南 第 的 武 士



南第人是最善戰的民族。在英國征服以前，是各和平鄰國驚長的大敵。他們和瑪賽人一樣，刺傷牛的血管，就熱飲血。

第三十五章 大裂斷山谷及瑪賽人種

在東非洲高原的中部，北距地中海有紐約到達維爾的距離，東到印度洋，像匹茲堡到大西洋那樣遠，正是我草寫這一章的地方。前面是奈瓦沙大湖 (Lake Naivasha) 延展着，湖身在大裂斷山谷內；這個巨谷，是非洲東部橫貫南北的一個大斷口，現在斷定南自贊鼻齊南部起包含着路德福湖，牠的斷痕，甚至在巴力斯坦都可尋獲。這個大谷，據說是當火山劇烈爆發之後，地面褶縐而成，一方面造成乞力馬扎羅山、怯尼亞山及厄爾龔山 (Elgon) 火山口的遺跡，以一萬四千呎到二萬呎的高度，上與雲霄相接。

巨谷的名字，是英國著名地質學家格列高里 (J. W. Gregory) 教授取的。他到非洲來，悉心考察山谷的系統，並研究其起源。他忽然失蹤至數月之久，當時傳說：他已被瑪賽人所殺，劈成幾段了。有一天，他忽然回來，面容憔悴，但是現出勝利的神氣。他這次旅行的結果，發表在他的遺著『大裂斷山谷』 (The Great Rift Valley) 一書內。這個巨大的凹陷，就因此得名的。現在這裏到處

的田莊及旅館都掛着大裂斷山谷的招牌了。這個巨谷，現仍是科學調查的對象，科學研究的題目。這個巨谷，闊狹不齊，高低無定，蓄着很多的大湖。廣義說來，非洲所有的大湖，都在其內，或在其蔓延的區域。這裏北部，是巴鄰各湖及賈德福湖，再北至阿比西尼亞境，是藍尼羅河發源的察納湖（Lake Tana）。奈瓦沙湖正對着我寫作之地。湖裏靜影沈碧，波平似鏡，間有白鷗三五，往來上下。離湖邊不遠，可以看見斑馬雄鹿，在那裏嚼草；藉望遠鏡的幫助，可以望見那醜陋不堪的三隻河馬的黑頭，在水面上上下翻動，像巨大的捕魚塞一樣。那溼濕的湖濱，圍長着大宗的蘆葦；岸後是一片很豐富的草場，派給烏干達鐵路保留着，以免獵人覬覦，藏着很多的巨獸。

這裏氣候很佳，我們雖離赤道很近，幾乎一跨可至，但是地面很高，剛好夜裏需着毛毯，日裏也不至十分過熱。奈瓦沙比華盛頓山頂還高。其實大裂斷山谷的氣候，很適合於白種人，這句話，並非空言，乃僑民試驗的結果，因為鐵路附近多數的原野，都已開發，並且還有許多英國人在那裏興辦實業的。靠近大湖摩倫達（Morondati）地方，法尼亞殖民地政府，設有試驗農場，各鄰近區域，都有廣大的分場。那裏並沒毒蠅，因為雖在熱帶，但高度在四千呎以上，毒蠅很難存在。全谷的路上，都

可看見千百成羣的斑馬，因此可知畜馬一定可望興盛。駝鳥也很多，將來我們也可像南非洲一樣，馴畜駝鳥，以利耕種。全谷平均的高度，幾達六千呎，各處的草場，都很豐茂。

這裏是瑪賽人一個城堡，他們常以善戰游牧著名。在奈瓦沙我看見許多，現在執着長鎗盾牌，仍不在少數。附近有許多村鎮，他們的住所，滿撒佈着大裂斷山谷所造的小屋，差不多四呎高六呎闊九呎長。這些小屋，用樹枝編成，外面塗着泥土，看去好似大爐竈，有時塗以牛糞；地上也是牛糞築的。下雨時，屋頂上蓋着皮革，以免濕漏。外面圍着圓形的籬笆，夜裏關着牲畜，羊和山羊，可以在小屋內出入。有些村鎮，四面圍着荆刺的籬籬，以免野獸闖入。

瑪賽人看去是非常兇酷的。男人高大而直立，走起路來，大有地球主人翁的氣概。當戰爭時，他們用駝鳥羽毛裝飾面部，以為恐嚇敵人之用。

這些土人，並非純粹黑種，乃屬於含米特黑族 (Hamitic-negroid) 或非班圖族。他們的皮膚，是黑褐色，鼻子高直，嘴唇不過於豐厚。我不曉得他們的頭髮，究竟是和毛一樣不是，因為婦女們，用鐵或玻璃製的剃刀，把頭髮剃得精光，並且滿頭塗以油膩，在日光下眩映奪目。他們身上的毛髮，一

齊拔光，甚至小孩，也剃得一根不留。男人們時常帶着毛鉗，把下頰、頰部、鼻竇的毛盡行拔出。他們這樣的剃光身體，一直到他們能够當武士的年齡——就是當成人的時代。這時他們把頭髮蓄養起來，結成髮辮，垂於前額。頭上及全身，常塗着油及紅土。武士們有時戴着獅頭，面部除圍着駝羽圈以外，還裝上些馬鬃。他們的武器，是一刀一棍，鎗頭很長的長矛，及一塊橢圓形的盾牌，——上面畫着他這族人的形貌。

這些民族，和歧庫優及南第一人一樣，老婆是買進來的。在他們沒有長成，——即二十七歲到三十歲以前，並不結婚，因為他們必須等到戰期滿後，方可成家立室。族中的武士們和少女，都成羣住着，一直到他們各自成家，與其餘的人各自分開的時候。

結婚時，武士們必須得着族長的同意，假使通過，他立刻就購買妻子。若是所買的女子，很是漂亮，價值就需兩隻牝牛、兩隻小牛、二隻羊，及一些山羊皮。這個代價，交給他所選女子的最近親屬，如苟他願意，也可降低價格。如苟妻子脾氣不好懶惰，可以提出離婚，在這種情形，結婚費一部份可以退還。寡婦不能再嫁，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孀婦還歸她的母親，若母親已死，則還歸她的兄弟。

瑪賽女孩的處境很佳。在未出嫁以前，並不須做事。她們和武士一處嬉戲，從事歌舞儼閑，以遣歲月。未嫁的女子，甚至不須爲自己燒飯。這種情形，繼續着很久的時間，一直到結婚以後，至她的兒女長大爲止。此後，勤苦工作的時期就開始了。幾乎族中所有的粗笨工作，都是老年婦人去幹，她們採柴，建造泥屋，收集牛糞以塗牆壁。當村鎮搬場時，這些面生縐紋的老太太，還要作牛作馬，搬運重貨，還要建造新的小屋。

瑪賽人是游牧的民族，有成羣的牛、綿羊、山羊。他們趕着牲畜，在英政府所保留的那南方公地中，逐水草而居。所畜的牛，是屬於有肉峯的一種，很像印度的祭牛；有許多很肥美光潤而美麗，多數打有火印，並且帶有粗鐵鈴，所以當走失時，很容易追尋着。牛羣大都是半裸體的牧童看守，牧童常用鞭棍驅策。早晨或黃昏，牝牛趕入村中擠乳，幾乎每個土屋村鎮，都築有牛舍，由婦人去擠乳。這却與非洲一部分地方的風俗不同，那裏以爲婦人觸着乳牛，牛乳就要乾枯的。牛乳是藏在用草灰清洗過的葫蘆裏，人們常飲那新鮮的牛乳，可是因爲他們洗滌葫蘆的方法，不免有些烟烘氣味。如果有一隻小牛死了，就把皮剝下來，裝以稻草，置於擠乳時母牛的鼻下，——這因爲他們說：沒有小牛

放在面前，母牛就不肯把乳瀉下來。

瑪賽人是喝生血的人。我們境內，沒有食鹽，聽說他們飲血代鹽，以保持他們的健康。

人民僅吃少數的蔬菜，並且奇怪得很，不殺牲畜，不食肉味。他們也不種植。他們烹飪，在泥燒的鍋內舉行，鍋的式樣，從八吋到二十吋高不等。大泥鍋並不放在火上，乃放在火旁，常常的轉動，使得內部一致的燒熱。

我所得關於瑪賽人的知識，大部是錫德尼亥因德統領 (Captain Sidney L. Hinde) 告訴我的。他在非洲當過官員、探險者和獵獅者，得到長期的經驗。他曾著有一些書籍，記載剛果及非洲他部份；對於這裏的情形，也很熟悉。我和亥因德的談話，是在蒙巴薩一間下臨印度洋很幽緻的茅舍裏。地板上，是亥因得統領和他的夫人所獵來的獅皮及豹皮，牆壁上掛着長頸鹿及羚羊的頭顱，和她用的獵鎗。

這次談話，很可以看出英屬殖民地發達的情形，及約翰部爾如何假定白種人在這裏所負的責任。亥因得說道：

「當我和我的夫人初到這裏的時候，境內的情形，還和歷年傳下的一樣。我們調查得，有百萬以上的居民，散居在各鄉村裏。每村不過十餘間小屋，沒有大會長；鄉村間各自獨立，常與鄰村戰鬥。一處的居民，從不知鄰近別處的情形，男子從不敢離開本村十哩以外，對於這範圍以外，一點知識沒有。除鎮上一些羊腸鳥道外，沒有大路。他們的聚會所，就是市場，聚會時，每週或每月有一定的時期。非洲的俗例，市場開市期，所有戰事和械鬥，必須停止的，從沒有人敢攜帶武器闖入市場，或在那裏鬪爭。假使他是應分充當戰士，在戰爭中被殺，他的家屬，是不許請求撫卹金的。」

「當我們征服怯尼亞省領土時，我們不得不為我們的前途而戰。自土著被我們征服後，我們立即令他們作工築路，以罰他們叛亂的罪孽。我們築起大路，把所有的村鎮，連絡起來，並對每村加以相當的注意。結果，我們今日在這省內，才有長數百里闊十呎的很平的車道，並且訂定與市場內同樣的條例，這就是說：土人在路中不許互毆，不許族爭暴動。官道通過的村鎮，以前常互相械鬥的，現因頒布禁例的結果，已變成和平的民族，村人可以安全的從此村鎮到彼村鎮了。他們的民性，確已改變，現在正施以相當的教育。我已經說過：五年前，他們從不出家門，現在却是整千的從我們的

大路上，下至海岸，蒙巴薩現已有一千八百法尼亞的土著了。」

「英人發現瑪賽人是很好的畜牧家，所以很相信能够把他們訓練成很好的牧馬者。另外英人利用土人的特點，——他們的貯蓄性，設立商品堆棧。這裏的非洲人很受鼓勵，聚積他們自己的少數出品。這一點，可以希望發展需要品，並且可以開通像瑪賽落後的民族，使得他們變成像巴加（Bagandas）和卡維隆多（Kavirondos）人一樣的能够經營事業。」

第三十六章 裸男尾女國

打開你們的扇，展開你們的手巾，遮住你們羞紅的臉兒再說罷。我們現在在卡維隆多人們中間游着，這些人們，住在法尼亞殖民地西邊維克多利亞湖東岸，多少總是一絲不掛的。有些形態，實是不好意思描寫出來，我們雖然隨身帶有照相機，可是有些照片，總郵務司不許通過，也沒有一種報紙，肯將我們的照片登載出來。

我們現在在大陸的中心，世界第二淡水湖東岸卡維隆多灣上。前面那多島的大海，就是維克

多利亞湖。向西北過去，不及步行一週的行程，或是湖中小輪二日的行程，便是拿破崙灣，(Napoleon Gulf)——尼羅河就是從那裏流出的。用望遠鏡，可以看見河馬在卡維隆多灣游泳着，我們的後面，就是滿鋪着青草的平原；雜點着一羣一羣的牛、羚羊、和角馬，離那一絲不掛的土人的奇怪草舍不遠，在那裏嚙青。

平原上，有稀疏不密的熱帶樹木生長着。朝前望去，可以看見一些山景，蜿蜒着一直到大裂斷山谷的冒尼斯喀爾巴門。(Man Escarpment)再遠一點，就是怯尼亞殖民地高原，綿綿不絕的全部的開展出去，一直到印度洋岸蒙巴薩，那裏離乞斯曼的距離，正好和克利夫蘭到紐約一樣遠。我在大洋及我們現在所在的地點中間這五百八十四哩的路程，却費了幾天工夫呢。

乞斯曼從前叫作波得佛羅稜陸，是烏干達鐵路的終點，維克多利亞湖重要的港口，並且是商業的中心。從乞斯曼到烏干達港的輪船，每週開行一次，並且沿湖的南北岸交換的開行，無異在兩星期中繞湖邊一週。商業發達得很快，從坦干伊喀地段上剛果及大湖北部各處來的象牙、皮革、糧食、橡皮，都從這裏用輪船運至海岸。貨車直接運到延長至卡維隆多灣的木造的碼頭。湖中的幾隻

輪船，是把各部機件帶到這裏來，湊攏成功的；現在正在這內海中各處收取運費。

在靠近碼頭圍牆內的稅務局裏，旅客除行李之外，無論何物，須付一角五分一件的捐稅。我到那裏，剛在烏干達港各稅務局停止辦公的時刻——六點三十分以前，我很私自慶幸；因為在這個時間以後，若是帶有包裹，就不免要多花去五個盧比一件了。

乞斯曼在荒野的非洲中，不過是一個很小的白鐵屋的鎮市，却有一個旅館。在搭坐湖中的輪船以前，在這裏住幾天，倒也覺得舒服。靠近車站，有一處印度商場。郵局及少數衙門以及許多住宅，却建築在山上，以欣賞湖上的清風。維克多利亞路及康諾得大街，都鋪築得很好。車站旁，還有一個機器軋棉廠，烏干達來的棉花，大部分在這裏軋好，打捆，以待運出。有條小路，從乞斯曼到孟梅斯 (Mumias)，約長四十八哩，並且通到尼羅河發源地琴查 (Jinja) 地方。

歐洲人民，有國王的非洲來福鎗隊，官吏，及鐵路上的職員。那些官吏的態度，很是傲慢。昨天同一陣來的旅客中，有一位法官，來處置土人中的爭鬪的，他在車中，遇着幾個兵士，和一羣鎖着的犯人——這些犯人，是來替他搬運行李及屬於他那山上塗白鉛鐵造的屋內的物件的。每人帶着

很重的鐵頸扼，手腕節及腳踝，都用鐵練鎖着，但是能够提起箱子，從貨車上擡下來，時刻在持鎗的兵士逼迫監督之下工作。

「讓我們離開罷，」翁克兒利瑪一面說着，一面就動身了。隨後我們就深入內地，經過五十哩左右的行程，來到這裏。在鎖上我們隨時可以看見圍着毯子的人們，和一些或前或後圍着腰布的人。鎖以外的人們，就是一絲不掛了。他們的皮膚，是初古拉似的深暗褐色，面龐生得倒也似乎聰明，頭上是毛一樣的頭髮。嘴唇、鼻子，和黑種人差不多。他們屬於班圖族，在非洲人民中，算是生得清秀一點。有些人說到他們國境內旅行，好像在活的彫像當中一樣。

我正在草寫時，有些卡維隆多人圍聚着，我就拿他們來說罷。有幾個正好像彫匠新用黑大理石彫成的一般。請看我左邊那三個梭男子，他們又像那遠近聞名的米開那基羅的達徹德石像一樣的直立形態。他們那雙黑腳，站立得何等有力。他們的頭，都望着後面；其中有兩個，當我拿照相機對着他們時，不禁破口的嗤的笑出來。仔細看時，可以看出他們的肌肉，在那光黑的皮膚裏面滑動。這卡維隆多人，可算是人類中體格發達十全的人了。貼近我那位裸體的朋友，臂腿的雙頭肌上，都

戴有金屬絲的圈子；右手腕上，復繞着一紮電絲。他正在那裏用煙桿抽煙，用牙齒啣着，笑的時候，可見他的牙齒是潔白的。

在過去那個黑人的兩個大拇指上，各套上銅箍，手臂上繞着電線。左臂手灣上下，有兩個粗金屬絲的圈子。頭頸上有五個金絲項圈；腳膝下，也有金絲圈；腳上也繞着電線的大腳環。可以看出那硬的金屬絲，已嵌入腳背的肉裏去。那第三個身上更壞，那一雙腳踝上的電線，繞得很重；腿上繞的，更有幾磅；那右腳上的金線，一直繞到腳肚中間。

看看他們的頭呵。那第一個頭上，長些短毛圍抱着頭皮；其餘兩個，把頭髮弄捲了，垂下來，好像麥杜薩神的捲髮一樣。

歇一會兒，我請他們向後轉，從後面細細的觀察。他們背後，却不像我猜想的那麼裸露，每人都用一塊大如婦女們用的手巾的一塊鹿皮，緊緊的繫在後腰上。這塊圍裙，是連毛硝的，繫在一根鹿皮帶上。若以什麼禮貌觀念評論起來，他們簡直是毫無價值的，但是他們却好像很講究裝飾咧。

現在讓我們照相似的觀察那些婦人。她們生得短小一些，形態不很好，沒有男人那麼好看。那

巫 醫



巫醫的生命，和人們相信他能夠驅除鬼怪害人或牲畜的邪術的信仰力相終始。他們的結局，大都受衆人暴動攻擊。

些少女，腰部繫着鑲有細珠的腰帶，婦人用一根絲絨的纓帶繫掛在腰帶上面，這根纓帶，恰好從背上腰部拖掛下來，遠一點看，就像牛尾巴一樣。聽說：這種是已結婚的婦女必須的裝飾品，生疎的人，是不許點染一下的。哈利鐘斯通 (Harry Johnston) 曾治理過這些人民，他說：婦女所戴的這個假尾巴，就是她的丈夫也不敢觸着一下，若是失手觸着，必定要犧牲一隻山羊，否則這個婦人，不免因此致死。

乞斯曼有些土著女子，繫着長六吋的小布裙，掛在前面。在我旁邊，可以看見十來個都是這樣。要攝取她們任一個的相片，只消出一兩個辨士，就首肯了。那些少女，簡直是不穿衣服的，全國境內的風俗，都是這樣。其實，深入內地，那些腰帶圍裙，一齊去掉，無論男女，就是繞着一些電線珠飾。

最奇怪的，就是這些蠻民，雖然裸體，但是他們毫不覺得一些希奇。那些沒有看見過歐洲人的，並不曉得他們是赤身露體的。已結婚的婦女，掛着那棕製的假尾，以爲這就是衣服了。有一位旅行家告訴我們，說他怎樣的引得他在這裏遇見的那些少女曉得穿衣服。他剪些美國的單布，每個少女，給她一塊。她們看見那塊布，很覺得奇怪，那裏想得出這塊布的用場。於是這個白人，拿出一根繩，

把那塊布繫在內中一個少女的腰上。這麼一來，其餘的女子，也就照樣的繫起來。可是，不多一刻，她們盡把那塊布解下來，說：這是外國的服裝，我們是用不着的。

當我在卡維隆多境耽擱的時候，我曾到鄉下去觀察土人在家內工作的情形。那裏的居民很多，他們的性情很好，動靜而安靜；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危險。要想攝取那一個的相片，也並不費事。

從她們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假尾上，看出已嫁的婦女很多，却是奇怪得很。原來卡維隆多的女子，很早的就結婚了。她們在六歲上，就行訂婚，不過以後她還和她的父母同住五六年。做父母的，出賣女兒，都有定價。一個很好的女子，可值四十把鞦韆，二十隻山羊，和一隻母牛。早年訂婚的男家，須先付定數若干，其餘的按期交付。若是定禮付清，婚期已屆，而她的父親不肯出嫁已女。男家就邀集一班朋友，把她搶去。這裏，也是和別村聯姻的，當男家的搶親隊到女宅村裏時，村中的男人，時常和搶親隊械鬪，阻止他們入村。這時女子就哭叫起來了。不過我却懂得，她是一無抵抗的任來人搶去。聽說這裏的老閨女不多。平均卡維隆多女子，也和美國的處女一樣極熱烈的希望出嫁的。確，她是不安靜的，若是沒有像平常那樣早定下婚，她就自尋男子，降低價格，委身於他。現在有許多卡

維隆多的肥胖女子，正待求售。

他們的婚姻制度，還有一件奇怪的，就是與妻妹有關。那與一家的當長女兒訂婚的男子，常有選擇其餘當屆婚期的女兒的選擇權。卡維隆多人，因這種多妻制度，可以娶進妻的幾個姊妹。

這樣，人們或者想到這裏的女子未免荒淫了。其實適得其反。聽說她們比烏干達鄰省那些平常穿着衣服的女子，還要好得多。這裏的道德，是很高尚的，違犯法律，是必須處罰的，雖然現在沒有以前那樣的嚴厲施行。離婚的案件不常有，不過男子有休妻的權利。有一個奇怪的判決離婚的俗例，如苟夫妻爭吵，妻子出門，男子隨即閉門不納時，這就無異於離婚，女子立刻可以回到母家去。

現在去考察卡維隆多的村鎮罷。我曾到過好多地方，並且無困難的隨便到村人屋裏去。在這裏和山脈中間一塊平原上，有極多的小鄉村散佈着，各村中間，都有小路聯絡。鄉村很小，十來間屋，就是一個鄉村了。

屋頂通常伸出牆外，做成功走廊，外面豎有屋柱載着屋頂。走廊的一部份，時常圍起來。

通常茅屋是圍着空地造的，並且用粗劣的樹枝和樹根編起籬笆連絡起來，所以每一村中間，

就是一個棚架，夜裏可以關着村中的牲畜。有時一個村鎮，可以圍着幾個這樣的棚架。每個集合的茅屋，屬於一個家族，一所是那多妻的丈夫住的，其餘的，每個妻子一間。

到屋裏去看看。一進門，就須彎腰；地上就是泥土，鋪着幾塊獸皮，鋪皮的地方，就算牀鋪。後面有一個小欄，散着草糞，這就是關羊的地方。雞是關在屋角邊的高籃裏，天亮放出。除却一些鍋蓋之類，沒有別的用具。燒飯在屋當中泥鍋裏，食物用小籃盛着，男子先吃，隨後婦人吃那剩下的。

每間屋外走廊底下，算是家中的碾坊，擺着一塊中間鑿有洞的石頭。婦人們用一塊比洞稍小的石頭，在洞中舂玉蜀黍或蘆粟。舂的時候，石頭上常碎下來小塊和到米粉裏，常是不容易消化的。卡維隆多的舊村鎮，有些竟變成一大堆墳墓。人民感於邪說，以為死後必須葬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家長死後，他的屍體，就埋在屋的中心。埋葬時，屍體弄成坐在那裏的形態，頭頸剛露出地面，用泥壘把頭蓋著，一直等待蟲蟻鑽入裏去，把頭蓋吸空，然後把頭骨葬在屋中或屋旁，骨骼從新掘出，葬在山頂或是別的葬地。

平常人是葬在他自己屋的右邊，腿脛交叉着，屈到頰部底下。房屋就留在那裏，作為死者的墓

地。若是當傳染病流行的時候，有時整村的房屋，都葬了死人，那些屋，就任其倒敗。

卡維隆多人是善於畜牧的民族。無論何處，都可看見成羣的綿羊、或山羊，並且時有陰背的牛羣經過。肥壯的牛，常是成羣的在平原上吃草，由牧童看守着。每隊牛內，圍着一羣白鳥；這些白鳥，有些站在地上，有些棲息在牛背上，尋些蠅蚤害蟲啄食。這些大概是咒鳥（rhinoceros birds），專以尋食大獸身上的害蟲爲生，飛起時，又可警告前面的危險。那些牛羣，夜裏趕入村中，或是關在村外的籬笆裏。婦人管理擠牛乳的事情，可是不許偷喝，有時可以用牛乳調粉，作成湯汁。

卡維隆多境，很是富庶。從這裏到山邊的所有的樹木，業已砍完，可是地上，仍留着很豐茂的草場。鄉村附近，開闢些田地，種些落花生、玉蜀黍、和黍粟。到處都可以看見他們在那裏挖掘泥土。他們裸露的一身黑肉，黑的同地上的黑土一樣。現在英國人訓練他們，成爲普通的農夫，工資每月從三個到五個盧比。

維克多利亞湖四濱，和沿烏干達鐵路的遼闊原野，都被歐人佔去。有些已經開闢水道。現在總結一句：他們正希望把此地造成一大棉場，若說是不能成功是無根據的。

卡奔德世界遊記
從開羅到曼斯

此書作者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

實價新法幣十元

——上海發行所——

原著者 卡奔德

譯述者 羅絮方

發行兼印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CARPENTER'S WORLD TRAVELS

Cairo to Kisumu

By

FRUNK G. CARPENTER

Translated by

LO CHIEH FANG

1st ed., Jan., 1931

Price: \$1.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7

1234

11

